永樂北藏

永樂北藏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陰陽和順
風雨警調作厚百穀教統
烽化俗安人一體
化外醇内光明禮皆
普際順正朗
大明正統
五年既一十一月朔旦
陰陽和順
風雨時調
地寧
人一體
百穀皆
教統
禮
皆
光明
正
朗
十一月朔旦
冬至
萬物咸
亨
群生
普
際
順
安
厚
作
大
明
統
五
年
既
一
十
一
月
朔
旦
冬
至
萬物咸亨
群生普際
順安厚作
大明統
五年既一十一月朔旦冬至
萬物咸亨
群生普際
順安厚作
大明統
五年既一十一月朔旦冬至

永樂北藏第一四二册目録

○法苑珠林　續前　（本册卷第七十七至卷第一百　纓七—禄十）……一
○大唐内典録　十六卷　唐道宣撰　（本册卷第一至卷第四上　侈一—五　……七二一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十惡之五）　纓七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慳貪部第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群生惑病著我爲端凡品邪迷慳貪爲本所以善輕毫髮惡重丘山福少春冰貧多秋雨六情之網未易能超三毒之津無由可度身重常沒譬等河裏之魚鼓翅欲飛難同天上之鳥致使貧貧相次競加侵逼苦苦連綿爭來損害似飛蛾拂焰自取燒然如蚕作繭非他纏縛良由慳惜貪障受罪飢寒施是富因常招豐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分別業報經偈言

常樂修智慧　而不行布施　所生常聰哲
貧窶無財產　唯樂行布施　而不修智慧
所生得大財　愚暗無知見　施慧二俱修
所生具財智　二俱不修者　長夜處貧暗

故攝論云慳惜是多財障嫉妒是尊貴障又

居家巨富財產無量金銀不可稱計其家雖富慳悋守護不著不敢服飾飲食極爲麤鄙亦不施與妻子眷屬奴婢僕從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復起邪見斷於善根然無子息命終之後所有財寶盡沒入官波斯匿王自然收攝已訖迴至佛所而白佛言婆提長者今日命終之後爲生何處佛告王曰婆提長者故福已盡新業不造由起邪見斷於善根命終生在啼哭地獄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涕泣流淚而白佛言婆提長者昔作何業生在富家復作何惡然不得食此極富之樂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時此長者生舍衛國作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而從乞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空而去長者見已作是誓願持此善根使我世世所生之處不墮三塗常多財寶布施已後復生悔心我向者食應與奴僕不應與此禿頭沙門佛告王曰婆提長者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寶無所乏少緣其施後生變悔心在所生處

以金投著水中弟言善哉善哉弟復棄金水中兄言善哉善哉兄弟更互相問何以故言善哉各相答言我以此金故生不善心欲相危害今得棄之故言善哉二辭各爾以是因緣常應自捨又大莊嚴論云我曾昔聞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爾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爲惡毒蛇即往其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策伺怪其卒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蛇惡毒蛇我於今者方乃悟解王聞此說遂放去之又增一阿含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婆提

居家巨富財產無量金銀不可稱計其家雖富慳悋守護不著不敢服飾飲食極爲麤鄙亦不施與妻子眷屬奴婢僕從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復起邪見斷於善根然無子息命終之後所有財寶盡沒入官波斯匿王自然收攝已訖迴至佛所而白佛言婆提長者今日命終之後爲生何處佛告王曰婆提長者故福已盡新業不造由起邪見斷於善根命終生在啼哭地獄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涕泣流淚而白佛言婆提長者昔作何業生在富家復作何惡然不得食此極富之樂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時此長者生舍衛國作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而從乞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空而去長者見已作是誓願持此善根使我世世所生之處不墮三塗常多財寶布施已後復生悔心我向者食應與奴僕不應與此禿頭沙門佛告王曰婆提長者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寶無所乏少緣其施後生變悔心在所生處

雖處富貴不得食此極富之樂慳惜守護不自衣食復不施與妻子眷屬亦不布施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是故智者聞此因緣若有財物應當布施勿生慳悋施時志心自手奉施與已歡喜莫生悔心能如此施得大果報無量無邊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名曰難陀巨富多財金銀珍寶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豪富而無信心慳貪嫉妒門閤七重勑守門人有人來乞一不得入中庭空上安鐵踈籠恐有飛鳥食敦穀米四壁牆下以白堊泥恐鼠穿穴傷損財物唯有一子名栴檀香臨終勑子吾患必死若吾死後所有財寶勿費損耗莫與沙門及婆羅門若有乞兒莫施一錢此諸財物足供七世勑已命終還生舍衛栴陀羅家盲母腹中後生出胎生盲無目盲母念言若生男者吾今目冥須見扶持聞兒生盲倍增愁憂悲泣說偈言

子盲吾亦盲　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憂苦
是時盲母養兒已大年八九歲堪能行來與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汝自乞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遂後漸至梅檀香家在門外立（經七）唱盲兒乞時守門人瞋恚捉手擲著深坑傷折左臂復打頭破所乞得食盡棄在地有人（五）臨見甚憐愍傷往語盲母盲母聞已匍匐拄杖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語兒言汝有何懱遭此苦厄子報母曰我向者至梅檀香家門外而乞便遇惡人打擲如是佛時知已告阿難言禍災禍災難陀長者命終與彼旃陀羅家盲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豪富無量象馬七珍不可稱計而今復得親用不耶然由慳貪受此盲報從此命終入阿鼻獄佛於過中與比丘衆國城人民圍繞往到梅檀香門盲小兒所時梅檀香聞佛在外出門禮拜在一面立佛知衆集復見梅檀廣為衆說慳貪嫉妒受罪無量加說惠施受福無窮欲使離有趣無為道爾時世尊欲與梅檀救地獄

苦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長者非耶小兒報曰實是難陀如是至三大衆聞此愕然而言難陀長者乃受此形時栴檀香聞見此事悲泣隨淚不能自止禮佛求救願拔罪根即請佛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竟爲說妙法時栴檀香得須陀洹果佛告阿難若人積財不自衣食復不布施愚中之愚是故智者應當行施求離生死莫生慳恪受無邊苦又盧至長者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其家巨富財產無量如毗沙門由於往昔施勝福田故獲斯報然其施時不能志心故今雖富意長下劣所著衣裳垢弊不淨食則糠菜以充其飢渴唯飲水行乘朽車勤營家業猶如奴僕常爲世人之所嗤笑後於一時城中人民大作節會莊嚴舍宅懸繒(繒七)幡蓋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種種嚴麗伎樂歌舞歡娛受樂猶若諸天盧至見已便生念言彼既歡會我亦當爾即疾歸家自開庫藏取得五錢得已思念若在家食妻眷屬不可周徧若至他舍恐主所奪於是即用兩錢買麨(六)兩

錢酤酒一錢買葱從內家中取鹽一把衣衿裹之齎出城外趣一樹下既至樹下見多象馬恐來搏撮即詣塚間復見豬狗尋更逃避至空靜處酒中鹽薑和麨飲之時復嚙葱先不飲酒即時大醉醉已起舞揚聲而歌其歌辭曰

我今節慶會　縱酒大歡樂　逾過毗沙門
亦勝天帝釋
時值帝釋與諸天衆欲至佛所遇見盧至醉舞而歌言勝帝釋帝釋默念此慳貪人屏處飲酒罵辱於我我當惱之即變己身作盧至形往到其家聚集母妻奴婢眷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我於前後有大慳鬼隨逐於我使我慳惜不著不敢不與眷屬皆由慳鬼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呪得除慳鬼然此慳鬼與我相似彼若來者當好打棒（縷七）其必詐稱我是盧至一切家人莫信其語急當閉門慳鬼儻來待我所作然後開門即作好食合家充飽復開庫藏出諸財寶衣服瓔珞賜與母妻居家眷屬及施餘人訖已作樂歌舞歡樂

不可具說人聞盧至慳鬼得除皆來觀看盧至酒醒歸家到門聞歌舞聲極大驚愕打門叫喚都無聞者帝釋聞喚語衆人言打門喚者或是慳鬼人聞慳鬼開門走避盧至得入舍家眷屬悉皆不認言是慳鬼即便捉脚倒曳打棒驅令出門到巷大哭唱言怪哉我今身形為異於本為不異本何故家人見棄如是言我是鬼都不見認我於今者如何所導盧至爾時如似顛狂傍人親里咸來慰喻汝是盧至我是汝親故來看汝汝好強意當作方計用自分明盧至聞已意用小安收淚而言請諸人等更看我面我今實是盧至以不人皆答言汝於今者實是盧至即語衆人言汝等皆能為我作證不衆人皆言我為汝證實是盧至盧至答言汝等若爾聽說因緣

誰有年少人　與我極相似　共我所愛婦
同牀接膝坐　所親家眷屬　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　安止我家中　我忍飢寒苦
積聚諸錢財　彼今自在用　我無一毫分
猶如毗沙門　自恣於衣食　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怪　皆作如是言　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　而作如是言　此閻淫狡人
形貌似盧至　知其大慳貪　故來惱亂之
我等共證拔　不宜使棄捨
爾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盧至汝
今云何欲何所為盧至云願為我證我欲見
王并願貸我二張白氎可使直於四銖金許
當用上王諸人皆笑言盧至今乃是大施主
挾二張氎到於王門語守門人為我通王我
欲貢獻門人驚笑即入白王王聞念言盧至

慳悋將不死到卒能如是王即喚入既到王
前以手挽氎用奉於王其腋急挾挽不能得
便自迴身盡力痛挽方乃得出既得出已帝
釋即化作兩束草盧至見草慙愧坐地悲嘘
歎欷不能得言王見慈愍而語之言縱令是
草亦無所苦欲有所說隨汝意道盧至悲嘘
向王說言我見此草羞慙極盛不能以身陷
入於地不知今者為有此身為無此身知何
所告王聞愍念語傍人言彼既哀塞不能言
者知其意者當代道之傍人答王不知何人

形貌相似至其家中詐稱盧至家人皆信散用財物一切蕩盡家人不識打棒驅出反如路人是以懊惱不能得言王聞遣使喚相似者並立王前王見二人相貌言笑一切相似王謂後者是其盧至語前者言汝今復欲何所論道盧至答言我是盧至彼非盧至王問後者盧至慳貪汝好惠施云何稱言是盧至耶即答王言我聞佛說慳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萬歲受飢渴苦畏怖因緣故捨慳貪王言實爾如似垢衣灰浣即淨煩惱垢心聞法即除王見是已即別二人置於異處各遣條牒親屬頭數種種財物速書將來二人持盡隱密之事及以書迹悉皆相似王不能別王喚母問母語王言此是我兒彼非我子是慳鬼也王復問母頗見身上瘡癬黑子私密之事可識以不母答王言兒左脇下有小瘡瘢猶小豆許王遣脫衣高舉臂看見兩瘡瘢大小相似王見大笑怪未曾有深自剋責一切衆生愚暗所覆不別眞僞如此之事唯佛能了即以二人置於象上共至佛所請決所疑

爾時世尊舉相好臂莊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何事帝釋即滅盧至身相還復本形種種光明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常為慳所使　不肯自衣食　以五錢酒麨　著鹽而飲之　飲已即大醉　戲笑而歌舞　輕罵我諸天　以是因緣故　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過罪宜應放捨化身還復釋形而白佛言此人慳貪不自衣食五錢酒麨著鹽和飲酒醉歌舞輕罵諸天故我惱之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罪過宜應放捨佛語盧至汝還歸家看汝財物盧至白佛所有財物帝釋用盡歸家何為帝釋語言我不損汝一毫財物盧至語言我不信釋唯信佛語以信佛故即便得須陀洹果時天龍八部及以四衆凡聞是已得四道果有種三乘因緣

（續七）（十）

又羅旬踰經云佛在世時有婆羅門子薄福相師占之無相年至十二父母逐出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以手摩頭頭髮即墮袈裟著身佛為立名名羅旬踰時共五部僧

每出分衛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佛勑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由是比丘僧不得食佛知其意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爲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所至便即見佛及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經歷過五百億國遂不得食目連私念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甚大飢極止恒水邊住目連即到佛所佛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目連念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但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飯既飽已鉢中不減舍利弗即念羅旬今未得食當大飢苦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宿行果報不應得之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便以飯與之羅旬得即欲食飯（櫻七十二）鉢便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還羅旬適欲食之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佛以飯與我輒復覆去

皆由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涅槃欲知羅旬者過去維衛佛時是身爲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旬見謂之言當何相與便以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呪願言是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與土沙門舍利弗是故知罪福今皆受殃又遺教三昧經云此羅旬踰宿世爲賢者子作人嫉妒見沙門來分衛輒逆門戶言大人不在沙門復至餘家復牽餘家門戶閉之亦言大人不在故今分衛不能得適欲見他布施飲食歡喜行會便復念言我亦欲作沙門故今窮困如是

又增一阿含經云是時有四大羅漢目連迦葉阿那律賓頭盧在一處而作是說我等共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供養佛法衆作功德者爾時有長者名跋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慳貪不肯布施於佛法衆無有毫釐之善故

福已盡更不造新彼長者有七重門皆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門復以鐵籠結覆中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長者有妹名曰難陀亦復慳貪亦懷邪見無施福心亦無取證得道之者亦有七重門還同前法無可得詣門者爾時跋提長者清旦食餅是時那律從長者舍地中涌出舒鉢向長者是時長者極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阿那律是時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是時長者便與瞋恚語守門人言我有教勑無令人入何故人來守者報曰門閤牢固不知此道士爲從何來爾時長者默然不言時長者已食餅竟次食魚肉尊者大迦葉於長者家從地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許魚肉與之是時迦葉得肉便於彼沒還歸所在是時長者倍復瞋恚語守門者言我先有教不使人入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時守門人報曰我等不見此沙門爲從何來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善於幻術誑惑世人無有正行爾時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觀之語長者言可自護口勿作

是語謂言幻術此諸沙門有大威神所以來者多所饒益長者識此二比丘乎長者報曰我不識之時婦報言是斛飯王子名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遶舍一由旬內伏藏自出時婦語長者此豪族之子修於梵行得阿羅漢道天眼第一次第二比丘者此羅閱城內大梵志名迦毗羅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有九百九十九頭牛耕田其息名曰比波羅耶檀那身作金色婦名婆陀女中殊勝設供摩金在前猶黑比白時長者報言我聞此二人名然復不見其婦報言向前後來者即是其身捨此玉女之寶出家學道今得阿羅漢恒行頭陀無有出也我觀此義故作是言善自護口莫謗聖人言作幻術此釋迦弟子皆是神德時尊者目連著衣持鉢飛騰虛空長者見空中坐而作是說汝是天耶乾沓和耶汝是鬼耶汝是羅剎噉人鬼耶目連報言我非是羅剎鬼等是時長者便說此偈

為天乾沓和　羅剎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羅剎鬼神者　不似乾沓和　方域所遊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爾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乾沓和　非鬼羅刹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此丘何所教勑目連報
言我欲與汝說法善思念之時長者復作是
念此諸沙門長夜著於飲食今欲論者正當
論食若從我索我當言無然我少聽此人所
說爾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此偈
如來說二施　法施及財施　今當說法施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目連言
願時演說聞當知之目連報長者言如來說
五事大施即是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
酒盡形壽而修行之長者聞已極懷歡喜今
所說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不堪殺生此
可奉行又我家中饒財多寶終不偷盜此亦
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終不婬他
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

妄語此亦是我之所行如我今日意不念酒何況自嘗此亦是我之所行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我今可飯此目連長者仰頭語目連言可屈神下顧就此而坐是時目連尋聲下坐長者躬自與目連食訖行水長者念言可持一端氎奉上目連是時入藏內而選取不好者便得好者捨之更取故爾還好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便說此偈

施與心鬪諍　此福賢所棄　施時非鬪時
可時隨心施

爾時長者知便作是念今目連知我心中所念便持白氎奉上目連即與呪願言

觀察施第一　知有賢聖人　施中最為上
良由生果實

時目連呪願已受此白氎使長者受福無窮在一面坐已目連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卷七十五）訶欲不淨出要為樂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以得見法無有狐疑而受五戒自歸佛法聖衆時目連以見長者得法眼淨便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　根原悉備具　眼淨無瑕穢

無疑無猶豫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老母名曰難陀躬自作餅時尊者賓頭盧時到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至老母難陀舍從地涌出舒手持鉢從老母難陀乞食是時老母見賓頭盧極懷瞋恚作是惡言比丘當知設汝眼脫我終不乞汝食是時賓頭盧即入三昧便雙眼脫出是時老母倍復瞋恚正使沙門空中倒懸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在空中倒懸老母復倍瞋恚正使沙門舉身煙出我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舉身出煙老母復倍瞋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然者我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使身盡然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出水我終不與汝食時賓頭盧便舉身盡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在我前死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即無出入息在老母前死老母見不出入息即懷恐怖衣毛皆豎而作是語此沙門多所知識國王所敬聞我家死必遭官事恐不免濟若還活者我當與食是時賓頭盧即從

三昧起時老母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母取少許麵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先作者與之然復諸餅皆共相連老母語賓頭盧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之何故相嬈乃爾賓頭盧報曰大姊我不須食但須母欲有所說老母報曰何所誡勑賓頭盧報曰今持此餅往世尊所若有誡勑我共奉行老母報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賓頭盧後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此母難陀是跋提長者姊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爲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爾時世尊告老母曰汝今持餅施佛及餘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貧窮者然故有餅可持棄淨地及無蟲水中即以此餅次第賦之及著淨水中即時焰起老母見已尋懷恐懼世尊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苦集盡道即於座上得法眼淨承事三尊受持五戒使發歡喜禮佛而去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時有長老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持鉢

入城乞食到一婆羅門舍主人不在婦閉門作煎餅迦留陀夷比丘即入禪定起通從外地没涌出中庭乃以指彈婦即迴顧作是念言此沙門從何處來此必貪餅故來我終不與即語夷言縱使眼脫我亦不與而以神力（櫻七）即兩眼脫出復念縱出眼如椀我亦不與即（十七）變眼如椀復念縱若倒立我前我亦不與即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死我亦不與即入滅受想定心想皆滅無所覺知時婆羅門婦牽挽不動即大驚怖念是沙門常遊波斯匿王宮末利夫人之師若聞在我家死者我等大衰即語比丘言汝若活者我施與一餅迦留陀夷便出於定婦即看餅先煎好者意惜不與更刮盆邊得一小麵煎之轉勝以先者與適盡一餅餘皆相著迦留語言妹與我幾許與四餅欲持與之迦留語言我不須是餅可與祇洹中僧是婦先世已種善根即自思惟是比丘實不貪餅但愍我故而來乞耳即持餅筐詣祇洹中施衆僧竟在迦留前坐迦留陀夷觀其因緣為說妙法即於座上得法眼

淨作優婆夷反舍報夫夫聞即詣迦留陀夷所迦留陀夷爲說妙法得法眼淨作優婆塞常盡財力供養闍黎乃至身死猶命子供養令後不斷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目連在一樹下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脣口乾燋欲趣河泉變爲涸竭假令天降甘雨墮其身上皆變爲火目連即問業緣餓鬼答言我渴乏不能答汝自問佛目連即詣佛所具述前事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爾時世尊告目連言汝今諦聽吾當爲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洗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井傍給水住從乞水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與今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大）既不得水服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彼時女人不施水者今此餓鬼是佛說是惡見緣時諸比丘等

捨慳貪業得四沙門果者或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付法藏經云時有僧伽耶舍羅漢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雖出家未證道迹遊行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舍見食時以到即往彼宮說偈乞食云

飢爲第一病　行爲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裀褥請入就坐耶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羸乏鎖其身首各著一牀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瓶盛水安置其側爾時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餓鬼爾時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食已即吐膿血徧流在地汙其宮殿爾時比丘怪而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答曰斯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德而彼夫妻恒懷慳惜我數數教誨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復前行至

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行禪思日時以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爾時餚膳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面破壞血流汙身而作是言何爲惜食今受此苦耶舍前問其意答言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此苦

正報頌曰

貪欣詐道德　刻削爲伎業　巧誑懷萬端
求利心千市　受罪地獄中　習氣猶行劫
交刀割肉盡　白骨相連接

習報頌曰

爲茲貪欲故　惡道轉沉淪　罪畢生人道
餘風尚襲身　恒抱豺狼志　誰人喜見憐
終身不悟此　可笑頑愚人

感應緣略三驗引

魏司馬宣王　胡人支法存

齊太守張善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迹稍彰王陵時爲揚州刺史以魏帝

制於强臣不堪爲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兗州刺史華以陵陰謀白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掩然卒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傾城過賈逵廟側陵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唯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櫻七二十）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爲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支氈氍作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酌馥王談爲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亮繼殺之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於府內輒打閤下鼓似若稱冤鬼如此經尋月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至楊都又死（此二出冤鬼志）

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叨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暉隽就郡繩治贓賄狼藉罪當入死善於獄中使人通啓翻誣暉隽受納民賻

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今尚書左承盧斐覆之斐遂希旨成暉隻罪狀奏報於市斬之暉隻遺囑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具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當辦紙百張筆兩管墨一挺以隨吾屍若有靈祇（纔七二十一）必望報雪令史哀悼貨賣衣裳爲之殯殮并備紙筆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云叩頭魏尚書尚書者世俗呼臺使之通稱也未旬而死纔踰兩月盧斐坐譏駁魏史爲魏收所奏文帝歐殺之（此一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音釋

窶（郎羽切貧窶也）螫（施隻切蟲行毒也）蚩（之列切蟲名）糺（吉酉切彈也）匍匐（匍音蒲匐盡力奔趨徃也）癥（陟陵之切十毫曰癥）癡（滿官切癡病也）聾（音何切）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十惡之六）　纓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瞋恚部第十二（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纓八　一

夫四蛇躁動三毒奔馳六賊相侵百憂總萃或宿重相嫌伺求長短素懷結忿專加相害了無仁義頻失慈悲殺法殺緣教死讚死或復潛行毒藥密遣祝邪遂使舍毒腑藏鴆裂肝心令其衔悲長夜抱痛幽泉宛轉何辭煩怨誰訴故經曰長者宅中多生毒樹羅刹海上屢乞浮囊亦如乾薪萬束豆火能焚暗室百年一燈便破故知瞋心甚於猛火行者應自防護劫功德賊無過斯害若起一念恚火便燒衆善功德是以惡性之人人畜皆畏不簡善人語則成毒好壞他心令他厭惡人無愛者衆所畏棄如避狼虎現被輕賤死墮地獄是故智者見此等過以忍滅之不畏衆苦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法念經云若起瞋恚自燒其身其心噤
毒顏色變異他人所棄皆悉驚避衆人不愛
輕毀鄙賤身壞命終墮於地獄以瞋恚故無
惡不作是故智者捨瞋如火知瞋過故能自
利益爲欲自利利益他人應行慈忍譬如大
火焚燒屋宅有勇健者以水滅之智慧之水
能滅恚火亦復如是能忍之人第一善心能
捨瞋恚衆人所愛衆人樂見人所信受顏色
清淨其心寂靜心不躁動善淨深心離身口
過離心愁惱離惡道畏離於怨憎離惡名稱
離於憂惱離怨家畏離於惡人惡口罵詈離
於悔畏離惡聲畏離無利畏離於苦畏離於
慢畏若人能離如是之畏一切功德皆悉具
足名稱普聞得現在未來二世之樂衆人觀
之猶如父母是忍辱人衆人親近是故瞋怒
猶如毒蛇如刀如火以忍滅之能皆盡除能
忍瞋恚是名爲忍若有善人能修行善應作
是念忍者如寶應善護之但諸衆生善惡現
別愚人凌罵過他爲勝智人下默以爲第一
愚人因起小諍遂成大怨若已得勝他怨轉

深若自理屈反加憂苦若能慎言不說人短縱他罵我皆是往業非爲橫報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爲象王其心弘遠照知有佛法僧常三自歸每以普慈拯濟衆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從五百象時有兩妻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適妻適妻得華欣懌曰冰寒尤甚何緣有斯華乎小妻貪嫉恚而誓曰會以重毒鴆殺汝矣結氣而殞竟靈感化爲四姓女顏華絶人智意流通博識古今仰觀天文明時盛衰王聞若茲娉爲夫人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忠臣王悅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吾夢覩六牙之象心欲其牙以爲珮几王不致之吾即死矣王曰無妖言人聞見笑爾夫人心生憂結王請議臣四人自云已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臣對曰無有之也一臣曰王不夢也一臣曰嘗聞有之所在彌遠一臣曰若能致之釋今詳於茲矣四臣即召四方射師問之南方師曰吾亡父常云有之然遠難致臣上聞云斯人知之王即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入山行二

日許即至象所道邊作坑除汝鬚髮著沙門服於坑中射之藏取其牙將二寸來象師如命行之象處先射象却著法衣服持鉢於坑中止住象王見沙門即低頭言和南道士將以何事試吾軀命答曰欲得汝牙象曰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亂吾心今惡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太山餓鬼畜生道中夫懷忍行慈惡來善往菩薩之上行也人即截牙象曰道士汝當却行無令群象尋足跡也象適人去遠甚痛難忍躃地大呼奄然而死即生天上群象四來咸曰何人殺吾王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屍悲痛哀號師以牙還王覩象牙心即慟怖夫人以牙著手中適欲視之雷電霹靂推之吐血死入地獄佛告諸沙門爾時象王者我身是也大婦者裘夷是獵師者調達是夫人者好首是菩薩執志度無極持戒如是又智度論釋提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吞滅一切善

佛答云

殺瞋則安隱　殺瞋則無憂　瞋爲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又雜寶藏經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若行忍者則有五德一無恨二無訶三衆人
所愛四有好名聞五生善道此之五德名平
和事又長阿含經偈云
愚罵而智默　則爲住勝彼　彼愚無知見
謂我懷恐怖　我觀第一義　忍默爲最上

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爲戰中最上　夫人有二緣　爲已亦爲他
衆人有諍訟　不報者爲勝　夫人有二緣
爲已亦爲他　見無諍訟者　不謂爲愚騃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爲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爲力
如法忍力者　於力不可沮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言柔輭　而心懷毒害　視人甚歡喜
相隨如可親　口一而柔順　其心內含毒

如樹華色鮮　其實苦若毒
又亦喻烏喻經云昔有烏名曰拘耆（此言赤背烏）
遊在叢林樹產獮諸子在於樹上時有拘耆
與一獼猴共為親厚時叢樹間有一毒蛇伺
行不在噉拘耆子無復遺餘拘耆失子悲鳴
啼呼不知所在熟自思惟知蛇所噉（五）獼猴歸（卷八）
見問之何為答曰蛇噉我子了盡無餘獼猴
曰我當報之時毒蛇行獼猴前嬈之蛇怒纏
獼猴獼猴捉得頭曳至石上磨破而死棄擲
而還拘耆踊躍畜生尚有報何況於人又雜
譬喻經云昔有一蛇頭尾自諍頭語尾曰我
應為大尾語頭曰我應為大頭曰我有耳能
聽有目能視有口能食行時在前故可為大
汝無此術尾曰我今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不
去以身繞木三帀三日不已不得求食飢餓
垂死頭語尾曰汝可放我聽汝為大尾聞其
言即時放之復語尾曰汝既為大聽汝前行
尾在前行未經數步墮大深坑而死喻衆生
無智強為人我終墮三塗
又僧祇律云過去世時有一群雞依榛林住

有貍侵食唯餘一雌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烏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故　共合生兒子
非烏復非雞　若欲學翁聲　復是雞所生
若欲學故鳴　其父復是烏　學烏似雞鳴

學雞作烏聲　烏雞若兼學　是二俱不成

此喻道俗雖持禁戒雜染不純相中似善口出惡言欲喚是善口復出惡欲喚非善相復出家又伐棗樹經云昔舍衛國有官園生一棗樹人遊樹下皆悉頭痛欲裂或患腰疼伐已還生樹中之妙衆人見喜不知諱者皆來遭死有智語之當盡其根適欲掘根復恐定死進更思惟出家學道亦復如是佛說偈言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缺八）　六

心悟剋責即得初果

又孛經說偈云

惡從心生　反以自賊　如鐵生垢　消毀其形
樹繁華果　還折其枝　蚖蛇含毒　反害其軀

又善見說偈云

若人起瞋心　譬如車奔逸　車士能制之
不足以爲難　人能制瞋心　此事最爲難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有從瞋恚　怨害向他人　後生墮蛇蚖
或作殘賊獸　譬如竹樹劈　芭蕉騾懷妊
還害亦如是　故當發慈心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駝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詭曲慳貪嫉妒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乞匄從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終受毒蛇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目猛盛怒眼視之能令使死頻婆娑羅王聞已心懷驚怪今此毒蛇見人則害唯佛能調作是念已即將群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具白前事唯願世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唱許可於其後日(八)著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佛來瞋恚熾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於五指端放五色光明照(七)彼蛇身即得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悅舉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清

涼快不可言爾時世尊見蛇調伏而告本緣
蛇聞佛語深自剋責蓋障雲除自憶宿命作
長者時所作惡業今得是報方於佛前深生
信敬佛告之言汝於前身不順我語受此蛇
形今宜調順受我教勅蛇答佛言隨佛見授
不敢違勅佛告蛇言汝若調順入我鉢中佛
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林中王及群臣聞佛
世尊調化毒蛇盛鉢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
看蛇見衆人深生慙愧歇此蛇身即便命終
生忉利天即自念言我造何福得來生天即
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蛇身由見佛故生信
敬心歇惡蛇身得來生此受天快樂今當還
報佛世尊恩齎持香華光明照曜來詣佛所
禮佛足供養訖已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
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說偈讚佛

巍巍大世尊　功德悉滿足　能開諸盲冥
尋得於道果　除去煩惱垢　超越生死海
令衆佛恩德　得閉三惡道

爾時天子讚歎佛已遶佛三帀還詣天宮時
頻婆娑羅王聞佛說慳貪緣時會諸人有得

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驕薩羅國將諸比丘欲詣
勒那樹下至一澤中有五百水牛甚大凶惡
復有五百放牛之人遥見佛來將諸比丘從
此道中行高聲叫喚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
牛群中有大惡牛極突傷人難可得過爾時
佛告放牛人言汝等今者莫大憂怖彼水牛
者設來觸我吾自知時語言之頃惡牛卒來
翹尾低角刨地喚吼跳躑直前爾時如來於
五指端化五師子在佛左右四面周帀有大
火坑時彼惡牛甚大惶怖四向馳走無有去
處唯佛足前有少許地宴然清涼馳奔趣向
心意泰然復無怖畏長跪伏首舐世尊足復
便仰頭視佛如來喜不自勝爾時世尊知彼
惡牛心已調伏即便為牛而說偈言

盛心興惡意　欲來傷害我　歸誠望得勝
反來舐我足

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慙愧欻
然悟解蓋障雲除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
惡業倍生慙愧不食水草即便命終生忉利

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兒便自念言我修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在世間受水牛身蒙佛化度得來生天我今當還報佛之恩作是念已齋持香華來詣佛所光明赫奕照佛世尊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爲其說四諦法（緣八）（九）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帀還乎天宮時諸五百放牛人於其晨朝來詣佛所佛爲說法心開意解各獲通迹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言今此水牛及五百放牛人宿造何業生水牛中復修何福值佛世尊佛告諸比丘汝等欲知宿業所造諸惡業緣今當爲汝等說偈云

宿造善惡業　五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於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三藏比丘將五百弟子遊行他國在大衆中而共論義有難問者不能通達便生瞋恚反更惡罵汝等今者無所曉知强

難問我狀似水牛觸突人來時諸弟子咸皆
然可各自散去以是惡口業因緣故五百世
中生水牛中及放牛人共相隨逐乃至今者
未得解脫佛告諸比丘欲知彼三藏比丘者
今此群中惡水牛是彼時弟子者今五百放
牛人是佛說是水牛因緣時各各自護身口
意業猒惡生死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
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愚人瞋恚重　地獄被燒然　豺狼諍圍繞
蚖毒競來前　齷齪怒目食　背脇縱橫穿
自作還自受　恚火競相煎

習報頌曰

怒心多毒害　沉沒苦惡道　出彼得人身
餘報他還惱　見者求其過　憎嫌如毒草
此既無宜利　愚瞋何所寶

感應緣（略引十驗）

梁曲阿人姓弘忘名

秣陵令朱貞　南陽樂蓋卿
參軍羊道生　刺史張皐

周文帝宇文泰
陳中書舍人虞陟　庾季孫
梁武昌太守張絢　裴植

梁武帝欲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求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忘名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齎財貨往湘州治生遂經數年營得一柂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希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周乃加繩墨弘氏所齎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誣以涉道劫掠所得并劾造作過制非商估所宜結正處死没入其官柂以充寺用奏遂施行臨刑之日勑其妻子可以黃紙百張并具筆墨置棺中也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可經一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捍後稍款服但言乞恩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及署奏者以次殂没未出一年零落皆盡皇基寺營搆始訖天火燒之略無纖芥所埋柱木入地成灰也

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平虞綽考覈

其事結正入重貞遣相聞與畿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糞主上萬一弘宥耳明日既是墓日乞得過此奏聞可爾以不畿答云此於理無爽何爲不然謹聞命矣而朱事先入明日奏東畿便遇客共飲致醉遂忘抽出文書且曰家人合東內衣箱中畿復不記比至帝前頓足香橙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勢不可隱便爾上聞武帝大怒曰朱貞合死付外詳決貞聞之大恨曰虞畿小子欺罔將死之人鬼若無知故同灰土儻其有識誓必報之貞於市始當命絕而畿已見其來自爾後時時恒見畿見來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貞居山上推石壓之月餘日畿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詣謝章門關下其婦平常於宅暴卒畿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畿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言未訖而屋無故忽崩畿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併命右丞虞騭是其宗親經始喪事見畿還暫下堂避之僅得免難

梁廬陵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

陽樂蓋卿亦充一使時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誡勑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違悞得罪破虜惶懼不敢引慊但誑蓋卿云自爲分雪無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斂死後少日破虜在（縛八）槽看牛忽見蓋卿挈頭而入持一盌蒜齏與破虜破虜奔走驚呼不獲已而服之因此得病未幾而死杜從梁州刺史懷瑤第二子也任西荊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殊深妾得其父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妾倚簾讀之從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聞從因嚼吞之從謂是情人所寄遂令剖腹取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從看訖歎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訴從旬日而死襄陽人至今以爲口實

梁太山羊道生爲梁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湛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還兄於近路頓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湛州欲賜

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珮刀剜其眼精吞之部曲呼天號地須臾海珍來又勸兄決斬至座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嚥之頻傾數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醺（縷八）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驗矣（十三）

梁東徐州刺史張皐僕射永之孫也嘗被敗入北有一土民與皐盟誓將送還南遂即出家名僧越皐供養之及在東徐亦隨至任恃其勳舊頗以言語忤皐皐便大怒速遣兩門生一人姓井一人姓白皆不得其名夜往殺之爾後夕夕夢見僧越云報怨少日出射而箭帖青傷指纔可見血不以為事後因破梨汁漬瘡乃始膿爛停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周文帝宇文泰初為魏丞相值梁朝喪亂梁孝元帝為湘東王時在荊州時遣使通和禮好甚至與泰斷金立盟結為兄弟後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猶人臣不加崇敬頗行淩傲又

求索無猒或不愜意遂遣兵襲江陵虜僕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萬口而害孝元焉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郁久閭阿那瓌女爲后和親殊篤梁王之明年瓌爲齊國所敗破國率餘衆數千奔魏而突厥舊與茹茹怨讎即遣餉泰馬三千疋求誅瓌等泰遂許諾伏突厥兵與瓌謳會醉便縛之即日滅郁久閭一姓五百餘人流血至踝茹茹臨死多或仰天而訴明年冬泰獵於隴右得病見孝元及瓌爲祟泰發怒肆罵命索酒與之兩月日死

陳主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晉安王爲主而輔載之會稽虞陟本梁武世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于時夢見梁武謂陟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公莫殺我孫若殺於公不好事甚分明陟既未見有墓殺兆形不敢言之數日復（綴八）夢如此并語陟曰卿若不傳我意卿亦不佳（十四）陟雖嗟惋決無言理少時之間太史啓云殿內當有急兵陳主曰急兵正是我耳倉卒遭亂兵害少主自立爾後陟便得病又夢梁武曰卿不能爲我語陳主致今禍及卿與陳暴

當知也陟方封啓叙之陳主爲人甚信鬼物閻大驚遣與迎陟面相訊訪乃尤陟曰卿那不導奇事奇事六七日陟死尋有韋載之怪也

陳庾季孫性甚好殺滋味漁獵故是恒事奴婢僮罪亦或盡之常大篤病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爾必死即於夢中誓不復殺驚寤戰悸汗流浹體病亦漸瘳後數年有三門生竊其兩妾以叛追尋獲之即並嘔殺其夕復見前人來云何故負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刑今改決無濟理投明嘔血數日而終

梁武昌太守張絢常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絢便躬捶之一下即劈折多無復活狀絢遂推置江中須臾頃見此人從水而出（缺八）對絢欸手曰罪不當死官杖見殺今來相報（卜五）即跳入絢口絢因得病少日而死

梁裴植隨其季叔叔業自南兗州入北仕於元氏位至尚書植同堂妹夫韋伯鼎有學業恃壯業氣以自才智常輕凌植植憎之如讎

後於洛下誣告植謀為廢立植坐此死百許日伯鼎病向空而語曰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怒也須臾而卒萬納于中者北代人仕魏世為侍中領軍明帝勳專權在內尚書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乃共勸高陵陽王雍出中中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矯詔並殺之朝野憤怒莫不切齒二年中得病見裴郭為祟奪死（右此十驗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音釋

鴆（直禁切）毒鳥也　噤（巨禁切）閉也　踣（蒲必益切）跼仆也　觝（典禮切）觸也　跳（他弔切）越也　踔（五佳切）正也　齟（仕莒切）不正也　齬（五莒切）齒不相值也　劾（紇則切）推按罪人也　覈（下革切）考實也　隘（職日切）詰結切　挈（苦結切）持也　從（相兼切）州名　澠（側減切）水名　酳（食列切）合飲也　僕（弼角切）役也　慘（其孝切）心勤也　浹（即協切）洽也　孌（力戀切）孌拔歷切）孌孌欲死之貌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十惡之七）　攝九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邪見部第十三（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創入佛法要須信心爲首譬（譬喻）如有人至於寶山若無信手空無所獲故經說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謗無三寶四諦無福無福乃至無善無惡亦無善惡業報亦無今代後代衆生受生如是之人破善惡法名斷善根決定當墮阿鼻地獄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若人不信謗大乘般若經直墮阿鼻地獄無量百千萬億歲中受極苦痛從一地獄至一地獄若此劫盡生於他方大地獄中他方劫盡復生此方大地獄中如是展轉徧十方界他方劫盡還生此閻大地獄中地獄罪畢生畜生中亦徧十方界畜生罪畢來生人中無佛法處貧窮下賤諸根不具常癡狂騃無所別知雖非愚畜縱是聰人妄生

異執者亦名邪見故成實論云癡有差別所以者何非一切癡盡是不善若癡增上轉成邪見則名不善業道是故從癡增長邪見則成重罪必墮阿鼻地獄直就邪見自有輕重輕者可轉重不可轉故菩薩地經云邪見有二種一者可轉二者不可轉誹謗因果言無聖人名不可轉非因見因非果見果是名可轉是故惡業名為邪見善業者名為正見不謗四諦迷聖道者不知理道從自心生唯常苦身以求解脫如犬逐塊不知尋本故大莊嚴論云譬如師子打射時而彼師子尋逐人來譬如癡犬有人打擲便逐瓦石不知尋本言師子者喻智慧人解求其本而滅煩惱言癡犬者即是外道五熱炙身不識心本（四面安火上有日炙身處其中以苦求道櫻九）但諸凡愚多迷真道不如觀察身心無我但學苦行以為道者即同外道妄行邪法謬執乖真唯成惡法故智度論云邪見罪重故雖持戒等身口業好皆隨邪見惡心如佛自說譬喻如種苦種雖復四大所成皆作苦味邪見之人此亦如是雖持戒精

進皆成惡法不如不執少行慧施無執易化
有執難度非直自壞亦損他人故成實論云
寧止不行勿行邪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又
正法念經閻羅王說偈責疏罪人云
汝邪見愚癡　癡冥所縛人　今墮此地獄
在於大苦海　惡見燒福盡　人中最凡鄙
汝畏地獄縛　此是汝舍宅　若屬邪見者
彼人非黠慧　一切地獄行　怨家心所誑
心是第一怨　此怨最為惡　此怨能縛人
送到閻羅處　爾時世尊而說偈云
癡心彌泥魚　住於愛舍宅　作業時喜笑
受苦時號哭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有愚癡　人心懷闇冥　都不能念惡
亦無念善心　(澤九)　鑒薈常昏昏　萬事不能為
如暴中炊熟　無所能成熟　多習愚癡者
諸根不完具　生於牛羊中　然後墮地獄
月光童子經亦名佛說申日經云時有長者
名曰申日取外道六師語欲請佛僧令長者

中門外鑿作五丈六尺深坑以炭火過半細鐵爲椽土薄覆上設衆飲食以毒著中火坑不禁毒飯足害以此圖之何憂不死如教作之外道皆喜於是申日便詣佛所慇懃請佛及諸聖衆是時世尊愍其狂愚欲濟脫之默然受請申日內喜果如其計豈知須彌之毒大千刹火刀劒鋒刃不能動佛一毛之力今以火坑毒飯欲毀於佛譬如蚊蟲欲墜大山蠅蠓之翅欲障日月徒自毀壞不如早悔爾時長者罪蓋所覆心不開解世尊心念令受長者申日之請不與常同廣現威神震動十方百千聖衆兼諸龍神空飛地行不可算計一時到家爲作利益佛以神德即變火坑成七寶池八味具足飲飯天甘食者充悅六師惶怖各以逃竄長者歸伏稽首于地嗚呼佛足長跪自陳今以覺悟從佛得度諸來會者皆樂法音得福獲度不可稱計又觀佛三昧經云爾時世尊告父王言舍衛城中須達長者有一老母名毗低羅謹勤家業長者勑使手執庫鑰出內取與一切委之須達請佛及

僧供給所須時病比丘多所求索老母慳貪瞋嫌佛法及與衆僧而作是言我長者愚癡迷惑受沙門術是諸乞士多求無猒何道之有作是語已復發惡願何時當得不聞佛名不聞僧名如是惡聲展轉徧舍衛城末利夫人聞此語已而作是言須達長者如好蓮華人所樂見云何復有毒蛇護之喚須達婦而語之言汝家老婦惡口誹謗何不擯出時須達婦跪白夫人夬掘魔等弊惡之人佛尚能伏何況老婢末利聞之歡喜語言我明請佛汝遣婢來到明食時長者遣婢持滿瓶金助王供養末利見來而作是言此邪見人佛若化度我必獲利佛於爾時從正門入難陀侍左阿難侍右羅睺佛後老婢見佛心驚毛豎言此惡人隨我後至即時退走從狗竇出狗竇即閉四門皆塞唯正門開婢即覆面以扇自障佛在其前令扇如鏡無所障礙迴顧東視東方有佛南西北方亦皆如是舉頭仰看上方有佛低頭伏地地化爲佛以手覆面手十指頭皆化爲佛老婢閉目心眼開見虛空

化佛滿十方界當時城中有二十五旃陀羅女復有五十婆羅門女及諸雜類并及末利夫人宮中合五百女不信佛者見佛如來足步虛空爲於老婢現無數身皆破邪見頭頂禮佛稱南無佛稱已尋見化佛如林即發菩提老婢邪見仍未生信由見佛故除却八十萬億劫中生死之罪得見佛已疾走歸家白大家言我於今日遇大惡對見於瞿曇在王宮門作諸幻化身如金山目逾青蓮放勝光明作此語已入木籠中以百張皮覆木籠上白氎纏頭却卧黑處佛還祇洹末利白佛願化邪女莫還精舍佛告末利此婢罪重於佛無緣於羅睺羅有大因緣佛既還已遣羅睺羅詣須達家度彼老婢羅睺變作轉輪聖王時千二百五十比丘化爲千子到須達家以彼老婢爲玉女寶爾時聖王即便以如意珠照曜女面令女自見如玉女寶倍大歡喜而作是言諸沙門等高談大語自言有道無一効驗聖王出世弘利處多今我老弊如玉女寶作是語已五體投地禮於聖王時典藏臣

宣王十善女聞十善心大歡喜聖王所說義無不善爲王作禮悔過自責心既調伏時羅睺羅及諸比丘還復本形老婢見已即作是言佛法清淨不捨衆生如我弊惡猶尚化度即受五戒成須陀洹將詣佛所爲佛作禮懺悔前罪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於虛空中作十八變波斯匿王末利夫人見白佛言此婢前世有何罪各生爲婢使復有何福值佛得道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名一寶蓋燈王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王名曰雜寶華光子名快見出家學道自恃王子常懷憍慢和尚爲說甚深般若波羅蜜經大空之義王子聞已謬解邪說師滅度後即作是言我大和尚空無智慧但讚空義願我後生不樂見也我阿闍梨智慧辯才願於生生爲善知識作是語已教諸徒衆皆行邪見雖持禁戒由謗般若謬解邪說命終之後墮阿鼻獄八千億劫受苦無量罪畢出獄爲貧賤人五百身中聾癡無目千二百身恒爲人婢佛告大王時和尚者今我身是阿闍梨者今羅睺羅是王

子比丘老婢是徒衆弟子今邪見女等發菩提心者是
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昔佛在世時鬱闍延城有嚴熾王問薩遮尼乾子言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言毀呰言造作者無有福德其供養者虛損現在無益未來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是處所破壞除滅送置餘處或破沙門房舍窟宅或取佛物法物僧物園林田宅象馬車乘奴婢六畜衣服飲食一切珍寶或捉沙門策役驅使責其發調罷令還俗或時輕心種種戲弄或時毀呰罵詈誹謗或以杖木自手鞭打或以種種傷害其身如是惡人攝在何等衆生分中答言大王攝在惡逆衆生分中大王應當上品治罪所以然者以作根本極重罪故有五種罪名爲根本何等爲五一破壞塔寺焚燒經像取三寶物自作教人見作助喜是名第一根本重罪二謗三乘法毀呰留難隱弊覆藏是名第二根本重罪三若有沙門信心出家剃除鬚髮身著袈裟或有持戒或不持戒繫閉牢

獄枷鎖打縛策役驅使責諸發調或脫袈裟逼令還俗或斷其命是名第三根本重罪四於五逆中若作一逆是名第四根本重罪五謗無一切善惡業報長夜常行十不善業不畏後世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第五根本重罪若犯如是根本重罪而不自悔決定燒滅一切善根趣大地獄受無間苦求無出期若國內有如是惡人毀滅三寶一切羅漢諸佛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善神不護各自相殺四方賊起龍王隱伏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五穀不熟人民飢餓遞相食噉白骨滿野多饒疫病死亡無數人民不知自思是過反怨諸天及善神祇又觀佛三昧經云有七種重罪一一罪能令衆生墮阿鼻地獄經八萬四千大劫一不信因果二毀無十方佛三斷學般若四犯四重虛食信施五用僧祇物六逼略淨行比丘尼七六親所行不淨行又小五濁經云五逆罪外別有五逆罪第一慢二親而事鬼神第二嫉妬國君第三復生輕薄第四賤其身命而貴其財第五去福就罪又

中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凡愚人作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命終之後生於惡趣泥犂之中受極苦痛一向無樂譬如有人犯盜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於晨朝時以一百戟而刺之彼命故存至於日中王復勑以二百戟刺彼命故存至於晡時王復勑以三百戟刺彼人身分皆悉破盡其命故存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人被戟為苦不耶比丘答佛一戟刺時猶尚苦痛況三百戟佛即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為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為喻佛告比丘三百戟苦比泥犂苦如小沙石泥犂之苦如雪山石百千萬倍不可為喻泥犂中苦其事云何若有衆生墮泥犂中獄卒以斧燒令極熱斫身八棱及以四方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復坐鐵牀以鐵鉗口吞熱鐵丸經百千歲復坐鐵牀洋銅灌口經百千歲復卧鐵地以熱鐵釘釘其身首經百千歲復出其舌使舐鐵地以釘釘之如張牛皮經百千歲復挽項筋縛著車上經

百千歲復燒鐵地令在上行經百千歲復燒火山令下舉足著上血肉即消舉足還生經百千歲復鏤煮之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乃得出耳是爲泥犁地獄中苦地獄罪畢生於種種畜生之中常處暗冥（經九）共相噉食受苦無量不可具說畜生罪畢（九）或生人中若從畜生爲人甚難猶如盲龜遇浮木孔設生人中貧窮下賤爲他役使形貌醜陋或根殘缺或復短命若作惡業身死還生在泥犁中輪轉無窮不可具說佛告比丘凡夫愚人作身口意三惡行者獲罪如是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命終生於善處天上一向受樂如轉輪王與七寶俱人間四妙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爲樂不比丘答佛一寶一妙猶爲極樂何況七寶四妙居也佛還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爲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爲喻佛告比丘轉輪王樂比天上樂如小沙石天上之樂如雪山石百千萬倍不可爲喻天上之樂其事云何若

生天上所受六塵無不隨意受極快樂不可具說若從天上來生人間生帝王家或生大姓大富大貴饒財多寶名稱遠聞端正殊妙衆人所愛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口意三善行者獲福如是佛告比丘此是世間有漏之樂若修善根回向菩提於生死中所受果報乃至涅槃終無有盡又中阿含經云爾時斯和提中有王名蜱肆極大豐樂資財無量共斯和提梵志居士比行至尸攝和林遥見尊者鳩摩羅迦葉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迦葉曰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衆生生沙門鳩摩羅迦葉告曰今此日月爲是今世爲後世耶王曰雖作是說然無後世無衆生生迦葉種種譬喻方便爲說固執已見而不捨之迦葉復告蜱肆汝聽我說喻若有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蜱肆猶養猪人彼行路時見有燋糞甚多無主便作是念此糞可以養飽多猪我寧可取自重而去即取負去彼於中道遇天大雨糞釋流漫涎汙其身故負持去終不棄捨彼則自受無量之惡亦爲衆人

之所憎惡當知蜱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怖癡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爲衆人之所憎惡猶如養豬人蜱肆王言沙門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怖癡終不能捨尊者迦葉告曰蜱肆復聽我說最後譬喻若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復說法蜱肆猶如大豬爲五百豬王行嶮難道彼於中道遇見一虎由見虎已便作是念而語虎曰若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爾者借我道過彼虎聞已便語豬曰聽汝共鬪不借汝道豬復語曰虎汝小住待我披著祖父時鎧還當共戰彼虎聞已而作是念彼非我敵況祖父鎧耶便語豬曰隨汝所欲豬即還至本廁處所宛轉糞中塗身至眼已便往虎所語曰汝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爾者借我道過虎見豬已復作是念我常不食雜小虫（俊九）者以借牙故況復當近此臭豬耶虎念是已便語豬曰我借汝道不與汝鬪豬得過已即還向虎而說頌曰

（十二）

虎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來共我鬪
何意怖而走

時虎聞已亦復說頌而答豬曰
汝毛豎森森　諸畜中下極　豬汝可速去
糞臭不可堪
時豬自誇復說頌曰
摩竭鴦二國　聞我共汝鬪　汝來共我戰
何以怖而走
虎聞此已復說頌曰
舉身毛皆汗　汝豬臭熏我　汝鬪欲取勝
我今與汝勝
尊者迦葉告曰蜱肆若汝欲取恚怖癡終不捨者汝便自受無量之惡亦爲衆人之所憎惡猶如彼虎與豬勝也蜱肆王聞歡喜奉受求上妙智
正報頌曰
六賊奸邪僞　七識亂乖真　謗毀玄正理
妄語役貪瞋　惡業縱橫作　忠言不喜聞
一入無間地　萬苦競纏身
習報頌曰
邪見習癡業　阿鼻受楚毒　劫盡人中生
復與邪相續　邪正既相違　自然成諂曲

此心若不改　連環未絕獄

感應緣（四卷引十驗）

宋沈僧覆　沙門釋道志

東海唐文伯　廣陵周宗

瑯琊王淮之（缺九）　沮渠蒙遜（十三）

崔皓

周武帝

隋趙文昌

唐太史令傅奕　沙門釋慧雲叔

冀州姜藤生　刑部郎中宋行質

姚明解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飢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衆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悉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爲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炕裂狀如火燒吳郡朱亨親識僧覆具見其事

宋沙門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僧令知殿塔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偷像眉間

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來輒驚噉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疾甚刺者稍數傷瘡徧體呻呼不能絶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為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縈刀鑊已糜之身唯垂哀恕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并頻請願具為懺悔昔偷像相珠有二

（縹九　十三）

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照家今可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為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間閑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以來備縈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冝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久臭乃稍歇此事在泰始末年其

寺好事者已具條記

宋唐文伯東海蕑榆人也弟好蒱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久後病癩卜者云崇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之以為腰帶不盈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世時在元嘉年初爾

宋廣陵周宗者廣陵肥如人也元嘉七年隨劉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精為相因共竊取出村貿食其一人贏病等輩輕之獨不得分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

宋王淮之字元（纓九）曾瑯琊人也世（十四）以儒專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元嘉中為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絶少時還復暫甦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下牀會淮之語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

平置論不爾今何見而異淮之欽眉答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卒而終右五驗出冥祥記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讖者博達多識為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為涼王仍求曇摩讖蒙遜恪而不與摩讖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白日見摩讖以劒擊蒙遜因疾而死右一出冤魂志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太武皇帝信任崔皓邪佞諂諛崇重寇謙號為天師殘害釋種毀破浮圖廢棄法

祀諸臣僉曰康僧鎧感瑞太皇創寺若也除毀恐貽後悔又於後宮內掘地得一金像皓乃穢之陰處尤痛叫聲難忍太史卜曰由犯大神故於是廣祈名山多賽祠廟而屏苦尤重內痛彌甚有信宮人屢設諫曰陛下所痛由犯釋像請祈佛者容可止苦皓曰佛為大神耶試可求之一請便愈欣慶易心乃以車馬迎康僧會法師請求洗懺從受五戒深加敬重方知寇謙陰用邪惑乃加重罰以置四郊埋身出口令四衢行人皆用口廁以盡形命

徒黨之流並皆斬決至庚寅年太武遭疾方始感悟兼有曇始白足禪師來相啓發生愧悔心即誅崔皓到壬辰歲太武帝崩孫文成立即起浮圖毀經七年還興三寶至和平三年昭玄都統沙門釋曇曜慨前凌廢欣今再興故於此臺石室寺集諸僧衆譯經傳流通後賢之徒使法藏住持千載不墜惟此掘地獲像明知秦周已有佛教驗矣

昔後周承魏運魏接晉基餘則偏王所無依據而宋齊梁陳之日自有司存國亡帝落遂即從諸筆削可不然乎周之先祖宇文覺者即西魏大丞相黑泰之世子也泰舉高陽王爲魏帝西遷長安改衣旛爲皂色號大統元年一十八載改年廢帝立魏齊王四年而薨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第毓爲帝四年而崩立第邕爲帝太祖第三子也閻閻大度統御群小立十二年殺叔大冢宰晉國公護父子十人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至三年內納道士張賓妖佞云佛法於國不祥可滅除之至建德六年東平齊國又殄前代數百年來公私

寺塔掃地除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諸州佛寺出四十千盡賜王公三方釋子減三百萬還歸編戶帝以爲大周天下無事不謂禍災身遂大患志高慮遠改元宣政五月而崩太子贊立殺齊王父子八人改元大成二月立子衍爲太子禪位與之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立四皇后威儀服飾倍多於古大象二年五月天元崩子衍立正月一日改元大定二月禪位於隋周凡五帝二十五年治於長安右二驗出唐高僧傳記

隋開皇十一年內大府寺丞趙文昌身忽暴死於數日唯心上暖家人不敢入殮後時得語眷屬怪問文昌說云吾死已有人引至閻羅王所語昌云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昌答云家貧無物可營功德唯專心誦持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合掌歎滕讚言善哉善哉汝能受持般若功德甚大不可思議王語所執之人好須勘當莫令錯將人來使人少時之間勘當知錯即報王言此人實錯計活更合二十餘年王聞此語即語使人汝引文昌向經

藏內取金剛般若經將來使人受教即引文昌向西行五里得到藏所見數十間屋甚精華麗其中經卷皆悉徧滿金軸寶秩莊飾極好文昌見已善心彌發一心合掌閉目信手抽取一卷大小似舊誦者文昌忙怕恐非般（經九）若求使却換使人不肯然見及題云功德之（十七）中最為第一昌即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歡喜將至王所令一人執卷在西昌令東立面向經卷遣昌誦經使人勘試一字不遺並皆通利時王放昌還家仍約束昌云汝勤受持此經勿令廢忘令一人引昌從南門出欲至門首便見周武帝在門東房內頸著三重鉗鎖即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須共汝語文昌見喚走至武帝所便即拜之帝云汝識我不文昌答云臣昔宿衛陛下奉識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舊臣汝今還家為吾具向隋文皇帝說吾諸罪並欲辯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竟當時以衛元嵩教我滅佛法比來數追元嵩未得以是不了昌問元嵩何處去王追不得武帝答云吾當時不解元

嵩意錯滅佛法元嵩是三界外人非是閻羅王所能管攝以此追之不得汝語隋帝乞吾少物營修功德冀望福資得出地獄昌受囑辭行少時出南門外見一大糞坑中有一人頭髮片出昌問引人此是何物引人答云此是泰將白起坑趙卒寄禁此中罪猶未了引人將昌至家得活昌經三日所患漸瘳昌以此事具奏文帝文帝出勑徧下國內人出一錢為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兼三日持齋仍勑録此事入於隋史

隋東川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為務年至十八乘驢至於叔家叔覩其驢快將覘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有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為通法大士何忍欲害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眼華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牆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師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刃欲斫忽見姊夫在傍遂得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高遠

至開皇年中領徒五百來過叔家叔見闡化深慚昔畳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爲說法永斷妻心常以此事每誡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聞皆儉素大有聲譽不測終年

唐太史令傅弈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文歷數聰辯能劇談自武德貞觀許年常爲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爲磚瓦之用至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弈與同伴傅仁均薛賾並爲太史令賾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賾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賾曰因先所負錢當付誰仁均曰可以付泥犂人賾問泥犂人是誰答曰太史令傅弈是也既而寤是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己在一處多見先亡人長命問（嚴九）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當定有不答曰皆悉（十九）有之又問如傅弈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罪福之有然傅弈已被配越州爲泥犂人矣（言泥犂者依經翻爲無間即大地獄也）長命旦入殿見薛賾因說所夢賾又自說泥犂人之事二人同夜

閻相符會共嗟歎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贖既見徵仍送錢付卒并為說夢後數日間而卒忽卒初亡之日大有惡徵不可具說臨在殿庭覩見二官說夢皆同

唐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謗之言至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史王璹暴死經二日而甦自言初死之時見四人來至其所云官府追汝璹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向北為之廳上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廳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子二百許人或冠或辮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璹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璹辭曰貞觀十八年任長安佐史之日因何放李須達籍答曰璹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璹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詞辯顧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由璹改籍加須達年大豈敢妄耶璹云至十七年改任

告身見在請追驗之官司呼領𤀹者三人解𤀹縛將取告身告身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大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出北門外昏闇多有城塹上皆有女牆似是惡處大官因書案上謂𤀹曰汝無罪放汝去𤀹辭拜（縷九）（二十）吏引𤀹至東階拜辭僧印𤀹臂曰好去吏引𤀹出東南行度三重門每皆勘視臂印然後聽出至第四門門甚壯大重樓朱粉三戶並閉狀如宮城門守衛嚴又驗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喚𤀹𤀹迴顧見侍郎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濕地露頭散腰著故緋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許大書牌上曰此是勘當擬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事上有牀坐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𤀹悲喜口云汝何故得來𤀹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放還行質捉其兩手謂𤀹曰吾被官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功德簿坐此困苦加之飢渴寒苦不可言說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慇懃

四屬之壽及辭去行數十步又呼壽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壽曰我方勘責事汝何人輒至囚處使卒捨其耳推令去壽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捨耳耳當聾吾為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耳中鳴乃驗即放出門外黑如漆壽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牆壁唯東無障礙而闇不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壽之吏從門出來謂壽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壽不應內自思曰吾無罪放來何為賄吏即謂曰君不得無行

吾向若不早將汝過官令二日受縛豈不困耶壽心然之因媿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汝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來取壽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當見一處牆穿破見明可推倒之即至君家壽如信行至牆之良久乃至依倒處出即至其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戶而甦至十五日壽忘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去因即驅行出金光門令入坑壽拜謝百餘拜遂即

放歸又甦壽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壽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壽辭謝請更作許之又甦至二十日壽令用六十錢買白紙百張作錢并酒食自於隆政坊西門渠水上燒之既而身輕體健遂念誦不廢臨閭其事時與刑部侍郎劉燕客大理少卿辛茂將在大理鞫問請劉召壽至與辛卿等對問之云爾右三驗出冥報記

冀州故觀城人姜勝生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為我續手令爾即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泰地裏打雀於故村佛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癖雀有人見者云道裂經大罪勝生反更惡罵遂入堂中打

梁九　二十二

白石像右手總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雇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愈鄉人號為聖像其堂及像並皆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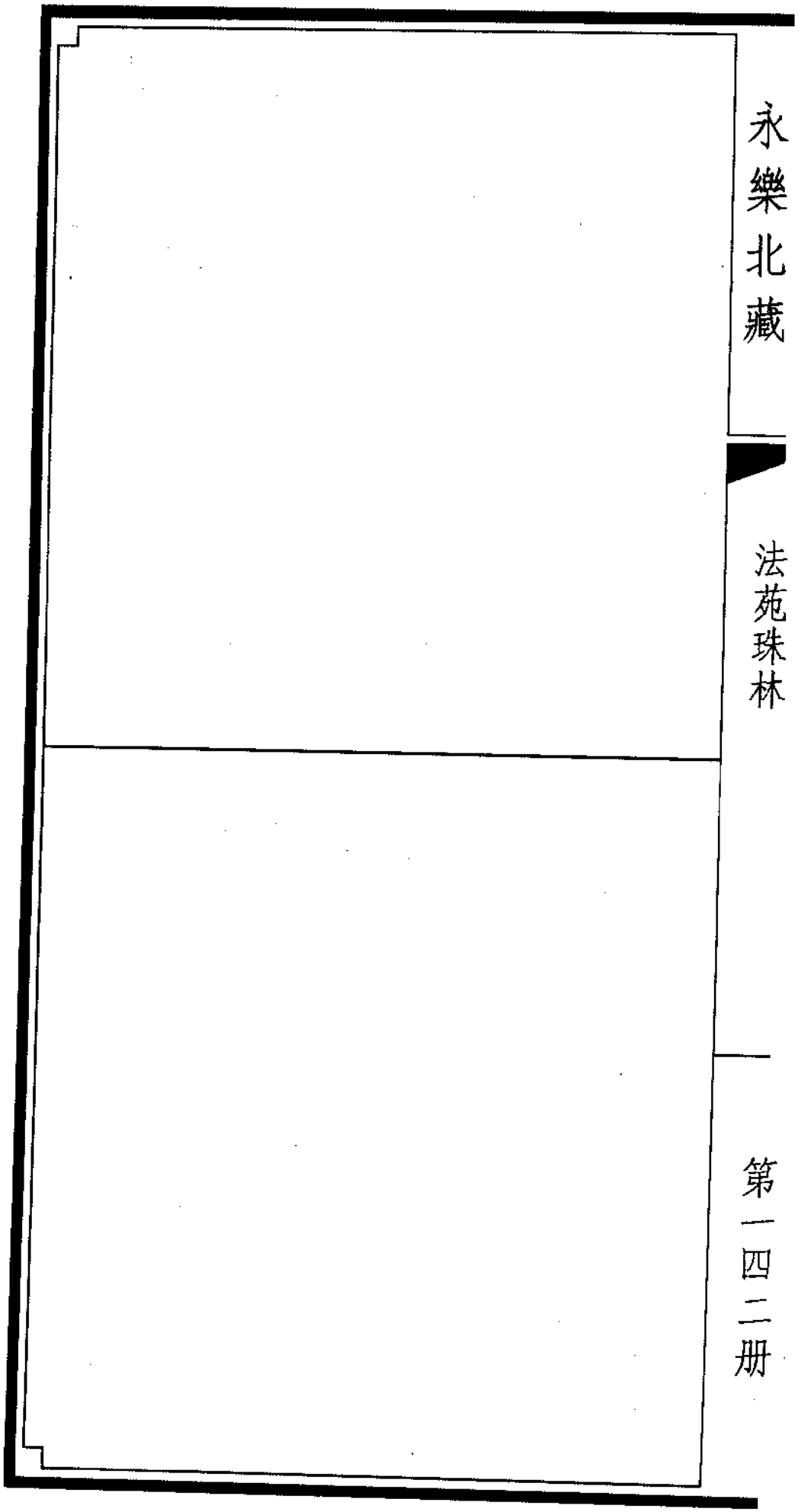
唐姚明解者本是普光寺沙門也性聰敏有

文藻工書翰善丹青至於鼓琴亦當時獨絶每欣俗網不樂道門至龍朔元年舉應詔人赴洛陽及升第歸俗願有餘言未幾而卒後託夢於相知淨土寺僧智整曰明解宿無福業不遵内教今受大罪非常飢乏儻有故人之情願能惠一飡不智整夢中許諾及其寤後乃爲設食至夜纔眠即見明解來愧謝之至二年秋中又託夢於畫工曰我以不信佛法今大受苦痛努力爲我寫三二卷經執手慇懃賦詩言別教畫工讀十八徧令記寤乃憶之其詩曰握手不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松林驚野吹荒墳落寒霜言離何以贈留心内典章其畫工素不識字忽寤乃倩人録之將示明解知友故人皆曰是明解文體不惑聞見者莫不測然京下道俗傳之非一（梁九出冥報記二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音釋

黠下八切慧也　蘘蕾蘘都鄧切蕾安豆切蘘蕾不明也　燋正作燋呼木切熱貌　蜱符支切　炘香靳切炙也　嫗於語切老婦稱也　韙陟隹切　贖士革切　璃神六切　辮婢典切編髮也　倩子正切假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纓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此有六部）

布施部　持戒部　忍辱部
精進部　禪定部　智慧部

布施部第一（此別一部）

述意部　慳僞部　局施部
通施部　法施部　量境部
福田部　相對部　財施部
隨喜部　施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布施之業乃是衆行之源既摽六度之初又題四攝之首所以給孤獨園散黃金而不恪須達拏王施白象而無惜尚能濟其乏難忘己形軀故薩埵投身以救飢羸之命尸毗割股以代鷹鸇之餐豈況國城妻子何足經懷寶貨倉儲寧容在意俗書云解衣推食摩頂至踵車馬衣裘朋友共弊莫不輕財重義愛賢好士且自財物無常何關人事苦心積聚竟復何施四怖交煎五家爭奪何有智人

而當寶翫比見凡愚恪惜家財靡有捨心而喪軀命但爲貪生恒憂不活遂使妻兒角目兄弟鬩牆眷屬乖離親朋隔絶良由慳因慳緣慳法慳業乖菩薩之心妨慈悲之道不生救護之意唯起煩惱之情如是之譬實由慳貪爲本也

慳偽部第二

如菩薩處胎經佛說偈言

世多愚惑人　守慳不布施　積財千萬億
稱言是我有　臨欲壽終時　眼見惡鬼神
刀風解其體　無復出入息　貪識隨善惡
受報甚苦辛　將至受罪處　變悔無所及

又薩遮尼揵子經偈云

貪人多積聚　得不生猒足　無明顛倒心
常念侵損他　現在多怨憎　捨身墮惡道
是故有智者　應當念知足　惜財不布施
藏舉恐人知　捨身空手去　餓鬼中受苦
飢渴寒熱等　憂悲常煎煮　智者不積聚
爲破慳貪故

又分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大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依正憶念
後作大力龍
又菩薩本行經云若見乞者面目頻蹙當知
是人開餓鬼門又大集經云有四法障礙大
乘何等爲四一不樂惠施二施已生悔三施
已觀過四不念菩提心復有四法一爲欲而
施二爲瞋而施三爲癡而施四爲怖畏而施
復有四法一不至心施二不自手施三不現
見施四輕慢施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菩薩
布施遠離四惡一破戒二疑網三邪見四慳
恪復離五法一施時不選有德無德二施時
不說善惡三施時不擇種姓四施時不輕求
者五施時不惡口罵詈復有三事施已不得
勝妙果報一先多發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
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已心生悔恨復有八
事施已不得成就上果一施已見受者過二
施時心不平等施三施已求受者作四施已
喜自讚歎五說無後乃與之六施已惡口罵
詈七施已求還二倍八施已生於疑心如是
施主則不能得親遇諸佛賢聖之人若以具

足色香味觸施於彼者是名淨施若偏為良福田施不樂常施是人未來得果報時不樂惠施若人施已生悔若劫他物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常病苦若人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恩報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失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

局施部第三

述曰或復有人許施貧者令他歡喜後悔不與招苦轉多或有衆生自無信施見他行施不能隨喜反生毀呰令他不施得罪最重或有共物偏用有過如家中財物妻子共感多人有分非獨感得於中獨恪不肯惠施障人修福得惡最深故王法念經云若有丈夫勑其婦人令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言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恪財而不布施身壞命終墮於針口餓鬼之中由其積習

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道中何以故女人貪欲嫉妒多故不及丈夫女人小心輕心不及丈夫以是因緣生餓鬼中乃至嫉妒惡業不失不壞不朽於餓鬼中不能得脫業盡得脫從此命終生畜生中受遮吒迦鳥身（此鳥唯食天雨仰口承天雨水而飲之不得飲餘水）常患飢渴受大苦惱畜生中死生於人中以餘業故常困飢渴受苦難窮常行乞食或復於家共有供中偏食不與他人亦得重罪故正法念經云多食美食而自食噉不施妻子及餘眷屬妻子等但得嗅其香氣不知其味於妻子前而獨食之以慳嫉故同業眷屬而不施與亦教他人不給妻子起隨喜心數造斯過而不改悔不生慙愧如是惡人身壞命終生於食氣餓鬼之中既生之後飢渴燒身處處奔走呻吟嘻叫悲泣愁毒唯恃塔廟及以天祀有信之人設諸供養因其香氣及嗅餘氣以自活命故知衆生獨用家物及偏獨食皆得大罪或慮無財乃至水草亦不將施後受貧苦世世不絕故優婆塞戒經云無財之人自說無財是

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人無不有雖是國王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劫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劫耶極貧之人誰當赤露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一針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善男子天下之人誰現貧窮無有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執役掃灑亦得福報故成實論云掃一閻浮僧地不如掃一手掌佛地

又四分律及彌沙塞律云昔佛在世時跋提城內有大居士字曰瑗茶饒財珍富有大威力隨意所欲周給人物倉中有孔大如車軸穀米自出婦以八升米作飯飼四部兵及四方來者食故不盡其兒以千兩金與四部兵及四方乞者隨意不盡兒婦以一裹香塗四部兵并四方來乞者隨意令足香故不盡奴以一犁田耕七壟出米滋多其婢以八升穀與四部兵人馬食之不盡家內良賤共爭各

是我福力瑳荼詣佛請問誰力佛言汝等共有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又有一兒兒又有婦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辟支佛來就舍乞食各欲當分捨與辟支佛言各減少許於汝不少在我得足即共從之辟支食已於虛空中現諸神變方去織師眷屬捨命生四天王天至于他化展轉亡反餘福此生果報齊等

通施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菩薩凡行施時不見受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識此非知識施時不見是器非器不擇日時是處非處亦復不計飢饉豐樂不見因果此是衆生此非衆生是福非福雖復不見施者受者及以財物乃至不見斷及果報而常行施無有斷絕菩薩若見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布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耨菩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屬欲令安隱爲除毒故即命良醫而爲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觸我今當觀如是毒箭

從何方來耶誰之所射爲是刹利婆羅門毗舍首陀復更作念是何木耶竹耶柳耶其鏃鐵者何冶所出剛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鳥翼烏鵰鷲耶所有毒者爲從作生自然而有是人毒惡蛇毒耶如是癡人竟未能知尋便命終菩薩亦爾若行施時分別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能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菩提又淨業障經云若菩薩觀慳及施不作二相持戒毀戒不作二相瞋恚忍辱懈怠精進亂心禪定愚癡智慧不作二相是則名爲淨諸業障又佛說太子須大拏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不可計劫時有大國名爲葉波其王號曰温波王有二萬夫人了無有子王自禱祠諸神夫人便覺有身至滿十月太子便生字爲須大拏至年十六書藝悉備少小已來常好布施太子年大王爲納妃名曼坻國王女也端正無比太子有一男一女太子自惟欲作檀波羅蜜出城遊觀帝釋化作貧窮聾盲瘖瘂人悉在道邊太子見已愁憂不樂太子白王欲從大王乞求一願

不審聽不王答欲願何等不違汝意太子言我願欲得大王中藏所有珍寶置四城門外及著市中以用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王語太子恣汝所欲不違汝也太子即輦珍寶著四城門外及著市中恣人所索八方上下莫不聞知千里萬里來者恣意與之不逆其意時有敵國怨家聞太子好喜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即會諸臣及衆道士共集議言葉波國王有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多力健鬪每與諸國共相攻伐此象常勝誰能往乞者諸臣或言無能往者中有婆羅門八人即白王言我能往乞當給我粮王即給之王便語言能得象者我重賞汝道士八人即詣葉波國至太子宮門悉皆拄杖俱翹一脚住自說言故從遠來欲有所乞太子聞之甚大歡喜便出迎之前爲作禮如子見父因相慰勞問何所求道士答言我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太子名字流聞八方上徹蒼天下入黃泉布施之功德不可量欲從太子乞行蓮華上白象太子即將至廐中令取一象

道士等八人言我正欲得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太子言此大象是我父王之所愛重王視如我若與卿者我即失父王意或逐我出國太子即自思惟我前有要在所布施不逆人意今不與者違我本心若不以此象施者何從得成無上平等即勑左右被象金鞍疾牽來出太子左手持水澡道士手右手牽象以授與之八人得象即呪願太子累騎白象歡喜而去太子語道士言卿速疾去王若知者便追奪卿道士八人即便疾去國中諸臣聞以象施怨家皆大驚怖王聞愕然今得天下有此象故此象勝於六十象力而太子用與怨家恐將失國當如之何太子如是布施中藏日空臣恐舉國及其妻子皆以與人王聞是語益大不樂王共諸臣議之將欲種種刑罰太子有大臣白王不許但逐出國置野田山中十二年許當使慙愧王即隨此大臣所言王語太子汝出國去徙汝著檀特山十二年太子白王不敢違教復願布施七日展我微心乃出國去王言汝正坐布施太

劇空我國藏失我敵寶故逐汝耳促疾出去不聽汝也太子白言不敢違戾大王教令我自有財願得布施盡之乃去不敢煩國二萬夫人共詣王所請留太子布施七日乃令出國王即聽之四遠來者恣意與之七日財盡貧者得富萬民觀喜太子辭妻妃聞愕然太子何過乃當是乎太子具答因緣是故逐我曼坻言使國豐溢富樂無極但當努力共於山中求索道耳太子言人在山中恐怖之處汝快憍樂何能忍是妃答太子我終不能相離也王者以旛爲幟火者以煙爲幟婦者以夫爲幟我但依怙太子若有來乞丐者我當應之乃至有人索求是物之者隨太子所施太子言汝能爾者大善太子與妃及其二子共至毋所辭別欲去白其母言願數諫王以政治國莫邪枉人母聞辭別感激悲哀語傍人言我身如石心如剛鐵奉事大王未曾有過今有一子而捨我去我心何能不破而死太子與妃及二子俱爲父母作禮而去二萬夫人以眞珠各一顆以奉太子四千大臣以

七寶珠奉上太子太子從宮出城悉施四遠即時皆盡國中大小數千萬人共送太子觀者皆悉垂淚而別太子與妃俱載自御而去前去已遠止息樹下有婆羅門來乞馬太子即卸車以馬與之以二子著車上妃於後推太子轅中步挽而去適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車太子即以車與之適復前行復有婆羅門來乞太子言我不於卿有所愛惜我財物皆盡婆羅門言無財物者與我身上衣太子即解與之更著一故衣適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太子以妃衣服與之轉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太子兩兒衣服與之太子布施車馬錢財衣被了盡初無悔心大如毛髮太子自負其兒妃抱其女步行而去相隨入山檀特山去葉波國六千餘里去國遂遠行在澤中大苦飢渴忉利帝釋即於曠澤化作城郭伎樂衣食彌滿城中有人出迎太子便可於此留止飲食以相娛樂妃語太子行道甚極可暫止此不太子言父王徒我著檀特山中於此留者違父王命非孝子也遂便出

城顧視不復見城轉復前行到檀特山山下有水深不可度妃語太子且當住此須水減乃度太子言父王徙我著山於此住者違父王教太子慈心水中有山以堰斷水寒衣而度即心念言水當澆灌殺諸人畜即還顧謂水言復流如故若有欲來至我所者皆當令度太子適語已水即復流如故前到山中見山嶔岑樹木繁茂百鳥悲鳴流泉清池美水甘果太子語妃觀是山中亦有學道者太子入山山中禽獸皆大歡喜來迎太子山上有一道人名阿周陀年五百歲有絶妙之德太子作禮却住白言今在山中何許有好果泉可止處耶阿周陀言是山中者並是福地所在可止道人即言今此山中清淨之處卿云何將妻子來而欲學道乎太子未答曼坻即問道人言在此學道爲幾何歲道人言四五百歲曼坻言計有吾我何時得道道人言我實不及此事也太子即問道人言頗聞葉波國王太子須大拏不道人言我數聞之但未見耳太子言我正是須大拏也道人問太子

所求何等太子答言欲求摩訶衍道人言功德乃爾今得摩訶衍不久也太子得無上道時我當作第一神足弟子道人即指語太子所止處太子即以法道結頭編髮以水果爲飲食即作草屋男女別處男名耶利年七歲著草衣隨父出入女名罽拏延年六歲著鹿皮衣隨父出入山中禽獸皆悉歡喜來依附太子空池皆生泉水枯木皆生華葉諸毒皆消果樹並茂太子男女在於水邊與禽獸共戲時拘留國有貧窮婆羅門年四十乃取婦婦大端正婆羅門有十二醜狀類似鬼其婦惡見呪欲令死婦行汲水道逢年少嗤說其壻持水既歸語其壻言我適取水年少調我爲我索奴婢我不自汲水人亦不笑我壻言我貧當何所得婦言不爲我索奴婢者我當便去不復共居婦言我常聞太子須大拏坐施太劇父王徙著檀特山中有一男一女可乞之時婆羅門即詣檀特山至大水邊但念太子即便得度時婆羅門遂入山中逢獵師問太子處即指示處婆羅門即到太子所太

子遥見甚大歡喜迎爲作禮因相慰勞問何所從來婆羅門言我從遠來拘留國人久聞太子好喜布施欲從太子乞丐太子言我不與卿惜我所有盡賜無以相與婆羅門言若無物者與我兩兒以爲給使如是至三太子言卿故遠來無不相與時兩兒行戲太子呼語言此婆羅門遠來乞汝我已許之汝便隨去太子即牽授與地爲震動兩兒不肯隨去還至父前長跪謂父言我宿何罪今遭值此乃以國王種爲人奴婢向父悔過從是因緣罪滅福生世世莫復值是太子語兒言天下恩愛皆當別離一切無常何可保守我得無上道時自當度汝兩兒語父言爲我謝母今便永絶恨不面別自我宿罪當遭此大苦令母失我憂苦愁勞婆羅門言我老旦羸小兒各當捨我至其母所我當奈何得之當縛付我太子即反兩小兒手使婆羅門自縛之繫令相連總持繩頭兩兒不肯去以捶鞭之血出流地太子見之淚出墮地地爲之沸太子與諸禽獸皆送兩兒不見乃還時諸禽獸皆

隨太子還至兩兒戲處號呼自撲兒於道中以繩繞樹不肯去與其母來婆羅門以撾鞭之兩兒言莫復撾我我自去耳仰天呼言山神樹神一切哀念我不見母別可語我母拾果疾來與我相見母於山中左足下瘡右目復瞷兩乳汁出便自思惟未嘗有是恠當用果為宜歸視我兒得無有他棄果走還天王帝釋知太子以兒與人恐妃障其善心便化作師子當道而蹲妃語師子願小相避使我得過師子知婆羅門去遠乃起避道令妃得過妃還見太子獨坐不見兩兒自至草屋處處求之不見便還至太子所問兩兒何在太子不應為持與誰早語我處莫令我狂如是至三太子不應妃更愁苦太子不應益我迷荒太子語妃拘留國有一婆羅門來從我乞兩兒便以與之妃聞感激躃地而倒如太山崩宛轉啼哭而不可止太子言且止汝識過去提和竭羅佛時本要不耶我於爾時作婆羅門子字鞞多衛汝作婆羅門女字羅陀汝持華七莖我持銀錢五百文買汝五華欲以

散佛汝以二華寄我上佛而求願言願我後生常為卿妻我於爾時與汝要言欲為我妻者當隨我意在所布施不逆人心唯不以父母施耳其餘施者皆隨我意汝答言可今以兒施而反亂我善心耶妃聞太子言心意開解便識宿命聽隨太子布施疾得所願天王帝釋見太子布施如此即下試太子知欲何求化作婆羅門亦有十二醜到太子前而作自說言常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故來到此願乞我妃太子言諾大善可得妃言今以我與人誰當供養太子者太子答言今不以汝施者何得成無上平等太子即牽妃授之天帝釋知見太子了無悔意諸天讚歎天地大動時婆羅門便將妃去行至七步尋將妃還以寄太子莫復與人太子言何為不取婆羅門語太子言我非婆羅門是天主帝釋故來相試欲願何等即復釋身妃即作禮從索三願一令將我兩兒去者婆羅門還責著我本國中二令我兩兒不苦飢渴三令我及太子早得還國天主釋言當如前願太子言

願令衆生皆得度脫無復生老病死之苦帝釋言大哉所願無上所願特尊非我所及帝釋言畢忽然不見是時拘留國婆羅門得兒還家婦遥罵之何忍持此兒還此兒國王種而無慈心撾打令生瘡身體皆膿血捉持衒賣更求使者堺隨婦言即行賣之天帝行市言此兒貴無能買者乃引至葉波國既至葉波國中大臣人民識是太子兒大王之孫舉國悲哀諸臣即問所從得此兒來婆羅門言我自乞得人欲奪取中有長者而諫之曰斯乃太子布施之心以至於此而今奪之違太子意不如白王王聞知者自當贖之諸臣白王王聞大驚即呼婆羅門使將兒入宮王與夫人及諸宮女遥見兩兒莫不哽噎王問何緣得此兒婆羅門答言我從太子求乞得耳（經十）王呼兩兒而欲抱之兒皆啼泣而不肯就抱（十五）王問婆羅門賣索幾錢婆羅門未答男女便言男直銀錢一千特牛一百頭女直金錢二千牸牛二百頭王言男兒人之所珍何故男賤而女貴耶兒言後宮嫁女與王無親或出

微賤或但婢使王意所幸便得尊貴王獨有一子而逐之深山了無念子之意是以明知男賤而女貴也王聞是語感激悲哀號泣交并言我大負汝何故不就我抱汝恚我乎畏婆羅門耶兒言不敢怨王亦不畏婆羅門本是王孫今爲奴婢何有奴婢而就國王抱是故不敢王聞是語倍增悲愴即如其言便呼兩兒兒便就抱王抱兩孫手摩其頭問兩兒言汝父在山何所飲食被服何等兒具答之王即遣使促迎太子使以王命告太子太子答言王從我山中一十二年爲期今猶一年在耳滿當歸使還白王王更作手書以與太子汝是智人去時當忍來時亦忍云何恚我不還太子得書頂戴作禮却繞七帀便發視之山中禽獸聞太子還跳踉宛轉自撲號呼泉水爲空竭禽獸爲不乳百鳥皆悲鳴用失太子故太子與妃俱還本國敵國怨家聞太子當還即遣使者裝被白象金銀鞍勒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送於道中以還太子辟謝悔過言前乞白象愚癡故耳坐我之故

逐從太子今聞來還內懷歡喜今以白象奉還太子願垂納受以除罪咎太子答言譬如有人設百味食持有所上其人嘔吐在地豈復香潔可更食不今我布施譬亦若吐還終不受速乘象去謝汝國王苦屈使者遠相勞問於是使者即乘象還白王如是因此象故敵國之怨化爲慈仁國王及衆臣等皆發無上平等道意父王乘象出迎太子太子便前頭面作禮從王而歸國中人民莫不歡喜散華燒香以待太子太子入宮即到母前頭面作禮而問起居王以寶藏以付太子恣意布施轉勝於前布施不休自致得佛佛告阿難我宿命所行布施如是太子須大拏者我身是也時父王者今現我父閱頭檀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耶是也是時妃者今瞿夷是時山中道人阿周陀者今目揵連是時天主帝釋者今舍利弗是時獵師者今阿難是時男兒耶利者今現我子羅雲是女兒蜀拏延者今現羅漢末利母是時乞兩兒婆羅門者今調達是時婆羅門婦者今檀遮那摩是勤

苦如是無央數劫常行檀波羅蜜布施如是

法施部第五

述曰此明財法相對校量優劣故智度論云佛說施中法施第一何以故財施有量法施無量財施欲界報法施出三界報財施不能斷漏法施清升彼岸財施但感人天報法施通感三乘果財施愚智俱閑法施唯局智人財施唯能施者得福法施通益能所財施愚畜能受法施唯局聰人財施但益色身法施能利心神財施能增貪病法施能除三毒故大集經云施寶雖多不如至心誦持一偈法施最妙勝過飲食

又未曾有經云天帝問曰施食施法有何功德惟願說之世尊答曰布施飲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物濟一世之乏增益繫縛說法教化名爲法施能令衆生出世間道

又大丈夫論云財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大悲中有財施者除衆生身苦法施者除衆生心苦財施愛多者施與財寶愚癡多者施與其法財施者爲其作無盡錢財法施者爲得

無盡智財施者爲得身樂法施者爲得心樂財施者爲衆生所愛法施者爲世間所敬財施者爲愚人所愛法施者爲智者所愛財施者能與現樂法施者能與天道涅槃之樂如偈曰

佛智處虛空　大悲爲密雲　施法如世雨
充滿陰界池　四攝爲方便　安樂解脫因
修治八正道　能得涅槃果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行於法施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棄捨惡事二能作善事三住善人法四淨佛國土五趣詣道場六捨所愛事七降伏煩惱八於諸衆生施福德分九於諸衆生修習慈心十見法得於喜樂

又菩薩地持論云菩薩知彼邪見求法短者不授其法不與經卷若性貪財賣經卷者亦不施與法若得經卷隱藏不現亦不施與法若非彼人所知義者亦不施與若是彼所知義於此經卷已自知義則便持經隨所樂與若未知義自須修學又知他人所有如是經

示語其處若更書與菩薩當自觀心少有法
慳者當持經與為法施故我寧以法施現世
癡瘂為除煩惱猶尚應施況作將來智慧方
便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能教化人具足戒施多聞智慧若以
紙墨令人書寫若自書寫如來正典然後施
人令得讀誦是名法施如是施者未來天上
得好上色何以故衆生聞法斷除瞋心以是
因緣未來世中得成上色衆生聞法慈心不
殺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壽命長衆生聞法
不盜他財寶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多饒財寶
衆生聞法開心樂施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
得大力衆生聞法離諸放逸以是因緣未來
世中身得安樂衆生聞法除瞋癡心以是因
緣未來世中得無礙辯才衆生聞法信心無
疑以是因緣未來世中信心明了戒施聞慧
亦復如是故知法施殊勝過於財施問既知
法施勝過財施今時衆生但學法施不行財
施未知得不答為不解財施迷心而施苟求

色聲人天樂報恐墮三塗不成出世所以聖人慇懃勸法令其悟解三事體空而行財施遠成菩提涅槃勝果自餘戒忍六度萬行皆藉智慧開導成勝

又智度論云前五度等譬同盲人第六般若事同有目若不得般若開導前五便墮惡道不成出世若聞法施過於捨財愚人不解即便秘財唯樂讀經若行此法不如有人解心捨施一錢勝過迷心讀經百千萬卷是以如來設教意存解行若唯解無行解則便虛若唯行無解行則便孤要具解行方到彼岸又菩薩藏經云當知菩薩摩訶薩具足如是四攝之法由是法故菩薩摩訶薩恒處長夜攝諸衆生何等為四所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如是名為四種攝法所言施者具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是為布施言愛語者謂於一切諸來求乞或樂聞法菩薩悉能愛語慰喻言利行者謂能滿足若自若他所有意樂言同事者隨己所有智及功德為他演說攝受建立一切衆生令其安住若智若法言法

施者如所聞法廣爲他說言愛語者以無染心分別開示言利行者謂爲於他授誦經典乃至說法無有猒倦言同事者以不捨離一切智心安置含生於正法所是故菩薩於一切時常行法施若自無財隨喜他施若自有財供養智人還得聽報

四十　二十

又賢愚經云時諸比丘咸皆生疑賢者阿難本造何行獲斯總持聞佛所說一言不失俱往佛所而白佛言賢者阿難本興何福而得如是無量總持惟願世尊當見開示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有一比丘度一沙彌恒以嚴勑教令誦經日日課限其經足者便以歡喜若其不足苦切責之於是沙彌常懷懊惱讀經雖得復無食調若行乞食疾得食時讀經便足乞食若遲讀則不充若經不足當被切責心懷愁悶涕哭而行時有長者見其涕哭前呼問之何以懊惱沙彌答曰長者當知我師嚴難勑我讀經日日課限若其足者即以歡喜若其不充苦切見責我行乞食若疾得者讀經即足若乞遲得讀便不充

若不得經便被切責以是事故我用愁耳於是長者即語沙彌從今已往常語我家當供養食令汝不憂食已專心勤加讀經於時沙彌聞是語已得專心意勤加讀經課限不減日日常度師徒於是俱用歡喜佛告比丘爾時師者定光佛是沙彌者今我身是時大長者供養食者今阿難是乃由過去造是行故今得總持無有忘失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音釋

鷰諸延切鷰鷰也　譫丘虔切過也　滌亭歷切洗也　琎眉貧切　飼祥吏切以食飤人也　龕皆勇切龕堪也　鏃作木切矢末也　鵡稱脂切鳥也　坻陳知切　嶔祛音切山高峻貌　劓居例切　趯張瓜切擲也　躤祖尊切踔也　衒熒絹切行且賣也　犉疾置切牝牛也　踧呂張切目動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世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量境部第六施部之餘

述曰謂能施之人行有智愚若智人行施要觀前人有益便施無益不施故優婆塞戒經云若見貧窮者先語言汝能歸依三寶受齋戒不若言能者先授三歸及齋戒後則與施物若言不能後語言能隨我語念一切法無常無我涅槃寂滅不若言能者教已便施如其無財教餘有財令作是施若其愚人貪著財物不知無常人物屬他戀著慳惜菩薩見此無益之物即令急施廢修道業故大莊嚴論云若物能令起惱則不應畜縱貪寶翫要必有離如蜂作蜜他得自不得財寶亦如是又地持論云若菩薩布施令他受苦若致逼迫若被侵欺及非法求自力他力不隨所欲為衆生故寧自棄捨身命不隨彼欲令致逼迫則不施與非是菩薩行淨施時菩薩外不施者若有衆生求毒火刀酒媒行作戲等一切非法來求乞者菩薩不施若施與者而多

起惡墮於惡道不到彼岸若他來索我之身分即須施與不須量他前人起退屈心又智度論問云何布施得到彼岸不得到彼岸答曰如舍利弗於六十劫中行菩薩道欲度彼岸時有乞人來乞其眼舍利弗言眼無所任何以索之若須我身及以財物者當以相與答言不須唯欲得眼若汝實行檀者以眼見與爾時舍利弗出一眼與之乞者得眼於舍利弗前嗅之嫌臭唾而棄地又以脚蹋舍利弗思惟言如此弊人難可度也眼實無用而强索之既得無用而棄又以脚蹋何弊之甚如此人輩不可度也不如自調早度生死思惟是已於菩薩道退迴向小乘是名不到彼岸若能不退成辦佛道名到彼岸

福田部第七

如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破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十萬報施外道離欲人得百萬報施向道者得千億報施須陁洹得無量報向斯陁含亦無量報乃至施佛亦無量報我今爲汝分別諸福田故作是

說若能至心生大憐愍施於畜生專心恭敬施於諸佛其福正等無有差別言百倍得如以壽命色力安樂辯才各各百倍乃至無量亦復如是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我施舍利弗舍利弗亦施於我然我得福多非舍利弗得福多也或有人說受者作惡罪及施主是義不然何以故施主施時為破彼苦非為作罪是故施主應得善果受者作惡罪自鍾已不及施主問若施聖人得福多者云何經說智人行施不揀福田答今釋此意義有多途明能施之人有愚智之別所施之境有悲敬之殊悲是貧苦敬是三寶悲是田劣而心勝敬是田勝而心劣若取心勝施佛則不如施貧故像法決疑經云有諸衆生見他聚集作諸福業但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呵罵驅出不濟一毫如此衆生名為顛倒作善癡狂禍福名為不正作福如此人等甚可憐愍用財甚多獲福甚少善男子我於一時告諸大衆若人於阿僧祇身供養十方諸佛

并諸菩薩及聲聞衆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其福勝彼百千萬倍無量無邊乃至施與餓狗蟻子等悲田最勝

又智度論云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若據敬法重人識位修道敬田即勝故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乃至須陀洹得無量報羅漢辟支尚不如佛況餘類也若據平等而行施者無問悲敬等心而施得福弘廣故維摩經云分作二分一分施彼難勝如來一分與城中最下乞人福田無二

又賢愚經云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氎積心係想唯俟於佛既得見佛喜發心髓即持此氎奉上如來佛告憍曇彌汝持此氎往奉衆僧波提重白佛言自佛出家心每思念故手自紡織覩心俟佛唯願垂愍為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心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

又居士請僧福田經云別請五百羅漢不如僧次一凡夫僧吾法中無受別請法若有別請僧者非吾弟子是六師法七佛所不可故知施有三種故不可以一槩論也

相對部第八

述曰此別有五種相對第一田財相對有四（一）一田勝財劣如童午施土與佛等二財勝田劣如將寶施貧人等三田財俱勝如將寶施佛等四田財俱劣如將草施畜生等第二輕重相對有四一心重財輕如貧女將一錢施大衆得福弘多二財重心輕如王夫人心慢多將寶物施衆得福甚少（下二可知）第三空有相對一空心不空境如雖學空觀然惜財不施還得貧報二空境不空心知財不堅恒多樂施得福增多（下二可知）第四多少相對如法句喻經云施有四事何等爲四一者施多得福報少二者施少得福報多三者施少得福報少四者施多得福報亦多何謂施多得福報少其人愚癡殺生祭祠飲酒歌舞損費錢寶無有福慧是爲施多得福報少何謂施少得福

報多能以慈心奉道德人衆僧食已精進學誦施此雖少其福彌大是爲施少得福報多何謂施少得福報少以慳貪惡意施凡道士俱兩愚癡是故施少得福報亦少何謂施多得福報多若有賢者覺七無常好心出財起立塔寺精舍園果供養三尊衣被履屣牀榻厨饍斯福如五大河流入于大海福流如是世世不斷是爲施多其福報亦多第五染淨相對如智度論云佛法中有四種布施一施者清淨受者不淨二施者不淨受者清淨三施受俱淨四施受俱不淨佛自供養佛故是爲二俱清淨如東方寶積佛功德力所生華寄十住法身普明菩薩送此華來上散釋迦牟尼佛知十方佛是第一福田是爲二俱清淨（餘句可解）

財施部第九

如大寶積經云財施有五種一至心施二信心施三隨時施四自手施五如法施述曰然所施之財有是有非非法之物縱將布施得福尠少如法之財得福弘多如大寶

積經云所不應施復有五事一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二酒及毒藥不以施人亂衆生故三罝羅機網不以施人惱衆生故四刀杖弓箭不以施人害衆生故五音樂女色不以施人壞淨心故

又地持論云菩薩亦不以不如法食施所謂施出家人餘殘飲食便利洟唾膿血汙食不語不知飯及麥飯如法和應棄者謂不葱食雜汙不肉食不飲酒雜汙如是和合不如法者不以施人

又智度論云若人鞭打拷掠閉繫法得財而作布施生象馬牛中雖受畜生形負重鞭策羈靽乘騎而得好屋好食爲人所重以人供給又如惡人多懷瞋恚心由不端而行布施當墮龍中得七寶宮殿妙食好色又如憍人多慢瞋心布施墮金翅鳥中常得自在有如意寶珠以爲瓔珞種種所須皆得自恣無不如意變化萬端無事不辦又如宰官之人枉濫人民不順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墮鬼神中作旃檀茶鬼能種種變化五塵自娛又

如多瞋恨戾嗜好酒肉之人而行布施墮地夜叉鬼中常得種種歡樂音樂飲食又如有人剛慢強梁而能布施車馬代步墮虛空夜叉中而有大力所至如風又如有人妬心好諍而能以好房舍卧具衣服飲食布施故生宮觀飛行夜叉中有種種娛樂便身之物若惱前人強求人物而營福者反招其罪不如靜心修治內心得利轉勝

又優婆塞經云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當病苦若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報恩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求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以此文證強役人物營修福者反招苦報何名出益今時末世道俗訛替競興齋講強抑求財營修塔寺依經不合反招前罪不如靜坐內修實行出離中勝無過於此若有淨心爲人說法前人敬誠求法捨施即須爲說令成福智不得見有前判雷同總撥妄生譏謗抑過前福

又無性攝論釋云謂菩薩見彼有情於其財位有重業障故不施與令知惠施空無有果設復施彼亦不能受何用施爲如有頌言

如母乳嬰兒　一經月無倦　嬰兒喉若閉　乳母欲何爲

寧使貧乏於財位　遠離惡趣諸惡行
勿被富貴亂諸根　令感當來衆苦器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時之施有五事益云何爲五一者施遠來人二者施遠去人三者施病人四者儉時施五者若初得新果蓏若穀食等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是故欲行此五施當念隨時施若應時淨施者還得應時果報謂隨時所宜淨心而施若寒時施温室氈被薪火暖食等若熱時施涼室輕衣水扇冷物等渴時與漿飢時給食風雨送供天和請僧如是隨時應情令悅未來獲福還受順報

又菩薩地持論云一切施者略說有二種一內物二外物菩薩捨身是名內施若爲食吐衆生食已吐施是名內施除上所說是名外

施菩薩內施有二種一隨時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譬如有人爲衣食故繫屬於人爲他僕使如是菩薩不爲利養但爲無上菩提爲安樂衆生爲滿足檀波羅蜜隨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二隨他所須支節等一切施與菩薩外施復有三種一隨其所求受用樂具歡喜施與二奉事彼故一切捨心一切施與菩薩內外物非無差別等施一切或有所施或有不施若於衆生樂而不安不樂不安則不施與若於衆生安而不樂亦安亦樂是則盡施

又大集經云菩薩有四種施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以紙筆墨與法師令書寫經二種種校飾莊嚴妙座以施法師三以諸所須供養之具奉上法師四無諂曲心讚歎法師

又智度論云若人布施修福不好有爲作業生活則得生四天王處若人布施加以供養父母伯叔兄弟姊妹等無瞋無恨不好諍訟又不喜諍訟之人得生忉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以衣施得上妙色若以食施得無上力若以燈施得淨妙眼若以乘施身受安樂若以舍施所須無乏若以淨妙物施後得好色人所樂見善名流布所求如意生上種姓是不名為惡若為自身造作衣服莊嚴之具種種器物作已歡喜自未服用持以施人是人未來得如意樹若有人能日日立要先施他食然後自食若違此要誓輸

王若給妻子奴婢衣食恒以憐愍歡喜心與未來則得無量福德若復觀田倉中多有鼠雀犯暴穀米恒生憐愍復作是念如是鼠雀因我得活念已歡喜無觸惱想當知是人得福無量

又大寶積經云若以華施具陁羅尼七覺華故若以香施具戒定慧熏塗身故若以果施具足成就無漏果故若以食施具足命辯色力樂故若以衣施具足清淨色除無慚愧故若以燈施具足佛眼照了一切諸法性故若

以象馬車乘施得無上乘具足神通故若以瓔珞施具足八十隨形好故若以珍寶施具足大人三十二相故若以筋力僕使施具佛十力四無畏故取要言之乃至國城妻子頭目手足舉身施與心無悋惜為得無上菩提度衆生故

又大菩薩藏經云菩薩為得阿耨菩提故行檀那波羅蜜多時所修布施又得十種稱讚利益何等為十一者菩薩摩訶薩以上妙五欲施故獲得清淨戒定慧聚及以解脫解脫知見聚無不具足二者菩薩以上妙戲樂器施故獲得清淨遊戲法樂無不具足三者菩薩以足施故感得圓滿法義之足趣菩提座無不具足四者菩薩以手施故感得圓滿清淨法手拯濟衆生無不具足五者菩薩以耳鼻施故獲得諸根圓滿成就無不具足六者以支節施故獲得清淨無染威嚴佛身無不具足七者菩薩以目施故獲得觀視一切衆生清淨法眼無有障礙無不具足八者菩薩以血肉施故獲得堅固身命攝持長養一切

衆生貞實善權無不具足九者菩薩以髓腦施故獲得圓滿不可破壞等金剛身無不具足十者菩薩以頭施故證得圓滿超過三界無上最上一切智智之首無不具足舍利子菩薩摩訶薩爲得菩提行如是施攝受如是相貌圓滿佛法稱讚利益上妙功德皆爲滿足檀那波羅蜜多故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行施不求妙色財　亦不願感天人趣
我求無上勝菩提　施微便感無量福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可希有當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舉國聞知相師占善因爲立字名耶奢蜜多不飲乳餔其牙齒間自然八功德水用自充足年漸長大見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爲說宿福因緣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年極老耄出家入道不能精勤又復重病良醫瞻之教當服酥病乃可差用醫教取酥服之

於其夜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水器皆空復趣泉河並皆枯竭如是處處求水不得深自悔責於彼河岸脫衣繫樹捨之還來至其明旦以狀白師師聞是語即答之言汝遭此苦狀似餓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即受教取瓶水水盡涸竭心懷憂怖謂其命終必墮餓鬼尋詣佛所具陳上事而白世尊幸爲見示佛告比丘汝今當於衆僧之中行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即便僧中常行淨水經二萬歲即便命終在所生處其牙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自然充足不飲乳餔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阿育王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前後圍遶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至於巷中見二小兒一名德勝二名無勝弄土而戲擁土作城舍宅倉儲以土爲麨著於倉中此二小兒見佛相好金色光明遍照城內德勝歡喜掬倉中土名爲麨者奉上世尊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於天地廣設供養緣是善根

發願功德佛般涅槃一百年後作轉輪王王閻浮提住華氏城正法治世號阿恕伽王分佛舍利而作八萬四千寶塔其王信心常請衆僧宮中供養時王宮中有一婢使最貧下賤見王作福自剋責言王先身時布施如來一掬土故今得富貴今日重作將來轉勝我先身罪今日厮下又復貧窮無可修福將來轉賤何有出期思已啼哭衆僧食訖此婢掃地糞掃中得一銅錢以此一錢即施衆僧心生歡喜其後不久得病命終生阿育王夫人腹中滿足十月產生一女端正殊妙世之少雙其女右手恒常急捲年滿五歲夫人白王所生女子一手常捲王即喚來抱著膝上王爲摩手手即尋開當於掌中有一金錢隨取隨生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藏王怪所以即將往問夜奢羅漢上座此女先身作何福德於手掌中有此金錢取已無窮上座答言此女先身是王宮人於糞掃中得一銅錢布施衆僧以此善根得生王家以爲王女緣昔一錢布施衆僧善根因緣恒常手中把一

六金錢取無窮盡
又雜寶藏經云昔耆闍崛山中多有僧住諸
方人聞送供者衆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
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
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衆僧
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修福今日富貴今
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修今世貧苦今若
不作未來轉劇思已啼哭先於糞中拾得兩
錢恒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
我今持以布施衆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伺

僧食訖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爲呪願上座
不聽自爲呪願復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
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
外到一樹下食訖而卧施福所感黃雲覆之
時值國王最大夫人亡來七日王遣人訪誰
有福德應爲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
女人相師占之此女福德堪爲夫人即以香
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
千乘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後
時自念我今所以得是福報緣以兩錢施僧

故爾當知彼僧便為於我有大重恩即白王言我先厮賤王見洗拔得為夫人次願聽往彼僧所報恩王言隨意夫人即便車載飲食及以珍寶詣山布施上座即遣維那呪願不自呪願夫人念言前施兩錢見為呪願今載珍寶不為呪願年少比丘亦嫌此事上座爾時語夫人言心念嫌我兩錢施時為我呪願今載珍寶不為呪願我佛法中唯貴善心不貴珍寶夫人先施兩錢之時善心極勝今施珍寶吾我貢高是以我今不為呪願諸年少等亦莫嫌我年少比丘聞已慚愧悉皆獲得須陀洹果夫人聽法慚愧亦得須陀洹果

又雜寶藏經云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猫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時見已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怖不敢用怪其所以即詣尊者迦旃延所說其因緣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

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還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恒於五里有此金錢以是因緣若布施時應當至心歡喜施與勿生悔心

隨喜部第十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人有財見有求者言無言慊當知是人已說來世貧窮薄德如是之人名為放逸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人無不有雖是國王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數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

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麤耶誰有一日不食三摶麤命不全者是故諸人應以食半施於乞者善男子極貧之人誰有亦體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天下之人誰有貧窮當無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歡喜無猒亦名施主亦得福德或時有分或有與等或有勝者以是因緣我受波斯匿王食時亦呪願王及貧窮人所得功德等無差別如人買香塗香末香散香燒香如是四香有人觸者買者量者等聞無異而諸香不失毫釐修施之德亦復如是若多若少若麤若細若隨喜心身往佐助若遥見聞心生歡喜其心等故所得果報無有差別若無財物見他施已心不喜信疑於福田是名貧窮若多財寶自在無礙有良福田內無信心不能奉施亦名貧窮是故智者自觀餘一摶食自食則生施他則死猶應施與況復多耶智者復觀世間若有持戒多聞乃至獲得阿羅漢果猶不能遮斷飢渴等苦房舍衣服飲食卧具病藥皆由先世

不施因緣破戒之人若樂行施是人雖墮餓鬼畜生常得飽滿無所乏少雖富有四天下受無量樂猶不知足是故我應為無上道而行布施不為人天何以故無常故有邊故若施主歡喜不悔親近善人財富自在生上族家得人天樂至無上果能離一切煩惱結縛若施主能自手施已生上姓家遇善知識多饒財寶眷屬成就能用能施一切衆生喜樂見之見已恭敬尊重讚歎

又大丈夫論云若慳心多者雖復泥土重於金玉若悲心多者雖施金玉輕於草木若慳心多者喪失財寶心大憂惱若行施者令受者喜悅自亦喜悅設有美食若不施與而食噉者不以為美設有惡食得行布施然後食者心中歡悅以為極美若行施竟有餘自食善丈夫者心生喜樂如得涅槃無信心者誰信是語設有麤食有飢者在前尚不能施與況餘勝妙而能與人若人於大水邊尚不能以少水施與衆生況餘好財是人於世間糞土易得於水慳貪之人聞乞糞土猶懷悋惜

況復財物如有二人一則大富一則貧窮有乞者來如是二人俱懷苦惱有財物者懼其求索無財物者我當云何得少財物與之如是二人憂苦雖同果報各異貧悲念者生天人中受無量樂富慳貪者生餓鬼中受無量苦若菩薩但有悲愍心便爲具足況與少物菩薩悲心念施無有財物見人乞時不忍言無悲苦墮淚設聞他苦尚不能堪忍況復眼見他苦惱而不救濟者無有是處有悲心者見貧苦衆生無財可與悲苦歎息無可爲喻救衆生者見衆生受苦悲泣墮淚以墮淚故知其心輭菩薩淚有三時一見修功德人以愛敬故爲之墮淚二見苦惱衆生無功德者以悲愍故爲之墮淚三修大施時悲喜踊躍墮淚計菩薩墮淚已來多四大海水世間衆生捨於親屬悲泣墮淚不及菩薩見貧苦衆生無財施時悲泣墮淚菩薩聞乞者聲爲之墮淚乞者見菩薩雨淚雖不言與當知必得菩薩見乞者來時極生悲苦乞者得財物時心生歡喜得滅悲苦菩薩聞乞者言時悲泣

墮淚不能自止乞者言足爾時止菩薩修行施已衆生滿足便入山林修行禪定滅除三毒財物倍多無乞可施我今出家斷諸結使菩薩發願度諸衆生諸有所索一切皆捨有悲心者爲他故涅槃尚捨況復捨身命財有何難也捨財物者不如捨身捨身者不如捨於涅槃涅槃尚捨何有不捨悲心徹髓得自在悲作救濟者大菩薩施都無難也菩薩悲心悉得知見一切衆生身者無不是病無有知者以三事故知其有病何者爲三飲食衣服湯藥即是病相菩薩悲心以三事得顯何者爲三即是財法無畏施已菩薩與一切衆生作樂爲滅一切衆生苦故捨身救之菩薩不求果報視如芻草菩薩大悲作種種方便猶如乳聚以血施人易於世人以水用施如菩薩昔日五處出血施諸夜叉鬼踊躍歡喜無可爲喻

施福部第十一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信樂檀波羅蜜者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降伏慳恪

煩惱二修習捨心相續三共諸衆生同其資
產攝受堅固而至滅度四生豪富家五在所
生處施心現前六常爲四衆之所愛樂七處
於四衆不怯不畏八勝名流布遍於諸方九
手足柔輭足掌安平十乃至道樹不離善知
識

又大寶積經云樂施之人獲五種名利一常
得親近一切賢聖二一切衆生之所樂見三
入大衆時人所宗敬四好名善譽流聞十方
五能爲菩提作上妙因

又菩薩善戒經云具足三種惠施乃能受持
菩薩禁戒一者施二者大施三者無上施第
一施者於四天下尚不悋惜況於小物是名
爲施第二大施者能捨妻子第三無上施者
頭目髓腦骨肉皮血菩薩具足如是三施乃
具於忍能持禁戒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檀越主惠施之日得五
事功德云何爲五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
施安四者施力五者施辯施命之時欲得長
壽施色之時欲得端正施安之時欲得無病

施力之時欲得無能勝施辯之時欲得無上正真之辯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所貪惜物若有乞人急從求索汝以此物施與我者速得成佛菩薩即應思惟若我今者不捨此物此物必當遠離於我設至死時不隨我去此物則是遠離之相今爲發菩提故須施與後死時心無有悔必生善處是得大利若猶貪者應辭謝乞者言勿生瞋恨我新發意善根未具於菩薩行法未得勢力是以未能捨於此物後得勢力善根堅固當以相與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施佛已用與不用果報已定施人及僧有二種福一從用生二從受生何以故施主施時自破慳悋受用者時破他慳悋是故說言從用生福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音釋

逼迫 逼彼側切逼偪也迫博陌切窘急也 酒媒 媒莫杯切酒媒翅藥也

嗅許救切以鼻監氣也嫌戶兼切憎也唾吐卧切蹋達合切踐也紡織紡撫兩切織之翼切氍毛徒協切布也髖息委切中脂也槩古代切大率也勘息淺切少也屣所綺切履屬楊他合切脽狹而長者澓他計切拷掠拷苦老切打也掠力讓切笞也羈巨宜切羈繫足曰絏漫切絡首曰羈翅切很戾很胡懇切不聽博從也戾即計切

非違也譏謗譏居依切誚也謗補曠切毀也蕨生曰蕨卽果切蔓式未切遞也悕良刃切悕也拯之庱切救也餔蒲故切口飼也耄莫報切人年八十九十曰耄涸下各切水竭也燥尺沼切乾糧也擷居六切摭也掘其月切穿地也慷苦朗切慨也滌徒歷切洒也廝息茲切役使者劇奇逆切尤甚也摔所角切兩手捽也撙才本切節也

切煙所著呫呂支切輾而兖切柔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世二

持戒部第二此別三部

述意部　勸持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窮闡戒是人師道俗咸奉心爲業主凡聖俱制良由三寶所資四生同潤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在茲乎是以持戒爲德顯自大經性善可崇明乎大論或復方之日月譬若寶珠義等塗香事同惜水越度大海號曰牢船生長善牙又稱平地是以菩薩稟受微塵不缺羅漢護持纖芥無犯寧當抱渴而死弗飲水蟲乃可被系而終無傷草葉書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行忠信戰戰兢兢豈可放縱心馬不加轡勒馳騁情猿都無制鎖浮囊既毀前路何期德瓶已破勝緣長絕或復要聚惡人朋結凶黨更相扇動備造譭瑕無慚無愧不羞不恥日更增甚轉復沈浮似若葶藶艾蒿枝葉皆苦訶梨果樹遍體無甘從明入暗無復出期劫數既遙痛傷難忍於是鑽

湯奔沸猛氣衝天鑪炭赫羲爆聲烈地鎔銅灌口則腹爛肝銷銅柱逼身則骨肉俱盡宛轉嗚呼何可言念如斯等苦實由毀戒也

勸持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若能至心持戒乃至殞命得現果報我昔聞難提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爾時卒患脅痛氣將欲絶時醫語之食新殺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肉者爲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兄極爲困急竊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病弟白兄言我雖病急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即說偈言

怪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用殯葬具　人身既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閻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倍難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寶入我手　云何復欲奪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是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為沮壞弟
白兄言非為親愛乃是殺敗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令墮墜　捨戒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為重　今欲強毀我
不得名為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為戒根本耶弟即說偈
以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　不盡心護持　便為違大悲
草頭有酒滴　尚不敢掌觸　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　在家脩多羅　說酒之惡報
唯佛能分別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三業之惡行　唯酒為根本　復墮惡行中
往者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酒為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首羅聞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爲差爲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得消除
惟大智之人猒世修道雖具持戒內懷定慧
不現持相內言實德故華嚴經云何等爲離
邪命戒此菩薩不作持戒淨相欲使他知內
無實德詐現實德現實德相但持淨戒一向
求法究竟薩婆若何等爲不起惡戒此菩薩
不自高貴言我持戒見犯戒人亦不致呵令
其憂惱但其一心持清淨戒勝果剋得不須
疑惑
又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尸波
羅蜜多故獲得十種清淨尸羅汝應知之何
等爲十一者於諸衆生曾無損害二者於他
財物不行劫盜三者於他妻妾遠諸染習四
者於諸衆生不興欺誑五者和合眷屬無有
乖離六者於諸衆生不起麤言由能堪忍彼
惡言故七者遠離綺語凡有所言諦審說故
八者遠諸貪著於他受用無我所故九者遠

離瞋恚善能忍受麤言辱故十者遠離邪見
由不敬事諸餘天仙及神鬼故
又大寶積經云第二持十善業戒者有五事
利益一能制惡行二能作善心三能遮煩惱
四成就淨心五能增長戒若人善修不放逸
行八萬四千無量戒品悉皆在十善戒中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有菩薩能淨持戒有
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滿足一切智二如佛
所學而學三智者不毀四不退誓願五安住
於行六棄捨生死七慕樂涅槃八得無纏心
九得勝三昧十不乏信財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持戒具足智慧何
等爲四一持戒常演說法二持戒常勤求法
三持戒正分別法四持戒迴向菩提

引證部第三

如大莊嚴論說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賈
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爾時有一
年少比丘捉得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
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懼恐爲水漂語
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座汝所

得板應以與我爾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與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洄復波浪大海之難極爲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爲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爲自今濟　爲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名稱遍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　至死必堅持　爲順佛語故
奉板遺身命　若不爲難事　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　必度大海難　若不順聖旨
將沒生死海　我今沒水死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　失於天人利　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上座既授板已于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報曰

汝真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號爾爲沙門

汝實將斯名　由汝德力故　衆伴及財寶
得免大海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
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衆患難
我今當云何　而不加擁護　見諦能持戒
斯事不爲難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慎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爲難　未獲於道迹　處於大怖畏
捨已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難爲而能爲
此最爲希有

又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爲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爲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珠師貧急語比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殺鵝取珠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唯以命代彼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說自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今捨身命

爲此鵝命故　故緣我護戒　因用成解脫
爾時珠師雖聞斯偈語比丘言若不見還汝
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即四向望無可恃怙
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爾
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彼人語比丘言
汝今與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汝鬪我自共
結使鬪又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墮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爲鵝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勸精進　修行於真道
堅持於禁戒　有便毀禁戒　願樂於持戒
時穿珠師即加棒打以兩手并頭並皆被縛
四向顧望莫知所告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
應如是又說偈言
我於過去世　婬盜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註二）　捨身不可計　彼時虛受苦
爲戒捨身命　勝於毀禁戒　假欲自擁護
會歸於當滅　不如爲持戒　爲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　以取解脫命　我著糞掃衣
乞食以爲業　住止於樹下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偷賊　汝宜善觀察
爾時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
更撾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
鵝者即來食血珠師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
言此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
時彼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即
向鵝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報不成

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是何親愁惱乃
爾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珠師問言
欲作何願比丘以偈答言
菩薩往昔時　捨身以救鴿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　我得最勝心　欲令此鵝命
久住常安樂　由汝殺鵝故　心願不滿足
爾時比丘更具說已珠師即開鵝腹而還得
珠既見珠已更舉聲號哭語比丘言汝護鵝
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似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燒然數百身　汝於佛標相　極爲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爲癡火所燒
願當暫留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脚跌者
按地還得起　南無清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　不行毀缺行　不遇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　要當值此苦　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爲難　爲鵝身受苦　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　懺悔既訖已　即放比丘還
又大莊嚴論說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爲賊劫
掠剥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
盡欲殺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
者何爲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者
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往四向馳
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丘等
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絶身無衣服爲
日所炙蚊虻蠅蚤之所唼嬈從旦被縛至於
日夕轉到日沒晦冥大暗夜行禽獸交橫馳
走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說偈誡言
若有智慧者　能堅持禁戒　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　名稱普聞知　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　亦獲解脫果　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　損傷樹葉故　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記　彼得出龍時　能堅持禁戒
斯事爲甚難　戒相極衆多　分別曉了難
如劒林棘聚　處中多傷毀　愚劣不堪任
護持如此戒　是諸比丘爲苦所逼不得屈伸及以轉動恐
傷草命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　造作衆惡業　或得生人道
竊盜婬他妻　王法受刑戮　計算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　牛羊及雞犬
喪身無崖限　爲護聖戒故
我等今免厄　生天受快樂
爲人所輕賤　於此至沒命
我要持佛戒　摑裂我身首
如是亦難計　麞鹿禽獸等
未曾有少利　分捨是微命
必定捨軀命　或受畜生身
若毀犯禁戒　爲他所殺害
命終墮惡道　我等於今者
假使此日光　必獲大利益
終不中毀犯　若當命終後
現在惡名聞　今當共立要
暴我身命乾　假使遇惡獸
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　不願犯戒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
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
國王遇出田獵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
處王遥見之心生疑惑謂是露形尼揵子等
遣人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慚愧障蔽其身使
人審知釋子沙門何以知之右肩黑故即便
還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為尼揵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　彼為賊所劫　慚愧為草繫
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是念我
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青草用繫手　猶如鸚鵡翅　又如祠天羊
不動亦不搖　雖知處危難　默住不傷草
如林為火焚　聲牛為屠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　無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搖　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為呪所迷惑　為是苦行耶　為是獸愚身
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王曰
守諸禁戒故　不敢挽頓絶
悉是鬼神村　我等不敢違
如似呪場中　爲蛇畫境界
毒蛇不敢度　牟尼尊畫界
我等雖護命　會歸於磨滅
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
有德慧命存　并復有名稱
亦復失名譽　我等諸沙門
於戒爲良田　能生諸功德

佛說諸草木　得聖之橋津　諸利之首目
是以不能絶　欲壞戒德瓶　誰有智慧者
以神呪力故　爾時國王聞說偈已心甚歡喜即爲比丘解　草繫縛而說偈言
我等不敢越　善哉能堅持　釋師子所說　寧捨己身命
願以持戒力　護法不毀犯（卷二）　我今亦歸命（十二）　如是顯大法
俱共捨壽命　歸依離熱惱　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無德喪慧命　我今亦歸命
以持戒爲力　感應緣（略引二驗）
生天之梯隥　梁沙門釋法聰　隋沙門釋法充

後梁南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南陽新野人卓然神正性潔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繳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棲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相從無故却退王慚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爲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弊虎災請聰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勑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飲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兗左右數十壯人夜來欲劫所

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至止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方以事首遂表奏聞初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棲止行往所及慈救為先因見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乾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後卒於江陵天宮寺即是梁太一年也其寺現有碑記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俗姓畢九江人也常誦法華大品末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安履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然以寺基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鑪峯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垂冉冉而下處於深谷不損一

毛寺衆不知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死諫爲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也世時屬隆暑屍不臭爛時當開皇之末年也（右二驗出唐高僧傳）十三

忍辱部第三（世二此別四部）

述意部　勸忍部

忍德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忍之爲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是以羼提比丘被刑殘而不恨忍辱仙人受割截而無瞋且慈悲之道救拔爲先菩薩之懷愍惻爲用常應遍遊地獄代其受苦廣度衆生施以安樂豈容微復觸惱大生瞋恨乃至惡眼出聲慘顏厲色遂相捶打便以杖加或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侵傷惡逆甚於鴟梟舍毒逾於蜂蠆所以歷劫怨讎生生不絕也

勸忍部第二

如菩薩藏經云夫忿恚者速能損害百千大

劫所集善根若諸善根爲瞋害已復當經於百千大劫方始勤苦修行聖道若如是者阿耨菩提極難可得是故我當被忍辱鎧以堅固力摧忿恚軍舍利子我今爲汝廣說其事我念過去爲大仙人名修行處時有惡魔化作五百健罵丈夫恒尋逐我與諸惡罵晝夜去來行住坐卧僧坊靜室聚落俗家若在街巷若空閑處隨我坐立是諸化魔以麤惡言毀罵訶責滿五百年未曾休廢舍利子我自憶昔五百歲中爲諸魔羅之所訶毀未曾於彼起微恨心恒興慈救而用觀察

又成實論云惡口罵辱小人不堪如石雨象惡口罵詈大人堪受如華雨象行者常觀前人本末因緣或於過去爲我父母養育我身不避罪福未曾報恩何須起瞋或爲兄弟妻子眷屬或是聖人昔爲善友凡情不識何須加毀

又攝論云由觀五義以除瞋恚一觀一切衆生無始已來於我有恩二觀一切衆生恒念念滅何人能損何人被損三觀唯法無衆生

有何能損及所損四觀一切衆生皆自受苦云何復欲加之以苦五觀一切衆生皆是我子云何於中欲生損害由此五觀故能滅瞋又報恩經云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旋終不爲此苦而發於惡言

成論云行慈心者卧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

又四分律偈云

忍辱第一道　佛說無爲最　出家惱他人不名爲沙門

又遺教經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又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已身有惡則應發露又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已美又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又經云布施不望彼報若得人惠(廿二)毫髮已上皆當叱願慚愧奉受又書云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十五)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又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又經云怨已可爲喻勿殺勿行杖又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知內

外教其本均同雖形有黑白然立行無殊若乘斯旨便同鄙俗何依內外如經云佛爲衆生說法斷除無明暗惑猶若良醫隨疾授藥是名內教又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與是名外教又若出家之人能觀苦空無常無我厭離生死至求出世是爲依內若乘斯行翻爲外俗在家之人若能猒捨俗情欣慕高志專崇三寶修持四德奉行孝悌仁義禮智貞和愛敬能行斯行翻同爲內若違斯旨還同外道在俗之人能隨內教便悟真理心常會道漸進勝途至趣菩提既知如是欲行此行唯須自畢推德與他如拭塵巾攬垢向已持淨與人故經云退而得者佛道也故書云君子讓而得之爲是義故常須進勝他人恒須剋己責躬也

忍德部第三

如大寶積經云第三忍辱有十事一不觀於我及我所相二不念種姓三破除憍慢四惡來不報五觀無常想六修於慈悲七心不放逸八捨於飢渴苦樂等事九斷除瞋恚十修

習智慧若人能成如是十事當知是人能修於忍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慈忍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火不能燒二刀不能割三毒不能中四水不能漂五爲非人所護六得身相莊嚴七閉諸惡道八隨其所樂生於梵天九晝夜常安十其身不離喜樂

又私呵昧經云佛言忍有六事得一切智何等爲六一得身力二得口力三得意力四得神足力五得道力六得慧力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忍辱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於求法時忍他惡罵二於求法時不避飢渴寒熱風雨三於求法時隨順和尚阿闍梨行四於求法時能忍空無相無願

又比丘避女人惡名經偈云

雖聞多惡名　苦行者忍之　不應苦自言
亦不應起惱　聞聲恐怖者　是則林中獸
是輕躁衆生　不成出家法　仁者當堪耐
下中上惡聲　執心堅住者　是則出家法
不由他人語　令汝成劫賊　亦不由他語

今汝得羅漢　如汝自知已　諸天亦復知

引證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言今此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啣一木我等各啣一頭將汝著大水處啣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啣之經過聚落諸小兒見皆言鴈啣龜去鴈啣龜去龜即瞋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地而死爾時世尊因此說偈言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斫身　由其惡言

應毀反譽　應譽反毀　自受其殃　終無復樂

佛言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有死苦今復瞋罵如來墮大地獄

又法句喻經云昔者羅雲未得道時心性麤獷言少誠信佛勑羅雲汝到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意勤修經戒羅雲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慚愧自悔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雲歡喜趣前禮佛安繩牀坐佛踞繩牀告羅雲

曰澡盤取水為吾洗足羅雲受教為佛洗足已訖佛語羅雲汝見澡盤中洗足水不羅雲白佛唯然見之佛語羅雲此水可用飲食以不羅雲白言不可復用所以者何此水本實清淨今以洗足受於塵垢是故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吾子國王之孫捨世榮祿得為沙門不念精進攝身守口三毒垢穢充滿胷懷亦如此水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棄澡盤中水羅雲即棄佛語羅雲澡盤雖空可用盛飲食不耶白佛言不可復用所以然者用有澡盤之名曾受不淨故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沙門口無誠信心性剛強不念精進曾受惡名亦如澡盤不中盛食佛以足指撥却澡盤應時輪轉而走自跳而墮數返乃止佛語羅雲汝寧惜澡盤恐破不羅雲白佛洗足之器賤價之物意中雖惜不大殼勤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亦如汝言不惜澡盤羅雲聞之

慚愧怖悸譬如戰象兩牙二耳四脚及尾九兵皆嚴先須護鼻所以者何象鼻輭脆中箭即死人犯九惡唯當護口所以護口當畏三塗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象損鼻人犯十惡不惟三塗毒痛辛苦即說偈云

我如象鬪不恐中箭　常以誠信　度無戒人
譬象調伏　可中王乘　調爲尊人　乃受誠信

羅雲聞佛懇惻之誨感激自厲剋骨不忘精進柔和懷忍如地識想靜寂即得阿羅漢道又羅雲忍辱經云爾時羅雲向一不信婆羅門家乞食恪惜不與羅雲被打頭破血出復撮沙鉢中羅雲含忍心不加報即持鉢至河洗頭鉢已而自說云我自行分衛無事橫忤我我痛斯須閻奈彼長苦何猶如利劒割臭屍臭屍不知痛非劒之不利又如天甘露飼彼溷猪食溷猪捨之走非是甘露之不美我以佛真言訓世凶愚凶愚不恩豈不然乎還已白佛佛言夫惡心之興是以之衰輕薄惡人命終于夜半當入無擇地獄之中獄鬼加痛毒無不至八萬四千歲其壽乃終寃神更

受舍妻蟒身毒還自害其身終而復始續受蟒形常食沙土萬歲乃畢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毒身以沙土投鉢中故世世食沙土而死罪畢爲人毋懷之時當有重病家中日耗兒生鈍頑都無手足其親驚怪皆曰何妖來爲不祥即取捐之著于四衢路人往來無不愕然競以瓦石刀杖擊頭陷腦窮苦旬日乃死死後魂靈即復更生輒無手足鈍頑如前經五百世重罪乃畢後生爲人常有頭痛之患夫人處世不能忍者所生之處不值佛世違法遠僧常在三塗若蒙餘福得出爲人稟性常愚凶虐自逐爲人醜陋衆所惡憎生輒貧窮聖賢不祐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尊者舍利弗大目揵連住耆闍崛山中時尊者舍利弗新剃髮時有伽吒及優波伽吒鬼優波伽吒鬼見尊者舍利弗新剃鬚髮語伽吒鬼言我今當往打彼沙門頭伽吒鬼言汝莫作是語此沙門大德大力汝莫起瞋長夜得大不饒益苦如是再三說時優波伽吒鬼再三不用伽吒鬼語即

以手打尊者舍利弗頭打已尋自言喚燒我伽吒煮我伽吒再三喚已陷入地中墮阿毗地獄目連聞舍利弗爲鬼所打即往問言云何尊者苦痛可忍不舍利弗答言尊者目連雖復苦痛意能堪忍不至大苦目連語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利弗真爲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手打着闍堀山者能令碎如糠糟況復打人而不苦痛爾時舍利弗語目連我實不大苦痛時舍利弗大目揵連共相慰勞時世尊以天耳聞其語聲已即說偈言

其心如剛石　堅住不傾動　染著心已離
瞋者不及報　若如此修心　何有苦痛憂
又新婆沙論云曾聞過去此賢劫中有王名
羯利時有仙人號爲忍辱住一林中勤修苦
行時羯利王除去男子與内宮眷屬作諸妓
樂遊戲林間縱意娛樂經久疲獃而便睡眠
内宮諸女爲華果故遊諸林間遥見仙人於
自所止端身靜思便馳趣之皆集其所到已
頂禮圍遶而坐仙人即爲說欲之過所謂諸
欲皆是不淨臭穢之法是可呵責是可獃患

誰有智者當習近之諸姊皆應生猒捨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便作是念將無有人誘奪去耶即拔利劒處處求覓乃見諸女在仙人邊圍遶而坐生大瞋恚是何大鬼誘我諸女即前問之汝是誰耶答言我是仙人復問在此作何事耶答曰修忍辱道王作是念此人見我瞋故便言我修忍辱我今試之即復問言汝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得次第責問乃至汝得初靜慮耶答言不得王倍瞋忿語言汝是未離欲人云何恣情觀我諸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可伸一臂試能忍不爾時仙人便伸一臂王以利劒斬之如斷藕根墮於地上王復責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修忍辱人時王復命伸餘一臂即復斬之如前責問仙人亦如前答言我是修忍辱人如是次斬兩足復截兩耳又割其鼻一一責問答皆如前令仙人身七分墮地作七瘡已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猒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乃至微塵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

汝今日我實無辜而斷我身令成七分作七瘡孔我未來世得阿耨菩提時以大悲心不待汝請最初令汝修七種道斷七隨眠當知爾時忍辱仙人者即今世尊釋迦牟尼是羯利王者即今具壽憍陳那是故憍陳那見聖諦已佛以神力除破闇障令其憶念過去世事使便自見為羯利王佛為仙人自以利劒斷佛七支作七瘡孔佛不瞋恨及以誓願欲饒益之佛豈違背昔願憍陳那聞已極懷趣悔合掌恭敬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音釋

轡勒（譬兵媚切勒歷德切轡勒馬頭絡銜也）騁（丑郢切騁去乾切騁馳驚也）僧瑕（僧瑕胡加切僧瑕並過也）尊蘆（尊特丁切蘆郎擊切艾艾五蓋切草名）沸（方味切沸涌也）衝（尺容切衝突也）赫（呼格切赫明盛也）爆（北教切火爆烈也）瘡（力嘯切瘡治病也）沮（慈呂切沮過也）殁（莫勃切殁終也）薩婆若

梵語也此云一切智菩薩者切枚莫杯切猶箇也洄澓户恢切洄澓水旋流也撾陟瓜切種擊也絞古巧切絣縛也跌徒結切踏也剝北角切撓無遠切撓也嘵嬈嘵子合切嬈嘵而沼切擾同也摑古獲切打擊也聲謨交切長髦牛也梯啼梯他奚切啼也啼都鄧切登陟之通也藿忽郭切香草也佇直呂切立也遏烏割切止也馴詳遵切以漸而致曰馴馴八切尺也仞仞而振切乞切勇壯也陂水波為切障水澤也諜昭牒切鴟鴞鴟赤脂切梟古堯切鴟梟惡鳥名也蠭丑戒切蠭古猛切蠭蠭惡也蹈居御切據物而坐曰蹈跳徒弔切超也越季切越其心動也撮七活切奎聚也飼祥吏切以食食之也悸胡困切蝮莫朗切蝮蛇名蝮方六切蝮蟲也愕五各切愕驚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世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精進部第四此別四部

述意部　懈惰部

策修部　進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忍行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顯所以策惰令心不懈是故經曰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十力慧日既已潛沒汝等當爲無明所覆又言闡提之人屍卧終日當言成道無有是處釋論云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懶惰喪於法寶是以斯那勇猛諸佛稱揚迦葉精奇如來述讚書云夙興夜寐竭力致身乃曰忠臣方稱孝子故知放逸懈怠之所不尚精進劬勞無時不可豈得恣其愚懷縱情憍蕩致使善根種子不復開敷道樹枝條彌加枯萃況復命屬死王名繫幽府奄歸長夜頓罷資粮冥曹考問將何酬答當於此時悔惰何及是故今者勸諸行人聞身餘力預備前粮常須檢校三業勿令違於六時每於晝夜從旦至中

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剎那檢校三業幾心行善幾心行惡幾心行孝幾心行逆幾心行猒離財色心幾心行貪著財色心幾心行人天善根業幾心行三塗不善業幾心猒離名聞著我心幾心貪求名聞著我心幾心欣修三乘出世心幾心輕慢三乘深樂世間心如是善惡日夜相違行者常須檢校勿令放逸墮於邪網恒省三業遍相誡勗心口相訓心語口言汝常說善莫說非法口還語心汝思正法莫思非法心復語身汝勤精進莫行懈怠如是我心自制我口自慎我身自禁如是自策足得高昇何勞他控橫起怨憎故經曰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定生善道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定生惡趣又如快馬顧影馳走不同駑畜加諸杖捶若不自誡要假他呵反增觸惱益罪尤深也

懈惰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夫懈怠者衆行之累居家懈怠則衣食不供產業不舉出家

懈怠不能出離生死之苦一切衆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是時帝釋便說偈言

欲求最勝道　不惜其軀命　棄身如糞土
解了無吾我　雖用財寶施　此事不爲難
勇猛如是者　精進得佛疾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人懈惰種不善行於事有損若能不懈惰此最精妙所以然者彌勒菩薩經三十劫應當作佛我以精進力勇猛之心使彌勒在後成佛是故當念精進勿有懈怠

又譬喻經云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俱爲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衣常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中爲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珠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丘值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麨（麨）食劣得濟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語之言我昔與汝俱有罪也象思比丘語即識宿命見前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

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先無人犯此象不象子答曰無他異人唯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象邊何所道耶沙門答曰我語象云我與汝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悟即放沙門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與無央數之衆而為說法有一長老比丘向世尊舒脚而睡有脩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繫念在前世尊遥見長老比丘舒脚而眠復見沙彌端坐思惟便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　未必剃髮鬚　雖復年齒長
不免於惡行　若有見諦法　無害於群前
捨諸穢惡行　此名為長老　我今謂長老
未必先出家　修其善本業　分別於正行
設有年幼少　諸根無漏缺　此謂名長老

分別正法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長老舒脚而睡乎諸比丘對曰如是悉見世尊告曰此長老比丘前五百世中恒為龍身今設命終當生龍中所以然者無有恭敬於佛法衆若

無恭敬之心於佛法衆者命終皆當生龍中
沒等頗見脩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我不遠
端坐思惟不諸比丘對曰悉見世尊曰此沙
彌却後七日當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以
是之故恒常勤加恭敬佛法之衆

又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云佛告諸比丘馬
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解羈韁時便
掣車欲走二態者車駕跳梁欲齧其人三態
者便舉前兩脚掣車而走四態者便蹋車軫
五態者便人立持輒摩身抄車却行六態者
便傍行斜走七態者便掣車馳走得值濁泥
止住不行八態者懸篼餧之熟視不食其主
牽去欲駕之時遽舍嗡噬飲食不得佛言人
亦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聞說經便
走不欲樂聽如馬解羈韁掣車走時二態者
聞說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向便瞋跳梁不
欲樂聞如馬駕車時跳梁欲齧人時三態者
聞說經便逆不受如馬舉前兩脚掣車走時
四態者聞說經便罵如馬蹋車軫時五態者
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輒摩身抄車却

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顛頭邪視耳語如馬傍行斜走時七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問之不能相應答便死抵妄語如馬得濁泥便止不復行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及念姪泆多求不欲聽受死入惡道時乃遠欲學問行道亦不能復得行道如馬懸勒餧之熟視不肯食其主牽去欲駕之乃遠舍嚼噬亦不得食佛言我說馬有八態惡人亦有八惡態如是比丘聞經歡喜作禮而去

第修部第三

如持世經云寶光菩薩於閻浮檀金佛所發於精進但爲入如是法方便門二十億歲終不生惡心若利養心又寶光菩薩如是精進二十億歲未曾發起姪怒癡心又無量意菩薩無量力菩薩於四萬歲中終不睡眠常不滿腹食亦不臥若坐若經行但念五取陰相又大集經云法語比丘二萬年中無有睡眠然後上昇虛空一多羅樹結跏趺坐滿一千年不動不搖法喜爲食獲得比智樂說無礙又譬喻經云羅閱祇國沙門坐自誓曰我不

得道終不起欲睡眠作鉼長八寸刺兩脥痛不得眠一年得道

又薄俱羅經云薄俱羅稱言我從出家以來十八年中未曾偃卧脇一著牀背有所倚又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常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

又智度論云身精進爲少心精進爲大外精進爲少内精進爲大復次佛說意業力大故如仙人瞋時能令大國磨滅復次身口作五逆罪大果報一劫在阿鼻地獄受意業力得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亦在十方佛國壽命無量以是故身口精進爲少意精進爲大如是諸經廣歎精進一心正念速得道果未必要須多聞

又智度論云若人欲得所聞皆持應當一心憶念令念增長於相似事繫念令知所不見事如周利槃陁迦比丘繫心拭屣物中念憶禪定除心垢法乃得羅漢果彼人暗鈍令誦

掃幕兩字猶不俱得得掃忘幕得幕忘掃如此矇鈍尚得聖道何況利人不得聖道天下極鈍豈過於此佛法貴行不貴不行但能勤行縱復寡聞亦先入道

又毗婆沙論云如二人俱至一方一乘疾馬一乘鈍馬雖乘鈍馬以前發故先有所至信解脫人勤行精進先至涅槃即是周利等也

又六度集經云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共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當勤精進為衆善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其教詔便即經行於衹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睡眠如是煩亂不能自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復生眠睡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螫之時德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胷

腹德樂止驚心中懍悸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睡眠思惟蜂王觀其根本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汙泥中身體沐浴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說偈言

是食甘露者　其身得安隱　不當復持歸
遍及其妻子　如何墮泥中　自汙其身體
如是爲無黠　毀其甘露味　又如此華者
不宜久住中　日沒華還合　求出則不能
當須日光明　爾乃復得出　長夜乏疲冥
如是甚勤苦　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
佛者譬甘露　聽聞無猒足　不當有懈怠
無益於一切　五道生死海　譬如墮汙泥
愛欲所纏裹　無智爲甚迷　日出衆華開
譬佛之色身　日入華還合　世尊般泥曰
值見如來世　當勤精進受　除去睡陰蓋
莫呼佛常在　深法之要慧　不以色因緣

其現有著者　當知爲善權　善權之所度有益不唐舉　而現此變化　亦以一切故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法本逮陁隣尼佛告阿難爾時精進辯者今我身是德樂止者彌勒是也我於爾時俱與彌勒共聽經法彌勒爾時睡眠獨無所得我不行善權而救度者彌勒至今在生死中未得度脫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比丘日至城外曠野塚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與瞋恚此何道人日此來往不修道德即問道人汝何乞士在吾田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道人報曰吾有鬪訟來求證人故行田中田主宿緣鈎連應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從行見曠塚間屍骸狼藉胖脹臭爛鳥獸食噉散落異處或有食噉盡不盡者有似灰鴿色者疽蟲吮噉臭穢難近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何爲證人汝今比丘與誰共諍比丘報曰心之爲病多諸漏患我觀此骸分別惡露便還房室還自

觀身從頭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馳萬端追逐幻僞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誡心之源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令將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往曠野爲說惡露不淨之想復與心說心爲卒暴亂錯不定心令當改無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揮涕唾咽難言然彼田主於迦葉佛十千歲中修不淨想尋時分別三十六物惡露不淨爾時比丘及彼田主即彼曠野大畏塚間得須陀洹道故知前聖後聖通誡殷勤不得輕怠自損來報眷屬非久暫時緣合善惡交報親踈何定不得偏執貪著室家縱得榮位暫時非久比見愚俗不知無常廣事田宅愛戀妻兒貪求名利不知厭足生平不知修福死去還屬他人

又法句喻經說云昔者外國有清信士供養三寶初無厭極時有沙門與共親友遠得神通生死已盡時清信士因得疾病醫藥加治不能得差時婦在邊悲哀辛苦共爲夫婦獨

受斯痛卿設無常我何所依兒女孤單何所恃怙夫聞悲戀應時即死魂神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蟲婦甚啼哭不能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知壽命過鼻中作蟲故欲諫喻令損愁憂婦見道人來增益悲哀奈何和尚夫壻已死時婦洟鼻蟲便墮地婦即慚愧欲以脚蹈道人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壻化作此蟲婦白道人我夫奉經持戒精進難及何緣壽終墮此蟲中道人答曰用卿恩愛悲哀呼嗟起恩愛心戀慕愁憂用是壽終即墮蟲中道人爲蟲說經卿精進奉經持法福應生天在諸佛前但坐恩愛戀慕之想墮此蟲中亦可慚愧蟲聞其言心開意解便自剋責即時壽終便得上生是以今者唯應檢校知心善惡改過爲福省已爲人不得懈怠自損來報

進益部第四　世三　十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精進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他不折伏二得佛所攝三爲非人所護四聞法不忘五未聞能聞六增長辯才七得三昧性八少病少惱九

隨所得食食已能消十如優鉢羅華不同於朽

又大寶積經云第四精進有十念一念佛無量功德二念法不思議解脫三念僧清淨無染四念行大慈安立衆生五念行大悲拔濟衆苦六念正定聚勸樂修善七念邪定聚拔令反本八念諸餓鬼飢渴熱惱九念諸畜生長受衆苦十念諸地獄備受燒煮菩薩如是思惟十念三寶功德專念不亂是名正念精進

又六度經云復有四種精進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勤於多聞二勤於總持三勤於樂說四勤於正行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沙門帛僧光　晉沙門竺曇猷

宋沙門釋僧規（世三）　宋大司農何澹（十一）之

周沙門釋慧景　隋沙門釋曇詢

晉剡隱嶽山有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裏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

縱暴人蹤久絶光了無懼色顧人開剪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群虎嗥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棲禪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採薪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析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胷颯然風起衣肌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塼累其外而泥之盡其形像于今尚存

晉始豐赤城山有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居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盞家乞食猷呪願竟忽

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訶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虵競出大者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語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狎法化卒難制御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韓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千雲猷搜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時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苔青滑自

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且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明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帢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今住猷停少時猷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所說因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並下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禳星是帛僧光未詳孰是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

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右此出梁高僧傳）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此縣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痾忽暴死二日而蘇愈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間嘵嘵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逕來入屋叱咀僧規規因頓卧怳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填積山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問曰五人有幾人來答政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築壞爲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匱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答赤衣人如曰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稱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

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為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稱之稱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執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板來曰筭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録云須吏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宮經見踐歷略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華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為小鬼横收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枉濫如汝比也規曰横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為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生免横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宇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福地

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去何澹之東海人宋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章符印録備諸禳絶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候澹之爲説所見慧義曰此是牛頭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很不革頃之遂死

右此二驗出冥祥記

周大同二年有慧景法師爲寺主道素高潔有慧振法師先於寺後山上起頭陁屋二間恒有善神衛護普通元年四月二十日有新受戒僧慧徵往屋中誦戒小有疲懈山神現形又著烏衣身長一丈手執索慧徵驚懼還寺普通八年四月十五日寺僧僧覆往此屋中誓一夏誦經初爾一日誦習不懈至第二日還寺消息須臾之間山上石下聲如雷電有一塊石打屋僧覆驚起起辭謝誦經不敢復眠大同四年四月十二日中竟有一客僧名法珍緣家在壽陽來寺禮拜仍至寺後山

山上既見石窟中舊有好泉水水甚清潔仍就此坐禪俄爾之間空中有聲語令避去其都不動須臾虎來以前脚攫其頭血流出面四十餘日瘡差而去中大同元年二月五日攝山神現形著菩薩巾披袈裟形貌極端正侍從左右三十餘人又一人捉香鑪在前來入禪堂詣弘誓法師所自坐胡牀與法師共語并請寺衆行道又至其年四月四日夜爾時大風禪堂僧智遠等聞外有數十人行聲至後夜見堂戶邊有一木慧景智遠等仍還大寺解齋比還開禪堂戶已見此景在禪牀坐見一紙書令安置故禪堂後石窟中慧虔初捧不移未道當移石窟即便輕舉至其年五月十四日復更書一片石與景遠二僧今於禪堂後種竹自稱名菩提

隋懷州柏尖山寺釋曇詢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謹攝自修宗稟心學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准禪師授以禪法又往稠禪師所問其津道極相禮遇善洽禪味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廚

糜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暗失路忽蒙山神示道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為群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云弟子因病死蘇往見閻羅王詰問罪當就獄賴蒙詢師來為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面遠訪方委又山行值二虎鬬累日不歇詢執錫分之以身為翳語云汝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何須固忿虎聞低頭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不歇皆詢往救略同前述入鳥不亂獸見如偶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每入禪定七日為期白虎入房同居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隋文重德屢送重書兼賜香供重疊累載以開皇初年風疹忽增卒於栢尖山寺春秋八十初遘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然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吐逾甚血沸眼中既爾

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逸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澗塞驚動人畜悒惶失據其哀感靈祥疇能殫記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音釋

萃秦醉切與悴同憔悴也奄衣儉切忽也遽也鶩乃都切騖馬下乘也劓昌列切挽也輗郎丁切車欄也軛於革切轅端橫木也簏餧篾當侯切飼馬籠也餧於偽切飼也噲篋翁許及切與哙同五結切篋特制切啗也韄匹米切頓頭也錐職垂切如鎖者腔傍禮切設也

篇之九切纂也瞶莫紅切不明也腔羊益切腸間也蝨陟栗切蟲名也胖匹江切胖胵知亮切脹也疽七余切癰也吮徂兗切充也黠胡八切慧也劓時制切割也茂才資切草盛也颯蘇合切風翔也燉徒渾切煌胡光切燉煌郡名蠹公户切蝕也蜈蚣古紅切蚣蜈蚣五乎切蟲也蹲徂尊切踞也奩力鹽切匣也又藏香器也峻寺峻私閏切山峭也峙直里切立也跨苦化切越也慧去例切惠也慨作愛詭切作疾偽也各切愧作慙也襄汝陽切除殃也窺去規切小視也叱昌栗切呵也咀才與切嚼也壤柔土無汚也痈烏哄切病也嚼才爵切嚙也桔渠列切桔槔汲水機器也槔古勞切桔居屑切桔槔也貯知吕切積也幘側革切巾也佩蒲妹切帶也綬是酉切印組也晃胡廣切昱余

六切晃光明也昱
助也螫施行毒也切蜾蠃
骨里切王者之印
殄丑刃切疾也
遘古候切過也
摧昨回切折也
殫都寒切盡也

麃廉古牙切麃廉麃為切牡鹿也
詰去吉切問責也
熊以中切似豕者
蒯與職切獸名
墐居隱切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世四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禪定部第五此別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頭陀部
利益部　定障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靜不發故經曰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心在一緣是三昧相書亦有言當使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不充搖於富貴不隕慢於貧賤栖神冥漠之內遺形塵埃之表故攝心一處便是功德叢林散意片時即名煩惱羅剎所以雲光釋子降猛虎於膝前螺髻仙人宿巢禽於頂上是知大士常修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不捨道法現凡夫事又能觀察此身從頭至足三十六物八萬戶蟲世四不淨無常苦空非我但衆生心性譬若獼猴戲跳攀緣歡娛奔逸不能冥目束體端心勤意剛強難化懶戾不調習近五塵流轉三界黏外道之羈貫天魔之杖於是永淪苦海長墜嶮獄皆由放散情慮擾亂

心神似風裏之燈譬波中之月搖漾輕動浮游汎濫影既不現照豈得明所以衆惡賴此而興諸善由斯併廢良由不修斷惑常起貪瞋未服無知偏多樂受遂令障定之惑重沓爭來妨靜之緣交加競集五蓋覆心禪門已閉六塵在念亂想常馳類狂象之無鉤似戲猴之得樹故須念念策心新新集起豈前念皆惡遂剋苦而靜塵後念起善便縱意而揚惡所以論美四時經歎一慮然後方能正想革絕凡懷若違此理聖亦不可令萬境森羅不能自觸要須因倚諸根內想感發何以知然今有心感於內事發於外感緣於外起染於內故知內外相資表裏迭用君臣心識不可備捨故經云心王正則六臣不邪識意昏則其主不明今悔六臣當各慚愧制馭六根不令馳散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經心意品說云昔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二年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六欲目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

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飢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噉龜龜縮其頭尾及其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噉水狗小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奈何遂便得脫於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護命之鎧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輪轉五道苦惱百千皆意不造宜自勉勵求滅度安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

藏六如龜　防意如城　慧與魔戰　勝則無患

又求離牢獄經云時有阿育王弟名善容亦名違陁首栰入山遊獵見諸梵志裸形苦行而無所得王弟見而問曰汝在此行道有何患累而無成辦梵志報曰坐有群鹿數共合會我見心動不能自制王子聞已尋生惡念此等梵志服風食氣力羸悴猶有婬欲過患不除釋子沙門飲食甘美在好牀坐衣服隨時香華自重豈得無欲時阿育王聞弟有

此議論即懷憂感吾唯有一弟忽生邪見恐永迷沒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即還宮內勑諸妓女各自嚴粧至善容所共相娛樂預勑大臣吾有所圖若我勑卿殺善容者卿等便諫須待七日隨王殺之時諸妓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王躬自往語弟云何為將吾妓女妻妾恣意自娛奮其威怒以輪擲空召諸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無外寇強敵來侵境者吾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誇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盡其德薄肘腋叛離如我自察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妓女妻妾縱情自恣事既如是豈有我乎汝等將去詣市殺之諸臣諫曰唯願大王聽臣微言唯有此一弟又少息胤無繼嗣者願聽七日為王求依王命時王默然聽臣所諫王復寬恩勑語諸臣命聽王子著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唱妓樂共娛樂之復勑一臣今日始著鎧持仗拔好利劒往語善容王子曰知期七日終止爾當到努力開割五欲自娛今不自適死後有悔恨亦無益一日過

已臣復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臣往白言王子當知六日已過唯明日在當就於死努力恣情五欲自娛至七日到王遣使問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有何快樂王問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衆妓自娛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不快樂耶弟白王言應死之人雖未命絕與死何異當有何情著於五欲王告弟曰咄愚所啓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斷滅在欲不樂豈況沙門憂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憶百千世身身受苦無量患惱雖出為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念此辛酸故出家為道求於無為度世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苦是時王子心開意解前白王言今聞王教乃得惺悟生老病死實可猒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為道謹慎修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時弟即辭王出為沙門奉持禁戒晝夜精勤遂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無所罣礙又阿育王傳云阿育王聞弟得道深心歡

喜稽首禮敬請長供養既獃世苦不樂人間
誓依林野以養餘命阿育王既使鬼神於自
城內爲造山水高數十丈斷絕人物不得往
來乃應王命率捨衣資造石像一軀身高丈
六即於山龕石室供養其弟此山及像今並
在焉

頭陁部第三

夫五欲蓋纏並是禪障既能除棄其心寂靜
堪能修道故此章內具明十二頭陀之行少
欲知足無過此等西云頭陁此云抖擻能行
此法即能抖擻煩惱去離貪著如衣抖擻能
去塵垢是故從喻爲名故頭陁經論別明各
云十二通別總論合有十六如衣中有四食
中有六處中有六故合十六衣中四者一糞
掃衣二毳衣三納衣四三衣食中有六者一
乞食二次第乞食三不作餘食法食四一坐
食五一團食亦名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處
中六者一阿蘭若處二在塚間三在樹下四
在露地五是常坐六是隨坐就此十六隱顯
離合故說十二如衣中四者依四分律及智

度論同唯說二一著納衣二著三衣不論餘二依涅槃經衣中說三一著糞掃衣二著毳衣三畜三衣不論納衣食中六者涅槃說三所謂乞食一坐食一團食所以不說次第乞者以能如法乞食之時必有次第故不別說但能一團一坐食自然不作餘食法中後飲漿故不別說四分律中說食有四三種同前加次第乞智度論中說食有五不說不作餘食法食處中六者依智度論說五除却隨坐涅槃及律皆具說六今依諸部通有十六也

又十住毗婆沙論十二頭陁名體稍別一盛形乞食二受阿練若三著糞掃衣四一坐食五常坐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七但有三衣八毳衣九隨數坐十樹下住十一空地住十二死人間住第一盡形乞食有十種利一所用活命自屬不屬他二衆生施我食者令供三實然後當食三若有施我食者當生悲心我當勸進令善住施作已乃食四隨順佛教故五易滿易養六行破憍慢法七無見頂善根八見我乞食餘食修善法者亦當効我九不

與男子大小有諸因緣事十次第乞食故於衆生中生平等心即種助一切智第二受阿練若處亦有十利一自在來去二無我無我所三隨意所住無有障礙四心轉樂習阿練若住處五住處少欲少事六不惜身命爲具足功德故七遠離衆鬧語故八雖行功德不求恩報九隨順禪定易得一心十於空處住易生無障礙想第三著糞掃衣亦有十利一不以衣故與在家者和合二不以衣故現乞衣相三亦不方便說得衣相四不以衣故四方求索五若不得衣亦不憂六得亦不喜七賤物易得無有過患八順行初受四依法九入在麤衣數中十不爲人所貪著第四一坐食亦有十利一無有求第二食疲苦二於所受輕少三無有所用疲苦四食前無疲苦五入在細行食法六食消後食七少妨患八少疾病九身體輕便十身受快樂第五常坐亦有十利一不貪身樂二不貪眠睡樂三不貪卧具樂四無卧時脇著席苦五不隨身欲六易得坐禪七易讀誦經八少睡眠九身輕易

起十求坐卧具衣服心薄第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亦有十利一不多食二不滿食三不貪美味四少所求欲五少妨患六少疾病七易滿八易養九知足十坐禪讀經身不疲極第七但有三衣亦有十利一於三衣外無求受疲苦二無有守護疲苦三所畜物少四唯身所著為足五細戒能行六行來無累七身體輕便八隨順阿練若處住九處處所往無所顧惜十隨順道行第八受毳衣亦有十利一在麤衣數二少所求索三隨意可坐四隨意可卧五浣濯則易六染時亦易七少有蟲壞八難壞九更不受餘衣十不失求道第九隨坐亦有十利一無求好精舍住疲苦二無求好坐卧具疲苦三不惱上座四不令下座愁惱五少欲六少事七隨得而用八少用則少務九不起諍訟因緣十不奪他所用第十樹下坐亦有十利一無有求房舍疲苦二無有求坐卧具疲苦三無有所愛疲苦四無有受用疲苦五無處名字六無鬪諍事七隨順四依法八少而易得無過九隨順修道十無衆

閑行第十一死人間住亦有十利一常得無常想二常得死想三常得不淨想四常得一切世間不可樂想五常得遠離一切所愛人六常得悲心七遠離戲調八心常猒離九勤行精進十能除怖畏第十二空地坐亦有十利一不求樹下二遠離我所有三無有諍訟四若餘去無所顧惜五少戲調六能忍風雨寒熱蚊虻毒蟲等七不為音聲刺棘所刺八不令衆生瞋恨九自亦無有愁恨十無衆閑行處

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比丘若欲至阿蘭若處當思八法何等為八一我當捨身二應當捨命三當捨利養四離一切所受樂處五於山閒死當如鹿死六阿蘭若處受阿蘭行七當以法自活八非以煩惱自活

利益部第四

如大寶積經云菩薩修定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為十一修定無有吾我具足如來諸禪定故二修定不味不著捨離深心不求已樂三修定具諸通業為知衆生諸心行故

四修定爲知衆生心度脫一切諸衆生故五修定行於大悲斷諸衆生煩惱結故六修定諸禪三昧善知入出過於三界故七修定常得自在具足一切諸善法故八修定其心寂滅勝於二乘諸禪三昧故九修定常入智慧過諸世間到彼岸故十修定能興正法紹隆三寶使不斷絶故如是定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禪定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常樂獨處二常樂一心三求禪及通四求無礙佛智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宴坐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其心不濁二住不放逸三三世諸佛愛念四信正覺行五於佛智不疑六知恩報恩七不謗正法八善能防禁九到調伏地十證四無礙智

又佛言若有菩薩愛樂空閑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省世事務二遠離衆鬧三無有違諍四住無惱處五不增有漏六不起諍訟七安住靜默八隨順相續解脫九速證解脫十

少施功而得三昧
又佛言若有菩薩能與禪相應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安住儀式二行慈境界三無諸惱熱四守護諸根五得食喜樂六遠離愛欲七修禪不空八解脫魔羂九安住佛境十解脫成熟
又佛言若有菩薩樂於頭陀乞食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摧我慢幢二不求親愛三不爲名聞四住在聖種五不諂不誑不現異相又不憍慢六不自高舉七不毀他人八斷除愛恚九若入人家不爲飲食而行法施十有所說法爲人信受
又智度論云三昧有二種一佛二菩薩是諸菩薩於菩薩三昧中得自在非佛三昧如諸佛要集經中說云文殊師利欲見佛集不能得到諸佛各還本處文殊師利到諸佛集處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師利入禮佛足已白佛言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師利汝覺此女人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師利即彈指覺之而不

可覺以大聲喚亦不可覺捉手牽亦不可覺又以神足動大千世界猶亦不覺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不能令覺是時佛放大光明照下方世界是中有一菩薩名棄諸蓋即時從下方出來到佛所頭面禮佛足在一面立佛告棄諸蓋菩薩汝覺此女人即時彈指此人從三昧起文殊師利白佛以何因緣我動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棄諸蓋菩薩一彈指便從三昧起佛告文殊師利汝因此女人初發菩提意是女人因棄諸蓋菩薩初發菩提意以是故汝不能令覺汝於諸佛三昧中功德未滿是棄諸蓋菩薩於三昧中得自在佛三昧中始少多入而未得自在故耳

定障部第五

如禪秘要經云阿練若比丘因五種事發狂（世四）一者因亂聲二者因惡名（十一）三者因利養四者因外風五者因內風爾時世尊而說呪曰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摩訶梨　師毗闍羅闍　謨呾陀達陀　婆滿馱吠闍邏翅吹驗陀邏崛荼誓荼　遮利

遮利　摩訶遮利吁摩利　吁摩勒翅切驗
悉躭鞞闍鞞阿闍鞞利　究剃翅切驗薩
婆陁羅尼翅切驗阿扇　提摩俱　應詣吁
彌吁彌摩吁　摩吁　摩婆娑訶
爾時世尊說此呪已告舍利弗如此神呪過
去無量諸佛所說我今現在亦說此呪未來
彌勒賢劫菩薩亦當宣說如此神呪功德如
自在天能令後世五百歲中諸惡比丘得淨
心意調和善治四大增損亦治心內四百四
病四百四脉所起壞界九十八使性欲種子
亦治業障犯戒諸惡永盡無餘此名善治七
十二種病憂惱陁羅尼亦名拔五種陰無明
根本陁羅尼亦名現前見一切佛及諸聲聞
爲說真法破諸結使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沙門支曇蘭　宋沙門釋玄高
宋沙門釋普恒　齊沙門釋僧稠
隋沙門釋法進　唐沙門釋慧融

晉始豐赤城山有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
讀誦三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

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而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峯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世四)遍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夙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覩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十二)

鳴笳動吹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室春秋八十有三矣

宋僞魏平城有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鴈翔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為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僞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

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
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
並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
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
乃神人也高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
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
已後專精禪律聞關中有浮陀跋禪師在石
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
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畢頗
推遜不受師禮高乃策杖西秦隱居麥積山
山學百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
門釋曇弘秦地高足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
同業友是時乞佛熾槃跨有隴西西接涼土
常有學徒三百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
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
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
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衒山蟬蛻
而逝後共曇弘乃向河南國王及臣民近道
候迎內外敬奉崇爲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
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

時西海有樊會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慨懼時魏虜託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請高同還僞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子託跋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劒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寤大集群臣說神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時崔皓寇天師並先得寵於燾恐晃纂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比物論事迹稍刑若不誅除必爲巨害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勑收高高先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當其禍首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僞魏尚書韓萬德

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僞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縶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夕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帀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絶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還殯兼營埋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返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絶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尚起坐和尚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甚香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世四）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即絶也明旦（十五）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頓即空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爲僞國僧正

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殂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如之何自今以後依方等懺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閻浮崇公常析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僞太平七年託跋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

宋蜀安樂寺有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爲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雲中說法向家人叙之並未信語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靖業禪善人出住與蜀韜律師爲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升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緣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

而卒手屈三指試將隨伸伸已還屈生時體黑死已鮮白於是大衆依得道法闍維藏新始然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蔣王玄載乃爲之贊曰

大覺眇無像　懸應貴忘靖　一念會道場　世四
空過萬劫永　信心虛東想　十六遇聖藻西影
妙趣澄三界　傳神四禪境　俗物故參差
真性理恒炳　韜光寄浮世　遺德方化迴
齊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
末居鉅鹿之癭陶焉性受純懿孝信知名而
勤學世典備通經史而道機潛扣欻猒世煩
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初從道房禪師受習止
觀次於趙州障洪山道明禪師所受十六特
勝法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嬈抱肩築腰氣
噓頂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
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
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陁曰自葱嶺
已東禪學之最汝其第一矣乃更授深要即
住嵩嶽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
衣挾篋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謂爲神

也便訶遣之婦有慍色以足踢泉立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威儀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響振巖乃以錫杖中觸（世四）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須臾自失其感幽顯皆此類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宿承令德前後三召乃固辭不赴又移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等請至受法道俗奔赴禮覲填充爲名利所纏者說偈止之悉皆儉素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勑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群生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壞至此之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礙稠居山積稔業濟一生聞有勑召絶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關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

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
舉大駕出郊迎之天下歸善皆由稠矣又於
雲門山寺所住禪窟前有深坑見被毛之人
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湧俄有大蟒從
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
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
有兒歲為惡神所噉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
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
稠索水渥之奄成雲霧時或讒稠於宣帝以
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
來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
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犖獨往谷口去寺
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
曰恐身血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
禮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
人何可毀謗也（廿四）乃躬負稠身往寺稠磬折不
（十八）
受帝曰弟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懺因謂曰
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
猶好殺即祝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形影如羅
刹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

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答曰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即是齊乳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絶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勑慰殼勤令依中國闍維之法四部彌山人兼數萬香柴千計日正中時以火焚之道俗哀慟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塼塔每有靈景異香應于道俗康存之日宣帝謂稠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遂强之乃投袈裟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得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因爾篤信彌厚（右此四驗出梁高僧傳）

隋益州響應山寺釋法進不知氏族爲輝禪師弟子於竹林坐禪有四老虎（世四）繞於左右（十九）師語勿泄其相也師後教爲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具問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所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

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
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請進治損後辭還
山王及妃躬送向山王及妃見進足離地四
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於此山
唐長安普光寺僧慧融字圓照俗姓張氏南
陽人也幼而精進不犯微惡少年落髮即樂
禪伍嘗隱居泰山後奉勅追入京住普光寺
時遊終南山或來或往往嘗登山逢雪深厚
不能得進忽有一虎近前弭耳俯伏慧融知
其意乃乘之虎遂負融而上常有雙鳥於山
林中前行引路至永徽初遷神於本寺寺僧
於慧融房舍上見五色光起及於山中焚身
肌骨總銷唯心不爛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中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音釋

隋慢隻隋于敏切墮也慢胡鄙切心動也　懞戾懞力董切戾郎計切懞戾多惡不調也　黏女廉切著也　黐丑知切黏膠也　㲉赤體也　慬朱芳切疲也　諺魚變切俗言也　抖擻抖當口切擻蘇后切抖擻振舉貌　毳毛充芮切毳細毛也　涎濯涎胡管切濯直角切　閙奴教切宣罵也　闍視遮

切
鶡 唱 鶡鳥剖切 唱當沒切 遲 即佐切 覭 初覲切 積 子智
鞮 鍮 鞮市連切 鍮輸苟切 沮 渠 沮七余切 渠強魚切 褊 禪緬切 陿小也 繫 作管切 慨 苦蓋切 繫 陟立切
讒 鋤銜切 讒謂也 纂 繼也 慨 憤激也 繫 絆也
駭 下楷切 驚也 炳 彼永切 明也 韜 他刀切 藏也 炔 許勿切 忽也
儼 以蔚切 明遠也 稔 如甚切 積年也 漳 諸良切 滏 奉甫切 滏水名也 釜 奉甫切 釜復屬 潠 蘇困切 含水噴也 倨 居御切 不遜也 悚 息拱切 懼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世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智慧部第六此別三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利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二種莊嚴慧名最勝三品次第智曰無過故經言五度無智似若愚盲所以般若勝出世間破除諸有釋論又言佛是衆生母般若能生佛是則智爲一切衆生之祖母故外書云儆哲欽明乃稱放勳之德仁義禮智方曰宣尼之道當惟智慧之法不可不修出世之因無宜弗習能排巨暗譬滿月之照三途巧遣衆毒似摩祇之除萬惡豈可任無恒没守此長迷取相交纏我心縈結常多有愛恒富無明未達因緣不修對治所以鬱鬱慢山殆高嵩華滔滔愛水遂廣滄溟或橫執斷常偏論即離神黃神白我見我知一胏恒翹五邊長炙食草學牛噉糞如犬或盛談下諦寧識中道之宗或封執四圍豈悟大乘之旨或謂冥初生覺其外不知世間定常唯此爲貴或

復言非有想是證涅槃計自在天能成世界戇愚昏瞽庸魯頑踈著指求月守株求兎尚疑駘馬寧分菽麥雖知歡笑將鸚鵡而不殊徒識語言與狌狌而不異良由不識空理常處無明凡是例心皆名邪見五住煩惱未滅一毫百八使纏森然尚在是故大士爲求八字不惜軀命恐在纏中逢苦即退故自剋心以牢其志也

引證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菩薩爲求法故能施法者作如是言若能投身七仞火坑當與汝法菩薩聞此歡喜無量作是思惟我爲法故尚不惜身命於阿鼻地獄諸惡趣中受無量苦況入人間微小火坑而得聞法依集一切功德三昧經云釋迦過去久遠作五通仙人名曰最勝（世五）依智度論云釋迦文佛本爲菩薩（二）時名曰樂法時世無佛不聞善語四方求法精進不懈了不能得爾時魔變作婆羅門而語之言我有佛所說一偈汝能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即時自念

我世世喪身無數不得是利即自剥皮暴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是時佛知其至心即從下方踊出為說深法即得無生法忍又涅槃經云菩薩為法因緣剡身為燈氈纏皮肉酥油灌之燒以為炷菩薩爾時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於地獄苦百千萬分猶未及一汝於無量百千劫中受大苦惱都無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輕苦云何而能於地獄中救苦衆生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身不覺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爾時應自深知我定當得阿耨菩提菩薩爾時具足煩惱未有斷者為法因緣能以頭目髓腦手足血肉施於衆生以釘釘身投巖赴火菩薩爾時雖受如是無量衆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當得阿耨菩提

又大集經云菩薩為於一字一句之義能以十方世界珍寶奉施法王一偈因緣捨於身命雖於無量恒河沙等劫修行布施不如一聞菩提之事心生歡喜於正法所樂聞樂說

常爲諸佛諸天所念以念力故世間所有經典書論悉能通達

又大方便報恩經云菩薩常勤求善知識爲聞佛法乃至一句一偈一義三界煩惱皆悉萎悴菩薩至心求佛語時渴法情重不惜身命設踐熱鐵猛火之地不以爲患菩薩爲一偈故尚不惜身命況十二部尊經爲一偈故尚不惜命況餘財物聞法利益故身得安樂深生信心直心正見見說法者如見父母心無憍慢爲衆生故至心聽法不爲利養爲衆生故不爲自利爲正法故不畏王難飢渴寒熱虎狼惡獸盜賊等事先自調伏煩惱諸根然後聽法

又華嚴經云菩薩如是方便求法所有珍寶無貴惜者於此物中不生難想若得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得聞一偈勝得轉輪聖王釋提桓因梵天王處菩薩作是念言我受一句法設令三千大千世界大火滿中上從梵天而自投下何況小火我尚盡受一切諸地獄苦猶應求法何況人

中諸小苦惱爲求法故發如是心如所聞法心常喜樂悉能正觀

未曾有經云昔毗摩國徙陁山有一野干爲師子所逐墮一丘野井已經三日開心分死自說偈言

一切皆無常　恨不飽師子　奈何死厄身　貪命無功死　無功已可恨　復汙人中水　懺悔十方佛　願垂照我心　前代諸惡業　現償皆令盡　從是值明師　修行盡作佛

帝釋聞之與八萬諸天到其井側曰不聞聖教久處幽冥向說非凡願更宣法野干答曰天帝無訓不識時宜法師在下自處其上初不修敬而問法要帝釋於是以天衣接取叩頭懺悔憶念我昔曾見世人先敷高座後請法師諸天即各脫寶衣積爲高座野干升座曰有二大因緣一者說法開化天人福無量故二者爲報施食恩故天帝白曰得免井厄功報應大云何恩不及耶答曰生死各宜有人貪生有人樂死有愚癡人不知死後更生違遠佛法不值明師貪生畏死死墮地獄有

智慧人奉事三寶遭遇明師改惡修善如斯之人惡生樂死死生天上天帝曰如尊所誨全命無功者願聞施食施法答曰布施飢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者濟一世之乏增益生死說法教化者能令衆生出世間道得三乘果免三惡道受人天樂是故佛說以法作施功德無量天帝曰師今此形爲是業報爲是應化答曰是罪非應天帝曰我謂是聖方聞罪報未知其故願聞因緣答曰昔生波羅柰國波頭摩城爲貧家子刹利之種幼懷聰明特好學習至年十二逐師於山不失時節經五十年九十六種經書靡所不達皆由和尚之恩其功難報由先學慧自識宿命由受王位奢婬著樂報盡命終生地獄畜生（自下云略而不述）時帝釋與八萬諸天從受十善令還天宮和尚何時捨此罪報得生天上野干曰剋後七日當捨此身生兜率天汝等便可願生彼天多有菩薩說法教化七日命盡生兜率天宮復識宿命行十善道

又賢愚經云佛在波羅柰國於林澤中爲諸

天人四輩之類顯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鴈為群聞佛音聲深心愛樂迴翔欲下獵師張羅鴈墮其中為獵師所殺生忉利天處父母膝上若八歲兒端嚴無比光若金山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即識宿命愛法果報即共持華下閻浮提至世尊所禮足白言我蒙法音生在妙天願重開示佛說四諦得須陀洹果即還天上

利益部第三

又大寶積經云第六菩薩修行智慧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為十一思惟分別定慧根本二思惟不捨斷常二邊三思惟因緣生起諸法四思惟無衆生我人壽命五思惟無三世去來住法六思惟無發行不斷因果七思惟法空而植善不懈八思惟無相而度衆生不廢九思惟無願而求菩提不離十思惟無作而現受身不捨如是慧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般若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一切悉捨不取施

想二持戒不缺而不依戒三住於忍力而不住衆生想四行於精進而離身心五修禪定而無所著六魔王波旬不能擾亂七於他言論其心不動八能達生死海底九於諸衆生起增上悲十不樂聲聞辟支佛道

又佛言若有菩薩信樂多聞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知煩惱資助二知清淨資助三遠離疑惑四住正真見五遠離非道六安住正路七開甘露門八近佛菩提九與一切衆生而作光明十不畏惡道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智慧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不住斷見二不入常見三了十二緣四忍無我行菩薩復有四種擁護法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擁護法師如已君主二護諸善根三將護世間四護利益他菩薩復有四種無猒足行具足智慧一樂於多聞無有猒足二樂於說法無有猒足三行慧無有猒足四行智無有猒足

又華嚴經云佛子一切諸佛有十種未曾失時何等爲十一切諸佛成等正覺未曾失時

一切諸佛善根業報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授菩薩記未曾失時一切諸佛隨應衆生示現神力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現如來身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悉行於捨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入城聚落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攝歡喜衆生未曾失時一切諸佛難化衆生而放捨之爲調伏故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示現不可思議自在神力未曾失時佛子是爲一切諸佛十種未曾失時頌曰

三塗阻隔六度相應　施戒忍進　禪智開朦

四等慈照　三學哀矜　唯斯福利　寔由心崇
染淨隨情　取捨我躬　解興惑喪　息妄休徵
六蔽久壅　八正虛融　福智雙感　理量俱通

感應緣略引七驗

晉亭湖神廟　　魏沙門釋志湛

唐沙門釋慧因　　沙門釋慧稜
沙門釋法敏　　沙門釋空藏
司元大夫妻蕭氏

晉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嚴峻甚惡于時有一客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呪辟諸邪毒

並皆有驗別有小僧就藏學呪經於數年學業成就亦能降伏諸邪毒惡故詣亭湖神廟止宿誦呪伏神其夜見神遂致殞命藏師聞弟子誦呪致死懷忿自來夜到神廟瞋意誦呪神來出見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恒受持般若聞師徒並亡(廿五)遂來神所於(八)廟夜誦金剛般若至夜半中閒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見有一物其形偉大甦(蘇)驚人奇特可畏口齒長利眼光如電種種神變不可具述經師端坐正念誦經剎那匪懈情無怯怕都不憂懼神見形泰攝諸威勢來至師前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聽經訖師問神曰檀越是何神靈初來猛峻後乃容豫神答云弟子惡業報得如是是此湖神然甚信敬經師又問若神信敬何意前二師並皆打死答云前二師死者爲不能受持大乘經典瞋心誦呪見弟子來逆前放罵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伏于時二僧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殺二僧左近道俗見前二僧被殺謂經師亦死相率往看且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競

共問由具答前意寔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
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若者衆
魏泰嶽人頭山衡草寺釋志湛齊州山莊縣
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
言住衡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遊
諸禽獸而不驚亂常誦法華用爲恒業將終
之日沙門寶誌奏疏武曰北方山莊縣僧住
衡草寺是須陁洹聖人今日入涅槃揚都道
俗問誌皆遣遥禮端坐氣絶兩手各舒一指
有西天竺僧解云若是二果聖人各舒兩指
湛舒一指定是初果收葬人頭山造塔安之
鳥獸不汙今猶在焉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
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供給至終置冢巖
下餘骸枯朽唯舌多年不壞又齊武成世并
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
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人兩脣其內有舌鮮
紅赤色以事奏聞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
大統法師上奏曰此持法華者令六根不壞
殷誦千遍定感此徵乃勑中書舍人高珍曰
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

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勑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各執香爐潔齋旋遶而祝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謬者請現靈感纔始發聲脣舌一時鼓動雖無響及而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竪珍以狀聞詔遣藏之石函遷于山室又魏太和初年北代京閹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奏乞入山修道出勑許之乃賚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匪懈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陰相復現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官驚訝於是北代之國華嚴轉盛（右此二驗見侯君素集）

唐西京大莊嚴寺釋慧因俗姓于吳郡海鹽人也稟靈溫裕清鑒倫通後造長干辯法師所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弘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誼絲竹交響當即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綃兩束因曰

此爲矚遺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爲吾被閻羅王命夏坐講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起彼冥祈神遊異域者矣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莊嚴寺

春秋八十有九

唐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姓申屠凡有法論皆令覆述吐言質朴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至貞觀十四年正月半襄州有感通寺昶法師曰夢見閻羅王請稜公欲講三論昶公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遊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緣斯願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通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愈告弟子曰吾五臟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借觀音未至者閻已講三遍皎如目前說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即到度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稜法

師來即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斂容便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姓孫冊陽人也法華三論常講不絕至貞觀元年出還冊陽講華嚴涅槃至二年於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講道俗數千慶之嘉會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往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衆集有蛇懸半身在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講畢方隱至夏終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敎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三夜無故暗冥恰至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停喪七日異香不滅道俗感歎咸悉相送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縣母初孕之日自然不食酒

肉葷辛不嘗以同身子密加異之既誕之後靈鑒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恩存拔濟聰勤無比日誦萬言至年長大總誦經論三百餘卷鈔摘衆經大乘要句十有餘卷流行於世賢劫千佛日禮一遍春夏方等常坐不卧（廿五）翹勤難加寸陰不虧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寺側收骨起塔其髏骨兩耳相通頂有雙孔眼目合竅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會昌寺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爲文又有釋（十二）遺裕常誦法華千有餘遍以貞觀初因疾將終遺囑友人慧廓曰比雖誦經意望靈驗身死之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屈爲發出舌根爛不審若不壞爲起一塔以示經感言訖而終依囑而埋至貞觀十一年廓與知友就墓開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庶女男咸覩敬仰以白盛舌於陽陸北性谷南岸爲建塔銘識者尊嚴發信誦經又有京城西豐谷鄉南福水南史村史呵誓少懷善念常誦法華臨終之時感有異香盈氳滿村埋後十年

妻亡開墓同殯見舌鮮明異常紅赤又蕭僕射宋國公凡太府寺大卿榮位高貴國史具傳欣懷道業無棄寸陰暗誦法華萬有餘遍兄弟各造千部法華書生潔淨勘校無謬莊飾函盛散付流通請受人名各録一通躬自禮敬日夜一遍（世五）宋公自撰經疏十有餘卷廣集諸家向有三十捲掇菁華採以曾臆四時無事坐座恒講至於開題之首每召京城名德朝野宰貴躬臨座席以伸賓主況卿情好讀誦所寫法華千部躬自勘校每日朝參必（十三）使侍人執經在前至於公事伺有閑隙便自勘讀日誦一遍以爲常式靈祥徵迹頗難記録家門高遠不可傳述（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唐蕭氏是司元大夫崔義起妻是蕭鍔女鍔是僕射之姪蕭氏爲人妬忌多瞋好打奴婢不信業報至麟德元年從駕洛陽到二年正月身亡死在地獄蕭氏手下常所愛婢名閨玉年可十八雖是獠婢容貌端正性識聰敏信樂佛法至二月家内爲夫人設三七日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枷項鎖腰獄卒衛從

餘人不知唯此婢見夫人靈著此婢言音共夫人生平語音無異使傳語向家內大小云吾適崔家已來爲性多瞋橫生嫉妒好打奴婢兼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備經諸苦不可具說聞家內今三七日爲吾設齋請求獄官放一日假暫來看齋語汝男女合家大小吾自共汝同住已來身三口四意怒三毒好瞋打汝兼嫉妒大夫所看婢妾種種不善發起惡業今受報苦不可具陳願汝男女合家大小內外眷屬從汝懺悔願施歡喜然汝男女憶吾乳餔之恩將吾生平受用資具速捨修福望拔冥苦至七七日爲吾設齋之時令此功德早得成就吾至齋日更請官人望得復來語大夫及兒女等大夫生平急性多瞋不得過分瞋打奴婢勸信三寶恭敬上下修持齋戒檀忍不絕臨去之時（世五）（十四）語男女云吾且將閻王去使在地獄看吾受罪苦痛如何經五六日還放迴來今汝男女知吾受罪苦痛虛實作此語已閻王即死唯心上暖餘分並冷身卧在地不敢埋之此婢即至地獄

見一大殿院門嚴兵守衛云是王殿不敢窺
寄行至東院別見一廳上有大官人云是斷
罪官復過廳院東有地獄種種苦具一如圖
盡夫人語婢云汝看吾受罪之苦作此語已
即有種種獄卒羅刹撲擲夫人屠割身肉鑊
湯煎煮煮已還活活已復歷諸獄鐵鉗抽舌
鐵烏啄之復臥鐵牀飛烏猛火一時著身死
已還活活已復受諸苦不可具陳夫人蘇已
即見其父蕭鏗乘紫金蓮華座騰空而來鏗
生平已來及歷任諸官皆不食酒肉葷辛常
誦法華經日別一遍恭敬三寶晝夜六時禮
誦無闕今生善處見女受苦故來相救即語
女云吾生平之日每勸汝生信止怒汝不用
吾語今致其殃汝復何因將此婢來女報父
言為兒生平不信今受罪苦故將此婢看兒
受罪輕重令傳向家內男女使其生信（世五）父聞
即可即語女言吾雖生善處未能全救汝苦
汝努力自勵發心兼藉家內福善共相助佐
決望得出上升人天作此語已忽有一婆羅
門師年少端正亦乘空而來語夫人曰由汝（十五）

不信因果今受罪苦未知此婢性識如何吾欲教誦經使傳家內令世人生信夫人報云請師但教此婢聰明誦經可得師即先教誦金剛般若初受二三行有忘一二句者後續授之漸得半紙一紙少時誦得不忘復教誦藥師法華一受不忘此之三部皆作梵音不作漢語文詞典正音韻清亮文句皆熟即已放歸臨來語云汝至家內逢人為誦漢人道俗不別汝音今覓婆羅門善梵語者試看誦之始知善惡世人多有信邪事道不樂佛法既見汝療婢尚能誦得三本梵經豈可不生信心儻得一人迴邪入正非但夫人得福亦令汝後報不入三塗既受此語已放出至家惺了如舊即集家內尊卑具說夫人地獄受罪苦事猶恐曹主兒郎等不信即臥在地作夫人在地獄受苦之事或云看夫人吞熱鐵丸開口咽之口赤腹熱如火或云看夫人受鐵鉗拔舌出舌二三尺餘或云看夫人受牀苦身體紅赤熱氣如火如是變現種種苦痛之相已然後蘇醒復說見夫人父誡勑之

事復說見婆羅門教誦經意夫人得出地獄上升天報此婢即爲家內正坐而誦文文句句皆作梵音聲氣清亮令人樂聞室家大小見此善惡靈驗罕所未聞夫人男女大小五體自撲號哭哀慟逾痛初七道俗郡官聞者皆勸易心歸信齋戒不絕麟德元年有西域四婆羅門來獻佛東頂骨因親眷屬將軍薛仁軌家內設齋諸親聚集諸官人共議云此婢雖誦得梵經甚等皆不別之故邀屈請得此四婆羅門至將軍舍齋復喚得此婢不語四僧云在地獄中誦得誑云別有婆羅門教誦得此三部經密試虛實即對四僧令婢誦之且誦金剛般若訖此四婆羅門一時皆起合掌怪歎希奇未曾有也何因漢人能得如此更爲誦藥師法華訖彌加歡喜恭敬如師即譯語傳云此女何因得如此善巧音詞文句典正經熟不錯吾西域善能誦者未能如是此非凡人能得如此諸官人等始爲說實四僧泣淚非是聖力冥加豈能如是言詞典正諸官道俗見者悲歎深信佛法不敢輕慢

將軍因見此事奏上聞徹皇帝勑語百官信知佛法衆聖之上冥祐所資孰不能信百官拜謝慶所未聞良由三寶景福恩重慈蔭四生非臣下愚所能籌度聖凡受益豈得不信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世五　十七

音釋

嵩華嵩思融切華胡化切嵩華並山名滔滔並徒刀切水流貌翹渠堯切舉足也憿陟降切愚也普武亘切與憂同不明也罵罵並父沸切與佛同歇名人身反踵自笑俗謂之土婁是也牲牲並所庚切能言獸也剡刻削也萎悴萎於爲切枯也悴秦醉切憔悴也譑譌廢幼切誤也闡闡央炎切訝吾駕切疑怪也踵知隴切蹣也稜魯登切稱也㮣丑兩切㮣盧侯切髏髑髏也揉揉忍九切揉也揆揆丁括切揆也隰綺戟切空隙也鏗口莖切鏗南夷名獠盧晧切西南夷名窺窬窺缺規切窬羊朱切闚闖也儻他朗切或猶私視也儻然之詞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世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懺悔篇第八十六（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違順部
會意部（世六）　儀式部　洗懺部

述意部第一

敬惟佛日潛暉正像侵訛人情嶮異世序澆漓仰別大師千有七百衆生頑聾善根羸薄正法既衰邪見增長內無勝解常爲五住自縈外失良緣致使四魔得便放縱三毒馳騁六塵日夜攀緣無非搆禍招衆之咎積罪尤多今既覺悟盡誠懺悔然懺悔之儀須憑聖教教有大小罪有重輕通塞不同開遮有異是故第一廣引聖教明懺成持不如七衆之人曾經受得五八十具三聚等戒若犯小乘初四重戒不覆藏者依律開許盡形學悔不限時節若覆藏者縱有懺悔依律不許第二篇已下隨犯輕重覆與不覆但識名種依律得除具存大教非此所明若犯大乘三聚等戒除謗方等邪見重緣業思極重戒體不全

縱有好心懺犯大難必須懇意用心徹到犯餘輕者懺悔可通令依方等佛名經等無問在家出家大小乘戒若有犯者不牒名種所以開懺惟此懺悔為除罪障冀免業非欣慕清升遠求大聖思極大事不可容易自非具開聖教無宜得滅知罪真妄染淨虛融心境開合常須作意不起攀緣罪方伏除也

引證部第二

如最妙初教經云佛告舍利弗我憶往昔有一比丘名曰欣慶犯四重禁來至僧中九十九夜懺悔自責罪業即滅戒根即生如初受戒時無有異也如人移樹餘處得生彌更滋長乃得成樹破戒懺悔亦復如是爾時破戒比丘自隱犯罪心生慚愧轉加苦行乃經七年道成羅漢說是品時五百破戒比丘以慚愧故戒根還復（世六）

又大莊嚴經論云若人學問雖復毀行以學問力能尋得迴以是義故應勤學問我昔曾聞有一多聞比丘住阿練若處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比丘所聽其說法于時學問比丘於

此寡婦心生染著以染著故所有善法漸漸劣弱爲凡夫心結使與此婦女共爲言要婦女言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相從彼時比丘即便罷道既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苦惱身體羸瘦不解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即自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是念唯殺羊用功極輕兼得少利作是念已求覓是處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還與屠兒共爲親友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路上遇值得見已便識頭髮蓬亂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刹所執肉稱悉爲血汙見其稱肉欲賣與人比丘見已即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極易迴轉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何意今日忽爲此事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世六

汝若不調馬　放逸造衆惡　云何離慚愧
捨棄調伏法　威儀及進止　爲人所樂見
飛鳥及走獸　覩之不驚畏　行恐傷蟻子
慈哀憐衆生　如是悲愍心　今爲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若得見諦是名沙門婆羅門復說偈云

更悍而自稱　謂已真沙門　爲比不調心
忽作斯大惡

說是偈已尋即思惟我今作何方便令其開悟如佛言曰若教人時先當令其觀於四諦今當爲說佛業根本作是念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極善稱量時賣肉者作是念言此比丘既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量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　而來見濟拔　如斯之比丘
久離市易法　見吾爲惡業　故來欲救度
實是賢聖人　爲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昔者爲比丘時造作諸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聚欲過欲味思惟是已即以肉稱遠投于地於生死中深生猒患語彼比丘大德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　何者爲最多　我以慚愧鞞
捉持皆悉稱　思量如此事　心已得通達
不見其有利　鈍者欲衰患　以是故我

宜應捨離欲　往詣於僧坊　復還求出家
時罷道比丘說此偈已即捨惡業出家精勤
得阿羅漢果以此文證破戒犯重迴心學道
勤修則出雖復依理要須專精起勇猛心不
惜身命常須自省勿起邪念立大誓願不限
劫數盡於未來(世天)盡欲度脫等衆生界(四)拔苦與
樂知心妄動遠離前境新業不起舊結伏除
縱有重過即能輕微業惡雖重不如善心故
涅槃經云譬如戲華雖有千斤終不能敵真
金一兩如恒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鹹味飲者
不覺喻能觀心強即滅重罪
又虛空藏經云若優婆塞優婆夷等破五戒
犯八戒禀出家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
叉摩那犯四重禁在家菩薩毀六重禁如是
愚人世尊先於毗尼中決定驅擯如火石破
今於此經說大悲虛空藏能救諸苦及說呪
以除罪咎設有此人云何爲證佛告優波離
有三十五佛教救世大悲汝當敬禮爾時當
著慚愧衣如眼生瘡深生耻愧如癩病人隨
良醫教汝亦如是應生慚愧既慚愧已一日

乃至七日禮十方佛稱三十五佛名別稱大悲虛空藏菩薩名澡浴身體燒衆名香堅黑沉水明星出時長跪合掌悲泣雨淚稱虛空藏名白言大德大悲菩薩愍念我故爲我現身爾時當起是想虛空藏菩薩頂上有如意珠其如意珠紫金色若見如意珠即見天冠此天冠中有三十五像現如意珠中十方佛像現虛空藏菩薩身長二十五由旬若現大身與觀世音等此菩薩結跏趺坐手捉如意珠王其如意珠演說衆法音與毗尼合若此菩薩憐愍衆生作比丘像及一切像若於夢中若坐禪時以摩尼珠印印彼臂印文上有除罪字得此字已還入僧中如本說戒若優婆塞得此字者不障出家設不得此字便有空中有聲唱言罪滅若無空聲使知毗尼者夢見虛空藏告言毗尼菩薩某甲比丘某甲優婆塞更令懺悔一日乃至七日禮三十五佛虛空藏菩薩力故汝罪輕微知法者復教令塗治圊厠經八百日日告言汝作不淨事汝今一心塗一切圊厠莫令人知塗已澡

浴禮三十五佛稱虛空藏向十二部經五體投地說汝過惡如是懺悔復經三七日爾時智者應集親厚於佛像前稱三十五佛名稱虛空藏名文殊師利賢劫菩薩為其作證更白羯磨如前受戒此人苦行力故罪報永除不障三種菩提業佛告優波離汝持是觀虛空藏法為未來世無慚愧衆生多犯惡者廣分別說說是語時虛空藏結跏趺坐放金色光如意珠中現三十五佛已白佛言世尊我此如意珠寶說首楞嚴座是故衆生見此珠者得如意自在爾時世尊勑優波離汝持此經不得多衆廣說但為一人持毗尼者為未來世無眼衆生作眼目故慎莫忘失時優波離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依佛名經云爾時佛告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求阿耨(奴豆)菩提者當先懺(大)悔一切諸罪若比丘犯四重比丘尼犯八重戒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犯出家根本若優婆塞犯優婆夷重戒若優婆夷犯優婆塞重戒乞懺悔者當淨洗浴著新淨衣不食葷辛當在靜處修

治室内以好華幡莊嚴道場香泥塗地懸四十九枚旛莊嚴佛座安置佛像燒種種香散種種華興大慈悲願苦衆生未度者令度於一切衆生下心如僮僕心若比丘犯四重禁如是晝夜四十九日當對八清淨僧發露所犯罪七日一對發露至心慇重悔昔所作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隨力隨分如是至心滿四十九日罪必除滅是人得清淨時當有相現若於覺中若於夢中十方諸佛與其記別或見菩薩與其記別將詣道場共爲已伴或與摩頂永滅罪相或自見身入大會中處在衆次或自現身處衆說法或見法師淨行沙門將詣道場示其諸佛舍利弗若比丘慚悔罪時若見如是相者當知是人罪垢得滅除不至心若比丘尼慚悔八重罪者當如比丘法滿足四十九日（廿六）當得（七）清淨除不至心若優婆塞優婆夷慚悔重戒應當至心恭敬三寶若見沙門恭敬禮拜生難遭想當請詣道場設種種供養當請一比丘心敬重者就其發露所犯諸罪至心慚悔一心歸命十

方諸佛稱名禮拜如是滿足七日必得清淨除不至心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洗浴著新淨衣修治室內數好高座安置佛像懸四十九枚旛種種花香供養誦此三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滅四重八重等罪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亦如是

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世尊去後毀四重禁比丘尼毀八重禁若菩薩若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毀如是一一諸戒當云何滅如是等過佛言快哉文殊乃能請問如是等事汝慈悲勝故能發是問汝若不發是問我終不說彼惡汝今諦聽當為汝說若我去世後若有惡律儀比丘毀四重禁默受供養而不改悔當知是比丘必受地獄苦而無疑也我今當出良藥救彼比丘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離婆離婆諦一仇呵仇呵帝二陀羅離帝三尼呵羅帝四毗摩離帝五莎呵六

文殊師利此陀羅尼是過去七佛所造如是

七七亦不可計數亦不可說此陁羅尼救攝
衆生現在十方不可計不可數七佛亦讀誦
此陁羅尼救攝衆生末世惡律儀比丘令其
堅固住清淨地若有比丘毀四重禁至心憶
念此陁羅尼誦千四百遍已乃一懺悔請一
比丘以為證人自陳其罪向形像前八十七
日懺悔已是諸戒根若不還生終無是處若
不堅固阿耨菩提心亦無是處又文殊師利
云何當知得清淨戒善男子若其夢中見有
師長手摩其頭若父母婆羅門耆舊有德人
若與飲食衣服卧具湯藥當知是人住清淨
戒若見如是一相者應向師說如法除滅如
是罪咎若比丘尼毀八重禁者若欲除滅八
重禁者先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陳其罪
咎向彼比丘彼比丘應知法而救此內外律
所謂
阿嶷離婆其羅帝一羅帝婆二摩羅帝三阿
摩羅帝四莎呵五
善男子此陁羅尼若有讀誦受持如法修行
九十七日誦四十九遍乃一懺悔隨師修行

是諸惡業若不除滅終無是處若於夢中見如上事當知彼尼住清淨地具清淨戒若有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毀諸禁戒者亦應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向形像前若尊經般若前自陳其過向此比丘說此比丘應教淨律之法所謂

伊伽羅帝一慕伽羅帝二阿帝摩羅帝三郁伽羅帝四婆羅帝婆五座羅伽竭帝六座羅竭帝七豆羅奢竭帝八毗奢竭帝九離婆竭帝十婆羅棄阿棄十一其羅棄阿棄十二持羅棄阿棄十三其蘭棄阿棄十四提蘭棄阿棄十五毗羅棄阿棄十六莎訶十七

善男子我為慈愍一切衆生故說此陁羅尼若有下劣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亦讀誦修行此陁羅尼誦四百遍乃一懺悔如是次第四十七日當懺悔時應自陳過令其耳聞如上所說夢中得見一一事者當知是沙彌等住清淨地具清淨戒佛告文殊師利如汝所念行者應修五事持諸戒境界所謂不犯陁羅尼義不謗方等經不見他過不毀大

乘不毀小乘不離善友常說衆生妙行復有五事不談上界所見亦不談所行好醜之事亦應日三時塗地亦應日誦一遍日一懺悔如是五事是行者業不犯戒復有五事若有比丘此行法者及與白衣不得祭祠鬼神亦復不得輕於鬼神亦復不得破鬼神廟假使有人祭祠鬼神亦不得輕亦不得與彼人往來如是五事是行者業護戒境復有五事不得與謗方等經家往來不得與破戒比丘往來不得與破五戒優婆塞往來不得與獵師家往來不得與常說比丘過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腦皮家往來不得與藍染家往來不得與養蠶家往來不得與壓油家往來不得與搖鼠藏家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劫人家往來不得與偷人家往來不得與婬坊家往來不得與偷僧祇物人往來不得與乃至偷一比丘物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畜猪羊雞犬家往來不得與觀星宿家往來不得與婬女家往來不得與寡婦家往來不得與沽酒家往來如是七種五事是行者業護

境界
違順部第三
夫四重五逆佛海死屍小乘經律譬同斬首既律無開緣懺不復本依大乘經許其洗蕩如呪枯木還生華果雖許此懺須立大心順教奉行如死還活大士所行義不虛捐身戒心慧志常修習既慚且愧精勵形心心想尚虛罪豈定性今欲科約行業條列順違善惡罪緣具兼二種先就惡業以論違順違於涅槃順於生死辯此違順略顯十心有罪行者須識業相量事而行矣一者無明顛倒煩惱醉惑觸境生著昏暗不醒所以造罪二者內既癡醉外為惡友所迷隨順非法惡心轉熾所以造罪三者內外緣具自破已善亦破他善於諸善事無隨喜心所以造罪四者既不修善惟惡是緣（世六）縱恣三業無惡不為所以造罪五者所造惡事雖未廣多而惡心周普奪一切樂與一切苦所以造罪六者惡念相續晝夜不斷心純念惡初無停息所以造罪七者隱覆瑕疵藏諱罪過內懷姦詐外現賢善（十一）

所以造罪八者身色强健謂我常存增狀作罪不畏惡道所以造罪九者頑癡凶很麤鹿抵突無慚無愧行無羞耻所以造罪十者撥無因果不信善惡斷諸善根作一闡提不可救療所以造罪如上十心無明為本增加不已極至闡提順入生死從暗入暗織作結業無解脫期是名無明違順心也既識生死罪惡之人遇佛大慈加攝哀念立改過法開解脫門令我善根重得生長如王登位宥罪緩刑將行懺除修善改惡善中違順亦具十心常須運想對治前罪從後立儀一一觀破此正悔過立行本基也一者正信因果不迷不謬為善獲福為惡得罪雖無作者果報不失雖念念滅業不敗亡信為道源智為能入既信且智衆善根本用此正信翻破不信一闡提心由備此心方能起懺二者悔罪要方慚愧為本我慚此罪不預人流愧我此罪不蒙天罰是為白法亦是三乘行人第一義天出世白法是為慚愧翻破無愧之黑法也要具此心方能行懺後條例爾三者怖畏無常命

如水沫一息不還隨業流轉覺無常已食息無閑是為無常翻破保常不畏惡道心也四者發露向他說罪輕重以露罪故罪即焦枯如露樹根枝葉彫落是為發露翻破覆藏現淨心也五者斷相續心畢竟捨惡剋決雄猛猶若剛刀是為決定要期斷惡翻破惡念相續心也六者發菩提心普拔一切苦普與一切樂此心弘廣無所不遍是為大乘菩提之心翻破遍惡心也七者修功補過勤策三業精進不休是為修功立德翻破不修三業無辜起惡心也八者守護正法不念外道邪師破壞佛法誓欲光顯令久住世是為守護翻破滅一切善事心也九者念十方佛無量功德神通智慧欲加護我慈哀我苦賜我除罪清淨良藥是為翻破念惡知識心也十者觀罪性空罪從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無我心自空空云何有善心亦然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間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之為心但有名字名為罪福如是名字名字即空還源反本畢竟清淨是為觀罪性空翻破無明

顛倒執著心也若無明滅故諸行滅諸行滅故生死滅是為十二因緣大樹壞亦名苦集子果兩縛脫亦名道滅二諦顯是為方等觀慧日月照明衆生遇此重恩故得見十方佛也此摽大意具說如經

會意部第四　世六　十三

問經說懺悔能滅罪業云何唯說觀理智心能滅諸業釋言懺悔有二一是迷心依事懺悔謂佛像前行道禮敬發願要期斷除事惡二是智心依理懺悔謂觀身心斷除結使但所造業有輕有重若論輕業事懺亦滅若論重業有轉者亦能轉重令輕謂三塗業人中輕受故十住婆沙論云我言懺悔罪則輕薄於少時受故知事懺轉重令輕牽報不定由不斷結故有滿力微不盡故業後必受報非令不定今故偏說觀理斷結無惑潤業故不牽生隨所斷處故業永盡於現造業亦不招生則於過現所造善惡方是究竟牽報不定今據此義是以偏說故諸智者欲斷過三塗重業即學觀理永免惡道是故初果名為觚

債故攝論云若無苦下無明諸行不生若行已生無修道無明諸行不熟何以故須陁洹人不造感生報業故阿那含人不受下界生報

又優婆塞戒云若人具有欲界諸業得阿那含果能轉後業現在受之羅漢亦爾故知觀理是真懺故華嚴經偈云

一切業障海　皆由妄想生　若欲懺悔者　當求真實相

又大寶積經云百千萬劫久習結業以一實觀即皆消滅又諸法無行經云若菩薩能見一切衆生性即涅槃性則能畢竟滅業障罪故又普賢菩薩經云觀心無心從顛倒想起如此想心從妄想起如空中風無依止處故知善惡取性作相由未悟理非無妄業後若悟理前業即滅無法可住故不招生如正觀理時當思諸障本唯空寂恒與諸佛同一真性恒沙萬德法界無殊但無明障厚不能覩見以不見故恒於佛前破戒違道十惡五逆無過不爲猶如一堂延及凡聖在堂供養有

多盲人以無目故遂於衆前具造諸惡時有智人愍之不已遂語盲人曰此堂具有凡聖僧衆汝云何對之公然造惡盲人聞已慚愧怖畏謝過無地遂即伸意告白僧衆曰弟子某甲敬白合堂師衆弟子無福少來失明雖與師等同在一堂不能覩見以盲不見遂於師前無過不爲今因善友開導始知有師慚愧怖畏不可具陳弟子今從合堂師等求哀懺悔唯願師等受弟子歸誠懺悔然此盲人雖自無眼不見僧衆然知僧衆先皆見已受其懺悔我等亦然昔造罪時恒在佛前今欲悔過了知諸佛悉皆已見但一切諸佛三達靈智五眼明照知無不盡莫問遠近內外明闇如掌觀珠隨機赴感不差時也又知罪緣無有自性但以妄想因緣虛受是苦故維摩經云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如是却推罪性皆空發智慧火了無明闇無始已來所造諸惡猶如闇室懺悔

正解狀若明燈一照昏闇皆除不以闇來無始能推燈也明闇解惑爾來無始迷因證果具造諸非事等如闇今欲悔除依佛性力發正見火事等明燈燈起闇除解生惑喪義無不滅也亦如霜雪待日而除亦如病疾待良藥除亦如迷方待悟而正亦如惡類衆新悔如巨火須臾殄滅是故涅槃經云譬如戲花千斤不如真金一兩造罪雖多不如少善既對佛造懺還同盲人向僧懺悔罪無自性從緣而滅故業報差別經偈云

若人造重罪　作已深自責　懺悔更不造
能拔根本業

既知真僞即知所緣罪業從事而生惑情障解迷而不覺故有斯罪如雲覆日如闇冥室今之悟心緣理而生解興惑喪如光滅暗前心雖起重罪後念觀理妄心即滅妄境不生久熏不已業種自亡故未曾有經云前心作惡如雲覆日後心起善如炬消暗又大集經云如百年垢衣可於一日浣令鮮淨如是百千劫中所集諸不善業以佛法力故善順思

惟可於一日一時盡能消滅也

儀式部第五

此之一門行者欲懺要對三寶勝緣境前偏袒露膊脫去巾履女人不勞袒膊具服威儀合掌恭敬請一大德耆年宿邁自心敬者先當奉請十方三寶以為良緣故人述偈云（世大）

歸命十方一切佛　頂禮無邊淨覺海（十六）
亦禮妙法不思議　真如自性清淨藏
住於極愛一子地　得道得果諸聖人
我以身口清淨意　咸各歸命稽首禮

然後請懺悔主云大德一心念我弟子某甲今請大德為懺悔阿闍梨願大德為我作懺悔阿闍梨我依大德故得懺悔慈愍故（一遍亦得三遍彌善）

第二懺悔師先教識前罪性輕重具如初意依論懺悔總有四種一更相易脫懺是凡夫下品懺法二永斷相續懺是上品凡夫懺法三燋業懺是賢人懺法四滅業懺是聖人懺法前二是事中懺敵對而除未能滅業且伏而不起由不依理觀未入聖位雖得免非未

來不入惡道然此業性常在以熏成種故如人所樹但去枝條其根仍在後二懺悔要須緣空悟理心境虛融常須作意見諦漸修然後得滅今且依第二凡夫永斷相續懺令業伏不行常依善友發大誓願臨命終時亦得隨願往生十方淨土永離三惡（世六）以住娑婆（十七）恐心怯弱不能堅固意欲退者當以五法佐助得不悔果一信二慚三愧四善知識五宗敬戒一信爲道源功德母一切善法因之而生二慚者自不作罪三愧者不教他作罪又慚者內自羞人愧者羞天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一切凡聖四善知識是全梵行五戒者是汝大師故三寶是凡聖所依故須歸敬戒師臨時種種開誘令發大心永斷後犯臨時誡勗不可預述

洗懺部第六

如舍利弗悔過經云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阿羅漢道欲求辟支佛道欲求佛道者欲知去來之事者常以平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雞鳴時澡漱正衣服叉手禮拜十方

自在所向當悔過言其等宿命從無數劫以來所犯過惡至今世所犯姓決所犯瞋恚所犯愚癡不知佛時不知法時不知比丘僧時不知善惡時若身有犯過若口犯過若心犯過若意欲害佛嫉惡經道若鬪比丘僧若殺阿羅漢若自殺父母若犯身三口四意三自殺生教人殺生見人殺生代其喜身自行盜教人行盜見人行盜代其喜身自欺人教人欺人見人欺人代其喜身自兩舌教人兩舌見人兩舌代其喜身自罵詈教人罵詈見人罵詈代其喜身自妄言教人妄言見人妄言代其喜身自嫉妬教人嫉妬見人嫉妬代其喜身自貪餮教人貪餮見人貪餮代其喜身自不信教人不信見人不信代其喜身不信作善得善作惡得惡見人作惡代其喜身自盜佛寺中財物若比丘僧財物教人行盜見人行盜代其喜身自輕稱小斗短尺欺人以重稱大斗長尺侵人見人侵人代其喜身自故作賊教人作賊見人作賊代其喜身自惡逆教人惡逆見人惡逆代其喜身諸所更以

來生五處者在泥犁中時在禽獸中時在薜荔中時在人中時在天中時身在此五道中生時所犯過惡不孝父母不孝於師不敬於善友不敬於善沙門道人不敬長老輕易父母輕易於師父輕易求阿羅漢道者輕易求辟支佛道者若誹謗嫉妒之見佛道言非見惡道言是見正言不正見不正言正某等諸所作過惡願從十方諸佛求哀悔過令某等今世不犯此過殃令某等後世亦不被此過殃所以從十方諸佛求哀者何佛能洞視徹聽不敢於佛前欺誑某等有過惡不敢覆藏從今以後皆不敢復犯佛語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意不欲入三塗者諸所作過皆當悔過不當覆藏不欲生邊地無三寶處皆當悔過不當覆藏乃至欲得三乘道果者皆當悔過不當覆藏佛語舍利弗若使天下男子女人皆得阿羅漢及辟支佛若有人供養天下阿羅漢辟支佛滿千不如持悔過經於晝夜各三過讀一日其得福勝供養天下阿羅漢辟支佛百倍千倍萬倍億倍

又依普賢觀經云懺悔六根本意由業障故不淨六根具造十惡處處貪著遍六情根此六根業枝條華葉悉滿三界一切生處增長無明今欲懺悔廣請諸佛菩薩讀誦大乘至心徹到發願求破壞身心一切惡業念念之中得見普賢十方諸佛故說偈云

若有眼根惡　業障眼不淨　但當誦大乘
思念第一義　是名懺悔眼　盡諸不善業
耳根聞亂聲　壞亂和合義　由是起狂亂
猶如癡猴猿　但當誦大乘　觀法空無相
永離一切惡　天耳聞十方　鼻根著諸香
隨染起諸觸　如此狂惑鼻　隨染生諸塵
若誦大乘經　觀法如實際　永離諸惡業
後世不復生　舌根起五種　惡口不善業
若欲自調順　應勤修慈心　思法真寂義
無諸分別相　心想如猿猴　無有暫停時
若欲折伏者　當誦大乘經　念佛大覺身
力無畏所成　身爲機關主　如塵隨風轉
六賊遊戲中　自在無罣礙　若欲滅此惡
永離諸塵勞　當處涅槃城　安樂心恢泊

但當誦大乘　念諸菩薩母　無量勝方便
從思實相得　如此等六法　名爲六情根
一切業障海　皆從妄想生　若欲懺悔者
端坐念實相　衆罪如霜露　慧日能消除
是故應至心　懺悔六情根

（世六）

述曰余自勤力檢討一切經論雖復教人總懺罪法然文多散落不可具録將前二經懺文稍略所以偏引出之竊尋衆生無始至今造過極多名數塵沙若依前懺又恐洗蕩不可周淨今此已下更依隋代曇遷靈裕二法

（二十）

師總懺十惡冀望周悉雖是凡夫所撰然文義皆採拾地持經論聖意而纘集之依之修行皆合佛意古今諸德懺文甚多比校周悉未能逾下二文也

十惡懺文　曇遷法師撰

弟子某甲普爲一切法界衆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罪業或殺害君親及真人羅漢兵戈征討鋒刃殺戮遊獵禽獸網捕蟲魚或經作惡王刑罰差濫乃至含靈稟性蠢動凡諸生類殘害殺傷及猛獸鷙鳥遞相噉食或盜佛

物法物僧物及他財寶居官因事納貨受財或非已室家外行婬穢莫簡親屬不避僧尼橫起愛憎妄相妬忌或虛詐妄語誑惑君親不知不見言知言見憑託鬼神詭誑世俗或讒譖兩舌鬪亂二邊將此惡言向彼陳說持彼惡語復向此論阻隔君臣離間骨肉一切和合由其破壞或出言麤獷毀訾他人呵叱任情罵詈在口或不以正言乃爲綺語說善爲惡以臭爲香名長爲短說白爲黑謬言詭語調弄於人或志在貪味求取不節性多瞋恚怒自纏或不識正理迷惑邪見謗佛法僧說無因果不信修善受人天樂不信爲惡受地獄苦或謂此身無因而得或謂未來斷無因果毀壞塔寺焚燒經典融刮佛像以取金銅汙穢伽藍違越禁戒飲酒噉肉及食五辛愚癡邪見無惡不造凡此所陳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喜從無始已來定有斯罪以罪因緣能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命多病常處卑賤及以貧窮共人有財不得自在婦不良謹二妻相諍多被謗

毀爲人誑惑所有眷屬弊惡破壞不值好語常聞惡聲凡所陳說恒有諍訟假說真言人不信受吐發音詞又不辯正貪財無猒所求不獲常爲他人伺其長短不善知識共相惱害恒生邪見之家常懷諂曲之心無始已來十不善業皆從煩惱邪見而生今依佛性正見力故發露懺悔皆得除滅譬如明珠投之濁水以珠威德水即澄清佛性威德亦復如是投諸衆生四重五逆煩惱濁水皆即澄清弟子某甲及一切法界衆生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更不造此等諸罪歸命敬禮常住三寶懺悔已訖次禮懺功德發願說偈

願於未來世　見無量壽佛　無邊功德身
我及餘信者　既見彼佛已　願得離垢眼
成無上菩提　普及於含識

總懺十惡偈文（世六）　靈祐法師撰（世七）

自惟我生死　過去無初際　乃至於今生
相續不斷絕　愚癡暗覆故　三毒火常然
雖有身與心　而不能自悟　從蒙一切佛
放智慧日光　照我二種身　亦未之知覺

懷惑生諸趣　無類而不更　競思此因緣
誰非已眷屬　又念諸衆生　元同一心海
因妄想識浪　幻起諸趣身　是身無種種
與我同如性　因於失念故　彼我分別生
由之起愛憎　常共相鬪諍　日夜懷嫌恨
思念相報及　遂於衆生中　無一不傷害
貪奪於資生　非分起染欲　虛誑無實語
惡口不擇言　兩舌相破壞　綺語調弄人
貪海無猒足　瞋火然復然　邪見背正教
諂曲無誠信　違犯諸如來　嫌恨與愛憎
長夜熏自心　無心而不有　積熏而不已
及與諸苦具　諸佛於爾時　皆悉不能救
唯除自發露　所造諸懸咎　應佛菩薩心
隨順本淨性　無始時無明　自此漸微薄
是故懷慚愧　世六　深心悔諸罪　廿三　願佛放慈光
照及苦衆生　所有煩惱聚　皆悉令消滅
自性清淨心　從此至究竟　平等真法界
於今得圓滿（下有九行隔長安延興寺玄琬律師撰曰）
傷已無始隨自心　順入欲流隨洄復

於中孤獨無救護　具造無邊百種苦
所愛諸苦時報定　諸佛威神不能救
因逼事窮苦對至　方乃有此一念悟
以其無明瞽瞙厚　三毒之火常熾然
意欲遠離不能離　如癰已熟待破時
唯願諸佛放慈光　時復照及極苦者
往昔所造三業罪　及今現起一切惡
未來應生諸煩惱　頂禮懺悔願滅除

頌曰

五體悔前朝　三屈懺中夕　鳴椎誠旭旦
哀我苦勞役　引目寓金言　悲傷塵垢積
咄哉形非我　嗟往恒沉溺　踟躕歧路竭
揮手謝中析　洗滌歸誠懺　皎潔凌雲釋
蕭索業苦離　升陟隨緣益　雖未齊高蹤
且免幽途歷

感應緣略引三驗

晉沙門慧達　梁沙門法寵

唐沙門德美

晉沙門慧達姓劉名薩荷西河離石人也未出家時長於軍旅不聞佛法尚氣武好畋獵

年三十一暴病而死體尚温柔家未殮至七日而穌說云將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行行路轉高稍得平衢兩邊列樹見有一人執弓帶劒當衢而立指語兩人將荷西行見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荷入一家有女子美容服荷就乞食空中聲言勿與之也有人從地踊出執鐵杵將欲擊之荷遽走歷入十許家皆然遂無所得復西北行見一嫗乘車與荷一卷書荷受之西至一家館宇華整有嫗坐于戶外口中虎牙屋内牀帳光麗竹

席青几復有女子處之問荷得書來不荷以書卷與之女取餘書比之俄見兩沙門謂荷汝識我不荷答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迦文佛荷如言發念因隨沙門俱行遥見一城類長安城而色甚黑蓋鐵城也見人身甚長大膚黑如漆頭髮曳地沙門曰此獄中鬼也其處甚寒有氷如席飛散著人頭頭斷著脚脚斷二沙門云此寒氷獄也荷便識宿命知兩沙門往維衛佛時並其師也作沙彌時以犯俗罪不得受戒世雖有佛竟不得見從再

得人身一生羌中今生晉中又見從伯在此獄裏謂荷曰昔在鄴時不知事佛見人灌像聊試學之而不肯還直今故受罪猶有灌福幸得生天次見刀山地獄次第經歷觀見甚多獄獄異城不相雜厠人數如沙不可稱計

楚毒科法略與經說相符自荷履踐地獄示有光景俄而忽見金色暉明皎然見人長二丈許相好嚴華體黃金色左右並曰觀世大士也皆起迎禮有二沙門形質相類並行而東荷作禮畢菩薩具為說法可千餘言末云凡為亡人設福若父母兄弟爰至七世姻媾親戚朋友路人或在精舍或在家中亡者受苦即得免脫七月望日沙門受臘此時設供彌為勝也若制器物以充供養器器摽題言為某人親奉上三寶福施彌多其慶逾速沙門白衣見身為過及宿世之罪種種惡業能於衆中盡自發露不失事條勤誠懺悔者罪即消滅如其弱顏羞慚恥於大衆露其過者可在屏處默自記說不失事者罪亦除滅若有所遺漏非故隱蔽雖不獲免受報稍輕若

不能悔無慚愧心此名執過不反命終之後
剋墜地獄又他造塔及與堂殿雖復一土一
木若染若碧率誠供助獲福甚多若見塔殿
或有草穢不加耘除蹈之而行禮拜功德隨
即盡矣又曰經者尊典化導之津波羅蜜經
功德最勝首楞嚴亦其次也若有善人讀誦
經處其地皆爲金剛但肉眼衆生不能見耳
能勤諷持不墮地獄般若定本及如來鉢後
當東至漢地能立一善於此經鉢受報生天
倍得功德所說甚廣略要載之荷臨舜去謂
曰汝應歷劫備受罪報以嘗聞經法生歡喜
心今當見受輕報一過便免汝得濟活可作
沙門洛陽臨緇建業鄴陰成都五處並有阿
育王塔又吳中兩石像育王所使鬼神造也
頗得真相能往禮拜者不墮地獄語已東行
荷作禮而別出南大道廣百餘步（廿六）道上行者
不可稱計道邊有高座高數十丈有沙門坐
之左右僧衆列侍甚多有人執筆北面而立
謂荷曰在襄陽時何故殺鹿跪答曰他人射
鹿我加創耳又不噉肉何緣受報時即見襄

陽殺鹿之地草樹山澗忽然滿目所乘黑馬並皆能言悉證荷殺鹿年月時日荷懼然無對須臾有人以叉叉之投鑊湯中自視四體潰然爛碎有風吹身聚小岸邊忽然不覺還復全形執筆者復問汝又射雉亦嘗殺鷹言已又投鑊湯如前爛法受此報已乃遣荷去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謂荷曰汝受輕罪又得還生是福力所扶而今以後復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遥見故身意不欲還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蘇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達太元末尚在京師後往許昌不知所終

右此一驗出冥祥記也

梁揚都宣武寺沙門法寵姓馮南陽冠軍人也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通樊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當死無可避處唯祈誠諸佛懺悔先愆排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閑房禮懺杜絶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迄至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懼其夜懺達四

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由懺蕩之殷故使延壽也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唐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姓王清河臨清縣人年在童稚天然樂善口有所演恒歌讚唄擁塵聚戲必先爲塔每見形像生知禮敬由是親故密而異之知非紹俗之胤也任從師學十九出家雖經論備閱而以津要在心故四分一部博通心首往太白山誦佛名一部一十二卷每行懺時誦而加拜布服蔬食不衣皮帛初依九隴太白僧邕禪師受業後住京師慧雲寺值靜默禪師又從請業每至夏禮懺將散道場去期七日苦加勇勵萬五千佛日別一遍精誠難及多感徵祥自從小至終美禮千遍承師靜默大有福德嘗於興善年別千僧七日行道期滿厚矚人奉十縑將及散晨外起加倍故自開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咸爾默將滅度以普福田

用委於美美頂行之悲敬兩田年別一會又普盆錢夏末常施大業末中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異人形服率麤來告美曰日時既熱何不作餅以用供養且渡二十斛麵作兩日調明旦將設半夜便起打麵動察人物驚亂并作切麵以供大衆須臾麵命煮隨熟千人同飽咸共欣慶餅復堅韌一無所壞試尋看面通問失所合衆悲怪感招斯應又至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延美而住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華嚴堂宇宏麗誓共含生斷諸惡業鎮長禮懺潔淨方等欲有升壇要滿美懺又於一時井忽枯竭懺徒駐立無由洗懺美執香爐臨井加祈應時泉涌過同舊足時共歎怪福加所資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賫供養每有起塔祈請散給精祈通感隨請皆給又至秋夏常行徒跣恐踐蟲蟻慈濟含生又年別般舟一夏不坐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輕通禮七衆或節儉衣食四分之一如斯苦行其相寔繁或生常輟想專固西方口誦彌陁終于命盡以貞觀十一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于會昌春秋六十矣屍送南山鴟鳴趙弟子等將骸起塔樹碑會昌侍中于志寧爲文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也六　廿九

音釋

澆滴　澆古堯切滴音嫡　瞽公戶切目有眸而無明也　瞽許及切瑕胡犬切與鞹同　軹大車綽軓也　圊廁　圊七情切廁初吏切溷也　葷許云切辛菜也　枚莫杯切箇也　羯即訐切　扈抶　扈後五切自縱恣也　抶都禮切觸也　觖與抶同　袒膊　袒徒旱切脫衣袖也　膊補各切膊也　邁莫拜切老也　嫉洩夷質切貪也　蔈他結切蔈蔈也　薜荔　薜蒲計切　荔郎計切　纘祖管切繼也　鋒劒　鋒敷容切劒芒也　鬱脂利切　詭居洧切詐也　刮古滑切剔也　瞖於計切眼疾也　瞙末各切目不明也　殮力贍切殯殮　跼知躅切跼直離切蹐直詣切行不進貌　嵎牛俱切嵎嵎山曲也　遽其據切急速也　嫗衣遇切老婦之稱也　姻婧　姻於真切婚姻也　婧古賁切婚婧也　鄭莫候切縣名　胤羊晉切繼嗣也　岂於容切以水而投切堅也　淺息淺切足跡親地也　逴勅四切逴踔遠也　溲有疎切調和也　靭而振切堅靭難斷也　跣息淺切足親地也　逴勅四切逴踔遠也　溲有疎切調和也　靭而振切堅靭難斷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世七

受戒篇第八十七此有七部

述意部　勸持部　三歸部
五戒部　八戒部　十善部
三聚部　世七一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拔苦與樂必須崇戒經喻多種且述三五能涉遠路喻之脚足勝持一切喻之大地生長萬物喻之時雨善療衆病喻之良醫能消飢渴喻之甘露接濟沉溺喻之橋梁運度大海喻之浮囊能除昏暗喻之燈光防非止惡喻之戒善歸趣解脫終籍尸羅莊飾法身喻之瓔珞如是之喻亦有無量豈不敬之勵意奉持也

勸持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欲見佛性證大涅槃必須深心修持淨戒若毀淨戒是魔眷屬非我弟子又大品經云我若不持戒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入身況能成就衆生淨佛國土具一切

種智
又薩遮尼揵子經云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
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
又華嚴經偈云
戒是無上菩提本　應當具足持淨戒
若能堅持於禁戒　則是如來所讚歎
又月燈三昧經佛說偈言
雖有色壽及多聞　若無戒智猶禽獸
雖處卑下少聞見　能持淨戒名勝士
又遺教經云戒是正順解脫之本又持此戒
得生諸禪定又奉此戒是汝大師若我住世
無異此也
又智度論云若求大利當堅持戒如惜重寶
如護身命以戒是一切善法住處又如無足
欲行無翅欲飛無船欲濟是不可得若無淨
戒欲得妙果亦復如是（世七）若棄捨此戒（二）雖復山
居服藥食草與禽獸無異若能持戒香聞十
方名聲遠布天人愛敬所願皆得持戒之人
壽終之時風刀解身筋脉斷絕心不怖畏
又地持論云三十二相無差別因皆持戒所

得若不持戒尚不得下賤人身況復大人相報

又成實論云道品樓觀以戒爲郭禪定心城以戒爲柱要佩戒印得入善衆

又薩婆多論云佛告比丘戒有四義故毀者重於餘經一戒是佛法平地萬善由之生長二一切佛子皆依戒住若無戒者則無所依一切衆生由戒而有三戒是趣涅槃之初門若無戒者則無由得入泥洹城四戒是佛法瓔珞能莊嚴佛法也又何故律初集以勝故秘故但諸契經不擇時人說而得名經律則不爾唯佛自說要在僧中故勝也

又依涅槃經云如圓護持戒乃至沒命終不故犯佛說喻云如一羅刹隨度海者總乞浮囊度者答言寧殺身命浮囊巨得羅刹復言不肯全施見惠其半彼人爾時亦不施與如是展轉乞微塵許彼人爾時乃至微塵亦不施與菩薩摩訶薩持禁戒時亦復如是煩惱羅刹教化菩薩令犯四重護餘輕者菩薩不隨勸犯僧殘菩薩不許勸犯波逸提菩薩不

肯勸犯提舍尼菩薩不肯勸犯突吉羅菩薩不隨故經云菩薩摩訶薩持四重禁及突吉羅敬重堅固等無差別作是願言寧以此身投於熾然盛火深坑終不毀犯三世諸佛禁戒與居士女等而行不淨復作是願寧以熱鐵周帀纏身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衣服復作是願寧以此口吞熱鐵丸終不敢以破戒之口食於信心檀越飲食復作是願寧卧此身大熱鐵上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牀卧敷具復作是願寧以此身受三百鉾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醫藥復作是願寧以此身投熱鐵籠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房舍復作是願寧以鐵椎打碎此身令如微塵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禮拜復作是願寧以熱鐵挑其兩目不以染心貪視好色寧以鐵鏨遍耳劓刺不以染心聽受諸聲寧以利刀割去其鼻不以染心貪著諸香寧以利刀割去其舌不以染心貪著美味寧以利斧斬斫其身不以染心貪著諸觸何以故以是因緣能

令行者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又發願言菩薩護持如是諸禁戒已悉以施與一切衆生願令衆生得清淨戒不折戒不退戒隨順戒畢竟戒具足成就波羅蜜戒菩薩摩訶薩修持如是清淨戒時即得住於初不動地

述曰菩薩既能如是堅持禁戒得不退果今勸道俗有能仰慕者繼受三聚淨戒十無盡戒二十四戒在家出家所有諸戒如二百五十戒五百戒等悉能圓護是真佛子開佛性門入涅槃道又十輪經云或有戒壞見不壞於聖道中堪任法器四句分別思意可知故涅槃經云於乘緩者乃名爲緩於戒緩者不名爲緩亦有四句分別可知又辯意長者子經云佛爲辯意長者子說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以偈頌曰

不殺得長壽　無病常解脫　一切受天位
身安光影至　不盜常大富　自然錢財寶
七寶爲宮殿　娛樂心常好　男女俱不婬
身體香潔淨　所生常端正　德行自然明
不欺口氣香　言語常聰明　談論不吃謇

所說衆奉用　酒食不過口　無有誤亂意
若當所生處　天人常奉侍　若其壽終後
二十五神護　五福自然來　光影甚煒燁
又大莊嚴論云昔有旃陁利家生其七男六
兄並得須陁洹道唯小者故處凡夫母人旃
陁利身得阿那舍果兄弟七人盡持五戒彼
國常儀旃陁利行殺國中男女犯殺盜婬及
餘重罪盡使旃陁利殺之時國王召彼大兄
言有應死之徒汝行殺之其拜白陳特願弘
恕我受五戒守身謹慎乃至蟻子亦不敢殺
不能爲非寧自殺身不敢犯戒時王奮怒勑
市殺之復白王言身是王民心是我心恣王
欲殺殺心不得仰從王命即今梟首次召諸
弟五人皆受戒不敢行殺王瞋恚盛盡使殺
之次復召小弟母子俱來王見母來倍復瞋
怒前殺六子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來
母曰願聽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盡得須
陁洹道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塵終不
興惡如一毛髮今此小者處在凡夫身雖修
善未蒙道法是故念子既未得聖道或能失

意畏王教令自惜形命毀戒行殺身壞命終入大地獄憐念子故是以送來王復問母前死六子盡得須陁洹道耶答曰盡得王復問母母得何道答曰得阿那含道王聞斯語自投于地稱怨自責造我罪根坐不安席即自嚴辦香油蘇薪取六死屍而闇維之爲起六偷婆與之供養日三懺悔復出財貨給彼老母至於齋日數數懺悔望得罪薄免於地獄故涅槃經云須陁洹果雖生惡國以道力故猶故持戒不起殺盜婬兩舌飲酒等過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尊者阿羅漢宇祇夜多佛時去世七百年後出罰賓國時罰賓國有一惡龍名阿利那數作災害時有二千羅漢各盡神力驅遣此龍令出國界其中有百羅漢以神通動地又有五百人放大光明復有五百人入禪定經行諸人各盡其神力不能使動時尊者祇夜多最後往到龍池所三彈指言龍汝今出去不得住此龍即出去不敢停住爾時二千羅漢語尊者言我與尊者俱得漏盡解脫法身悉皆平等而我等各各盡

其神力不能令動尊者云何以三彈指令龍遠入大海也于時尊者答言我凡夫已來受持禁戒至突吉羅等心護持如四重無異今諸人者所以不能動此龍者神力不同故不能動

又賢愚經云時有乞食比丘持戒清潔有一沙彌弟子護持禁戒没命不犯有優婆塞長請其師日別送食就處供養時優婆塞合家良賤並外作客唯留一女守舍忘不送食爾時尊者日時恐晚即告沙彌汝往取食沙彌善攝威儀到家打門女問是誰答言沙彌爲師迎食女心歡喜我願遂矣即與開門是女端正容貌殊妙年始十六婬欲火燒於沙彌前作諸妖媚搖眉顧影現染欲相沙彌見已念言此女爲有風病顛狂病耶是女將無欲結所使欲娆(世七)毀我淨行耶堅攝(七)威儀顏色不變時女即便五體投地白沙彌言我常願者今已時至我恒於汝欲有所陳未得靜便想汝於我亦常有心當與我願我此舍中多有珍寶如毗沙門天宮寶藏而無有主汝可屈

意為此舍主我為汝婢供給使令必莫違我滿我所願沙彌心念我有何罪遇此惡緣我今寧捨身命不可毀破禁戒又復思惟我若逃突女欲心盛捨於慚愧走外牽捉及誹謗我街陌人見不離汙辱我今當於此處捨命方便語言牢閉門戶我入一房作所應事女即閉門沙彌入房關攝門戶得一小刀心甚歡喜脫身衣服置於架上合掌跪向佛涅槃處自立誓願我今不捨佛法僧不捨和尚阿闍梨亦不捨戒行正為持戒捨此身命願所往生出家學道淨修梵行盡漏成道即刎頸死血流汙身時女怪遲趍戶看之見戶不開喚無應聲方便開戶見其已死失本容色欲心尋息慚結懊惱自搥頭髮分裂面目宛轉灰土之中悲呼泣淚迷悶斷絶其父會還打門喚女女默不應父怪其靜使人踰門門開視之見女如是即問女言汝何爾耶女默不答心自思惟我若實對甚可慚愧若言沙彌毀辱我者則謗良善當墮地獄受罪無極不應欺誑即以實答具述前緣父聞女言心無

驚懼即告女言一切諸法皆悉無常汝莫憂懼即入房內見沙彌身血皆流汙赤如梅檀即前作禮讚言善哉護持佛戒能捨身命載死沙彌至平坦地積衆香木闍毗供養父即請師廣為大衆說微妙法一切見聞皆發道心

三歸部第三（世七）此別六部（へ）

述意部　功能部　神衛部
歸意部　受法部　得失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寶應化隨機感益一音演說各得類解故論云歸依佛者謂一切智五分法身也歸依法者謂滅諦涅槃也歸依僧者謂諸賢聖學無學功德自他身盡處也即自他惑滅所無之處故云盡處也故般若經云一切聖人皆以無為法得名無為即無漏之別因也由此三寶常住於世不為世法之所陵慢以稱寶也如世珍寶為生所重今此三寶為諸群生三乘七衆之所歸仰故名三歸也

功能部第二

如希有校量功德經云爾時長老阿難向佛

而作是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得幾所功德我實未解唯願如來分別演說令諸衆生得正知見爾時世尊告阿難言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假使滿閻浮提須陁洹人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滿一百年持於世間一切所有娛樂之具盡給施與復以四事具足供養乃至滅度之後收其舍利起七寶塔同前供養於意云何得福多不阿難白佛甚多世尊佛言不如善男子善女人以淳淨心作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法僧所得功德於彼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萬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佛告阿難假使滿西瞿陁尼斯陁含人滿三百年如前供養亦不可及假使滿東弗婆提阿那含人滿三百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北方鬱單越滿中阿羅漢滿四百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四天下辟支佛滿十千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三千大千世界諸佛如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二萬歲中如前供養雖得無量無邊不可筭數

福德猶不如有人以淳淨心作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所得功德勝前百倍千倍萬倍不可筭數言辭譬類不能知及爾時世尊復告阿難若有人能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乃至一彈指頃能受十善受已修行以是因緣得無量無邊功德若復有人能一日一夜受八戒齋已如說修行所得功德勝前福德千倍萬倍百千萬倍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若能受持五戒盡其形壽如說修行所得功德勝前福德百倍千倍萬倍億倍非筭數譬喻所能知及若復有人受沙彌戒沙彌尼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受式叉摩那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受比丘尼大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盡形壽受大比丘戒修行不缺復勝於前阿難聞說三歸依處乃至盡壽獲大功德歎未曾有是經微妙不可思議明甚深義功德廣大難可格量是故佛言名爲希有希有經汝當奉行又善生經云若人受三自歸所得果報不可窮盡如四大寶藏舉國人民七年之中運出不盡受三歸

者其福過彼不可勝計又校量功德經云有四洲中滿二乘果有人盡形供養乃至起塔不如男子女人作如是言我某甲歸依佛法僧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以諸福中惟三寶勝故若起謗毀獲罪無邊以善惡例同故耆域調達俱出佛血由心善惡致同劫壽苦樂有異又雜阿含經云與須達舍受三歸終生天上有懷妊者爲其胎子受三自歸子生已後有正知見復教三歸設有奴婢客人懷妊生子亦如是教若買奴婢能受三歸及以五戒然後買之不能不買乃至乞貸舉息要受三歸然後與之若有施三寶物者從世尊聞稱名呪願乃得生天佛言善哉如來有無上知見審知方便皆得生天故知三歸功力最大不得不受又法句喻經云昔者天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命盡當下生世間在陶作家受驢胎自知福盡甚大愁憂自念三界之中濟人苦厄唯有佛耳於是馳往佛所稽首作禮伏地至心三自歸命佛法聖衆未起之間其命忽出便至陶家驢母腹中作子時驢自解走

死壞間破壞坏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即還入故身中五德還福復為天帝佛三昧覺讚言善哉天帝能於殞命之際歸命三尊罪對已畢不更勤苦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所行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輒死　此滅為樂

譬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帝釋聞偈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尊寂滅之行歡喜奉受得須陁洹道

又僧護經云爾時世尊告僧護比丘汝於海中所見龍王由聞法故雖受龍身命終之後生兜率天天中命盡得受人身彌勒出世作大長者財富巨億為大檀越供養彌勒世尊及比丘僧四事具足是諸龍王猶尚能得如是功德況我弟子如法出家坐禪誦經三業具足必證涅槃爾時世尊無問自說云

歸依佛者　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　不離念佛

歸依法者　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　不離念法

歸依僧者　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　不離念僧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釋迦佛往到第二忉利天上為母說經時有一天壽命垂盡有其七

事爲之應現一者項中光滅二者頭上傳飾華萎三者面色變四者衣上有塵五者腋下汗出六者身形瘦七者離本座即自思惟壽終之後當棄天樂下生拘夷那竭國受疥癩母猪腹中作子甚預愁憂不知何計得免此罪有天語言今佛在此爲母說經佛爲三世一切之救唯佛能脫卿之重罪何不往歸即到佛所稽首作禮未及發問佛告天子一切萬物皆歸無常汝素所知何爲憂愁天白佛言雖知天福不可得久恨離此座當爲母猪以是爲毒人趣受身不敢爲恐也佛言欲脫猪身當三自歸言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如是日三天從佛教晨夜自歸於後七日天命壽盡至維耶離國作長者子在母胞胎日三自歸如生墮地亦跪自歸其母免身又無惡露母傍侍婢怖而棄走母亦深怪兒墮地語謂之變惑意欲殺之退自念言我少子息若殺此兒父必罪我即具白長者所由父言止止此兒非凡人生百歲尚不曉歸況兒墮地能自稱佛

好養視之無令輕慢兒遂長大七歲與其輩類於道邊戲時佛弟子舍利弗目乾連適過兒傍兒言我和尚舍利弗等驚怪小兒能禮比丘兒言道人不識我耶佛於天上爲母說經我時爲天當下作猪從佛受教自歸得人(世七)汝豈不知耶比丘即入禪定亦尋知之即爲(十三)呪願因請佛及僧供養畢訖佛爲說法父母及兒内外眷屬應時皆得阿惟越致自歸之福也

神衛部第三

依七佛經云三歸有九神衛護行者其九是何歸佛有三神一名陁摩斯那二名陁摩婆羅那三名陁摩流支歸法有三神一名法寶二名呵責三名辯意歸僧有三神一名僧寶二名護衆三名安隱又依灌頂經云佛在舍衛國與大衆說法於是異道有一鹿頭梵志來到佛所稽首作禮互跪合掌白佛言久聞瞿曇名聲遠振今欲捨置異學受三自歸并五戒法佛言善哉善哉梵志汝能捨置餘道歸命我者當自悔過生死之罪其劫無量不

可稱計梵志言諾受教即淨身口意復作是言唯願世尊施我法戒終身奉行不敢毀缺佛告梵志汝能一心更三自歸已我當爲汝及十方人勑天帝釋所遣諸鬼神以護男子女輩受三歸者梵志因問佛言何等是耶願欲聞之開化十方諸受歸者佛言如是藩頂善神今當爲汝略說三十六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羅婆（此言善光）主疾病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訶娑（此言善明）主頭痛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婆遮波（此言善力）主寒熱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栴陀羅（此言善月）主腹滿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陁利耆（此言善現）主癰腫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訶樓訶（此言善供）主癲狂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婆帝（此言善捨）主愚癡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志抳哆（此言善寂）主瞋恚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菩提薩（此言善覺）主婬欲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提波羅（此言善天）主邪鬼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呵婆帝（此言善住）主傷亡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若羅（此言善福）主冢墓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茲闍伽（此言善衍）主四方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麗婆此善帝言主怨家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闍遮此善王言主偷盜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脩軋陁此善香言主債主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檀那波此善施言主劫賊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多那此善意言主疫毒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婆那此善吉言主五瘟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三鉢摩那此善山言主蠱尸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三摩陁此善調言主注連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庾禘馳此善備言主注復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陁此善哉言主相引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那此善淨言主惡蠱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庾伽地此善品言主蠱毒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毗梨馱此善語言主恐怖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陁那此善壽言主厄難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林摩此善遊言主產乳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留伽此善願言主縣官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闍利陁此善國言主口舌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伽馱此善照言主憂惱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呵婆此善言主不安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和邏此善主言主百怪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汝利那此言藏主嫉妬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周陁那此言善音主呪詛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韋陁羅此言善妙主猷禱
佛語梵志是為三十六部神王此諸善神凡
有萬億恒沙鬼神以為眷屬陰相番代以護
男子女人等輩受三歸者當書神王名字帶
在身上行來入出無所畏也辟除邪惡消滅
不善梵志言諾天中天

歸意部第四

如優婆塞戒經云長者善生言如佛先說有
來乞者當先教令受三歸依然後施者何耶
云何名為三歸佛言善男子為破諸苦斷除
煩惱受於無上寂滅之樂以是因緣受三歸
依如汝所問云何三歸者謂佛法僧佛者能
說壞煩惱因得正解脫法者即是壞煩惱因
真實解脫僧者稟受破煩惱因得正解脫或
有說言若如是即是一歸是義不然何以故
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無分別者如
來出已則有分別是故應當別歸依佛如來
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無有持者如來出

已則有持者是故應當別歸依法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無有受者如來出已則有受者佛弟子衆能稟受故是故應當別歸依僧正道解脫是名爲法無師獨覺是名爲佛能如法受是名爲僧若無三歸云何說有四不壞信又薩婆多論問云何爲歸云何爲趣答曰歸者是滅諦道諦少分趣者是口語復有說趣者能起口語心是也復有說信可此法是名爲趣問曰歸者爲歸色身爲歸法身耶答曰歸法身若爾何故壞色身犯逆答曰色身是法身器故害即得逆問曰歸依佛者爲獨歸一佛爲通三世佛耶答曰諸佛同一法身故須通歸不獨歸釋迦佛雖緣一佛爲境發言之時理須通歸餘二法僧理亦通歸問曰佛法境界塵沙無量何故但說三種不增不減耶答曰若廢三從境境別塵沙若廢境從三三歸攝盡則該通法界又大莊嚴經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常被盜賊一日之中堅閉門戶賊復來至扣門而喚比丘答言我見汝時極大驚怖汝可內手於彼向中

當與汝物賊即內手置於向中比丘以繩繫之於柱比丘執杖開門打之一下已語言歸依佛賊以畏故即便隨語歸依於佛復打二下語言歸依法賊畏死故復言歸依法第三打時復語之言歸依僧賊畏故復言歸依僧（世七）即自思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多有者必不見放身體疲痛即求出家有人問言汝先作賊造諸惡行以何事故出家修道答彼人言我亦觀察佛法之利然後出家我於本日遇善知識以杖打我三下唯有少許命在不（十七）絕如來世尊實一切智若教弟子四歸依者我命即絕佛遠見斯事故教比丘打賊三下使我不死是故唯說三歸不說四歸

受法部第五

依毗尼母論三歸有五種一翻邪二五戒三八戒四十戒五大戒

五八十戒三歸下依受文自別大戒三歸者佛初度人未東羯磨已前有受三歸得戒者有善來得戒者今此宗中但明信邪日久今剋易心歸正佛令先受三歸後始懺悔是名翻邪三歸故智度論云先受三歸後始懺悔若久來信佛不須先受三歸但依五戒八戒三歸先懺悔已後受三歸然後說戒相依智度論正欲受時具修威儀至出家人前

戒師爲說善惡兩法令識邪正生其欣猒開
託心神然後爲授云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
歸依法歸依僧（三說）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竟
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三說）初三歸依竟即發善
法次三結已唯有身口無我屬已故薩婆多
論云若淳重心受具教無教若輕慢心受但
有其教無其無教（言教無教者猶是作無作戒也）
得失部第六
如薩婆多論問他人爲求受歸趣者是人爲
得不答或有得不得者如迦尸女瘂不能言
餘人爲受者得自若能言不得歸戒也又依
大集經云妊身女人恐胎不安先受三歸已
兒無加害乃至生後身心具足善神擁護○
問曰總別云何答曰二種皆得故善見論云
受有兩種一別受言我某甲歸依佛歸依佛
竟（法僧亦爾）二總受者如前受者是也（廿七）若師教言（十八）
歸依佛弟子答言不正云歸依弗若師言佛
弟子言弗不得成若師及弟子言俱不正者
不成三歸若師教言歸依佛弟子答言爾或
言不出口或遂師語不具又不稱已名字並

不成歸或中邊二國言音不同不相領解者不成若指事教解者得成如似夷人好樂殺生戒師手執其刀用擬畜生汝自今已去更不得如此殺汝能持不胡夷搖頭答言好亦得成受戒問曰先後云何答曰如薩婆多論云若弟子先稱法後稱佛不成三歸以三寶位差別故若愚癡無所曉知不是惡心說不次者自不得罪亦成三歸若先知解故倒說者得罪亦不成三歸問曰對趣云何答曰如薩婆多論云趣通五道皆得三歸除重地獄自外山間樹下空野海邊輕繫地獄皆得成歸無受戒法又成實論問曰餘道衆生得戒律儀不答曰經說諸龍亦得受一日戒故知得有又善見論云龍神等得受三歸五戒不答曰如薩婆多論說龍畜等以業報無所知曉故不成受除經中說得受八齋（世七）但增其善不得齋也又如四分律說龍得三歸者如賈人兄弟等但得翻邪三歸無其戒也雖律中龍神得受三歸者此並知解人語識其意趣方與受戒自外愚癡猪羊蠢蛤等並不發歸（十九）

問曰漸頓云何答曰如依薩婆多論漸頓俱不得問曰若爾何故經論云有一語二語優婆塞等答曰此是制前制後不得問得從一二三人各受一歸不答曰不得問曰得一年二年受不答曰隨日多少受皆得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音釋

翅式利切翼也　叵普火切不可也　鉾莫浮切鉤兵也　錐職垂切器如鑽者　劓魚器切劓鑿也　吃憙吃居乙切憙居偃切吃憙言難也　煒韋煒于鬼切煒域輝煒明盛貌　梟堅堯切　罽賓梵語也此云賤種胡

刈居刈切　擇他甘切與探同　刎頸武粉切頸居郢切刎斷頸也　妊汝鴆切孕也　貸他代切借也　坏普杯切燒陶器也　埏埴埏音延埴音植常職切埏和土也　癲都年切女氏切癲狂也　捉女革切　蜚與飛同　蒂徒計切　頷五感切與頷同　蠡蛤盧落戈切蛤古合切蠡蛤蚌屬　頷點頭以應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世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五戒部第四此別六部

述意部　遮難部　受法部
戒相部　得失部　神衛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世俗所尚仁義禮智信也含識所資不殺盜婬妄酒也雖道俗相乖漸教通也故發於仁者則不殺奉於義者則不盜敬於禮者則不婬悅於信者則不妄師於智者則不酒斯蓋接化於一時非即修本之教修本教者是謂正法內訓弘道必始于因者殺盜婬妄酒也此則在於實法指事直言故不假飾詞託名現意如斯而修因不期果而果證不羨樂而樂彰若略近而望遠棄小而保大則無所歸趣矣故知受持不殺之因自證乎仁義之果所以知其然今見奉戒不殺不求仁而仁著持戒不盜不欣義而義敷守戒不婬不祈禮而禮立遵戒不妄不慕信而信揚受戒捨酒不行智而智明如斯之實可謂振綱持綱

萬目開張機駁寓以離寒暑復何功可以加之何德可以背之若不是修昧於所欲徒役慮於形名勞心乎百氏倦形神於宵夜求耳目於良晨何乖道之遠逝而不及者乎得其本則無欲而不辦矣始知吞舟之魚不產溝洫之水鵬鷁之鳥豈翔尺鷃之林也

遮難部第二

夫欲受戒者戒師先須問其遮難故成實論問遮逆罪人賊住汙比丘等不聽作比丘是等諸人若為白衣得善律儀不遮修行施慈等善但有世間戒以是人為惡業所汙亦彰聖道故不聽出家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欲受優婆塞戒增長財命先當諮啓所生父母次報妻子奴婢等次白國王（此須白者為國王禁制不許受戒所以須白若先不禁不勞須白也）（世八）既問聽已誰有出家發菩提心者便往其所頭面作禮輭言問訊作如是言大德我是丈夫具男子身欲受菩薩優婆塞戒惟願大德憐愍故聽（一說便得若受聲聞別解脫戒經無發菩提心入但發小乘心出家五衆人邊受並得戒）是時比丘應作是言汝之父母

妻子奴婢國主並聽不若言聽者復應問言汝不曾負佛法僧物及他物耶若言不負復應問言汝今身中將無內外身心病耶若言無者復應問言汝不於諸比丘比丘尼所作非法耶若言不作復應問言汝將不作五逆罪耶汝不作盜法人不汝非無根二根人不汝不受八戒齋不犯重耶汝父母師病不棄去耶汝將非殺發菩提心人耶汝不盜現前僧物耶汝不兩舌惡口成於惡人耶汝不於母女姊妹作非法耶汝不於大衆作妄語乎若言無者復應語言善男子此戒甚難能爲沙彌十戒大比丘戒及菩薩戒乃至菩提而作根本至心受持則能獲得如是等戒無量利益若有毀破如是戒者則於無量無邊世中處三惡道受大苦惱汝今欲得無量利益能至心受不若言能者次教受三歸復應問言此戒甚難若歸佛已寧捨身命終不依於自在天等若歸法已寧捨身命不依外道典籍若歸僧已寧捨身命終不依外道邪衆汝能如是至心歸依於三寶不若言能者應令

滿六月日親近承事出家智者智者復應至心觀其身四種威儀若知是人能如教作過六月已和合衆僧滿二十人作白羯磨云大德僧聽是某甲今於僧中乞受優婆塞戒已六月中淨四威儀至心受持淨莊嚴地是人丈夫具男子身若僧聽者皆默然不聽者說一說便得若非信邪舊來正信者不須受此翻邪三歸六月試直問遮難教令懺悔已即與受五戒八戒三歸便得不得同此也

受法部第三

若欲受戒具修威儀對一出家五衆人前受故智度論云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三說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三說我是釋迦牟尼佛優婆塞優婆夷證知我我某甲從今日盡壽歸依戒師應言汝優婆塞聽是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知人見人為優婆塞說五戒如是汝盡壽持何等為五一盡形壽不殺生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故殺生是事若能當言諸雖論言語改諾云能無欲二盡形壽不偷盜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偷盜是事若能當言能三盡形壽不邪婬

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邪婬是事若能當言能四盡形壽不妄語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妄語是事若能當言能五盡形壽不飲酒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飲酒是事若能當言能既說相已又應語言是優婆塞五戒盡壽持當供養三寶勤修福德遠求佛道近證人天歲三長月齋若能持者亟須為之若受一戒者文中應除五之一字直云我為不殺戒優婆塞餘文如前前三歸依第三遍已即發五戒後時三結直付囑之

故薩婆多論問曰若不受三歸得五戒不答不得要先受三歸後方得戒下受八戒亦同此法

戒相部第四

若薩婆多論問曰五戒中幾是實戒答曰前四是實後一是遮所以同結者以是放逸根本能犯四戒如迦葉佛時有優婆塞由飲酒故婬他妻盜他鵝殺他人來問時答言不作便犯妄語亦能造四逆唯不能破僧若受不殺戒者乃至一切有形蠢動皆不得加害及雜肉葷辛等皆不得犯故楞伽經云佛告大

慧菩薩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我今略說十重因緣一謂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爲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二驢騾駱駝狐狗牛馬人畜等肉屠者雜賣故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四衆生聞氣悉生恐怖如旃陀羅狗見憎惡恐怖群吠故五今修行者慈心不生故六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七令諸呪術不成就故八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染味著故九彼食肉者諸天所棄令口氣臭多惡故十空閑林中虎狼聞香我嘗說言凡所飲食作子肉想作服藥想故此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婆食種種肉遂至人肉臣民不忍即便謀反如斑足王經說又涅槃經云夫食肉者斷大慈種行住坐卧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衆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如人噉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之猶不欲視況當近之水陸空行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也義云五戒優婆塞等如俗家井水多有細小諸蟲盡須漉

看還置本處欲有行動亦須賫漉袋自隨若受不盜戒者下至一枝草一粒穀等皆不得取故智度論云憍梵鉢提試看一粒穀生熟不還本主犯於業道尚五百世爲牛乃至成羅漢已猶自呵食若受不邪婬戒者如智度論云除己妻外餘之男女鬼神畜生可得行婬者悉是邪行雖是自妻不犯然須避於非處謂自妻非道及得身已亦須禁之恐傷胎故產三年內亦須避愼謂防乳竭若別有乳母不在制限又成實論云自妻非處謂口及大便處及一切女人爲父母兄所護出家女人等爲法護故亦名邪婬若無主女人衆人前自來爲妻如法者不犯又提謂經云年三長月六齋三明日月燈火下及八王日亦名八節日並須禁之（八王日如下述）若受不妄語戒者（廿八）但使心虛無問境之虛實並犯（六）又智度論問曰何故優婆塞愼口律儀及淨命耶答曰白衣居家受世間樂兼修福德不能盡行戒法是故佛令持五戒復於口業妄語最重以妄語故能作餘過或故作不故作若但妄語已

攝三事若說實語四種正語皆已攝盡於諸善中實爲最大又成實論云雖是實語以非時故即名綺語或是時以隨順衰惱無利益故或雖利益以言無本義理不次惱心說故皆名綺語又摩德勒伽論云爲他傳罵皆得罪故又薩婆多論云妄語兩舌惡口相歷各作四句一是妄語非兩舌惡口傳他此語向彼說以不實故是妄語不以分離心故非兩舌輭語說故非惡口餘句類互可知又成實論云餘三業或合或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又善生經云若當妄語亦攝綺語兩舌惡口義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義論傳一切是非莫自稱爲是常令推寄有本則無過也不爾斧在口中若受不飲酒戒者如四分律云若飲酒者乃至不得以草滴酒口中

又智度論云飲酒有三十五過（世八）失（七）何等三十五答曰一現世財物虛竭何以故飲酒醉亂心無節限用費無度故二衆病之門三鬪諍之本四裸露無耻五醜名惡露人所不敬六無復智慧七應所得物而不得已所得物而

散失矣八伏匿之事盡向人說九種種事業廢不成辦十醉爲愁本何以故醉中多失醒則慚愧憂愁十一身力轉少十二身色壞十三不知敬父十四不知敬母十五不敬沙門十六不敬婆羅門十七不敬叔伯及尊長何以故醉悶憒惱無所別故十八不尊敬佛十九不敬法二十不敬僧二十一朋黨惡人二十二踈遠賢善二十三作破戒人二十四無慚愧二十五不守六情二十六縱色放逸二十七人所憎惡不喜見之二十八貴重親屬及諸知識所共擯棄二十九行不善法三十棄捨善法三十一明人智士所不信用何以故酒放逸故三十二遠離涅槃三十三種狂癡因緣三十四身壞命終墮惡道泥犁中三十五若得爲人所生之處常當狂騃如是種種過失是故不飲酒又薩婆多論云五戒優婆塞聽販賣但不得作五業一不得販賣畜生自有者聽直賣不得與屠兒家二不得販賣弓刀箭矟自有者聽直賣不得與屠兒殺害家三不得酤酒爲業自有者聽直酤四不

得壓油爲業外國麻中有蟲故犯唯此無蟲應不犯五不得作五大色染多殺蟲故如秦地染青亦多殺蟲入五大色數又善生經云受戒者五處不應行謂屠兒婬女酒肆國王旃陁羅舍等有五種業不應作謂賣毒藥釀皮(世八)槖簫圍碁六博歌舞唱伎等並不得爲亦不得親近如是人等又寶雲經云持戒之人不聽向破戒家乞食又阿含經云遠惡近善有四法當急走避之百由旬一由旬四十里百由旬四千里四法者一惡友二惡衆三或多語笑四或瞋或鬪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告諸比丘犯殺有三種奪人命一自作二教人三遣使自作者自身作奪他命教人者語他人言捉是人繫縛奪命遣使者語他人言汝識某甲不汝捉是人繫縛奪命是使隨語奪彼命時優婆塞犯不可悔罪復有三種一用內色二用非內色三用內非內色第一用內色殺者謂用手打若用足及餘身分令彼死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後不死是得中罪可悔第二用

物犯不可悔一苦切取二輕慢取三詐稱他名字取四強奪取五受記取重物者若盜五錢若五錢直得者犯不可悔罪復有七種取他物犯不可悔一非已想二不同意三不暫用四知有主五不捨六不心亂七不病壞心具此七者取他重物犯不可悔取他不滿五錢輕物犯中可悔翻前七種取他物者輕重俱不犯

第三婬戒者邪婬有四處一男二女三黃門四二根女者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各有三種同前若優婆塞與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處行婬謂口大小便處犯不可悔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二處行婬謂口及大便處犯不可悔若發心未行婬未和合者犯不可悔罪若二身和合止而不婬犯中可悔除其三處餘處行婬此皆可悔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根未壞於彼三處共彼行婬犯不可悔輕處同上若優婆塞雖不受戒犯佛弟子淨戒人者雖無犯戒之罪然後永不得五戒八戒

乃至出家具足戒若顛狂心亂痛惱所纏不自覺若不犯佛告諸比丘吾有二身一生身二戒身若善男子為吾生身起七寶塔至于梵天若人虧之其罪尚有可悔虧吾戒身其罪無量受罪如伊羅鉢龍王犯不可悔也

第四妄語戒者佛告諸比丘吾以種種呵責妄語讚歎不妄語者乃至戲笑尚不應妄語何況故妄語是中犯者若優婆塞不知不見過人聖法自言我是阿羅漢四等果人乃至四禪慈悲喜捨得四空定不淨觀阿那般那念天來龍來到我所供養我彼問我義我答彼問皆犯不可悔罪若實見言不見實聞言不聞實疑言不疑有而言無無而言有如是等小妄語者犯可悔罪若發心欲妄語未出言犯下可悔言而不盡意皆犯中可悔若自言得聖道者便犯不可悔若狂心亂心不覺語者不犯

第五飲酒戒者佛告諸比丘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酒有二種穀酒木酒穀酒者以諸五穀雜米

作酒者是木酒者或用根莖葉果用種種子果草雜作酒者是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人者是名為酒若嘗咽者亦名為飲若飲穀酒咽咽犯若飲酢酒若飲甜酒若嗽麴能醉人者若嗽糟若飲酒澱若飲似酒色似酒香似酒味能令人醉者並隨咽咽犯若但作酒色無酒香無酒味不能醉人及餘飲者皆不犯若依四分律病比丘等餘藥治不差以酒為藥者不犯顛狂心亂病惱不覺知者亦不犯得失部第五

問曰漸頓云何答曰皆得故成實論問云有人言五戒具受此事云何答曰隨受多少皆得戒律儀但取要為五故優婆塞戒經云或有一分或有少分或有無分或有多分或有滿分若受三歸已不受五戒名優婆塞若受三歸受持一戒是名一分受三歸已受持二戒是名少分若受三歸已受持一戒若破一戒是名無分若受三歸已受持四戒是名多分若受三歸已受持五戒是名滿分汝今欲受何分爾時智者當隨意授又智度論云戒

有五種始從不殺乃至不飲酒若受一戒是一分行若受二戒三戒是名少分行若受四戒是名多分行若受五戒是名滿分行斷婬者受五戒已於戒師前更作誓言我今日於自婦夫不復行婬是名五戒增一阿含經亦云（世八）

一分二分得受○問曰既得漸受可從五師各得受一不答曰如付法藏經云尊者薄拘羅受一不殺生戒得五不死報問曰得重受不者既受五戒後時更得重受不答曰依成實論得重發戒故四分律末利夫人第二第（十二）三重向佛受亦得問曰長短者得五三十日限分受不答曰依成實論亦得多日盡其終受故十誦律或晝或夜受五戒亦獲少善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智者當觀戒有二種一世戒二第一義戒若不依於三寶受戒是名世戒是戒不堅如彩色無膠是故我先歸依三寶然後受戒夫世戒者不能破壞先諸惡業受三歸戒則能壞之雖作大罪亦不失戒何以故戒力勢故如俱有二人同共作罪一者受戒二者不受戒已受者犯則罪重不

受者犯則罪輕何以故毀佛語故罪有二種一者性重二者遮重是二種罪復有輕者重或有人能重罪作輕輕罪作重如鴦掘魔受於世戒伊羅鉢龍受於義戒鴦掘魔破於性重不得重罪伊羅鉢龍壞於遮制而得重罪是故不應以戒同故得果亦同

（世八）（十三）

神衛部第六

依七佛經云若有人能受持五戒感得二十五神侍衛

殺戒有五神一名波吒羅二名摩那斯三名婆睺那四名呼奴吒五名頗羅吒

盜戒有五神一名法善二名佛奴三名僧喜四名廣額五名慈善

婬戒有五神一名貞潔二名無欲三名淨潔四名無染五名蕩滌

妄戒有五神一名美旨二名實語三名質直四名直答五名和合語

飲酒戒有五神一名清素二名不醉三名不亂四名無失五名護戒

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若持五戒者有二十

五善神營衛護人身在人左右守於宮宅門戶之上使萬事吉祥唯願世尊爲我說之佛言梵志我今略演勑天帝釋使四天王遣諸善神營護汝身如是章句善神名字二十五王其名如是神名蔡芻毗愈他尼主護其身辟除邪鬼神名輸多利輸陁尼主護其六情悉令完具神名毗樓遮那世波主護其血脉悉五臟平調神名阿陁龍摩坻主護其血脉悉令通暢神名婆羅桓尼和婆主護其爪指無所毀傷神名坻摩阿毗婆馱主護其出入行來安寧神名阿脩輸婆羅陁主護其所噉飲食甘香神名婆羅摩亶雄雌主護其夢安覺歡悅神名婆羅門地鞞哆主護其不爲蠱毒所中神名那摩哼哆耶舍主護其不爲霧露毒所害神名佛馱仙陁樓哆主護其鬪諍口舌不行神名鞞闍耶藪多婆主護其不爲瘟癘鬼所持神名涅坭醯馱多耶主護其不爲縣官所得神名阿邏多賴都耶主護其舍宅四方逐凶殃神名波羅那佛曇主護其平定舍宅八神神名阿提梵者珊耶主護其不爲

家墓鬼所嬈神名因臺羅因臺羅主護其門戶辟除邪惡神名阿伽風施婆多主護其不爲水氣鬼神所害神名佛曇彌摩多哆主護其不爲灾火所延神名多賴叉三蜜陁主護其不爲偷盜所侵神名阿摩羅斯咒嚩主護其若入山林不爲虎狼所害神名那羅門闍咒帝主護其不爲傷亡所嬈神名鞞尼乾那波主護其除諸鳥鳴狐鳴神名荼鞞闍毗舍羅主護其除犬鼠變怪神名伽摩毗那闍尼法主護其不爲凶注所牽

佛告梵志言若男子女人帶佩此二十五灌頂章句善神名者若入軍陣鬪諍之時刀不傷身箭射不入鬼神羅剎終不嬈近若到盜道家亦不能害若行來出入有小魔鬼亦不得近帶此神王名著身夜無惡夢縣官盜賊水火灾怪怨家闇謀口舌鬪亂自然歡喜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惡滅妖魅魍魎邪忤薜荔外道符呪厭禱之者樹木精魅百蟲精魅鳥獸精魅溪谷精魅門中鬼神戶中鬼神井竈鬼神溷池鬼神廁溷中鬼神一切諸鬼

神皆不得留住其甲身中若男子女人帶此三歸五戒善神名字者其甲入山陵溪谷曠路抄賊自然不現師子虎狼羆熊蚖蛇悉自縮藏不害人也

八戒部第五十六此別部

述意部　會名部　功能部
得失部　受法部　戒相部

述意部第一

夫戒定慧品造化宏圖衆聖式遵萬靈攸重余以戒律宗要定慧歸承如有乖張明心莫顯是故大悲赴難立行法以檢之惑網之夫設理蹤而證入業種之客依相迹而繩持庶使念念退省新新進策為功不已情過乃彰但善惡由己起則昇沉不作則已作則業成業繩惑網膠固彌密自非傾誠苦剋折挫身心哀愴往因畏懼來果決誓要期永斷相續故文言嚴飾道場澡浴塵垢著新潔衣內外俱淨對說罪根發露悔過舉身投地如太山崩五體殺重歸依三寶敬誠廻向然後受戒此戒時節雖促既懇意摽心為成三聚淨戒

爲救四趣衆生此則功超人天德齊佛位故智度論云譬同猛將亦爲與佛等也

會名部第二

問曰諸經論中何名八關齋亦名關戒耶答曰前八是關閉八惡不起諸過不非時食者是齋齋者齊也（世八）謂禁止六情不染六塵齊斷諸惡具修衆善故名齋也又齋戒體一名別若尋名定體體容少別齋者過中不食爲名戒者防非止惡爲義故薩婆多論云八箇是戒第九是齋齋戒合數故有九也（十六）

功能部第三

如齋法經曰譬如天下十六大國滿中衆寶不可稱說不如一日受佛齋法比其福者則十六國爲一豆耳又中阿含經云多聞聖弟子持八支齋時憶念如來十號名字若有惡思不善皆滅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人以四大寶藏滿中七寶持布施人所得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一夜受持八戒除五逆罪餘一切罪皆悉消滅是則得無量果報至無上樂彌勒出時百年受齋不如今日五濁世時一日

一夜又智度論問曰五戒一日戒何者為勝答曰有因緣故二戒俱等但五戒終身持八戒一日持又五戒常持時多而戒少一日戒時少而戒多若無大心雖復終身持不如有大心一日戒也譬如輸（世八）夫為將雖復將兵終身卒無功名若英雄奮發禍亂立定（十七）一日之勳名蓋天下八戒比於餘戒亦復如是又智度論問曰白衣居家唯有此五戒更有餘法耶答曰有一日戒六齋日持功德無量若十二月至十五日受持此戒福最多也問曰何故六齋日受八戒修福德答曰是日鬼神逐人欲奪人命疾病凶衰令人不吉以劫初聖人教人持齋修善治福以避凶衰是時齋法不受八戒直以一日不食為齋後佛出世始教一日一夜如諸佛受持八戒過中不食是功德將人至涅槃樂又論引四天王經中佛說月六齋日使者太子及四天王自下觀察衆生不布施持戒孝順父母使者便上忉利以啓帝釋諸天心皆不悅若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多者諸天帝釋心皆歡喜是時釋提波

那氏即說偈言
六齋神足月　受持清淨戒　是人壽終後
功德必如我
佛告釋提桓因云何妄語若持一日戒功德
福報必得如我是為實說所在之處有持此
戒者惡鬼遠之住處安隱是故於六齋日持
齋受戒得福增多問曰何故諸惡鬼神等輩
於此六齋日惱害衆生答曰天地本起經說
劫初成時有異梵天王子是摩醯首羅等諸
鬼神父修其梵志苦行滿天上十二歲於此
六日每割肉血以著火中過十二歲已天王
來下語天子言汝求何願答言我求有子天
王言供養仙人法以燒香甘果等汝云何以
肉血著火中如罪惡法汝破善法樂為惡事
令汝生惡子噉肉飲血當說是時火中有八
大鬼出身黑如墨髮黃眼赤有大光明摩醯
首羅神等從此八鬼生以是故摩醯首羅等
神於此六日有大勢力惱害衆生諸鬼之中
摩醯首羅最大第一一月之中皆有日分摩
醯首羅一月有四日分謂八日十四日二十

三日二十九日餘神一月二日分謂月一日十六日其月二日十七日十五日三十日屬一切神摩醯首羅爲諸神王又得日多故數四日爲齋餘日是一切神日亦數爲齋是故諸惡鬼神於此六日轉有勢力也但佛法之中日無好惡隨世惡日因緣故佛教衆生齋戒以除其患也又提謂經云提謂長者白佛言世尊歲三齋皆有所因何以正用正月五月九月六日齋用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佛言正月者少陽用事萬神代位陰陽交精萬物萌生道氣養之故使太子正月一日持齋寂然行道以助和氣長養萬物故使竟十五日五月者太陽用事萬物代位草木萌類生畢百物懷妊未成成者未壽皆依道氣故持五月一日齋竟十五日以助道氣成長萬物九月者少陰用事乾坤改位萬物畢終衰落無牢衆生蟄藏神氣歸本因道自寧故持九月一日齋竟十五日春者萬物生夏者萬物長冬者萬物藏依道生没天地有大禁故使弟子樂善者避

禁持齋救神故爾長者提謂白佛言三長齋何以正月一日至十五日復言如何名禁佛言四時交代陰陽易位歲終三覆以校一月六奏三界皆皆五處録籍衆生行異五官典領校定罪福行之高下品格萬途諸天帝釋太子使者日月鬼神地獄閻羅百萬神衆等俱用正月一日五月一日九月一日四布案行帝王臣民八夷飛鳥走獸鬼龍行之善惡知與四天王月八日十五日盡三十日所奏同無不均天下使無枉錯覆校三界衆生罪福多少所屬福多者即生天上即勑四鎮五官大王司命增壽益算下閻羅王攝五官除罪名定福禄故使持是三長齋是故三覆八校者八王日是也亦是天帝釋輔鎮五官四王地獄王阿須倫諸天案行比校定生注死增減罪福多少有道意無道意大意小意開解不開解出家不出家案比口數皆用八王日何等八王日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謂八王日天地諸神陰陽交代故名八王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

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皆是天地用事之日上下弦望朔晦皆録命上計之日故使於此日自守持齋以還自校使不犯禁自致生善處又增一阿含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八關齋離諸苦者得盡諸漏入涅槃城當求方便成此八齋人中榮位不足爲貴天上快樂不可稱計欲求無上之福者當求此齋欲生六欲天色無色界天者當持此齋欲求一方二方三方四方天子轉輪聖王位者亦獲其願欲求聲聞緣覺佛乘者悉成其願吾今成就由其持戒八戒十善無願不獲又涅槃經云佛言大王波羅柰國有屠兒名曰廣額於日日中殺無量羊見舍利弗即受八戒經一日夜以是因緣命終得爲北方天王毗沙門子如來弟子尚有如是大功德果況復佛也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男子後世衆生身長八丈壽命滿足八萬四千歲是時受戒復有於今惡世受戒是二所得果報正等何以故三善根平等故

又賢愚經云昔迦葉佛滅度之後遺法垂末

有二梵志到比丘邊俱受八戒一願生天一願作國王願生天者至家爲婦逼非時食由破戒故乃生龍中願作王者持戒完具得生王家作大國王其王園中多有甘果常遣一人隨時看送其人後時於園泉中得一果柰色香甚美持與門監展轉奉王王食此柰甚覺甘美便問夫人展轉相推到於園監王即喚來而責之曰如此美柰何爲不送園監於是具陳本末王瞋語言自今以後常送斯柰園監啓王此柰無種何由可辦王復語言若不能得當斬汝身其人還園舉聲大哭時有一龍從泉而出變身爲人問其哭由園監具說龍聞入水即以金槃盛柰與之遣持奉王并勝吾意云吾及王本是親友乃昔在世時俱爲梵志共受八戒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爲人王吾戒不全故生龍中今欲奉修八關齋法求捨此身當爲吾覓八關齋支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監奉柰具說龍意王聞甚憂良由時世無有佛法齋法難得王勑一臣龍索齋法仰卿得之若不

得者吾當殺卿大臣至家甚懷憂愁臣父見子面色不悅問知委由其父語言吾堂柱今日忽放光明試破之看必有異事尋即破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得已奉王王得歡喜自送與龍龍得此經便用好寶贈遺於王王及於龍重修八戒壽盡生天同共一處至釋迦佛出世之時來至佛所佛爲說法二天俱得須陁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又智度論云若人欲求最大善利應當持戒戒如大地一切萬物有形之類皆依地住戒亦如是一切善法皆依戒住若世間人下品持戒得生人中中品持戒生於天上乃至上品清淨持戒得至佛道若破戒者墮三惡道是故佛言持戒之人無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譬如有人貧窮供養諸天滿十二年求索富貴天愍此人自現其身而問之曰汝求何等貧人答言我求富貴欲令心中所願皆得天與一器名曰得雜而語之言所須之物從此器出其人得已應意所欲無所不得得如意已具作好舍象馬車乘

七寶具足供給賓客事事無乏客問之言汝先貧窮今日何由得如此富彼人答言我得天瓶瓶能出此種種衆物故富如是客語之言出瓶見示并所出物彼人聞已即爲出瓶瓶中引出種種衆物其人憍泆立瓶上舞瓶即破壞一切衆物一時失滅持戒之人亦復如是若能持戒種種妙樂無願不得若人破戒憍泆自恣亦如彼人破瓶失利也

得失部第四

如薩婆多論云若人欲受八戒先自恣女色或作意樂或貪飲食種種戲笑如是放逸盡心故作然後受戒不問中前中後皆不得戒若無本心受戒種種放逸後遇知識即爲受戒不問中前中後並得成受又善生經云若諸貴人常勑作惡若欲受齋先當宣令所爲之境齋日莫行惡事如是清淨得齋若不遮者不成以惡律儀故又俱舍論云若先作意於齋日受者雖食竟亦得受又薩婆多論云若受八戒應言一日一夜不殺等令言論斷絶莫使與終身戒雜亂又成實論問曰是八

齋但應具受爲得分受答曰隨力能持多少皆得成受復有人言此法但一日一夜受是事云何答曰隨受多少並得或一日一夜或半日半夜或一月半月等增一阿含經云若受八關齋先須懺悔前罪然後受戒（懺悔方法如前懺悔篇說簡人問其遮難如前五戒中說）

受法部第五

依智度論受云我某甲今一日一夜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爲淨行優婆塞（女云夷三說）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一日一夜爲淨行優婆塞竟（三說）既受得戒已次當爲說戒相如諸佛盡壽不殺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殺生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偷盜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偷盜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婬泆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婬泆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妄語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妄語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飲酒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飲酒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坐高大牀上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坐高大牀上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著香華瓔珞不著香油塗身不著

香薰衣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著香華瓔珞不香塗身不著香薰衣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過中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過中食（世八）（世四）亦如是我某甲受行八戒隨學諸佛名爲布薩願持是福不墮三惡八難亦不求輪王梵王世界之樂願斷諸煩惱速得薩雲若成就佛道（布薩者此云共住）故僧祇律云佛告比丘今是齋日喚優婆塞淨洗浴著淨衣受布薩又薩婆多論云必無人受者但心念口言自歸三寶我持八戒亦得又成實論云有人言此戒要從他受其事云何是亦不定若無人時但心念口言乃至我持八戒亦得（女人受戒不假徂膊自外法用並同前說）

戒相部第六

既受得戒已理須識相護持若不識相遇緣還犯前之五戒一同五戒中說後之三戒今重料簡離莊嚴具者如俱舍論云離非舊莊嚴何以故若常所用莊嚴不生極醉亂故

述曰有與女人授戒不許飲乳小兒同宿恐云破戒又不許木牙八尺牀上坐卧令在地鋪又不許白素木椀非時飲水恐受膩破齋如是種種妄行禁制皆不合聖教反結無知不學之罪縱共父兄等同宿但於戒不犯非（廿五）名破戒又薩婆多論云若已受八戒而鞭打衆生或言待至明日當打皆令戒不清淨非是破戒又阿含經云高廣大牀者捼下足長尺六非高闍四尺非廣長八尺非大越此量者方名高廣大牀復有八種牀初四約物辯（廿八）貴體不合坐下四約人辯大縱令地鋪擬於尊人亦不合坐一金牀二銀牀三牙牀四角牀五佛牀六辟支佛牀七羅漢牀八師僧牀（父母牀座不在禁限）第七辯位者如薩婆多論云問七衆外有不又戒不答八戒是此義推受八戒人不入七衆攝若知位處應在五戒優婆塞上坐以受戒多故故智度論將八戒譬如健將又成實論云八戒優婆塞者此言善宿男是人善心離破戒宿故優婆塞者諸經亦云清信士亦

云近佛男優婆夷者亦云清信女亦云近佛女也如依西域俗人受持五八戒者始得喚為優婆塞優婆夷衣服居止舉動合宜亞類出家人在於不持戒者上坐不同此地無法白衣業行昏馳穢染雜濁者雷同呼為優婆塞等亦稱為賢者無鑒之甚勿過於此又是法非法經云佛告諸比丘有賢者非賢者何等非賢者法若比丘大姓欲學道有餘同學非大姓故為自驕身欺慢餘人非賢者法何等為賢者法謂學計我不必大姓能斷貪瞋癡或時有非大姓家方便受法如法說行不自譽亦不欺人是名賢者法也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問曰齋法云何答曰應作是言如諸聖人常離殺生棄捨刀仗常無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生我某甲今一日一夜遠離殺生棄捨刀仗無有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離不與取身行清淨受而知足我今一日一夜遠離劫盜不與取求受清淨自活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斷婬決遠離世樂我今一日一

夜除斷婬泆遠離世樂淨修梵行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離妄語習持真實語正直語我今一日一夜遠離妄語習持真實語正直語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酒酒是放逸處我今一日一夜遠離於酒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歌舞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我今一日一夜遠離歌舞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高廣大牀處在小榻草蓐為座我今一日一夜遠離高廣大牀處在小榻草蓐為座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過中不食遠離非時行非時食我今一日一夜過中不食遠離非時行非時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偈說曰

殺盜婬妄語　飲酒及華香　瓔珞歌舞等
高牀過中食　聖人所捨離　我今亦如是
以此福因緣　一切共成佛

又佛說齋經云佛在舍衛城東巫相家殿巫相母名維耶早起沐浴著綵衣與諸子婦俱出稽首佛足一面坐佛問維耶沐浴何早對

曰欲與諸佛俱受齋戒佛言齋有三輩樂何等齋維耶長跪言願聞何謂三齋佛言一爲牧牛齋二爲尼揵齋三爲佛法齋牧牛齋者如牧牛人求善水草飲食其牛暮歸思念何野有豐饒須天明當往若族姓男女已受齋戒意在居家利養念美飲食育養身者是爲如彼牧牛人意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二尼揵齋者當月十五日齋時伏地受齋戒爲十由延內諸神拜言我今日齋不敢爲惡不爲妻子奴婢非是我有至到明日如彼尼揵外道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三佛法齋者內道弟子月六齋日受持八戒何謂八耶第一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無殺意慈念衆生不得殘害蜎飛蠕動之類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二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無貪意思念布施却慳貪意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三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婬意不念房室修治梵行不爲邪欲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四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妄語思念至誠言不爲詐心口相應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五戒者一日一夜持

心不飲酒不醉迷亂去放逸意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六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求安不著華香不傅脂粉不爲歌舞倡樂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七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求安不卧好牀卑牀草席捐除睡卧思念經道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八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奉法時過中不食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音釋

馭牛倨切統御也　淈呼域切　鷁於逆切　漉盧谷切　叵普火切　駛五駭切愚也　稍所角切小矛也　樗丑居切　蒲薄胡切　搏戲也　澱堂練切淖泥塗也　坻直離切　亶陟連多果二切　癉都寒切　瘴瘧烏渾切瘴疫也　瘧魚約切寒熱病也　魍魎蒲罔文紡切　魎力蕩切山川精物也　涔哀都切水不流也　膠古肴切黏膏也　挫子卧切折傷也　洟夷脂切　瘦女利切肥也　槎仕佳切傍禮而斫切　蚵而兖切蟲動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世九

十善部第六此別五部

述意部　懺悔部　受法部

戒相部　世九　功能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聖道遠而難希淨心近而易惑爲山基於一簣爲佛起於初念故萬里之剋離初步而不登三祇之功非始心而圓就是知行人發足常步此心開示初學須崇十善今既五濁交亂過犯滋彰不作則已作便極重用此量情如何輕悔如經犯重罪人比此閻浮一萬六千年始同他化自在天壽一日一夜用此長日壽命一萬六千歲比閻浮提日月則經九百二十一億六十千歲在阿鼻地獄若更頑固不信佛經即依觀佛三昧經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深重難計弗可除滅爲比見道俗於其齋日唯受五八三聚戒等論其十善都無受者良由僧等隱匿聖教致令不弘失於道分故未曾有經云下品十善謂一

念頃中品十善謂一食頃上品十善謂從旦至午於此時中心念十善止於十惡故野干心念十善七日不食得生兜率天又上生經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欲生第四天當於一日至第七日繫念彼天持佛禁戒思念十善行十善道以此功德迴向願生彌勒佛前隨念往生言七日者且從近論尚感彼天況復一生而不剋獲問曰天上勝報不可思議如何七日便感大福答曰善因雖微獲果甚大如小熾火能燒大山一善能破大惡亦如少燈能破多闇輕日能消重露小子能生大樹世事尚然何況善力也

懺悔部第二

述曰比見愚夫不肯受懺口出妄言云我但不作惡即名爲善何須令我更復懺受答曰大聖興教事同符印若不受行便無公驗故須願祈不造衆惡依願起行可得承受如牛雖有力挽車要須御者能有所至若不預作輒然起善內無軌轄後遇罪緣便造不止由先無願故造衆惡大聖知機故令受善若謂

我不造惡便是善者汝不作善亦應是惡如牛馬驢騾亦不殺生豈是善耶此乃心在無記無罪福業故須起念專志深重方成業道如未曾有經云時有外道婆羅門婦名曰提韋夫亡家貧自責孤窮欲自燒身祠天求當來福時有道人名曰辯才教化提韋女人云譬如有牛歘患車故欲使車壞前車若壞續得後車柁其項領罪未畢故人亦如是假令燒壞百千萬身罪業因緣相續不滅如阿鼻獄燒諸罪人一日之中八萬過死八萬更生過一劫已其罪方畢況復汝今一過燒身欲求滅罪何有得理提韋白言當設何方令得罪滅辯才答言前心作惡如雲覆月後心起善如炬消闇自有方便滅除殃罪現世安隱後生善處提韋聞已心大歡喜憂怖即除即率家内奴婢眷屬（廿九）五百餘人圍繞（三）叩頭恭敬合掌白辯才言尊向所說滅罪事由願更為說除罪之法當如法行辯才答曰起罪之由出身口意身業不善殺盜邪婬口業不善妄言兩舌惡口綺語意業不善嫉妒瞋恚憍慢

邪見是為十惡受惡罪報今當一心丹誠懺悔若於過去若於今身有如是罪今悉懺悔出罪滅罪當自立誓救度眷屬代其懺悔所修福善施與一切受苦衆生令其得樂衆生有罪我當代受緣是受身至成佛道懺悔訖已更賜餘善當勤奉行辯才更為受十善之法具如下法

受法部第三

述曰若欲受戒要對一出家五衆人前受具修威儀互跪合掌請一戒師云

我某甲今請大德為我作十善戒師阿闍梨願大德為我作十善戒師阿闍梨我依大德故得受十善慈愍故（如是三說此雖無文然准受大戒請師義亦無與不請雖成不如請之生善然此十善是三乘之根本人天之良藥得受妙果寔由師訓豈得不請縱對大衆一時同請亦得）此之受法大意有二初對人受後自受法初對人受依經略引二文且依未曾有經云汝今當誠心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如是三說今當盡形受十善道我弟子某甲從今盡形不殺不盜不邪婬是身善業不妄言兩舌不惡口綺語是口善業不嫉妬

瞋恚憍慢邪見是意善業是則名爲十善戒法

第一依文殊師利問經受十善法此之十善共出家沙彌十戒文同然此經意亦通在家菩薩亦得同受是故經云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歸依佛佛告文殊歸依佛者應如是言

大德我某甲乃至菩提歸依佛乃至菩提歸依法乃至菩提歸依僧如是三說我某甲已歸依佛竟已歸依法竟已歸依僧竟如是三說次受戒

相者大德我持菩薩戒我某甲乃至菩提不殺衆生離殺生想乃至菩提不盜亦離盜想乃至菩提不非梵行離非梵行想乃至菩提不妄語離妄語想乃至菩提不飲諸酒離飲酒想乃至菩提不著香華亦不生想乃至菩提不歌舞作樂離歌舞想乃至菩提不坐卧高廣大牀離大牀想乃至菩提不過中食離過中食想乃至菩提不捉金銀生像離捉金銀想乃至當具六波羅蜜大慈大悲

第二明自受法若無出家人可對受時於其

齋日向佛像前至誠懺已自發善願要期受云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三說）次受戒相云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行大慈心乃至菩提不起殺心乃至不起邪見（如是三說）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行大慈心乃至菩提不起殺心竟乃至不起邪見竟（如是三說前對人受依此而受亦得雖非正文唯意無妨也）

戒相部第四

依大般若經（第四百七十三卷云）自受持十善業道亦勸他受持十善業道無倒稱揚受持十善業道法歡喜讚歎受持十善業道者（五戒八戒出家戒等並皆如是自受勸持）

又文殊問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出世間戒有幾種佛告文殊師利若以心分別男女非男女等是菩薩犯波羅夷若以心分別畜生鬼神諸天男女非男女等是菩薩犯波羅夷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不起慈悲心是菩薩犯波羅夷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若他

物起盜想犯波羅夷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
乘若起妄語心犯波羅夷
又梵網經云佛告諸菩薩言我今半月半月
自誦諸佛法戒汝等一切菩薩乃至十地諸
菩薩亦誦是戒諸佛之本源行菩薩之根本
若受戒者國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
十八梵天六天庶民黃門婬男婬女奴婢八
部鬼神金剛神畜生乃至變化人但解法師
言盡受得戒皆名第一清淨者佛告諸佛子
言有十重波羅提木叉若受菩薩戒不誦此
戒者非菩薩非佛種子我亦如是誦一切菩
薩已學一切菩薩當學一切菩薩今學已略
說波羅提木叉相貌應當學敬心奉持
佛告佛子若自殺教人殺方便讚歎殺見作
隨喜乃至呪殺殺業殺法殺因殺緣乃至一
切有命者不得故殺是菩薩應起常住慈悲
心孝順心方便救護而自恣心快意殺生是
菩薩第一波羅夷罪言波羅夷者此云極重罪
若佛子自盜教人盜方便盜盜業盜法盜因
盜緣呪盜乃至鬼神有主劫賊物一切財物

一針一草不得故盜而菩薩生佛性孝順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樂而反更盜人物是菩薩第二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婬教人婬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婬婬因婬業婬法婬緣乃至畜生女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婬而菩薩生孝順心救度一切衆生淨法與人而反更起一切人婬不擇畜生乃至母姊六親行婬無慈悲心是菩薩第三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妄語教人妄語方便妄語妄語因妄語業妄語法妄語緣乃至不見言見見言不見身心妄語而菩薩常生正語正見亦生衆生正語正見而反更起一切衆生邪語邪見邪業是菩薩第四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酤酒教人酤酒酤酒因酤酒業酤酒法酤酒緣一切酒不得酤是酒起罪因緣而菩薩應生一切衆生明達之慧而反更生衆生顛倒心是菩薩第五波羅夷罪

若佛子口自說出家在家菩薩比丘比丘尼罪過教人說罪過罪過因罪過業罪過法罪

過緣而菩薩聞外道惡人及二乘惡人說佛法中非法非律常生悲心教化是惡人輩令生大乘善信而菩薩反更自說佛法中罪過是菩薩第六波羅夷罪

若佛子口自讚毀他亦教人自讚毀他毀他因毀他業毀他法毀他緣而菩薩代一切衆生受加毀辱惡事向自己好事與他人若自揚己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毀者是菩薩第七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慳教人慳慳因慳業慳法慳緣而菩薩見一切貧窮人來乞者隨前人所須一切給與而菩薩惡心瞋心乃至不施一錢一針一草有求法者不爲說一句一偈一微塵許法而反更罵辱是菩薩第八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瞋教人瞋瞋因瞋業瞋法瞋緣而菩薩應生一切衆生中善根無諍之事常生悲心而反更於一切衆生中乃至於非衆生中以惡口罵辱加以手打及以刀杖意猶不息前人求悔善言懺謝猶瞋不解是菩薩第九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謗三寶教人謗三寶謗因謗業謗法謗緣而菩薩見外道及以惡人一言謗佛音聲如三百鉾刺心況口自謗不生信心孝順心而反更助惡人邪見人謗是菩薩第十波羅夷罪

若善學諸人者是菩薩十波羅提木叉應當（世九）於中不應一一犯如是微塵許何況具足犯十戒若有犯者不得現身發菩提心亦失國王位轉輪王位亦失比丘比丘尼位亦失十發趣十長養十金剛十地佛性常住妙果一（八）切皆墮三惡道中二劫三劫不聞父母三寶名字以是不應一一犯汝等一切諸菩薩今學當學已學是十戒應當學敬心奉持八萬威儀品當廣明（學此十戒已更有四十八輕法並須當學以文煩不述學者看彼者看）

功能部第五

如大集經云佛言諸仁者休息殺生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於諸衆生得無所畏二於諸衆生得大慈心三斷惡習氣四少諸病惱為事決斷五得壽命長六為非人護持七寤

寐安隱無諸惡夢八無諸怨讎九不畏惡道
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殺
生得十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
是人不久證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離
諸刀仗長壽衆生來生其國
佛言休息偷盜(世九)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具
大果報爲事決斷二所有財物不共他有三
不共五家四衆人愛敬無有猒足五遊行諸
方無有留難六行來無畏七以樂布施八不
求財寶自然速得九得則不散十身壞命終
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偷盜得十種功
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
到菩提時於彼國土具足種種華果樹林衣
服瓔珞莊嚴之具珍奇寶物無不充滿
佛言休息邪婬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得
諸根律儀爲事決斷二得住離欲清淨三不
惱於他四衆人喜樂五衆人樂觀六能發精
進七見生死過八常樂布施九常樂求法十
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邪婬
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

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無有生具亦無女根不行婬慾皆悉化生

佛言休息妄語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衆人保任所言皆信二於一切處乃至諸天發言得中三口出香氣如優鉢羅華四於人天中獨作證明五衆人愛敬離諸疑惑六常出實語七心意清淨八常無諂語言必應機九常多歡喜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妄語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無有生具衆妙寶香常滿其國

佛言休息兩舌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身不可壞平等二眷屬不可壞平等三善友不可壞平等四信不可壞平等五法不可壞平等六威儀不可壞平等七奢摩他不可壞平等八三昧不可壞平等九忍不可壞平等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兩舌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所有眷屬一切魔怨及他朋黨所不能壞

佛言休息惡口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得柔輭語二捷利語三合理語四美潤語五言必得中六直語七無畏語八不敢輕陵語九法語清辯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惡口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法聲充遍離諸惡語

佛言休息綺語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天人愛敬二明人隨喜三常樂實事四不爲明人所嫌共住不離五聞言能領六常得尊重愛敬七常得愛樂阿蘭若處八愛樂賢聖默然九遠離惡人親近賢聖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綺語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端正衆生來生其國强記不忘樂住離欲

佛言休息貪欲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身根不缺二口業清淨三意不散亂四得勝果報五得大富貴六衆人樂觀七所得果報眷屬不可破壞八常與明人相會九不離法聲

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貪欲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離於魔怨及諸外道

佛言休息瞋恚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離一切瞋二樂不積財三衆聖喜樂四常與賢聖相會五得利益事六顏容端正七見衆生樂則生歡喜八得於三昧九得身口意光澤調柔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瞋恚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得菩提時於彼國土所有衆生悉得三昧來生其國心極清淨

佛言休息邪見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心性柔善朋侶賢良二信有業報乃至奪命不起諸惡三敬信三寶設爲活命不信天神四得於正見不怪異事亦不簡擇良日吉時五常生人天離諸惡道六常樂福德明人讚譽七棄俗禮儀常求聖道八離斷常見入因緣法九常與正趣正發心人共相會遇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邪見得

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速滿六波羅蜜於淨佛土而成正覺得菩提已於彼佛土功德智慧一切善根莊嚴衆生來生其國不信天神離惡道畏於彼命終還生善道

三聚部第七十三部（此別有廿九部）　十二

述意部　損益部　簡德部
懺悔部　受法部　請證部
戒相部　勸請部　隨喜部
迴向部　發願部　獲劣部

受捨部

述意部第一

夫十善五戒必須形受菩薩淨戒可以心成故戒法理曠事深在家出家平等而受慧芽因斯以成定水沿茲而滿必莊嚴於六度瓔珞乎四等雖復棟宇未成而基階已廣唯斯戒本流來漢地源始晉末中天竺沙門曇無讖者賫此戒經及優婆塞法東渡流沙撮舉章條抄出戒本涼州有道進法師者道心超絶慧力俊猛流聞戒來乃馳往燉煌躬自迎

接戒法既至時無其師於是謹依經文自誓而受于時涼州道俗並未之知也既而彼寺道朗法師夢進從佛受記又僧尼信士十有餘人咸同此夢互相徵告俄而進還果受斯戒朗年德崇重西土之望既愛樂大乘兼證瑞夢心喜內充既從進受以爲菩薩勝地超過三乘遂屈其年臘降爲法弟既而名德僧尼清信士女次第受業三千許人涼州刺史聞進戒行奉遵師禮於是菩薩戒法流布京國自爾已來黑白依持受者無量願斯甘露

等雨大千謹撰茲記録其始末耳

損益部第二

依瓔珞經云佛言佛子今爲諸菩薩結一切戒根本所謂三聚戒是佛子受十無盡戒已其受者過度四魔越三界苦從生至生不失此戒常隨行人乃至成佛（梵網經云十無盡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自讚毀他七不說在家出家菩薩過失八不貪九不瞋十不謗三寶是名十無盡戒也）佛子若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衆生不受是菩薩戒者不名有情識者畜生無異不名爲人常離三寶海非菩薩非

男非女名爲畜生名爲邪見人名爲外道不近人情故知菩薩戒有受法而無捨法有犯不失盡未來際若有人欲受菩薩戒者法師先爲解說使其樂著然後爲受又復法師能於一切國土中教化一人出家受菩薩戒者是法師其福勝造八萬四千塔況復二人三人乃至百人千人等福報不可稱量其法師者夫婦六親得互爲師其受者入諸佛界菩薩數中超過三劫生死之苦是故應受有而犯者勝無不犯又犯名菩薩不犯名外道以是故有受一分戒名一分菩薩乃至二三四十分名具足受戒是故心盡戒亦盡心無盡故戒亦無盡六道衆生受得戒者但解語得戒不失也

又善生經云有二因緣失菩薩戒一者退菩提心二者得上惡心離是二因緣乃至他世地獄畜生餓鬼之中終不失戒若於後世更受菩薩戒時不名新得名爲開示瑩淨

又梵網經云爾時智者向十方佛爲受戒人唱說羯磨已十方諸佛及諸菩薩遥見是人

生子想弟想咸皆垂心憐愍護念由佛菩薩遥護念故使受戒之人功德增長不失善根今受戒人舉身毛孔從頂至足如凉風入體舉身悚慄當知受者具其戒相冥中爾時應有十方諸佛以正法眼見此行者有實真心釋迦牟尼佛於聖衆中應唱如是言告諸大衆彼世界中某甲國土某甲菩薩從某甲智者請菩薩戒此人無師我爲作師憐愍故又佛言佛子與人受戒時唯除有七逆罪不得受菩薩戒五逆罪外加殺和尚阿闍梨一切

國王王子大臣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女婬男女十八梵天無根二根黃門奴婢一切鬼神金剛神畜生及變化人但解法師語盡得受戒應教身所著袈裟皆使壞色與外道相異又云若佛子太子欲受國王位時受轉輪王位時百官受位時應先受菩薩戒一切鬼神救護王身百官之身諸佛歡喜既得戒已生孝順心恭敬心見上座和尚阿闍梨大同學見同行者而菩薩反生憍心癡心慢心不起迎逆禮拜一一不如法若欲供養時以自

實身國城男女七寶百物而供給之若不爾者犯輕垢罪

簡德部第三（自下諸門並依地持論撰此戒法）

敬尋聖教窺受萬途竊謂地持最為樞要今且謹依撰成大轍擬為自用詎敢兼人夫論受戒唯有二種一者弟子戒師千里之內七衆俱是然七衆之中比丘最上比丘之內又定者宿為勝然耆宿之德復有三種一者同法菩薩明種性備足二者已發願菩薩謂發心具足三者有智有力善語善說能誦能持者畢竟復同蓋具此三德方堪為師若全無此行則不任為師弟子者亦具種性發心方聽受戒第二請師者普賢觀經云將欲受菩薩戒先請佛菩薩為師請云弟子某甲等普及法界衆生奉請釋迦如來以為和尚奉請文殊師利菩薩為阿闍梨奉請彌勒菩薩為教授師奉請十方諸佛為證明師奉請十方菩薩以為已伴我今依大乘甚深妙義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既請得師是以次為聽許故欲受戒者具修威儀禮戒師已應作

是言我於大德乞受菩薩戒大德於我不憚勞者哀愍故聽許三說戒師答言好既許可已即教學方廣摩德勒伽論五明論等令知犯不犯染汙不染汙輕中上及四十二戒亦須請委然後對佛為受若先學大乘者便許而即受弗同此例謂從戒師聽可之後或三年或百日或一日於道場內偏袒右肩禮三世十方一切諸佛禮一切大地菩薩禮佛菩薩已念彼諸佛乃與菩薩三聚功德及禮戒師長跪曲身作是言唯願大德授我菩薩戒三說

世九　十六

作是言已長養淨心恣在得戒無餘念也

懺悔部第四

夫欲納受淨法要須洗蕩內心方堪得受凡污心之垢唯迷與障迷者謗無三寶障者廣起十惡今教懺者正懺此二又依梵網經云若教戒法師見欲受戒人應教請二師和尚阿闍梨二師應問言汝有七遮罪不若現身有七遮罪師不與受無七遮者得受若有犯十戒者教懺悔在佛菩薩形像前日日六時誦十戒四十八輕戒若敬禮三世千佛得見

好相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見好相佛來摩頂見光華種種異相便得滅罪若無好相雖懺無益縱是現身亦不得戒若曾受戒或犯四十八輕戒者對首懺罪滅不同七遮又若欲受戒時問言現身不作七逆罪耶不得與七逆人受戒七逆者一出佛身血二殺父三殺母四殺和尚五殺阿闍梨六破羯磨轉法輪僧七殺聖人若具七遮即身不得戒餘一切人得受戒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拜不向六親禮拜不向鬼神禮拜但解法師語百里千里來求法者而菩薩法師以惡心瞋心而不即與授一切衆生戒犯輕垢罪

我弟子某甲仰啓十方諸佛弟子從本際有識已來乃至今身或自不信三寶或教人不信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輕慢三寶或教人輕慢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侵損三寶或教人侵損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殺盜婬或教人殺盜婬或見作隨喜或自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或教人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或見作隨

喜或自貪瞋癡或教人貪瞋癡或見作隨喜於此衆罪不生慚愧失菩薩戒不自覺知今於佛前至誠懺悔願衆罪永斷無餘志心敬禮一切諸佛（一遍亦得三遍彌善）

受法部第五

此門有四一定其種性二定其發心三定其漸頓四正爲受戒

第一問言汝某甲善男子善女人聽法姊法妹汝是菩薩不答言是戒師若坐若立問者皆得所以坐得者爲戒師老而無力又所以立得者爲戒師少而有力故某甲者蓋題其父母師長所制名也非謂稱其榮族皇帝明府之號也設稱亦不發戒但背法逐情非重道之儀也

第二問發菩薩願不答言已發菩薩願者正是道心別名也（世九）（十八）

第三問其漸頓依菩薩善戒經云優波離問菩薩戒法菩薩摩訶薩成就戒法利益衆生者先當具足學優婆塞戒沙彌戒比丘戒若不具優婆塞戒得沙彌戒者無有是處若不

具沙彌戒得比丘戒者亦無是處若不具如是三種戒者得菩薩戒亦無是處譬如重樓四級次第不由初級至二級者無有是處不由二級至於三級不由三級至於四級者亦無是處若依薩婆多論云若欲受沙彌戒先受優婆塞五戒若欲受比丘具戒先受沙彌十戒如人入海從淺至深如是入佛法大海者亦當如是若有難緣不得漸受者頓受比丘具戒者亦得三種戒然授者得小罪（准前菩薩亦應如是依地持論頓發大乘心直受菩薩戒亦得）

第四正為受戒戒師問汝善男子善女人欲於我所受一切菩薩戒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是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所住戒過去一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薩今學汝能受不答言能（三）說今言善（世九）男子女人者止為一人若對多人（十九）則言其甲等

第二明心念受法者若無德行之人可對受者是行者應具威儀至佛像前禮佛已互跪白云

我某甲白十方世界一切諸佛及入大地諸菩薩衆我今於諸佛菩薩前受一切菩薩戒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此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薩今學三說梵網經云若從師受不假好相以戒師展轉相承有力故若對佛像前自誓受者要請得好相方得受戒以不從師受自無力故要須請聖加被若於定中若於夢中若於覺中感得好相與聖教相應者方得若受戒者但出自口立誓要期受詞法用一如依師受法也

請證部第六

既受得戒即須請證先請菩薩後請於佛初請菩薩者謂大地菩薩大地者謂種性地解行地乃至十地普賢乃至賢首是也受人五跪戒師爲起禮於十方諸菩薩衆作是言我弟子某甲仰啓十方大地微塵數諸菩薩衆文殊師利金剛幢功德林菩薩等此某甲菩薩等在某國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

所三說受菩薩戒我爲作證三說請諸佛者
謂十方一切諸佛且就一教東方善德佛乃
至下方明德佛等一切諸佛第一大師現知
見覺於一切衆生現知見覺今某甲菩薩於
某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所三說受
菩薩戒我爲作證三說以其白故無量諸佛
大地菩薩前法有瑞現或有光明或有涼風
或有妙香以有相現故十方諸佛於此某甲
菩薩起子想大地菩薩起弟想以起子想弟
想故有慈心愛念令此菩薩從受已後犯即
尋悔專精念住堅持不犯乃至菩提終無退
轉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清淨十力
四無畏三念處三不護業大悲不忘法斷除
諸習一切種妙智百四十不共法悉皆備滿
乘大慈悲遊騰十方廣度衆生不辭勞倦一
切衆生咸同此益

戒相部第七

蓋大聖度人功唯在戒凡論戒也樞要有三
一在家戒謂五戒八戒是二出家戒謂十戒
二百五十戒是三道俗通行戒謂三聚戒是

然此三聚復有三種一者戒種種性是二者戒心菩提心四無量是三者戒行六度四攝是然此度攝若隨威儀則名三聚若依行位乃稱為七若就德位遂號七地及十三住凡如此說皆是戒法不同也上來略述戒體宗

廿九

廿一

要如是自下廣明行者既受得戒已須識戒相知其受時了達輕重功能多少並宜誦持勿令忘失我菩薩戒弟子某甲從某年月某日某時於某師所依地持論受得菩薩三聚淨戒其三是何一者攝律儀戒謂惡無不離起證道行是斷德因終成法身止即是持作便是犯順教奉修慎而不為二者攝善法戒謂善無不積起助道行是智德因終成報身作即是持止便是犯順教奉修以成行德三者攝衆生戒謂無生不度起不住道行是恩德因終成應身作即是持止便是犯攝律儀戒者要唯有四一者不得為利養故自讚毀他無慚波羅夷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無慚波羅夷三者瞋心打罵衆生前人慚謝不受其懺無慚波羅夷四者癡心謗大乘無慚

波羅夷此即通明三聚所離過能離體者謂身口意業思也攝善法戒者善無不積謂身口意善及聞思修三慧十波羅蜜八萬四千助道行順教奉修以成行德攝衆生戒者四無量爲心四攝爲行四無量者謂慈悲喜捨悲能拔苦盡慈能與樂滿喜謂慶衆生離苦究竟樂法滿足捨謂令衆生行佛行處至佛至處方生捨心四攝爲行者謂布施愛語利益同事菩薩將欲攝物先以財濟免其形苦次以愛語曉悟其心令其信解言行利攝者依前信解次令起行行謂戒定慧等令物奉修是行利攝同事者修行既滿轉依究竟成就三身同聖者所證故地持論云布施愛語未發心令發心行利未成熟令成熟同利未解脫令解脫上來所列令受戒者誦之知受戒時節依師稟教略識持犯也（廿九）

述曰既受得戒依經亦須識六重八重等戒初六重者如依優婆塞戒經云若優婆塞受持戒已雖爲天人乃至蟻子悉不應殺若受戒已若口教殺若身自殺是人即失優婆塞（廿二）

戒尚不得暖法況四沙門果是名初重如是不得偷盜不得虛說我得不淨覩不得邪婬不得宣說四衆所有過非不得沽酒若破是等戒即失優婆塞戒尚不得暖法況得四沙門果是名六重

第二八重戒者如依菩薩善戒經云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六重二者出家八重法若犯一一重法現在不能莊嚴無量無上菩提不能令心寂靜是則名爲名字菩薩非義菩薩是名菩薩胗陁羅也菩薩心有上中下若復四重下中心犯不名爲犯若以上心惡心犯者是名爲犯上者所謂樂作四事心無慚愧不知懺悔不見犯罪讚破戒者是名上惡心犯菩薩雖犯如是四重終不失於菩薩戒也八重者如比丘四重後加菩薩不得爲貪利養故自讚其身等如前四波羅夷帖初四重便爲八重若依梵網經地持論有受是菩薩戒有四十二輕垢戒不得犯且逐要略述三五餘在廣文是故經云若佛子常應一心受持讀誦此戒剥皮爲紙刺血爲墨以髓爲水析骨爲筆書寫佛戒木皮穀紙絹等亦應悉書持

常以七寶無價香華一切雜寶爲箱盛其戒律若不如法供養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不得畜刀仗弓箭販賣輕稱小斗因官刑勢取人財物害心繫縛破壞成功長養猫狸猪狗若故養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以惡心故觀一切男女軍陣等鬪亦不得聽諸音樂雜戲撲捕作賊使命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以惡心故爲利養販賣男女財色自手作食自磨自舂占相吉凶呪術工巧調鷹方法和百種毒藥都無慈心犯輕垢罪

若以惡心自謗三寶詐現親附口便說空行在有中若見外道一切惡人劫賊賣佛菩薩父母形像販賣經律販賣僧尼而菩薩見是事已方便教化贖之若不贖者犯輕垢罪

既略識持犯即須禮退故地持論云令受戒者禮佛一拜大地菩薩一拜不云禮法義准通禮三拜彌善

勸請部第八

述曰法師陞座訖讚唄供養時將爲大衆敷

演法要藉聖加被方得宣釋大衆同時運心請聖加被十方凡聖說聽二衆加於觀心內益勝智外增言辯方能識欲知根所說無倒又加聽者一心恭敬無倒聽聞故阿含經偈云

聽者端視如渴飲（世方）　一心入於語義中（廿四）
聞法踊躍心悲喜　如是之人可爲說

又同請諸佛轉正法輪十方世界應成諸佛於念念中出興於世越過數量前念既爾後念亦然皆待請十方諸佛十方凡聖處法界堂咸請久住轉正法輪然諸凡聖敬人重法心至誠故諸佛隨機受請轉正法輪隨者諸佛赴機受請轉法輪時我及聖衆常預勸請之流無空過者何以故念念常勸請故令諸衆生聞法悟解捨邪入正越凡得聖治我無始已來教人爲惡破壞他善奪他勝利謗佛法僧塵沙障業然諸衆生既聞法已悟入得證展轉教導一切衆生盡未來際常無斷絕也十住毗婆沙論云

十方一切佛　現在成道者　我請轉法輪

安樂諸衆生　十方一切佛　若欲捨壽命
我今頭面禮　勸請令久住
述曰前偈請佛轉正法輪增長智慧治我無
始已來自作教人謗法之罪後偈請佛久住
受人供養增長福業治我自作教他謗佛惡
業之罪此則福智雙行也
願令我身心　猶如明淨鏡　十方諸佛土
自在於中現　彼一一刹海　諸佛身充滿
諦觀諸佛身　真實無去來　各放勝光明
微妙難思議　照除我煩惱　如日消垂露
得除煩惱已　證見十方佛　於一一佛前
勸請修供養　身心若未盡　勸請無休息
復願我身心　猶如淨法界　一一毛孔內
流出諸佛雲　佛雲難思議　普覆衆生類
隨彼所見聞　如意受安樂　衆生界若盡
心緣界可盡　願我淨心內　佛出無休廢
隨喜部第九
竊惟我所修　施等諸善根　皆從法界流
是諸佛所行　計我愚且鄙　常應沒諸惡
何其年將暮　得發施等心　自慶希所得

踊躍無有量　因見諸衆生　修行凡夫善　彼既成佛已
乃至一彈指　我心悉隨喜　況諸大菩薩　令究竟解脫
成諸波羅蜜　滿足諸地道　而當不欣慕　皆共攝受我
是故我慶悅　稽首諸法藏　罪中之大罪　使行菩提道
迴向部第十　惡中之大惡　於諸衆生内　故我於衆生
罪中之大罪　自非諸佛力　及衆生菩提　最後成正覺
其唯我一人　望消已罪者　會無如之何　頂禮大迴向
以自所作業　一切諸善根　不敢私自計　所以淨身心
是以隨所作　即復爲衆生　持彼所施善　迴向大菩提
盡迴施衆生　各以自在力　令佛入境界

發願部第十一（初有十大願出攝論文自下諸願並是入述耳）

一供養願（世八）願供養勝緣福田師法主二受持願願受持勝妙正法三轉法輪願願於大集中轉未曾有法輪四修行願願如說修行一切菩薩正行五成熟願願成熟此器世界衆生三乘善根六承事願願往諸佛土常見諸

佛恒得敬事聽受正法七淨土願願清淨自
土安立正法及能修行衆生八不離願願於
一切生處恒不離諸佛菩薩得同意行九利
益願願於一切生處恒作利益衆生事無有
空過十正覺願願與一切衆生同得無上菩
提恒作佛事

願我作大地　廣長無限量　爲諸衆生等
作真歸依處　凡有受用者　成就對治道
滅諸妄想識　生長菩提心　甚深無障礙
受用不可盡　願我作大水　具足八功德
唯洗衆生心　煩惱諸垢穢　悉令畢竟淨
滿足佛菩提　願我作大火　日月諸星光
燒竭寒氷獄　普照闇冥國　於彼諸衆生
救攝無有餘　悉令得見道　解脫一切過
願我作大風　微密滿虛空　諸有熱惱處
廿九
扇之以清涼　怏然受安樂　願我作虛空
寂然無障礙　攝受諸衆生　一切無有餘
其有受用者　皆得二無我　以空三昧樂
而共相娛樂　願作藥樹王　徧覆衆生界
見聞及服藥　除病消衆毒　毒消病已除

煩惱亦皆無　次以真如來　充滿佛法身
願我作飲食　色香美味具　於諸衆生前
一切皆示現　隨其所味樂　一切皆滿足
至於生死際　是食爾乃消　願我作衣服
輕輭色微妙　小大隨形量　温涼稱物情
等心施衆生　決定無有餘　令彼心清淨
具足妙莊嚴
願我先世及以今身所種善根以此善根施與一切無邊衆生悉共迴向無上菩提令我此願念念增長世世所生常繫在心終不忘失常爲陁羅尼之所守護也

優劣部第十二

恒居家持戒凡有四種一曰下二曰中三曰上四曰上上若爲現樂怖畏惡名或爲家法助隨他意或避苦役求離諸難是爲下人持戒若爲世間福樂堅持禁戒是爲中人持戒若爲諸法無常欲求離苦無爲常樂涅槃是爲上人持戒若爲憐愍衆生專求佛道了知諸法深觀實相不畏惡道規招勝樂是爲上上人持戒故智度論云下持戒者生人中中

持戒者生六欲天中上持戒者行四禪四空定生無色清淨天中又下清淨持戒得羅漢道中清淨持戒得辟支佛道上清淨持戒得佛道又正法念經云若畏師持戒名下持戒非畏師持戒名中持戒畏惡道持戒是名上持戒

世九　世八

受捨部第十三

如大乘菩薩戒有三種謂前三聚淨戒是也此戒受已謂與心俱心無後際故戒不失又善戒經云有二因緣失菩薩戒一退菩薩心二得增上惡心離是二緣乃至捨身他世地獄畜生終不失戒後若更受不名新得名爲開示瑩淨故長也

又優婆塞五戒威儀經云諸大德一心諦聽我今欲說三世諸佛菩薩成就利益一切衆生功德戒如是住菩薩戒者即是前四波羅夷若有犯者不名菩薩現身不能莊嚴菩提又復不能令心寂靜是似菩薩非實菩薩犯有三種有燸中上若燸中心犯是不名失若是增上心犯是名爲失何者是上若犯上四

數數樂犯心無慚耻不自悔責是名上犯菩薩雖犯於上四事不即永失不同比丘犯於四重即爲永失菩薩不爾何以故比丘犯四更無受路菩薩雖犯脫可更受是故不同若依小乘戒有四種一在家五戒八戒二出家十戒二百五十戒此之四種一受得已謂與形俱身存戒在身謝戒亡故短大乘戒也依毗曇論云別解脫戒捨有四種一作法捨二命終捨三斷善根捨四二形生捨

又薩婆多論云若受齋戒已遇惡因緣逼欲捨戒者不必要從出家人邊捨趣得一人即成捨

述曰若有犯戒難緣逼其犯者寧可捨却爲之後時無過故論云若五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受八戒若八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出家受十戒乃至具戒亦爾所言四重者謂盜滿五錢重處行婬殺人自稱得聖隨犯一戒即名犯重於戒律中無懺悔法若依方等大乘經等方開受懺亦有諸師不許向優婆塞等說四重者恐成悞錯若不許者何故欲受戒前

展轉遣問若捨時隨對一人前捨並得無問道俗皆成

問曰受時所以要對出家人前成受捨時對白衣亦得答曰受戒欲似登山採寶所以稍難捨戒欲似下坂棄珠所以甚易故四分律云若有捨戒者於佛法爲死受生則難趣死極易捨時應云大德一心念我先受得五戒爲優婆塞今對大德捨却作在家白衣（一說便成八戒亦然）後若好心發時欲更受戒應先懺前罪後受亦得頌曰

大慈振法鼓　開悟無明聾　鑪冶心穢垢
防非如利鋒　護鵝不惜命　守草養生同
五篇遮輕重　七聚蕩心胷　晨朝宣寶偈
夕夜虔誠恭　近求出苦海　遠念法身蹤
七支淨三業（世九）　五分滿金容　各願堅固戒
淨土得相逢（三十一）

感應緣（略引十驗）

齊沙門尚統　晉沙門慧永
沙門法安　沙門曇邕
齊沙門法度　梁沙門智順

隋沙門淨業　沙門靈幹
唐華州張法義　冀州夏侯均

齊尚統師傳云漢明初感摩騰法蘭唯有二人初來至此不得受具但與道俗剃髮被服縵條唯受五戒十戒而已伏惟如來出世八年始興羯磨震旦在白木條東二萬七千里開持律五人得授大戒自後至漢第十桓帝一百餘年內猶用三歸五戒十戒迭相傳授桓帝已後北天竺國有五西國僧來到漢地與大僧受具足戒一名支法領二名支謙三名竺法護四名竺道生五名支妻識其時大律未有支法領口誦出戒本一卷羯磨本一卷在此流行今時名舊羯磨後到魏皇初三年曇摩迦羅又譯出戒律後至元孝文世有光律師驗舊羯磨及以戒本文有加減多少不足依大律本次第刊集現世流行號爲新羯磨于時尼衆來求受戒支法領曰如律所明唯開邊地五人僧受具戒不論尼衆是時尼等辭退而還泣淚如雨不能自勝後到漢末魏初東天竺國有二比丘尼來到長安見

比丘尼衆問曰汝誰邊受戒尼衆答曰我到大僧所受五戒十戒而已二尼歎曰邊地尼等悉未有具爲還本國化得一十五人來三人在雪山凍死二人墮黑嶺死餘到此土唯有十人在此諸尼悉赴京師與授具戒後到吳地亦與彼尼受具訖已西尼思憶本鄉即附船南海而還及至上船唯有七人三人命終來去經途十有餘年後至魏文帝三年內勅設無遮大會魏帝勅問此土僧尼得戒源由有何靈驗諸大德等咸皆不答于時即有比丘請向西國問聖人得戒源由發足長安到於天竺見一羅漢啓白震旦僧尼得戒以不羅漢答曰我是小聖不知得不汝在此住吾爲汝上昇兜率奉問彌勒世尊得不得來報即便入定向兜率天具問前事彌勒答曰僧尼並得戒訖仍請靈驗彌勒即取金華云若邊地僧尼得戒願金華入羅漢手掌不得莫入發願既訖將華按手其華入掌中高一尺影現彌勒語曰汝到震旦比丘所亦當如我此法羅漢下來如彌勒法以華按比丘手

即入掌中高一尺影現瑞應既徵其時即有遠方道俗來相欽仰求受三歸五戒乃有無數即號為華手比丘當去之時有一十八人自餘慕住西國或有冒涉流沙風寒命過唯有華手比丘獨還漢地當本去日有迦毗羅（世九）神現身語華手曰道路懸遠多諸險難弟子（卅二）送師至彼來往清言未到之間魏文帝殿前有金華空中現文帝問太史曰有何變怪太史答曰西域正法欲來到此不盈一月華手比丘掌中金華來到此土初至之日空裏金華即滅不現大瑞既徵故戒福永傳也

晉廬山有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躭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卒以終歲樂住廬山與遠同止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令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指馬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捧懸還營因

爾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爲耳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至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枕痾苦而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卅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

晉新陽有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是遠公之弟子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於晉義熙年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人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投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鐘寤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

以銅助遠公鑄佛安後不知所終

晉廬山有釋曇邑姓楊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投廬山事遠爲師内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傳法不憚疲苦乃於山之西南別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邑見一人著單袷衣風姿端雅從者三十許人請受五戒邑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説法授戒神曉以外國七筋禮拜辭別倏忽不見後往荆州卒於竹林寺

齊琅琊攝山有釋法度黄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琅琊之攝山挹度清卓待以師友之禮及亡捨所居爲栖霞寺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輒死及後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經歲許聞忽有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栖託

或非真正故死病相繼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祭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同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間其徵感若此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等並遥恭以師敬資給四事六時無闕以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四矣

梁山陰雲門寺有釋智順本姓徐琅琊臨沂人秉禁無疵陶練衆經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飲弟子曇和以順絶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

門寺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類也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右六驗出梁高僧傳）

隋終南山悟真道場釋淨業漢東隋人也精研律部博綜異聞確乎內湛令譽外馳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寺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扃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群魚游躍首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即乘船入水爲魚授戒魚皆迴頭遠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有壞菩薩一軀不可移動至明乃見迴首面向舍利狀類天然一無損處靈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卒於本寺春秋五十有三

隋西京大禪定寺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狄道人也而立性翹仰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禁遮性仁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洛州

置塔於漢王寺初建塔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叫及填平滿還如常日以大業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右二驗出唐高僧傳）（世九 卅六）

唐華州鄭縣人張法義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不歸能宿不僧設松栢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愼勿言相見因為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至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浴清淨披僧衣為懺悔旦而別去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雜木瘞之而穌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活乃喜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大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巷左右皆有官曹門閤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見官人遥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法義家狗惡兼有枳

師祝神見打甚困袒而示背背青腫官曰稽過多咎與杖二十言杖亦畢血流灑地官曰將法義過録事録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案案簿甚多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案簿多先朱勾畢有未朱勾者則録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始録一條即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並懺悔訖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云

經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仰判官令主典將法義過王宮東殿宇宏壯侍衛數千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録來此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王曰張目懺悔此不合免然師為來請可特放七日法義白僧曰七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住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

僧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憑福報後來不可見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內正黑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之處文不可識然皆爲瘡終莫能愈至今尚存隴西王博又與法義隣近委之王爲臨說（右一驗出冥報記）

夏侯均者冀州阜城人也顯慶二年病經四十餘日昏亂殆死自云被配作牛頻經苦訴訴云嘗三度於隱師處受戒懺悔自省無過何忍遣作牛身受苦如是均已被配磨坊經二十日苦使後爲勤當受戒是實不虛始得免罪此人生平甚有旅力酗酒好鬪今現斷酒肉清信賢者爲隱師弟子齋戒不絕（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音釋

沿余專切緣水而下也識楚諸切慄力質切縮也憚徒案切畏也諳烏含切練歷也憺徒感切安靜也坂甫遠切縵謨官切寢也綜子宋切綜理也脯方矩切固也關古蠻切遮也壅於計切埋也刈倪際切刈也酳許具切醉愁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世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破戒篇第八十八（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茲戒德本願深重救生利物稱斯爲最是以受之甚易持之稍難若非精懃護持大果何容得證恐差之毫毛失之千里若其小過覆藏則爲難滅大罪發露更是可原故知有過須悔得入七衆守愚不反長墜三塗所以此之一章通明道俗持犯損益若是居家白衣曾有微信受得戒者不勝名利失意有違故此兼明若是攸攸白衣業識風馳昏沉財色好貪名利樂著五欲不信佛法者此定罪人非此所明今時述者出家僧尼及優婆塞（世十）等恐乖佛教虛染名利故今偏說若是上品白衣見佛呵責出家人罪即自勸勵省己不爲出家清虛高慕玄軌尚有失意乖違被佛詰責我等白衣無慚無愧公然造罪晝夜匪懈未曾恥改所以如來棄捨我等不蒙教誨

即自改過息意不犯譬如智人先誡己身他人見責亦自改悔故書云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是下品凡愚無識之人見佛呵責犯過衆僧唯加輕笑退敗善心不自思己愚戇之甚劇於畜生亦如醉人墮卧糞坑嘔吐狼藉屎尿汙身仰視岸人及呵不止此亦如是是故如來雖欲救拔無其出路故經云譬如有人墮在糞坑全身没入無髮可拔知何欲救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佛告諸比丘我若不持戒者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下賤人身況能成熟衆生淨佛國土具一切種智又薩遮尼揵經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信心出家受佛禁戒故起心毀犯聖戒者不得受一切檀越供養亦不得飲用國王水土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賊入坊舍城邑宅中鬼復掃其脚跡一切世人罵言佛法中賊一切衆生眼不欲見犯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又

寶梁經云若破戒比丘受持戒者禮敬供養不自知惡得八輕法何等為八一作愚癡二口瘡瘇三受身矬陋四顏貌醜惡其面側戾見者嗤笑五轉受女身作貧窮婢使六其形羸瘦夭損壽命七人所不敬常有惡名八不值佛世佛言若有非沙門自言是沙門非梵行自言梵行於此大地乃至無有涕唾處況舉足下足去來屈伸何以故過去大王持此大地施與持戒有德行者令修行中道是破戒比丘一切信施不及此人況僧房舍之處衣鉢卧具醫藥信施所不應受若有破戒比丘如分一毛以為百分若有惡比丘受人信施如一毛分隨所受毛分即損施主譬如師子獸王若有死已無有能得食其肉者師子身中自生諸虫還食其肉於我法中出如是諸惡比丘貪惜利養為貪所覆不識惡法能壞我法當知是惡比丘成就四法一不敬佛二不敬法三不敬僧四不敬戒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心求利養　口言知足　邪命求利　常無快樂

其心多奸　欺誑一切　如此之心　都不清淨　諸天神龍　有天眼者　諸佛世尊　咸共知之　佛告迦葉云何旃陁羅沙門迦葉譬如旃陁羅常於塚間行求死屍無慈悲心視於衆生得見死屍心大喜悅如是沙門旃陁羅常無慈心至施主家行不善心所求得已生貴重心從施主家受利養已不教佛法親近在家亦無慈心常求利養是名沙門旃陁羅如是旃陁羅爲一切人之所捨離如旃陁羅所至之處不到善處何以故自行惡法故如是沙門旃陁羅所至之處亦不到善道多作惡業無遮惡道法故譬如敗種終不生芽如是敗壞沙門雖在佛法不生善根不得沙門果又涅槃經云猶如大海不宿死屍如鴛鴦鳥不住圊厠釋提桓因不與鬼住鳩翅羅鳥不栖枯樹破戒之人亦復如是

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於正法中得出家者應作是念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悉知我心莫於佛法作沙門賊迦葉云何名沙門賊沙門賊有四種何等爲四迦葉若有比丘整理法

服似像比丘而破禁戒作不善法是名第一沙門之賊二者於日暮後其心思惟不善之法是名第二沙門之賊三者未得聖果自知凡夫為利養故自稱我得阿羅漢果是名第三沙門之賊四者自讚毀他是名第四沙門之賊迦葉譬如有人具大勢力於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所有珍寶一切樂具刀杖加害皆悉奪取迦葉於汝意云何此人得罪寧為多不迦葉白佛言甚多世尊佛告迦葉若有凡夫未得聖果為利養故自稱我得須陀洹果若受一食罪多於彼我觀沙門法中更無有罪重於妄稱得聖果者佛告迦葉出家之人微細煩惱復有四種何等為四一見他得利心生嫉妒二聞經禁戒而返毀犯三違反佛語覆藏不悔四自知犯戒受他信施出家之人具此煩惱如負重擔入於地獄迦葉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何等為四一多聞放逸自恃多聞而生放逸二利養放逸得利養故而生放逸三親友放逸依恃親友而生放逸四頭陀放逸自恃頭陀自高毀人是名

四種放逸墮於地獄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相似沙門身披袈裟毀滅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菩提佛告迦葉汝莫問此何以故彼愚癡人實有過惡一切魔事皆悉信受如來不說彼人得道假使千佛出興於世種種神通說法教化於彼惡欲不可令息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寧頂戴四天下一切衆生山河聚落滿於一劫若減一劫不能聞彼愚癡衆生不信之音世尊我寧坐於一胡麻上滿於一劫若減一劫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在於大劫火中若行若立若坐若卧百千億歲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受於一切衆生瞋恚罵辱撾打加害不能聞彼不信癡人偷法大賊毀禁之聲

又莊嚴論偈云

詐僞諂佞者　心住利養中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彼處有衣食　其是我親友　必來請命我
心意多攀緣　敗壞寂靜心　不樂空閑處

常樂在人間　由利毀敗故　墜墮三惡道
障於出世道
以此文證愚人背道專求名利唯成惡業常
順生死恒處暗冥若聞禁戒廣學多聞即言
我是下根凡愚自非大聖何能具依若聞王
課種種苦使勒同俗役便言我是出家淨行
沙門高於人天重逾金玉豈預斯事故佛藏
經云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爲鼠欲捕
鼠時則飛空爲鳥而實無有大鳥之用其身
臭穢但樂暗冥舍利弗破戒比丘亦復如是
既不入於布薩自恣亦不入王者使役不名
白衣不名出家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又成
實論云不爲修善故食則唐養怨賊亦壞施
主福損人供養如是不應食人之食又佛藏
經云得出家已自稱沙門不能堪受如實佛
化於此法中不能修心不得滋味（世十六）振手而去
墮在惡道猶如豚子捨牀褥去破戒比丘當
於百千萬億劫數割截身肉以償施主若生
畜生身常負重所以者何如斫一髮爲千億
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供養況能消他

衣服飲食卧具醫藥如是等人於我法中出家求道而得重罪舍利弗如是之人於我法中爲是逆賊爲是法賊爲是欺誑詐僞之人但求活命貪重衣食是則名爲樂世奴僕又增一阿含經云或有人得供養衣被飲食牀褥卧具病瘦醫藥彼得已便自食噉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有欲意不起諸想都無此念自知出要之法設使不得利養不起亂念心無增減猶師子王食噉小畜爾時彼獸王亦不作是念此者好此者不好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欲意不起諸想此人亦復如是又如有人受人供養得已便自食噉起染著心生愛欲意不知出要設使不得恒生此想念彼人得供養已向諸比丘而自貢高毀蔑他人我能得利養此諸比丘不能得之猶如群猪中有一猪出群已詣大糞聚此猪飽食屎已還至猪群中便自貢高我能得此好食諸猪不能得食此亦如是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猪也又智度論云有出家人樂合湯藥種穀植樹等不淨活命者是名下口食觀視星宿日月

風雨雷電霹靂不淨活命者是名仰口食諂媚豪勢通使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者是名方口食若學種種呪術卜筭吉凶心術不正如是等不淨活命者是名維口食又有五種邪命何者為五一者為利養故詐現異相奇特二者為利養故自說功德三者為利養故占相吉凶廣為人說四者為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畏敬五者為利養故稱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當知出家之人為求利養種種邪命而活其身皆是破戒不免惡道也又出家之人須常離著若偏執一處即多住著於己偏親於他生嫉又摩訶迦葉經云佛告彌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自稱菩薩而行狗法譬如有狗前至他家見後狗來心生瞋恚齚吠之內心起想謂是我家比丘亦爾先至他施家生已家想既貪此想見後比丘瞋目視之心生嫉恚互相誹謗言某比丘有如是過汝莫親近心生嫉妒行餓鬼因貧窮之因即戒說五慳之中家慳攝也又菩薩藏經云復次舍利子出家菩薩復有五法若成就者

不值佛世不親善友不具無難失壞善根不隨安住律儀菩薩修學正法亦不速悟無上菩提舍利子何等名爲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一者毀犯尸羅二者誹謗正法三者貪著名利四者堅執我見五者能於他家多生慳嫉舍利子如是名爲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不值佛世乃至不獲無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譬如餓狗惲惶緣路遇值瓔骨久無肉膩但見赤塗言是厚味便就銜之至多人處四衢道中以貪味故涎流骨上妄謂甜美或齧或舐或齧或吠歡愛纏附初無捨離時有剎帝利婆羅門及諸長者皆大富貴來遊此路時此餓狗遥見彼來心生熱惱作如是念彼來人者將無奪我所重美味便於是人發大瞋恚出深毒聲惡眼邪視露現齒牙便行齧害舍利子於意云何彼來人者應爲餘事豈復求此無肉赤塗之骨瓔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不也世尊不也善逝佛告舍利子若如是者彼慳餓狗以何等故出深毒聲現牙而吠舍利子言如我意解恐彼來人貪著美膳必能奪

我甘露良味由如是意現牙吠耳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汝所言當來末世有諸比丘於他施主勤習家慳躭著屎尿妄加纏裹雖值如來具足無難而便委棄不修正檢此之比丘我說其行如前癡狗舍利子我今出世憐愍衆生欲止息故專思此事爲如是等諸惡比丘說此譬喻復次舍利子是諸菩薩摩訶薩爲欲利益安樂無量衆生故求於佛智行毗利耶波羅蜜多彼諸菩薩摩訶薩於己身肉尚行惠施況復規求妄想惡肉而於他家起

諸慳嫉舍利子彼諸比丘慳他家故我說是人爲癡丈夫爲活命者爲守財穀奴僕隸者爲重世財翫縛者唯於衣食所欽尚者爲求妄想貪嗜惡肉起慳嫉者舍利子我今更說如是正法彼諸比丘先至他家不應見餘比丘而生嫉妬若有比丘違我法教見餘比丘或作是言此施主家先爲我識汝從何來乃在此耶我於此家極爲親密調諠交顧汝從何來輒相侵奪舍利子以何等故彼慳比丘於後來者偏生嫉妬舍利子由諸施家許

其衣鉢飲食卧具病緣醫藥及供身等資生什物彼作是念恐彼施主將先許於施後來者由如是故即此比丘於施主家起三種過一者起住處過見餘比丘或起恨言我於今者當離此處二者凡所習近當言未知應與不應三者於不定家妄起諸過舍利子彼慳比丘於後來人發三惡言一者說住處過以諸惡事增益其家令後比丘心不樂住二者於後比丘所有實言反為虛說三者詐現善相諂附是人伺有微隙對衆喚舉舍利子如是比丘於他施主家生慳嫉者速滅一切所有白法永盡無遺

又迦葉經云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一多聞放逸二利養放逸三親友放逸四頭陁放逸此四放逸之人良由惡人入於佛法不求出世苟貪名利以活身命故入惡道

又最妙勝定經云千年之後三百年中浩浩亂哉逃奴走婢亡家失國多不存活入吾法中猶如群賊劫奪良善當爾之時十二部經沉沒於地不復讀誦經典設有頭陁者多不

如法常遊聚落不在山林乃至法師解說佛語萬不著一爾時多有白衣若男若女持戒淨行呵責比丘白衣去後共相謂言今我解者如佛口說或邪言綺語無義之語以作義語如盲人指天上日若大若小等

又正法念經云彼惡比丘現持戒相令彼檀越心信敬已共諸朋侶數數往到彼檀越家如是比丘隨己所聞少知佛法共其同侶為彼檀越說所知法如是方便欲令檀越迴彼比丘所得利養而施與之如是比丘形相沙門第一大賊到檀越家方便劫奪他人財利及以供養如是比丘見他財利見他供養生貪嫉者不曾少時眼開合頃暫作善法彼惡比丘破戒沙門捨離坐禪讀誦等業無一念間不攝地獄餓鬼畜生以此文證貪利招苦

勿現善相以求名利故諸出家縱能持戒勿解經義未必斷惑由不觀理不斷結故多現善相謂己過人設聞勝智說實無我則不信受言非正理因茲謗法及行道者增長我慢死墮地獄是故愚人縱能依戒以無法智多

起罪行又大寶積經云出家之人有二種縛一者見縛二者利養縛又有二種障法一者親近白衣二者憎惡善人又有二種瘡癰一者求見他過二者自覆其罪又有二種不淨心一者讀誦外道經書二者多畜諸好衣鉢又涅槃經云出家之人有四種惡病是故不得四沙門果何等四病謂四惡欲一為衣欲二為食欲三為卧具欲四為有欲有四良藥能療是病一糞掃衣能治比丘為衣惡欲二乞食能破比丘為食惡欲三樹下坐能破比丘為卧具惡欲四身心寂靜能破比丘為有惡欲以是四藥除是四病是名聖行如是聖行則得名為少欲知足也

又大集經云破戒人者一切十方無量諸佛所不護念雖名比丘不在僧數何以故入魔界故我都不聽毀戒之人受人信施如蓴蘿子何以故是人遠離如來法故又正法念經偈云

若無讀誦心　無禪無漏盡　雖有比丘形
如是非比丘　寧食蛇毒蟲　及以燔金等

終不破禁戒　而食僧飲食
故大莊嚴經論偈言
若毀犯禁戒　現世惡名聞　爲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又智度論說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冢
人所不到破戒之人失諸功德譬如枯樹人
不愛樂破戒之人如霜蓮華人不喜見破戒
之人惡心可畏譬如羅刹破戒比丘雖形似
善人內無善法雖復剃頭染衣次第捉籌名
爲比丘實非比丘破戒之人若著法服則是
熱銅鐵鍱以纏其身若持鉢盂則是盛烊銅
器若所噉食即是吞燒鐵丸飲熱烊銅若受
人供養供給則是地獄獄卒守人若入精舍
則是入大地獄若坐衆僧牀榻是爲坐熱鐵
牀上破戒之人常懷怖懼如重病人常畏死
至破戒之人死後墮惡道中若在銅橛地獄
獄卒羅刹問諸罪人汝何處來答言我苦極
悶不知來處但患飢渴若言渴者是時獄卒
即驅逐人令坐熱銅橛上以鐵鉗開口灌以
烊銅若言飢者坐之銅橛吞以鐵丸入口口

燋入咽咽爛入腹腹破燋然五藏爛壞直過墮地此諸人等由宿何因緣劫盜他財以自供口諸出家人或時詐病多求酥油石蜜或無禪無戒無有智慧而多受人施或惡口傷人如是等種種因緣宿業力故墮銅橛地獄中不可稱說行者應當一心受持戒律又未曾有經云有諸比丘言行不同心口相違或為利養錢財飲食或為名譽要集眷屬或有猒惡王法使役出家為道都無有心向三脫門度三有苦以不淨心貪受信施不知後世

彌劫受殃償其宿債設更修善生天仍有餘罪天中亦受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天人於先世有偷盜業未盡爾時自見諸天女等奪其所著莊嚴之具奉餘天子等不可具述

又像法決疑經云未來世中一切俗人輕賤三寶正以比丘比丘尼不如法故身披法服經理俗緣或復市肆販賣自活或復涉路商賈求利或作畫師經生像匠工巧之業或占相男女舍屋田園種種吉凶或飲酒醉歌舞

作樂圍碁六博或貪財求利延時歲月廢忘經業或呪術治病假託經書修禪占事以邪活命或行醫針灸合和湯藥診脉處方男女交雜因私致染敗善增惡招俗譏謗良由於此夫出家之人爲求解脫先須離罪以戒爲首若不依戒衆善不生如人無頭諸根亦壞名爲死人故解脫道論云如人無頭一切諸根不能取塵是時名死如是比丘以戒爲頭若頭斷已失諸善法於佛法爲死亦如死屍大海不納故四分律偈云

譬如有死屍　大海不容受　爲疾風所飄
棄之於岸上

又智度論偈云

衆僧大海水　結戒爲畔際　若有破戒者
終不在僧數

卷十

又僧祇律云爾時有比丘將一沙彌歸看親里路經曠野中道有非人化作龍右遶沙彌以華散上讚言善哉大得善利捨家出家不捉金銀及錢比丘到親里家問訊已欲還時親里婦語沙彌言汝今還去道迥多乏可持

十四

是錢去市易所須沙彌受取繫著衣頭而去中道非人見沙彌持錢在比丘後行復化作龍來左遶沙彌以土坌上說是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捉錢行沙彌便啼比丘顧視問沙彌言汝何故啼沙彌言我不憶有過無故得惱師言汝有所捉耶答言持是錢來師言捨棄棄已非人復如前供養爾時大目揵連共專頭沙彌食後到閻浮提阿耨大池上坐禪時專頭沙彌見池邊金沙便作是念我今當盛是沙可著世尊澡灌下尊者目連從禪覺已即以神足乘虛而還時專頭沙彌爲非人所持不能飛空時目連迴見喚沙彌來答言我不能得往問汝有所持耶答言持是金沙汝應捨棄捨已即乘空而去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沙彌捉金銀及錢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養育七子一子先死時此愚人見子既死便欲停置於其家中自欲棄去傍人見已而語之言先死道異當速莊嚴致於遠處爾時愚人聞此語已即自思念若不得留要當塟者須更殺一子停擔兩

頭乃可勝致於是更殺一子而擔負之遠墜林野時人見之深生嗤笑恠未曾有譬如比丘私犯一戒情憚改悔默然覆藏自說清淨或有知者即語之言出家之人守持禁戒如護明珠不使缺落汝今云何違犯所受欲不懺悔犯戒者言苟須懺者更就犯之然後當出遂更犯戒多作不善爾乃頓出如彼愚人一子既死又殺一子今此比丘亦復如是

又涅槃經佛說偈言

莫輕小惡以為無殃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又百喻經云昔有國王有一好樹高廣極大當生勝果香而甜美時有一人來至王所王語之言此之樹上將生美果汝能食不即答王言此樹高廣雖欲食之何由能得即便斷樹望得其果既無所獲徒自勞苦後還欲堅樹已枯死都無生理世間之人亦復如是如來法王有持戒樹修諸功德不解方便反毀其禁如彼伐樹復欲還活都不可得破戒之人亦復如是

又戒消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縣人皆奉行

五戒十善無釀酒者中有大姓家子欲遠賈販臨途父母語曰汝勤持五戒十善慎莫飲酒犯佛重戒行到他國見舊同學歡喜出蒲萄酒欲共飲之固辭不飲主人殷勤不獲從之後還家具首上事父母報言汝違吾戒亂法之漸非孝子也便以得物遂令出國乃到他國住客舍家主人事三鬼神能作人形對面飲食與人語言事之積年居財空盡而家疾病死喪不絶私共論之鬼知人意鬼共議言此人財產空訖正為吾等未曾有益今相

（卷十　十六）

猒患宜求珍寶以施與之便行盜他國王庫藏好寶積置園中即報言汝事吾歷年勤苦甚久今欲福汝使得饒富主人欣然入園見物有輩歸舍辭謝受恩明日設食請鬼神詣門見舍衛國人在主人舍便奔走而去主人追呼旣已顧下走去何為神曰卿舍尊客吾馬得前重復驚走主人思惟吾舍之中無有異人正有此人即出言語恭設已竟因問之曰卿有何功德吾所事神畏子而走客具說佛功德主人言吾欲奉持五戒因從客受三

自歸五戒一心精進不敢懈怠因問佛處答在舍衛國給孤獨園主人一心到彼經歷一亭中有一女人端正是噉人鬼婦行路迴遠時日逼暮從女人寄宿女人即報言慎勿留此宜急前去男子自念前舍衛國人具佛四世十戒我神尚畏我已受三歸五戒心不懈怠何畏懼乎遂自留宿時噉人鬼見護戒威神去亭四十里一宿不歸明日男子前進見鬼所噉人骨骸狼藉心怖而悔退自思惟不如隻此女人將歸本土共居如故即却迴還因從十七女人復求留宿女人謂男子曰何須迴耶答曰行計不成故迴還耳復寄一宿女人言卿死矣吾夫是噉人之鬼方來不久卿宜急去此男子不信還止不去更迷惑婬意復生不信不復信佛三歸五戒天神即去鬼得來還女人恐畏食此男子藏之瓮中鬼聞人氣謂婦言爾得肉耶吾欲噉之婦言我不行何從得肉婦問鬼言卿昨何以不歸鬼言坐汝所為而舍宿尊客令吾被逐瓮中男子逾益恐怖婦言何以不得肉乎鬼言只為汝舍佛弟

子天神逐我出四十里外露宿震怖于今不安故不得肉婦因問夫佛戒云何鬼言大飢極急以肉將來不須問此此是無上正真之戒吾所敢說耶婦言但為我說之我當與卿肉鬼因為說三歸五戒鬼初一說戒時婦輒受之至第五戒心報口誦男子於瓮中識五戒隨受之天帝釋知此二人心自歸依佛即選善神五十人擁護兩人鬼遂走去到明日婦問男子汝怖乎答曰大怖蒙仁者恩心悟識佛婦言男子何以迴還答曰吾見新舊死人骸骨縱橫恐畏故還耳婦言骨是吾所棄者吾本良家之女為鬼所略將吾作妻悲窮無訴今蒙仁恩得聞佛戒離於此鬼二人共還道塗四百九十八人共到佛所一心聽經心開意解皆作沙門得阿羅漢果然此二人是四百九十八人前世之師人求道時要當得其本師及其善友爾乃解耳

（世十）（十八）

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昔迦羅柰大國有婆羅門子名曰執持富貴大姓不奉三寶事九十五種之道以求福祐久久之後聞其國中

有賢長者輩盡奉佛法僧化導皆得富貴長壽安隱又能度脫生老病死受法無窮今世後世不入三惡道中執持長者作是念言不如捨置餘道奉敬三寶即便詣佛頭面著地爲佛作禮白佛言今我所事非真故歸命於佛耳當哀愍我故去濁穢之行受佛清淨快言於是世尊爲受三歸五戒法竟作禮而去於是以後長者執持到他國中見人殺生盜人財物見好色女貪愛戀之見人好惡便論道之見飲酒者便欲追之心意如是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從佛受三歸五戒重誓之法作如是念我當歸佛三歸五戒之法即詣佛所而白佛言前受三歸五戒之法多可禁制不得復從本意所作念自思惟欲罷不能事佛可爾與不何以故佛法尊重非凡類所事當可還法戒乎佛默然不應言已未絕口中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拍長者頭復有鬼神解脫其衣裳復有鬼神以鐵鉤就其口中曳取其舌有婬女鬼神以刀擘割其陰又有鬼神焊銅沃其口中前後左右諸鬼神竟來分

裂取其血噉食之長者執持恐怖戰慄無所歸投面如土色又有自然之火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神輩急持長者不令得動佛見如是哀愍念之因問長者汝今當復云何長者口噤不能復言但得舉手自搏而已從佛求哀悔惡歸善佛便以威神救度長者諸鬼神王見佛世尊以威神力救度長者各各住立一面長者於是小得蘇息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中有是五賊牽我入三惡道中坐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哀我受我懺悔佛言汝自心口所為當從阿誰長者白佛我從今日改往修來奉受三歸及五戒法持月六齋奉三長齋燒香散花懸雜旛蓋供事三寶從今已去不敢復犯破歸戒法佛言如此言者是為大善汝今受是三歸五戒莫復如前受戒法也破是歸戒名為再犯若三犯者為五官所得便輔王小臣都録監司五帝使者之所得便收神録命皆依本罪是故我說是言勸受歸戒者鬼神護助諸天歡喜十方無量諸佛菩薩羅漢皆共稱歎是清信

士女論其終時佛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持戒男女人墮惡道中若戒羸者當益作福頌曰

茫茫惚惚　夙夜昏馳　色心染著　不覺日滋
身色漏赶　朝夕推移　戒瓶既破　淨報何施
七支不護　三業失威　賢聖共捨　神鬼競嗤
淨衆不納　擯同死屍　一墜幽塗　萬劫長縻

感應緣略引四驗

晉沙門竺曇遂
宋沙門釋智達
隋沙門釋慧曇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晳端正流俗沙門身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夕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如此一月許便卒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唄思一聞之其伴慧覲便為作唄訖

其猶唱讚語云歧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為流涕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遂經二日（世十卜一）稍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視自說言始困之時見兩人皆著黃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逕造牀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輦也言卒而輦至達既昇之意識恍然不復見家人屋及所乘輦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逕艱危示道登躡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門牆闥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據傲牀坐姿貌嚴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柱刀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斂顏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已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廢不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遂齋講恒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為可且誦經達即誦法華三昇而止

貴人勑所錄達使人曰可送置惡地勿令大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蹋鬧聲沸火而前路轉闇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之達心自念經說地獄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門裏鬧聲壯久久靖聽方知是人咩呼之響門裏轉闇無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杈杈之血流如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毋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人物形如来囲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囲上囲裏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囲墜地悶絶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鏤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鏤中隨沸出沒鏤側有人以杈刺之或有攀鏤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炘爛而猶不死諸鏤皆滿唯有一鏤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唯覩

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身時達令猶存在索寺也齋戒逾堅禪誦彌固

宋沙門釋曇典白衣時年三十忽暴疾而亡經七日方活說初亡時見兩人驅將去使輦米伴輩可有數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師來慰問之師將往詣官主云是貧道弟子且無大罪曆筭未窮即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約示典可作沙門勤修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推典著屍腋下於是而蘇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亡（右二驗出冥祥記）

隋東川釋慧曇不知何人辯聰令逸大小通明住寶明寺襟帶衆經以四月十五日（廿三）臨說戒時僧並集堂曇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徒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豎義令後生開悟曇氣岸風格當時無敢抗者咸順從之訖於後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廿十）

十五日旦將昇草座失曇所在大衆以斯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冢間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勵色瞋曇改變布薩妄充堅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端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爲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咸嘉徵祥即世懲革（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音釋

嘔區口切吐也　矬昨禾切短也　蝙蝠蝙甲連切蝠方六切　齾齘齾音崖齘音柴齾齒不正也　璞蘇果切交璞齾齘加連璞也　齼五巧切醬也　舐柿爺切以舌餂物也　鍱與涉切與葉同　診章忍切候脈曰診　恍徒弔切與掉同　噤巨禁切口閉也　蹩胡切　腩香靳切炙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録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受齋篇第八十九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正法所以流布貴在尊經福田所以增長功由齋戒故捨一飡之供福紹餘糧施一錢之資果超天報所以福田可重財累可輕共樹無遮之會等招無限之福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請佛飯時有一人賣牛潼大姓留止飯教持齋戒受聽經已及歸婦言我朝相待未飯便強令夫飯壞其齋意雖爾七生天上七生世間師曰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餘糧復有五福一曰少病二曰身安隱三曰少婬意四曰少睡卧五曰得生天上常識宿命所行事也又波斯匿王欲賞末利夫人香瓔喚出宮視夫人於齋日著素服而出在六萬夫人中明如日月倍好如常王意悚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異

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態垢穢日夜命促懼墜三塗是以月月奉佛法齋割愛從道世世蒙福願以香瓔奉施世尊

又中阿含經云爾時鹿子母毗舍佉平旦沐浴著白淨衣將子婦等眷屬往詣佛所稽首作禮白世尊曰我今持齋善世尊問曰居士婦今持何等齋耶齋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放牛兒齋二者尼揵齋三者聖八支齋云何名放牛兒齋者若放牛兒朝放澤中晡收還村彼還村時作如是念我今日在此處放牛明日當在彼處放牛我今日在此處飲牛明日當在彼處飲牛我牛今日在此處宿止明日當在彼處宿止如是有人若持齋時作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當食如彼食也我今日飲如此之飲明日當飲如彼飲也我今日舍消如此舍消明日當舍消如彼舍消其人於此晝夜樂著欲過是名放牛兒齋若如是持齋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尼揵齋耶若出家尼揵者彼勸人曰汝於東方過百由延外有衆生者

擁護彼故棄捨刀杖如是南西北方亦爾或脫衣裸形我無父母妻子勸進虛妄之言將爲真諦或執苦行自餓諸邪法等是名尼揵齋也若如是持齋者亦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爲聖八支齋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蜎虫於煞淨心乃至盡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不夜食樂於時食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彼住此聖八支齋已於上當復憶念如來無所著等十號出世淨法捨離穢汙惡不善法是名聖八支齋也若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者身壞命終得生六欲天遠得四沙門果又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頭牛到北方俱多國有一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女女受布薩法無有害心然離車牽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問離車言汝牽此龍欲作何等答言我欲殺噉商人言勿殺我

與汝一牛貿取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此肉多美今爲汝故我當放之時商人恐放龍女去已商人念言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遶捕取放別池中隨逐看之龍變爲人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天恩商人答言龍性率暴瞋恚無常或能煞我答不爾前人繫我我力能殺彼人但以受布薩法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若不去者小住此中我先摒擋即便入去後入宮內見龍門邊二龍繫在一處商人問言汝爲何事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爲不堅固爲離車所捕以是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龍女摒擋已即呼入宮坐寶牀上龍女白言龍中有食能盡壽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天今欲食何食答言欲須閻浮提食即持種種飲食與之商人問龍女言此龍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煞不爾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爾放之當

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見龍宮中種種寶物莊嚴宮殿商人便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何為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為五謂生時眠時婬時瞋時死時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薄身復問汝欲求何等答言人道中生為畜生中苦不知法故欲就如來出家龍女即與八餅金語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著本國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藏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時（夾一）（四）（恩念仁慈不得不行暫救龍女）

（恩報脉鐘況持大齋受福寧小）

又菩薩受齋經云其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丘僧其身所行惡口所言惡意所念惡今已除棄某若干日若干夜受菩薩齋自歸菩薩佛告須菩提菩薩齋日有十戒第一菩薩齋日不得著脂粉華香第二菩薩齋日不得歌舞打鼓伎樂裝飾第三菩薩齋日不得卧高牀上第四菩薩齋日過中已後不得復食第五菩薩齋日不得持刀金銀珍寶第六菩薩齋日不得乘車牛馬第七菩薩齋日不得捶

兒子奴婢畜生第八菩薩齋日皆持是齋從分檀布施得福菩薩齋日去卧時於佛前又手言今日一切十方其有持齋戒者行六度者某皆助安無量勸助歡喜福施十方一切人非人等所在勤苦厄難之處皆令得福解脫憂苦出生為人安隱富樂無極第九菩薩齋日不得飲食盡器中第十菩薩齋日不得與女人相形笑共座席女人亦爾是為十戒不得犯不得教人犯亦不得勸勉人犯○菩薩解齋法言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某若干日若干夜持菩薩齋從分檀布施當得六波羅蜜如諸菩薩六萬菩薩法齋日夜一分禪一分讀經一分卧是為菩薩齋日法○從正月十四日受十七日解從四月八日受十五日解從七月一日受十六日解從九月十四日受十六日解

述曰既受齋已若欲解齋要待明相出時始得食粥不爾破齋何名明相如薩婆多論云明相有三種色若日照閻浮提樹則有黑色若照樹葉則有青色若過樹葉則有白色於

三色中白色爲正始得解齋食其漸也頌曰
令月建清齋　佳辰召無疆　四部依時集
七衆會昇堂　蕭條清梵舉　哀怨動宮商
香氣騰空上　乘風散遐方　歎德研沖遠
詞辨暢玄芳　折煩呈妙句　臨時拆婉章
緇素相依託　財法發神光　福田今夕滿
恩慧導存亡

感應緣 略引四驗

東晉沙門法顯　宋沙門僧伽達多
宋居士郭銓　高齊沙門實公

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座親事經理勑沙彌爲客僧覓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爲犬所嚙顯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也後隨舶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答有是事便詣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當時見爲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聞慚悚即捨宅爲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

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漾掩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耆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摸取十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辨新舊任鷹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爲僧藏之大隋開教還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寺（右此一驗見晉文雜錄）

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等並博通經論偏以禪思爲業以元嘉之初來遊宋境達多常在山中坐禪日時將逼念欲受齋乃有群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昔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進食之（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宋順陽郭銓字仲衡晉益州刺史亡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壻南陽劉凝之家車衛甚盛謂凝之曰僕有謫事可見爲作

四十僧會當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魍魎不以在意後夕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告汝墝令為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起見詮從戶過怒言竟不能相救今便就罪女號踊留之問當何處設齋答云可歸吾舍倏然復沒凝之即狼狽供辦會畢有人稱銓信與凝相聞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絕（右一驗出冥祥記）

高齊初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栖士也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暮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榱棟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芝寺門外五六大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以眼盼寶見寶怖將返須臾胡僧外來寶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寶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雅見牀榻高座儼然實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

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堅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詞旨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實本事鑒為和上既聞此語望得衆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咨諸僧曰鑒是實和上諸僧直視忽隱寺所獨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切心出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名趙時佛圖澄

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汎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鍾聲（見俠君家雜異記錄）

破齋篇第九十（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無常苦空之悲念生老病死之患長夜悲倒懸之苦漂輪陷墜之溺思之痛傷亦深可懼也良由福田輕薄信施難消齋戒無固事等坯瓶易毀難持又同霜露我人轉盛著逾

膠漆不懼累劫之殃但憂一身之命所以飽食長眠何異狗犬破齋夜食鬼道無殊是故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損良田之種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有諸檀越造僧伽藍厚置資給供來世僧有似出家僧非時就與食僧索食而食與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檀越得何等福佛言非時食者是破戒人是犯盜人非時與者亦破戒人亦犯盜人盜檀越物是不與取非施主意施主無福以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善舍利弗言時受時食食不盡者非時復食或有時受至非時食復得福不佛言時食淨者是即福田是即出家是即僧伽是即天人良友是即天人導師其有不淨者猶為破戒是大劫盜是即餓鬼為罪窟宅非時索者以時非時輒與是與食者是名退道是名惡魔是名三惡道是名破器是名癩病人壞善果故偷乞自活是故諸婆羅門不非時食外道梵志亦不邪命食況我弟子知法行法而當爾耶凡如此者

非我弟子是盜我法利著無法人是名盜食非法之人盜與盜受一團一撮片鹽片酢皆死墮燋腸地獄吞熱鐵丸從地獄出生猪狗中食諸不淨又生惡鳥人惟其聲後生餓鬼還伽藍中處其圊内噉食糞穢並百千萬歲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不可言說人不信用不如盜一人物其罪尚輕劫奪多人故良福田故斷絶出世道故又捷陀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捷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樵人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之即為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逐捶折其一角血流倘面痛不可忍牛遥到王所白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令折我角稻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勑後莫取之如我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

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爲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天上王即歡喜得須陀洹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爲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昇天天上壽盡下爲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

又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中爲天人龍鬼神說法東方有國名鬱多羅波提有婆羅門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岸邊有三祠神池沐浴垢穢裸形求仙如尼揵法道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乏糧遥望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了無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飢渴委尼窮死斯澤樹神現身問諸梵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舉手百味飲食從手流溢給

衆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足供道糧臨當
別去請神請問本行何德致此巍巍神答梵
志吾本所居在舍衛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
飯佛衆僧於市市酪無提酪者倩我提之往
到精舍使我斟酌訖行澡水儼然聽法一切
歡喜稱善無量時我奉齋暮還不飡婦悋問
我不審何恨答曰不恨也見長者須達於園
飯佛請我往齋齋名八關其婦瞋恚忿然言
曰瞿曇亂俗奚足採納君毀遣則禍從此疊
踧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爾夜年壽算盡終
於夜半神來生此為此愚婦破我齋法不率
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提酪之福手出飲
食若終齋法應生天上封受自然即為梵志
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
法齋度世仙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於
其初夜有五百天子賫持香華光明赫爽照
祇洹林來詣佛所禮已却坐佛為說法得須
陀洹果遶佛三帀還詣天宮於其晨朝阿難

請問諸天來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二婆羅門隨從國王來詣佛所禮拜問訊時彼從中有一優婆塞勸二婆羅門共受齋法一求生天二求人王受已俱還詣婆羅門聚會之處諸婆羅門言汝等飢渴可共飲食懃懃數勸不免其意求生天者即便飲食以破齋故不果所願其後命終生於龍中不食得作國王以其先身共受齋故生彼國王園池水中時守園人日日常送種種果菽奉上獻王於池水中得一美果色香甚好作是念言我雖出入常為門監所見前却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門監得已復作是念我雖出入復為黃門所見前却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黃門得已復作是念夫人為我常向大王歎譽我德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即便持與夫人得已復上大王王得果已即便食之覺甚香美即問夫人汝今何處得是果來夫人即時如實對曰我從黃門得是果來如是展轉推到園子王即召呼吾園之中有是美果何不見送

乃與他人園子於是本末自陳王不聽言而告之曰自今以後常送此果若不送者吾當殺汝園子還歸入其園中號啼涕泣不能自制此果無種何由可得時彼龍王聞是哭聲化作人形來問之言汝今何以啼哭乃爾園子具答所由龍聞是語還入水中取好美果著金槃上持與園子因復告言汝持此果奉上獻王并說吾意云我及國王昔佛在世本是親友俱作梵志共受八齋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作國王吾戒不全生在龍中我今還欲奉修齋法求捨此身願爲語汝王爲我求八關齋文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子於是納受果槃奉獻王已因復說龍所囑之語王聞是已甚用不樂所以然者當爾之時乃至無有佛法之名況復得有八關齋文若其不獲恐見危害思念此理無由可辦時彼國王有一大臣最可敬重而告之言龍從我索八關齋文仰卿得之大臣答曰今世無法云何可得王復告言汝若不獲吾必殺卿大臣聞已却退至家顏色異常甚

用愁惱時臣有父年在耆舊每從外來見子顏色改易異常尋即問言即向父說委曲諸理父答子言吾家堂柱我見有光汝為就伐試取破看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大臣得已甚用歡喜著金槃上奉獻與王王得之喜不能自勝送與龍王龍王得已甚用歡慶賚持珍寶贈遺與王各還所止共五百龍子勤加奉脩八關齋法其後命終生忉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佛告阿難欲知彼時五百龍子奉脩齋法者今五百天子是佛說是緣時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遺教法律云若出家人乘車馬一日除五百日齋一歲三百六十日乘計除却十八萬日齋舍利弗問佛何故比丘乘騎除五百日齋者佛言比丘是知禁律人他見生謗令他得罪除老病暫乘不犯（問曰何故不論俗人答曰出家清虛慈愍衆生故他人惟白衣臧濁常造罪人殺戮尋常何論輕重故人見不怪也）頌曰

貪心未嘗滿　福善未曾憂　專求美飲食
飽饜無恥羞　晉塵全未拭　心垢豈能除

破齋常夜食　辜負施難消　苦長命自短
業催暗中遊　漂浪四流海　難逢六度舟
小惡猶不改　大善何能修　類同園池龍
焉得齊高流

感應緣略引此三驗

晉俗人孫稚　齊王氏四娘

唐李思一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崇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爲太山府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是其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譴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

進繫念修善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彼城當有冠難事倒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過宜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為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然後貴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

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病殆死同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云○齊王氏名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為莊飯者覺其心煖故未殯殮經二宿肌體稍温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牀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錄人來各鞭四十語此四娘女郎可去答曰向來恍恍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一人力送之行

少地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婦不答不知處乞奴自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投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即四娘之婢也正被苦謫四體礙縛如裝鵝鴨法懸于路側相見悲號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楚毒欲屈手搏頰求乞哀助而手被攣格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覩形四娘問此為何聲答曰此是無行眾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叫聲也於是沿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排其踣著乃得就身而稍蘇活其人今休然尚存（右一驗出冥祥記）

唐隴西李思一令居相州之滏陽縣貞觀二十年正月已死經日而蘇語在冥報記至永徽三年五月又死經一宿而蘇說云以年命未盡蒙王放復歸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辨珪又見會福寺僧弘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辨答見冥官去慧寶死期未至宜修功德辨珪弘亮今歲必死辨珪等是年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昔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舊房召二僧問之辨珪曰我為破齋今受大苦兼語諸弟子等曰為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輩即為營齋巫者又云辨珪已得免罪弘亮云我為破齋兼安持人長短今被拔舌痛苦不能多言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說之（校一）（十七）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夫好生惡死含識之所同欣喜怒利害仁智之所不免是以居終蹈義或愜於情枉性傷和妄切餘恨史遷日死有輕於鴻毛莊周日生則重於天下生死違性則悠酷冥道賞罰乖序則哀聲氣結影響於耳目寤寐於精爽無往不復吁可畏哉庶權豪之地覽明鏡而砥威利欲之情啓元龜而克念無辜者獲腰領之全履福者同劫石之壽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喻經云昔有二人共種甘蔗而作誓言

種好者賞其不好者當重罰之時二人中一者念言甘蔗極甜若壓取汁還灌甘蔗樹必得勝既取汁漑糞望滋味反敗種子所有甘蔗一切都失世人亦爾欲求善福恃已豪貴倚形挾勢逼脅下民陵奪財物用作福善不知將來反獲其殃如壓甘蔗彼此都失

阿育王經云昔阿育王婦蓮華夫人產一子面貌端正依付法藏名曰法增目似駒那羅眼因字駒那羅王甚愛敬長為取婦字眞金鬘後共王至鷄頭摩寺到上座所上座夜奢知必失眼常為說法眼無常相王大夫人帝失羅又見眼端正染心逼之子聞掩耳不順其志夫人瞋恚常求其短欲挑其眼後時北方乾陁羅國城名得叉尸羅人民叛逆王遣鎮之後時王病口中糞臭身諸毛孔糞汁流出無人能治勑喚駒那欲紹王位帝失羅（校一）又聞已念言彼若為王我無活理即作方便而白王言我能治王即勑國內似王病者皆勑將來我為治之時有一兒有如此病婦為問醫醫語將來為汝治之既至醫所即送與夫人夫人煞

之破腹見蟲上去糞墮下行亦爾與種種藥不能令死後乃與葱蟲便即死以是因緣勸王食葱王食蟲死逐糞道出王病得差語夫人言欲得何願答言欲得七日作王王即聽之既得王已詐作王書語得叉人云駒那羅有大罪過急挑眼出詐作書已竟向王眠睡偷王齒印王夢驚覺語夫人言夢見二鷲欲挑我子駒那羅眼言已還眠復夢覺語夫人言夢見駒那羅頭髮甚長在地而坐夫人安慰王復還眠眠已夫人得印印書遣使賫去王復夢見牙齒墮落曉召相師占夢吉凶師言此夢必是王子失眼之相王聞合掌歸命四方護佛道神信法僧者願護我子書至彼國駒那得書即信其語雇旃陁羅使挑其眼無肯挑者但緣業熟自然有人面十八醜來求挑眼王語醜人先挑一眼著我手中舉刀向眼一切人民稱怨大喚悢哉苦哉啼哭懊惱不能自勝

又付法藏傳云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觀之便念耶舍本所勸誡而作是言說眼無常

猶如幻化昔時奇妙今觀何愛當捨危朽之法專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陁洹更出一眼重深思察猒惡情至得斯陁含其妻金鬘聞夫挑眼號哭雨淚驚泣而來見已悶絶良久乃蘇時駒那羅以偈曉之曰

昔吾為惡業　今日還自受　一切世間苦
恩愛會別離　汝當諦思惟　何應大啼哭

又阿育王經云時駒那羅王答婦我等自造今日受之恩愛會離何用啼為使人驅出夫婦相將彈琴歌乞以自存活展轉而行歸還本國欲入王宮門人約之即至門外家厩中宿向曉彈琴自宣苦事王聞琴聲情切憶子即遣人喚既至王所王見眼盲形容瘦惡衣裳弊壞都不識別見少形相尋即問言汝是我子駒那羅不答言我是王聞其語悶絶躃地水灑乃蘇抱著膝上手摩拭眼啼泣而言汝眼本似駒那羅故遂為字今悉無有以何為名誰挑汝眼使汝辛苦憔悴乃爾速疾語我我今見汝形體憔悴譬如猛火燒我身心都悉壞盡子語王言願莫憂惱我自造業不

可愍他得父王書齒印勑挑王立誓言若我勑挑當自截舌若與齒印當拔我齒若我眼見自挑其眼王後推察知是羅又作書遣挑王呼罵曰不吉惡物何地載汝汝於今者不自陷沒汝實我怨詐懷親附種種罵訖積胡膠火而燒煞之（校一）（二十）

又付法藏傳云時駒那羅王子起大悲心而白父言今若加報於彼必當累劫共為怨害譬如因聲即有響應亦如嬰兒未識義理罵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起瞋恨耶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常為煩惱之所覆蔽愚癡無智猶如小兒云何仿彼而生瞋恚王心毒盛不受其語大積薪油而焚煞之

又阿育王經云爾時諸比丘見而問尊者優波毬多有何因緣尊者答曰駒那羅往昔波羅奈國作一獵師於山窟中得五百鹿若都殺者肉則臭爛挑其眼出日食一鹿從是已來五百身中常被挑眼又於過去拘留孫佛入涅槃後時有國王名曰端嚴為起石塔七寶莊嚴王死之後有一惡王名曰不信壞塔

取寶唯留土木駒那爾時爲長者子還以七寶修治此塔復造大像共佛齊等發誓願言使我來世如似此佛得勝解脫緣本造塔生尊貴家由昔作像常得端正以發願故今獲道迹

又依王玄策西國行記云其王心知繼室姧究飲氣而怒剩加刑繼室所是時輔佐並流配雪山東北磧鹵不毛之地摩訶菩提寺聖僧名宴沙大阿羅漢王聞高德嘆盲子具白前事垂哀眼明僧受王請普告國衆吾明晨說深法人持器來以承涕淚是日道俗競馳遠赴聞說十二因緣時衆悲傷泣血而已收淚總置金槃師立誓曰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以衆淚洗王子目令得復明理若不當盲目如故於是將淚洗眼眼遂平復時王及子不勝喜慶時衆咸悅皆稱善哉聖力乃爾王子即是拘那羅王於今塔猶存焉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乞食時至著衣持鉢獨自而行欲乞於食漸漸到彼大兵將村入彼邑已即詣兵將婆羅門家到其家已即

便進入於其門內鋪座而坐爾時兵將大婆羅門有於二女一名難陀二名波羅時彼二女出向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乞受三歸五戒已即取佛鉢將好香美飲食滿盛鉢中以用奉佛爾時世尊受彼食已從村而出爾時提婆大婆羅門從他轉聞彼大沙門許施飲食我即作思念我昔曾請彼大沙門來至於此聞已今貧煎當作何計妻報夫提婆言乞聽可說未審爾不我憶往昔年少之時兵將大婆羅門曾弄於我欲求世事我時不聽彼暫指觸而今聖夫將我與彼行於世事從其隨索多少錢物得已而為彼大沙門作食布施爾時提婆報其妻言此事不然我婆羅門理不合作如是之事其提婆即詣兵將所白言善哉善哉唯願借貸我五百錢若我能償此事善哉脫不能償我之夫婦二人詳共入汝家為汝作力爾時兵將即與提婆錢足五百而語之言汝今將去隨意所用其事若訖更不得傳從他借貸持以償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

覓錢與我爾時提婆從兵將邊依法受取五百錢已至自己家付與其妻備辦飲食既詣林中而往佛邊欲請如來善哉大德沙門瞿曇唯願受我明日飯食是時世尊默然受請辭佛而去至自己家城內一切巷陌皆買熟食爾時提婆即於彼夜嚴備多種甘美飯食其夜悉辦如是諸味過夜天明家內灑掃鋪牀座訖即至佛邊長跪諮白飲食已辦願赴我家爾時世尊既至食時著衣持鉢漸漸而行至提婆家隨鋪而坐夫婦自手擎持多種微妙清淨衆味飲食立於佛前以奉世尊唯願如來自恣而食是時提婆奉佛食訖別於佛邊鋪座而坐坐已世尊即爲提婆如應說法令歡喜已從座而起隨意而去爾時提婆送佛而出其提婆妻從他借衣著見佛出還即便解衣置於一處而掃除地時有一賊忽爾來偷其衣將去時妻爲失衣故心大愁惱提婆送佛還家見婦大亂即便問言何故如是煩惱妻報大言當知所借衣不知誰偷忽然失去是時提婆聞此語已心地迷悶不知

所為作如是言我以從他貸五百錢用為供具汝今從他借衣而著忽復失去我家貧短以何備償當作何計爾時提婆求欲自死即便往至屍陀林中上大樹上欲自撲地而不能墮即復大愁然彼賊人執其衣裳至屍陀林忽爾還來在於提婆所上樹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於上大便放訖而去時彼提婆在於樹上遥見此事賊去以後從樹而下掘取其衣還將向舍時提婆妻掃除舍內處處分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低頭觀視地下見有一赤銅瓶其中有金乃至略說見第二瓶第三第四悉皆是瓶更復觀看其下更見一赤銅甕亦滿中金彼見金已即大驚叫指示夫言聖夫聖夫速來速來我已得之爾時提婆聞婦聲已作是思惟此婦可憐何故失心如是誑語云我已得於物其前他處借衣失去我已得衣現在此其何故唱言我已得之是時提婆將衣入家問其妻言居家著者汝何所得彼婦即便指示其金語言聖夫我得此已也是時提婆復語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

也而彼婦取衣向所借處還歸其主爾時提婆作是思惟我今獨自不能淹消食多許金即便携將五百錢直還向兵將邊而償其債到已語彼大兵將言我從仁者貸五百錢今以還汝是時兵將語提婆言我前語汝不得從他舉錢償我唯出自家身力償我提婆復言我不從他貸取此物兵將復問汝從何得提婆報言我從地得此之金藏彼不承信爾時提婆即將兵將到自已家示其金藏爾時兵將見一聚炭語提婆言汝何誑也語我是炭用作金相是時提婆復更重語彼兵將言此實眞金非是火炭如是再過三過已以手觸彼金藏唱示言此是金非炭復作誓願如我善業因緣力故得此金者乞示兵將見如此語已炭即爲金兵將見此地藏金已復問汝今供養阿誰爲天爲仙幷及善人而彼與汝如是願報提婆報言我於今日家唯供養是大沙門奉施飯食或應藉彼功德果報當成兵將報言此之金藏悉皆是彼善業因緣故生此報無人能奪無人能斷汝莫作疑妄

隱而食爾時提婆作如是念以施大沙門食生大功德心生歡喜踊躍無量遍滿其體復詣佛邊重請佛至家飯佛以後夫妻二人鋪座聽法佛知彼等心行體性諸使薄少爲說四諦得須陀洹果時諸比丘即諮問言彼之提婆及妻等昔作何業得此果報復至佛邊得諸聖法更造何業先貧後富一旦如是佛告比丘昔迦葉佛所受三歸五戒而不行布施者今提婆是然命終乞願願值於我以是因緣今得值我以不行布施今得貧報隨將

食布施於我得現世報以是因緣汝諸比丘輩等應常須向佛法僧邊生於恭敬希有之心猶如提婆身現受福以慳貪不肯布施今受貧賤困苦之患頌曰

有義便合　無義便離　離卦非吉　合象成規
有功可賞　無功可治　勿得枉濫　反報無疑

感應緣略引一十三驗

周杜國之伯恒　漢王濟左右
漢羽林中郎游殷　晉富陽縣令王範
晉張駿　晉羊珊

晉孔甚　晉庾亮
齊眞子融　齊文宣帝高洋
梁劉大夫不得字　陳武帝陳霸先
唐王玄策行傳西域業編

周杜國之伯名曰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猶爲人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奈何乎皇甫曰殺祝以謝之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

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嘗於閤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即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訴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杜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既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爲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搆煞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睛脫但言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閤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奸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叩戶扇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煞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

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逕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冤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録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叫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千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陰鑒以其宗族强大而多功也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鑒謀反駿逼鑒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鑒在側遂死

晉時羊珊字懿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為人剛

克麤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煞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珊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可獄所賜命珊兄子貢先（缺二廿八）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琅琊孝王妃山氏珊之甥也若以為請於是司徒王導啓珊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下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病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珊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為民少時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馮結族人孔敞敞使其二子以基為師而敞子並凶猥趣尚不同基屢言之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賚羊酒往看言子

子猶懷宿怨潛遣奴於路側煞基奴還未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在昔敦戲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慢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孔氏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絶倒駱驛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於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日死（右此八驗出冤魂志）

齊眞子融齊世嘗爲井陘關撿租使贓貨甚多爲人所糺齊主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事崔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考其獄然子融之事皆在赦前瑗等觀望上意抑爲赦後子融臨刑之際冤訴百端既不見理乃誓曰若此等平吉是無大道後十五

日法璲無病暴死經一年許蔡暉卧疾膚肉爛墮都盡苦楚百許日方殂

齊文宣帝高洋既死太子殷嗣位年號乾明文宣同母弟常山王演本在并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事隨梓宮出鄴以地望見疑仍留為録尚書事王遂忿怒潜生異計上省之曰内外百僚皆來集會即收縛乾明腹心尚書令楊遵彦等五人皆為事狀奏斬之尋亦廢乾明而自立是為孝昭帝後在并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高歸彦勸煞乾明遂鎖向并州盡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妖怪就其索兒備為猷攘終不能遣而死

梁江陵陷時有關内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位日新城失其名字先此人先遭侯景亂喪失家口唯餘小男年始數歲躬自擔抱又著連枷值雪塗不能進元暉逼令棄去劉君愛惜以死為請遂强奪取擲之雪中杖拍交下駈戚使去劉乃步步迴首號咷斷絶辛苦頻弊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日見劉曳手索兒因此得病雖復對之悔謝

來殊不已元暉載病到家卒終
陳武帝霸先既害梁大司馬王僧辯次討諸
將義興太守韋載黃門郎放第四子也為王
公固守陳主頻遣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誘說
載曰王公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何所希
冀過爾相拒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載答曰
士咸知已本為王公所以抗禦大軍致成讎
敵今亦承明公盡定江左窮城自守必無生
路但鋒刃屢交殺傷過甚軍人忿怒恐不見
全老母在堂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
束手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陳主乃遣
刑白馬為誓載遂開門陳主亦示寬信還揚
都後陳主即位遣載從征以小遲晚因宿憾
斬之尋於大殿看事便見載來驚起入內移
坐光嚴殿載又逐入顧訪左右皆無所見因
此得病死右四驗出冥祥記　三十一
唐王玄策行傳云摩伽陀國法若犯罪者不
加拷掠唯以神稱稱之稱人之法以物與人
輕重相似者置稱一頭人處一頭兩頭衡平
者又作一符亦以別物等其輕重即以符繫

人項上以所稱別物添前物若人無罪即稱物頭重若人有罪則物頭輕據此輕重以善惡科罪剜眼截腕斬指刖足視犯輕重以行其刑若小罪負債之流等並鎖其兩脚用為罰罪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音釋

湩 覩勇切乳汁也　蜫 古魂切蟲之總名　揬 揬檔揬檔丁浪切八　餅 餅薄經切正當作鎖必郢切金鈑也鈑音版　遳 遳遝遂切深也　嗤 嗤五巧切　宥 宥救于切責罰也　貪 貪陵華切倪結二切嗤齧也　銓 銓悲幽切此緣切　謫 謫陟革切　禺 禺語俱切禺中巳時也　喙 喙許穢切　葡 葡古詣切與蒱同地名

磐 薄官切大石也　柞 柞疾各切木名　坏 坏鋪杯切未燒瓦器也　猶 猶以周切豚七情切　倩 倩七政切假借使人也　疊 疊許歷切隙也　踧 踧六子切促涸也　轀 轀苦擊切與敫同　譴 譴去戰切責也　邾 邾鍾輸切國名　殯 殯必刃切驗力驗切　瘵 瘵側寨切與衰同　絀 絀尺律切貶下也　究 究居浦切窮在外曰窮在內曰究　磧鹵 磧鹵沙漠薄確之地　錡

魚倚切睚牛懈切睞士懈切睚睞也睚睞很視貌又衆目相忤也鯁古杏切與哽同咽塞也俛烏貫切俯與俛同所虜獲也俘芳符切軍所虜獲也宛刎切刎斷足也腕烏貫切手腕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録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利害篇第九十二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含識四生稟命六情攀緣七識結業欲火所燒貪心難滿事等駛河乍同沃焦故以尺波寸影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飡毒抱痛銜悲身口爲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皆爲愛著妻子財色鉤鞅致使無始至今恒受八苦自作教他相續不絶見善不讚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犬揚塵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爲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凌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升斗愧心負理慚謝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惺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集並願道俗各運丹誠洗蕩邪貪永離慾火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五蓋六塵於茲永絶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國中城邑聚落競共供養同出家者憎嫉誹謗比丘弟子聞是誹謗白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上時彼和上聞是語已即喚謗者善言慰喻以衣與之諸弟子等白其師言彼誹謗人是我之怨云何和上慰喻與衣師答之言彼誹謗者於我有恩應當供養即說偈言

如電害禾穀　有人能遮斷　田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　彼謗是親厚　不名為怨家
遮我利養電　我應報其恩　如彼提婆達
利養電所害　由其貪著故　善法無毫釐
如以毛繩截　皮斷肉骨壞　髓斷及爾心
利養過毛繩　絶於持戒皮　能破禪定肉
折於智慧骨　滅妙善心髓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又雜寶藏經云爾時阿闍世王為提婆達多日送五百釜飯多得利養諸比丘皆白世尊知佛言比丘莫羨提婆得利養事即說偈言

芭蕉生實苦　蘆竹葦亦然　騾驢懷妊死
騾驢亦復然　愚貪利養苦　智者所嗤笑
是故佛語比丘利養者是大災害能作障難
乃至羅漢亦為利養之所障難比丘問言此
能作何障佛言利養之害能破皮破肉破骨
破髓為破精戒之皮禪定之肉智慧之骨微
妙善心之髓
又百喻經云昔有婆羅門自謂多知無不明
達欲顯其德遂至他國抱兒而哭有人問言
汝何故哭婆羅門言今此小兒七日當死愍
其夭傷以是哭耳時人語言人命難知計算
喜錯或能不死何為見哭婆羅門言日月可
暗星宿可落我之所記終無違失為名利故
至七日頭自煞其子以證已說時諸世人却
後七日聞其兒死咸皆歎言眞是智者所言
不錯心生信服悉來致敬猶如佛之四輩弟
子為利養故自稱得道有愚人法殺善法子
詐現慈德故使將來受苦無窮如婆羅門為
驗已言殺子惑世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其婦端正唯有鼻醜

其夫出外見他婦女面貌端正其鼻甚好便截他鼻持來歸家急喚其婦汝速出來與汝好鼻即割其鼻以他鼻著既不相著復失其鼻唐使其婦受大苦痛世間愚人亦復如是

聞他宿舊沙門有大名德爲人恭敬得大利養便自假稱妄言有德既失其利復傷其行如截他鼻徒自傷損世間愚人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往有商人貸他半錢久不得償即便往債前有大河雇他兩錢然後得渡到彼往債竟不見得來還渡河復雇兩錢爲半錢債而失四錢兼有道路疲勞之困所債甚少所失極多果被衆人之所恥笑世人亦爾求少名利致毀大行苟容已身不顧禮義現受惡名後得苦報

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有人似師子者有似羊者云何似師子者或有人得供養衣食等便自食噉不起深著之心設不得利養不起亂念無增減心猶如師子王食噉小畜不生好惡深著之心云何似羊猶如有人受人供養便自食噉起深著心不知惡道

而自貢高猶如群羊有一羊出群已詣大糞聚飽食矣已還至羊群而自貢高我得好食諸羊不得是故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食糞羊也

又毗尼母經云若有比丘於好於惡心生平等見他得利如己所得心生隨喜（錄二）（四）如此比丘堪為世人作師迦葉入聚落時不礙不縛不取欲得利者求利欲得福者求福如自己得利歡喜亦復同之

如手空中轉　無礙無繫縛　若善入聚落

衰利心平等　同梵共入衆　不生嫉妒心

汝所親識舍　無別新舊處　是名師行法

又佛藏經云舍利弗汝今一心善聽我當語汝若有一心行道比丘千億天神皆共同心以諸樂具欲共供養舍利弗諸人供養坐禪比丘不及天神是故舍利弗汝勿憂念不得自供養又云或有比丘因以我法出家受戒於此法中勤行精進雖天神諸人不念但能一心精進行道者終亦不念衣食所須所以者何如來福藏無量難盡舍利弗設使一切

世間人皆共出家隨順法行於白毫相百千億分不盡其一舍利弗如來如是無量福德若諸比丘所得飲食及所須物趣得皆足舍利弗是故比丘應如是念不應於所須物行諸邪命惡法

又迦葉經云時五百比丘云我等不能精進恐不能消信施供養請乞歸俗文殊師利菩薩讃言若不能消信施之食寧可一日數百歸俗不應一日破戒受人信施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善男子若有修禪解脫者我聽彼人受信施食

又僧護經云爾時舍衛國中有五百商人共立誓言欲入大海商人共議求覓法師將入大海時問法師利可得往還衆中有一長者告諸商人我有門師名曰僧護可請為師辯才多智甚能說法時諸商人往到僧護所頭面作禮白言我等欲入大海今請大德作說法師我等聞法可得往還僧護答曰可白和上舍利弗商人受教往白舍利弗言可共問佛時舍利弗及僧護將諸商人詣佛禮已具

白所由爾時世尊知僧護比丘廣度衆生即便聽許時諸商人踊躍歡喜即與僧護法師俱入大海未至寶所龍王捉住時諸商人甚大驚怖互跪合掌而仰問言是何神祇而捉船住若欲所須應現身形爾時龍王忽然現身時諸商人即便問曰欲何所索龍王答曰以此僧護比丘與我商人答曰從佛世尊及舍利弗所而請將來云何得與龍王答曰若不與我盡沒殺汝時諸商人即大驚怖尋自思惟曾於佛所聞如是偈言

爲護一家　寧捨一人　爲護一村　寧捨一家
爲護一國　寧捨一村　爲護身命　寧捨國財
時諸商人俛仰不已僧護比丘捨與龍王龍王歡喜將詣宮中爾時龍王即以四龍聰明智慧者作僧護弟子龍王白言尊者爲我教此四龍各一阿含第一龍者教增一阿含第二龍者教中阿含第三龍者教雜阿含第四龍者教長阿含僧護答曰可爾僧護即教第一龍者默然聽受第二龍者眠目口誦第三龍者迴顧聽受第四龍者遠住聽受此四龍

子聰明智慧於六月中誦四阿含領在心懷盡無遺餘時大龍王詣僧護所拜跪問訊不愁悶耶僧護答曰甚大愁悶龍王問曰何故愁悶僧護答曰受持法者要須執則此諸龍等在畜生道無執則心不如佛法受持誦習龍王白言大德不言呵諸龍等所以者何以護師命故作此聽龍有四毒不得如法受持讀誦何以故初默受者以聲毒故不得如法若出聲者必害師命是故默然而受第二閉目受者以見毒故不得如法若見師者必害師命是故閉目而受第三迴顧受者以氣毒故不得如法若氣噓師必害師命是以迴顧而受第四遠住受者以觸毒故不得如法若身觸師必害師命是以遠住而受時商人採寶迴還至失師處共相謂言我等本時於此失師今若還到佛所舍利弗目連諸尊者等若問於我僧護法師何在當以何答爾時龍王知商人還即持僧護來付商人告商人曰此是汝師僧護比丘時諸商人踊躍歡喜平安得出爾時僧護問諸商人曰水陸二道從

何道去商人白言水道甚遠經過六月粮食將盡不可得達即共詳議從陸道去於中路宿僧護告商人曰要離衆宿汝等夜發高聲喚我商人敬諾僧護出衆夜宿坐禪中夜眠息商人夜發迭互相喚僧護不覺即便捨去夜勢將盡大風雨起僧護始寤揚聲大喚竟無應者心口念言此便大罪伴棄我去爾時僧護失伴獨去涉路未遠聞搥推聲尋聲向寺路值一人即便問曰何因緣故打搥推聲其人答曰入温室浴僧護念言我從遠來可就僧浴即入僧房見諸人等狀似衆僧共入温室見諸浴具衣瓶缸器浴室盡皆火然爾時僧護共入温室入已火然筋肉消盡骨如燋炷僧護驚怖問諸比丘汝是何人比丘答言閻浮提人爲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即便驚怖捨寺逃走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博殊能精好亦聞搥聲復見比丘即便問言何因打搥聲比丘答言衆僧食飯尋自思惟我今遠來甚成飢乏亦須食之入僧房已見僧和集食器敷具悉皆火然人及房舍

盡皆火然如前不異僧護問言汝是何人其人答言更不異前僧護驚怖更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麗更不異前入僧房已復見諸比丘坐於火牀互相扠捶肉盡筋出五藏骨髓亦如燋炷僧護問曰汝是何人比丘答言閻浮人為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僧護驚怖復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如是入寺見諸衆僧共坐而食諸比丘言汝今出去僧護跳躑未及出去見諸比丘鉢中唯是人糞熱沸涌出時諸比丘皆悉食噉食已火然咽喉五藏皆成煙焰流下直過見已驚怖復疾而去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麗如前不異即入僧房見諸比丘手把鐵椎互相棒打摧碎如塵見已驚怖復更進路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好亦不異前即入僧房聞打椎聲僧護問曰何故打椎諸比丘答言欲飲甜漿僧護即自念言我今渴乏須飲甜漿即入衆中見諸食器牀卧敷具諸比丘等互相罵辱諸食器中盛滿融銅諸比丘等皆共飲噉食已火然咽喉五藏皆成炭

火流下直過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不遠見大肉地其火焰熾叫聲號咷苦楚難忍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未遠復見大地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大肉甕盡皆火然熱咷難忍如前無異復更前進亦見肉甕盡皆火然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肉瓶（二九）其火焰熾叫聲號苦毒痛難忍復更前進見一肉瓶其火焰熾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大肉泉其火焰熾爛皮浩沸苦聲楚毒亦不異前見已驚怖復更前進進路未遠更見一大肉甕其火焰熾苦事如前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手捉利刀而自劓鼻劓已復生生已復劓終而復始無有休息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手捉斫斤自斫斫已復生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水中獨立口自唱言水水不息而受苦毒復更前進見一比丘在鐵刺園中立鐵刺上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廳其火焰熾苦聲號叫與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肉栓形如象牙其火焰熾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駱駝火燒身體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

前進見馬一疋火燒身體苦痛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白象熾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驢身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羝羊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臺大火焰熾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臺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肉房猛火燒身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牀苦火燒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秤火燒伸縮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拘執火燒伸縮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繩牀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壁火燒搖動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索火燒受苦復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厠井戾尿涌沸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高座上有比丘攝心端坐猛火焚燒苦聲如前復更前進更見一高座受苦皆上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撾椎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胡跋支胡名拘脩羅猛火燒身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山火燒爛臭振動號吼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須曼那華樹火燒受

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華樹火燒出聲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果樹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柱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柱獄卒斧斫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十四肉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二比丘以棒相打頭腦破裂膿血流出消已還生終而復始苦不休息僧護比丘出更前進見二沙彌眠臥相抱猛火燒身苦不休息僧護比丘見已驚怖問沙彌言汝是何人受如是苦沙彌答言閻浮提人受性難信汝到世尊所便可問佛見已驚怖復更前進在路遥見林樹榮茂可樂往趣入林見五百仙人遊止林間仙人見僧護比丘馳散避去共相謂言釋迦弟子汙我等園僧護比丘從仙人借樹寄止一宿明當早去仙人衆中第一上座有大慈悲勑諸小仙借沙門樹僧護即得一樹於其樹下數尼師壇跏趺而坐於初夜中伏滅五蓋中夜眠息後夜端坐高聲作唄時諸仙人聞作唄聲悟解

性空證不還果見法歡喜請沙門所頭面作禮請祈沙門受三歸依於佛法中求欲出家爾時僧護即度仙人如法出家教脩禪法不久得定證羅漢果如栴檀林自相圍遶得道比丘賢聖為衆爾時僧護比丘與諸弟子共詣祇洹精舍到於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爾時世尊慰勞諸比丘汝等行路不疲苦耶乞食易得不爾時僧護白佛言我等行路不大疲苦乞食易得不生勞苦得見世尊爾時世尊為大衆說法僧護比丘在大衆中高聲唱說已先所見地獄因緣佛告僧護汝先所見比丘浴室此非浴室是地獄人此諸罪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比丘不依戒律順已愚情以僧浴具及諸器物隨意而用持律比丘常教軌則不順其教從迦葉佛涅槃已來受地獄苦至今不息

佛告僧護汝初見寺者非是僧寺亦非比丘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成四方僧物不打揵椎衆共默用以是因緣受大苦至今不息○第二寺者亦非僧寺是地

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有諸檀越造作寺廟四事豐足檀越初心造寺之時要打揵稚作廣濟之意是諸比丘不打揵稚默然受用有客比丘來不得飲食還空鉢出以是因緣受火牀苦迭相扠捶筋肉消盡骨（緣二）（十二）如燋炷至今不息○第三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也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懈怠共住共相謂言我等今者可共請一持律比丘共作法事可得如法即共推覓一淨行比丘共住食宿此淨行比丘復更推覓同行比丘時淨行人轉轉增多前怠比丘即便追逐令出寺外時破戒人於夜分中以火燒寺滅諸比丘以是因緣手捉鐵椎互相摧滅受大苦惱至今不息○第四寺者非是僧寺亦是地獄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常住寺中有諸檀越施僧雜食應現前分時有客僧來舊住比丘以慳心故待客出去後方分物未及將分蟲出臭爛捐棄於外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噉糞屎食至今不息○第五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臨中食上不如法食惡

口相罵以是因緣受鐵牀苦諸食器中沸火漫流筋肉消盡骨如燋炷至今不息○第六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打揵推默然共飲衆僧甜漿恐外僧來以慳因緣故墮地獄飲噉融銅至今不息

爾時佛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地獄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僧田中為已私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至今不息○第二地獄者迦葉佛時是白衣人在僧田中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作大肉地受諸苦惱至今不息○汝見第一肉缸者非是肉缸乃是罪人迦葉佛時是衆僧上座不能坐禪不解戒律飽食熟睡但能論說無益之語精饍供養在先飲噉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缸者是出家人為僧當廚輒美供養在先食噉麤澁惡者僧中而行故作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三缸者是僧淨人作飲食時美妙好者先自嘗噉或與婦兒麤澁惡者方僧中行以是因緣在地獄中作大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瓶者非是瓶耶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當廚應朝食者留至後日後日食者至第三日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瓶者是出家人有諸檀越奉送酥瓶供養現前衆僧人人應分此當事人見有客僧留隱在後客僧去已然後乃分如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水中立人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當水見僧用水過多逐可意處與之即捉其水餘者不給以是因緣入地獄中水中獨立唱言水水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大甕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典果菜香美好者先自食噉酢果澀菜然後與僧或逐隨意選好者與以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肉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刀剺鼻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佛僧淨地涕唾汙地故入地獄刀剺其鼻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比丘手捉斷斤自斫已舌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為僧當分石蜜斫作數段於

斧刃許少著石蜜沙彌嗽舐故受斫舌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復告僧讖比丘汝見泉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為僧當蜜先自嘗嗽後殘與僧減少不遍故入地獄作大肉泉火燒沸爛受大苦惱今猶不息汝見比丘鐵刺上立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惡口毀罵諸比丘故入地獄立鐵刺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廳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為僧當廚精美好者先自食嗽或將與白衣使食殘者與衆僧故受地獄苦至今不息○汝見栓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僧牆壁上浪豎諸栓非為僧事懸已衣鉢故入地獄作大肉栓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復告僧讖汝見第一駝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上座長受食分或得一人二人食分持律比丘如法教授上座之法不應如是時老比丘答律師言汝無所知聲如駱駝我於衆中身為上座呪願說

法或時作唄計勞應得汝等何故恒瞋責我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受駱駝身火燒號叫受苦至今不息○汝見馬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作僧淨人使用供養過分食噉或與眷屬知識白衣諸比丘等呵責語言汝不應爾其人惡口呵諸比丘汝猶如馬常食不飽我爲僧作甚大勞苦功熟應得故入地獄受於馬身火燒身體受大苦惱至今不息○汝見象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廚諸擅越等持諸供養向寺施僧或食後擅越白言大德可打揵椎集僧施食比丘惡口答白衣言諸比丘等猶如白象食不飽耶向食已竟停留後日故入地獄受白象身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廚五德不具分僧飲食恒自長受二三人分持律比丘如法呵責此人答言我當僧廚及園果菜常勞僧事甚大勞苦汝諸比丘不知我恩狀似如驢但養一身何不默然故入地獄作驢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羝羊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

人為僧寺主當田內外檢校不物弟子諸小比丘不如法打推諸律師等白言寺主何不時節鳴推集僧比丘答言我當營僧甚成勞苦汝諸比丘猶如羝羊敢食而住何不自打故入地獄受羝羊身火燒痛毒受苦至今不息

（註二）

（十六）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肉臺者實非肉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彼僧房數具閉僧房門將僧戶鑰四方遊行衆僧於後不得數具及諸房舍以是因緣故入地獄作大肉臺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大肉臺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寺主選好房舍而自受用及與知識不依戒律隨次分房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肉臺受苦萬端至今不息○汝見肉房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僧房中以為己有終身不移不依戒律以次分房故作大肉房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提僧繩牀不依戒律如自己有以次分牀故入地獄作大肉繩牀

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破僧繩牀自用然火故入地獄作大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敷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用僧敷具如自已有以脚蹋上不依戒律故入地獄作肉敷具火燒伸縮受苦萬端至今不息○汝見肉拘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僧拘執如自已有不依戒律或用破壞故入地獄作肉拘執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六恃王勢力似如聖德四輩弟子聖心讚歎時彼比丘默受讚歎施好繩牀及諸好飲食作聖心受故入地獄作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壁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僧壁上豎栓破壁懸已衣鉢故入地獄作大肉壁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捉衆僧索私自已用故墮地獄作大肉索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厠井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寺比丘佛

僧淨地大小便利不擇處所持律比丘如法呵責不受教誨糞氣臭穢熏諸衆僧故入地獄作肉厠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明律藏重作輕說說輕為重有根之人說作無根無根之人說道有根應懺悔者說言不懺不應懺悔者强說道懺悔故入地獄坐高座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大法師邪命說法得利養家如理而說無利養時法說非法非法說法故入地獄處鐵高座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揵椎號叫聲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三寶物非法打椎詐作羯磨捉三寶物為已受用故入地獄作肉揵椎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拘脩羅者實非歧支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寺主以僧廚食衒賣得物用作衣裳斷僧供養故入地獄作肉歧支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拘脩羅者實非歧支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作僧寺中分物維

那以春分物轉至夏分夏分中衣物向冬分中分故入地獄作肉拘脩羅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山者是地獄人也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典座五德不具少有威勢偷衆僧物斷僧衣裳故入地獄作大肉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始初見須曼那柱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佛剎人四輩檀越須曼那華散供養佛華既乾已比丘掃取棄之將為已用故入地獄作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汝見須曼那華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供養剎柱四輩檀越以須曼那華油用供養佛比丘滅取以為已用故墮地獄作大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華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果菜園有好華果為已私用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華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果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果菜香美好果私自食噉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肉

果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一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薪以衆僧薪將已房中私自然火或與白衣知識故入地獄作大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柱者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破佛刹柱爲已私用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白衣人以刀刮取像上金色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獄卒捉斧斫身受苦猛火燒身至今不息○汝見第三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事用僧梁柱浪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四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作大衆主爲僧斷事隨愛恚怖癡斷事不平故入地獄作四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五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在寺常住不依戒律分諸數具好者自取或隨瞋愛好惡差別於佛法中塵沙比丘應隨次與以不平等故

以是因緣此四十人墮地獄中作大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二比丘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故入地獄猛火燒身受相打苦至今不息○汝見二沙彌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共一被褥相抱眠卧故入地獄火燒被褥中相抱受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重告僧護以是因緣我今語汝在地獄中出家人多白衣鮮少所以者何出家之衆多喜犯戒不順毗尼互相欺嫉私用僧物或分飲食不能平等是故我今更重告一當勤持戒頂戴奉行是諸罪人於過去世時出家破戒雖復精進四輩檀越見諸比丘戒儀似僧恭敬僧寶四事供養猶故能令得大果報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若一比丘恒於毗尼僧伽藍中如法行道依時鳴椎若施此人得福無量說不可盡何況供養四方衆僧爾時世尊復告僧護若出家人營僧事業難持淨戒是諸比丘初出家時樂持淨戒求涅槃心四輩檀越供養是諸比丘應受供養堅持

淨戒後不生惱而說偈言
持戒最爲樂　身不受衆苦　睡眠得安隱
寤則心歡喜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有九種人常處阿鼻地
獄中何等爲九一食衆僧物二食佛物三殺
父四殺母五殺阿羅漢六破和合僧七破比
丘淨戒八犯淨行尼戒九作一闡提是九種
人恒在地獄復有五種人二處受報一地獄
二餓鬼何者爲五一斷施衆僧物二斷施僧
食三劫僧覩物四應得能令不得五法說非
法非法說法此五種人受是二報餘業不盡
五道中受而說偈言
行惡感地獄　造善受天樂　若能修空定
漏盡證羅漢　歡喜受他施　三衣常知足
定慧修三業　安樂在山谷　寧食熱鐵丸
燋熱如焰火　破戒不應定　得信檀越食
爾時世尊於大衆中說因緣已時四部衆歡
喜奉行
浴室及六寺　二地總三缸　兩瓶漫肉泉
一甕刀剃鼻　斫舌水中立　立剌肉廳栓

駝馬白象驢　羝羊雙肉臺　肉秀二繩牀
肉秤及拘執　牀壁肉繩索　厠井兩高座
推二拘脩山　兩肉須曼柱　華果一肉樹
一樹三肉栓　兩雙十四樹　兩僧二沙彌
合有五十六　說法本因緣

頌曰

愚夫貪世利　俗士重虛名　三空既難辯
八風恒易傾　物我久空性　色心仍自縈
盛年愛華好　老死丘墓成　居高非慮禍
持滿不憂盈　名利甘刀害　將非安久禎

凡愚苟求利　譬犬見穢精　不知禍來至
焉知怨苦聲

感應緣　上來道俗不勝名利受現報者皆是極多並散諸篇且引一驗不繁頻述

優見白衣無識俗人見佛呵責弟子即謂自是如是人偏見僧過若依經說白衣之罪如是衣臟服雖有外汙不覺別色出家之人猶如淨甽雖放垢糞微汙即覺易除所以曰衣造罪入於地微如石泥水無有出時出家之人造罪如拍拂著地即反何以改以造罪時生極慚恥作已脊識故亦如滴水在於熱鐵隨滴似滅亦源還乾何以故以火熏故俗人造罪入獄猶如箭射無却反義亦如似鐵推入於深泥亦無出義何以故以尤害心故亦如老象入泥無力可出若富貴之人便生我慢凌突三寶殺害自在貪惜財色晝夜無厭不生羞恥何異畜生反誇賢良輕侮佛法靜思此事深

可痛心若是貧賤之徒貪求衣食王役驅馳公私擾擾風夜孜孜不信之者衣食交絕困苦切身勃訓三寶毀盜六親恭詰妻兒存已軀命所以從苦至苦苦逼十方從於閻入閻閻冥法界菩薩為此敘看諸佛菩薩血忽惟斯理哀痛更深者也

後魏崇真寺僧慧嶷死經七日時與五比丘次第於閻羅王所閱過嶷以錯召放令還活具說王前事意如生官無異五比丘者亦是京邑諸寺道人與嶷同簿而過一比丘云是寶明寺僧智聰自云生來坐禪苦行為業得昇天堂復有比丘云是般若寺僧道品自云誦涅槃經四十卷亦昇天堂復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僧曇謨最狀注云講華嚴涅槃恒常領衆千人解釋義理王言講經衆僧我慢貢高心懷彼我憍已懃物比丘之中第一麤行最報王言立身已來實不憍慢惟好講經王言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最向於西北入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復一比丘云是禪林寺僧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金像十軀王言沙門之體心須攝心道場志念禪誦不預世事勤心念戒不作有為教化求財貪心即起三毒未除付司依式還有

青衣執送與最同入一處又有比丘云是靈覺寺僧寶真自云未出家之前曾作隴西太守自知苦空歸依三寶割捨家資造靈覺寺寺成捨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情枉法劫奪人財以充已物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復付司准式青衣送入黑門似非好處慧巖爲以錯召免問放令還活具說王前過時事意時人聞已奏胡太后太后聞之以爲靈異即遣黃門侍郎依巖所陳訪問聰等五寺並云有此死來七日生時業行如巖所論不差事出洛陽伽藍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音釋

幹正作絆傳慢切繫也馬駏虛駏其呂切驢杭居切駏驢似驢而小拚訖黠切指也劓牛例切削鼻刑也劖其月切斫也栓與揵同澀立切不滑也鑰以灼切力膺切鎖鑰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祿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酒肉篇第九十三（此有三部）

述意部　飲酒部　食肉部

述意部第一

夫酒為放逸之門（祿三）大聖知其苦本所以遠酣肆離酒緣棄醉朋近法友出昏門入醒境肉是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殺因所以去腥臊淨身口嗽蔬菜澄心神招慈善感延年故俗書禮記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斯亦不殺之義也若使嗽食酒肉之者即同畜生豺狼禽獸亦即具殺一切眷屬食嗽諸親反讎怨報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論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故知經歷六道備受怨報或經為師長或是父母或是兄弟或是姊妹或是兒孫或是朋友今是凡身各無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嗽食不自覺知嗽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瞋恨還成怨讎向到至親反變

成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慈親長爲怨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是故涅槃經云一切肉者悉斷及自死者自死猶斷何況不自死者又楞伽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罝罟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肉衆生此人爲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斷大慈種障不見佛也

飲酒部第二

述曰此之一教有權有實權則漸誘之訓以輕脫重初開無犯據其障理非無其過若約實教輕重俱禁始末不犯是名持戒初據權說者故未曾有經云爾時國王太子名曰祇陀聞佛所說十善道法果報無窮長跪叉手白佛言佛昔令我受持五戒今欲還捨所以者何五戒法中酒戒難持畏得罪故世尊告

曰汝飲酒時爲何惡耶祇陀白佛國中豪强時時相率貴持酒食共相娛樂以致歡樂自無惡也何以故得酒念戒無放逸故是故飲酒不行惡也佛言善哉善哉祇陀汝今已得智慧方便若世間人能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如是行者乃應生福無有罪也若人飲酒不起惡業歡喜心故不起煩惱善心因緣受善果報如是五戒何有失乎飲酒念戒益增其福先持五戒今受十善功德倍勝十善報也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心歡喜時不起惡業名有漏善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人飲酒時心則歡喜歡喜心故不起煩惱無煩惱故不行惱害不害物故三業清淨清淨之道即無漏業世尊憶念我昔遊行獵戲忘將廚宰於深山中覺飢欲食左右答言王朝去時不被命勑令將廚宰（三）即時無食我聞是語已走馬還宮敕令索食王家廚監名脩迦羅脩迦羅言即無現食今方當作我時飢逼忽不思惟勑臣斬殺廚監臣被王教即共議言簡括國中唯此一人忠良直事今

若殺者更無有能爲王監廚稱王意者時末利夫人聞王教勑殺脩迦羅情甚愛惜知王飢乏即令辦具好肉美酒沐浴名香莊嚴身體將諸妓女往至我所我見夫人裝束嚴麗將從妓女好酒肉來瞋心即歇何以故末利夫人持五戒斷酒不飲我心常恨今日忽然將酒肉來共相娛樂展釋情故即與夫人飲酒食肉作衆妓樂歡喜娛樂恚心即滅夫人知我忘失怒意即遣黃門輒傳我命令諸外臣莫殺廚監即奉教旨我至明旦深自悔責愁憂不食顏色顦顇夫人問我何故憂愁爲何患耶我言吾因昨日爲飢火所逼瞋恚心故殺脩迦羅自計國中更無有人堪監我廚如脩迦羅者爲是之故悔恨愁耳夫人笑曰其人猶在願王莫愁我重問曰爲實如是爲戲言耶答言實在非戲言也我令左右喚廚監來使者往召須臾將來我大歡喜憂悔即除王白佛言末利夫人持佛五戒月行六齋一日之中終身五戒已犯飲酒妄語二戒八齋戒中頻犯六戒此事云何所犯戒罪輕耶

重耶世尊答曰如此犯戒得大功德無有罪也何以故爲利益故如我前說夫人修善凡有二種一有漏善二無漏善末利夫人所犯戒者入有漏善不犯戒者名無漏善依語議者破戒修善名有漏善依義語者凡心所起善皆無漏業王白佛言如世尊說末利夫人飲酒破戒不起惡心而有功德無罪報者一切人民亦復皆然何以故我念近昔舍衛城中有諸豪族利利王公因小諍競乃致大怨各各結謀興兵相伐兩家並是國親非可執

錄紛紜鬪戰不從理諫深爲憂之復自念言昔太子時共大臣提韋羅相忿情實不分意欲誅滅因太后與酒飲已情和思惟是已即勑忠臣令辦好酒及諸甘饍又使宣令國中豪族群臣士民悉皆令集欲有所論國中大事諸臣諍競兩徒眷屬各有五百應召來集於王殿上莊嚴大樂王勑忠臣辦瑠璃椀椀受三升諸寶椀中盛滿好酒我於衆前先磬一椀王曰今論國事想無異心今當人人辦此一椀甘露良藥然後論事咸言唯諾作唱

大樂諸人得酒并聞音樂心中歡樂亡失憂
恨因酒息諍而得太平此豈非是酒之功也
竊見世間窮貧小人奴客婢使夷蠻之人或
因節日或於酒店聚會飲酒歡樂心故不須
人教各各起儛未得酒時都無是事是故當
知人因飲酒則致歡樂心歡樂時不起惡念
不起惡念則是善心善心因緣應受善報獼
猴得酒尚能起儛況於世人如世尊說施善
善報施惡惡報末利夫人皆由前身以好施
人故今得好報世尊云何令持五戒月行六
齋六齋之日不得莊嚴香華服飾作倡妓樂
又復不聽附近夫壻愛好之姿竟何所施徒
云其功豈非苦也佛告王曰大王所難非不
如是末利夫人在年少時若我不勑令受戒
法修智慧者云何當有今日之德以能得度
復度王身如斯之功復歸誰也
述曰此第二約其實說輕重不犯真名持戒
故大聖知時量機通塞通則開禁隨時量前
損益如匿王殺廚監太子欲殺其父此並因
酒忘忿得全身命免其大罪以輕脫重不受

累殃然非無飲酒之咎來報之罪不得見有前開遂即雷同總犯各須量其教意復省已身行德優劣得預聖人斯匿末利開禁以既不同此即須依經纖毫勿犯最為殊勝故四分律云是我弟子者乃不以草頭滴酒入口何況多飲是故咽咽結提

又成論問云飲酒是實罪耶答曰非也所以者何飲酒不為惱衆生故而是罪因若人飲酒則開不善門以能障定及諸善法如殖衆果必有牆障故知酒過如果無園

又優婆塞經云若復有人樂飲酒者是人現世喜失財物身心多病常樂鬪諍惡名遠聞喪失智慧心無慚愧得惡色力常為一切之所呵責人不樂見不能修善是名飲酒現世惡報捨此身已處在地獄受飢渴等無量苦惱是名後世惡業之果若得人身心常狂亂不能繫念思惟善法是一惡因緣力故令一切外物資生悉皆具爛

又長阿含經云其飲酒者有六種失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鬪爭四者惡名流布五者

恚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又智度論飲酒有三十五失如前受戒篇說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飲酒不得嗜酒不得嘗酒酒有三十六失失道破家危身喪命皆悉由之牽東引西持南著北不能諷經不敬三尊輕易師友不孝父母心閉意塞世世愚癡不值大道其心無識故不飲酒欲離五陰五欲五蓋得五神通得度五道故不飲酒又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飲酒多放逸　現世常愚癡　忘失一切事
常被智者呵　來世常闇鈍　多失諸功德
是故黠慧人　離諸飲酒失

又十住婆沙論問曰若有人捨施酒未知得罪以不答曰施者得福受者不得飲故論云是菩薩或時樂捨一切須食與食須飲與飲若以酒施應生是念今是行檀時隨所須與後當方便教使離酒得念智慧令不放逸何以故檀波羅蜜法悉滿人願在家菩薩以酒施者是則無罪

又梵網經云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飲酒者

五百世中無手何況自飲不得教一切人飲及一切衆生飲酒況自飲酒

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菴羅婆提陀兇暴惡害人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並皆破滅時有長老莎伽陀羅漢比丘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波提邑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兇暴害人鳥獸及破滅秋穀聞已乞食到菴婆羅提龍住處衆鳥樹下敷座具大坐龍聞衣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煙長老莎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煙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龍復雨電莎伽陀即變電作釋俱餅髓餅等龍復放霹靂莎伽陀變作種種歡喜丸龍復雨弓箭刀稍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波頭摩華等龍復雨毒蛇蜈蚣土虺蚰蜒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瞻蔔華瓔珞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皆不能勝即失威力光明莎伽陀知龍力盡不

能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已從鼻入從鼻入已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行不傷龍身爾時龍見如是事已心即大驚怖毛豎合掌向莎伽陀言我歸依汝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師佛龍答言我從今歸依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自歸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兇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所秋穀不傷名聲流布諸國皆知長老莎伽陀能降伏惡龍折令善因莎伽陀名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

（卷二）（八）

爭請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敬請得莎伽陀是女為辦酥乳糜食之女人念思惟是沙門敢是酥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莎伽陀莎伽陀不看便飲飲已為說法便去過向寺中爾時酒勢便發近寺門邊不覺倒地僧伽梨衣漉水囊鉢杖等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佛與阿難行到是處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為我敷座辦水集僧阿難受教敷座辦水集僧已白佛言

僧已集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坐已問諸比丘汝等曾見聞有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鳥獸無能到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莎伽陀能折伏令善鳥獸得到泉上是中有見聞者言見聞此事佛語諸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答言不能佛言聖人飲酒尚如是失何況凡夫如是過罪皆由飲酒今從自後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呵責飲酒過失已依律因此比丘便制不飲酒戒○問曰未審天上有酒味不答曰無實麴米所造之酒但有業化所作酒也故正法念經云彼夜摩天男共天女衆入池遊戲同飲天酒離於醉過現樂功德味觸色香皆悉具足其中諸天有以珠器而飲酒者受用酥酡之食色觸香味皆悉具足彼如是念此水為酒令我得飲即於念時皆是天酒離於醉過天既飲之增長勝樂善業力故心生歡喜然彼諸天自業力故如是受樂有鳥名為常樂見彼諸天在歡

喜河而飲酒故為說偈言
沒入放逸海　貪著諸境界　此酒能迷心
何用復飲酒　為境界火燒　不知作不作
園林主貪心　何用復飲酒
彼常樂鳥見樂飲酒天在河飲酒為調伏故
如是說偈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數罪人說
偈云
酒能亂人心　令人如羊等　不知作不作
如是應捨酒　若酒醉之人　如死人無異
若欲常不死　彼人應捨酒　酒是諸過處
恒常不饒益　一切惡道階　黑闇所在處
飲酒到地獄　亦到餓鬼處　行於畜生業
是酒過所誰　酒為毒中毒　地獄中地獄
病中之大病　是智者所說　若人飲酒者
無因緣歡喜　無因緣而瞋　無因緣作惡
於佛所生癡　壞世出世事　燒解脫如火
所謂酒一法　若人能捨酒　正行於法戒
彼到第一處　無死無生處
問曰無病飲得罪有病開飲不答曰依四分
律實病餘藥治不差以酒為藥者不犯○問

曰開服幾許答曰依文殊師利問經云若合藥醫師所說多藥相和少酒多藥得用又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世尊說遮道法不得飲酒如尊蘆子是名破戒開放逸門云何迦蘭陀竹園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經年危篤將死時優波離問言汝須何藥我為汝覓天上人間乃至十方是所應用我皆為取答曰我所須藥是違毗尼故我不覓以至於此寧盡身命無容犯律優波離言汝藥是何答曰須酒五升優波離曰若為病開如來所許為乞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懷慚猶謂犯律往至佛所慙愧悔過佛為說法聞已歡喜得羅漢道佛言酒有多失開放逸門飲如尊蘆子犯罪已積若消病苦非先所斷述曰不得見前文開籠通總飲必須實病重困臨終先用餘藥治皆不差要須酒和得差者依前方開比見無識之人身力強壯日別馳走不依衆儀少有微患便長情貪不護道業妄引經律云佛開種種湯藥名衣上服施佛及僧因公傍私詭誑道俗是故智人守戒

如命不敢犯之是故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酒爲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寧捨百千身
不毀犯法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滿百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摩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爲差爲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眞諦　所患即消除
當知衆生所有病者皆由貪瞋我慢爲因從
因有果得此苦報非由不得藥酒病不得差
故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有四毒箭則爲病因
何等爲四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四憍慢若
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病上氣吐逆
膚體瘡瘡其心悶亂下痢噦噎小便淋瀝眼
耳疼痛腹背脹滿顛狂乾消鬼魅所著如是
種種身心諸病若識病本斷惡修善三世苦
報求除不受若不觀理縱用天下藥酒所治
其病轉增難可得差
又毗尼母經云尊者彌沙塞說曰泥提比丘
少小因酒長養身命後出家已不得酒故四
大不調諸比丘白佛佛言病者聽甕上嗅之

若差不聽嗅不差者聽用酒洗身若復不差聽用酒和麵作餅食之若復不差聽酒中自漬

又新婆沙論云如契經尊者舍利子於憍薩羅國住一林中時有活命出家外道亦住彼林隣近尊者去林不遠諸村邑中有時廣設四月節會時彼外道巡諸村邑飽食豬肉終情飲酒竊持殘者還至林中見舍利子坐一樹下酒所昏故起輕慢心我今與彼雖俱出家我獨富樂而彼貧苦尋趣尊者作是頌曰

我已飽酒肉　復竊持餘來　地上草木山
皆視如金聚

時舍利子聞已念言此死外道都無慚愧乃能無賴說此伽他我今亦應對彼說頌作是念已即說頌言

我常飽無相　恒住空定門　地上草木山
皆視如唾處

今此頌中尊者舍利子作師子吼說三解脫門謂於初句說無相解脫門於第二句說空解脫門於後三句說無願解脫門

食肉部第三

述曰此之一教亦有權實言權教者據毗尼律中世尊初成道為度麤惡凡夫未堪說細且於漸教之中說三種淨肉離見聞疑不為已殺鳥殘自死者開聽食之先麤後細漸令離過是別時之意不了之說若據實教始從得道至涅槃夜大聖慇懃始終不開

又涅槃經云一切衆生聞其肉氣皆悉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為度衆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但諸衆生有執見者不解如來方便說意便即偏執毗尼局教言佛聽食三種淨肉亦謗我言如來自食彼愚癡人成大罪障長夜墮於無利益處亦不得見現在未來賢聖弟子況當得見諸佛如來大慧諸聲聞人等常所應食米麵油蜜等能生淨命非法貯畜非法受取我說不淨尚不聽食何況聽食肉血不淨耶非直食肉壞善障道乃至邪命諂曲以求自活亦是障道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若為已殺不得噉若肉如林木已自腐爛欲食得食若欲噉肉者當說此呪

多經他（此言如是）阿揵摩阿揵摩（此言無我）阿視婆多阿視婆多（此言無壽命）那舍那舍（此言失失）陀呵陀呵（此言燒燒）婆弗婆弗（此言破破）僧柯憚多弭（此言有為）莎呵（此言除滅去）

此呪三說乃得噉肉飯亦不食何以故若無思惟飯不應食何況當噉肉佛告文殊師利以衆生無慈悲力懷殺害意為此因緣故斷食肉若能不懷害心大慈悲心為教化一切衆生故無有過罪○問曰酒是和神之藥肉為充飢之膳古今同味今獨何見鄙而不食若使佛教清禁居喪禮制即如對於嚴君勑賜俗食豈關僧過拒而不食耶答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為非縱逢上抑終須嚴斷雖違君命還順佛心○問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為頓制若使無損

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答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問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當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答曰制戒防非本為生善戒是上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因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垂不飲猶非持戒第一據實有損者依經食肉之人有十種過失第一明一切衆生無始已來皆是已親不合食肉故入楞伽經云我觀衆生輪迴五道同在生死共相生育遞為父母兄弟姊妹若男若女中表內外六親眷屬或生餘道善道惡道常為眷屬以是因緣我觀衆生更相噉肉無非親者由食肉味遞互相噉常生害心增長苦

業流轉生死不得出離佛說是時諸惡羅剎聞佛所說悉捨惡心止不食肉遍相勸發善提之心護衆生命過自護身離一切惡諸肉不食悲泣流淚白言世尊我聞佛說諦觀六道我所噉肉皆是我親乃知食肉衆生是我大怨斷大慈種長不善業是大苦本我從今日斷不食肉及我眷屬亦不聽食如來弟子有不食者我當晝夜親近擁護若食肉者我當與作大不饒益大慧羅剎惡鬼常食肉者聞我所說尚發慈心捨肉不食況我弟子行善法者當聽食肉若食肉者當知即是衆生大怨斷我聖種大慧若我弟子聞我所說不諦觀察而食肉者當知即是旃陀羅種非我弟子我非其師第二明食肉衆生見者皆悉驚怖故不應食如彼經說食肉之人衆生聞氣悉皆驚怖逃走遠離是故菩薩修如實行爲化衆生不應食肉譬如旃陀羅獵師屠兒捕魚鳥人一切行處衆生遥見作如是念我今定死而此來者是大惡人不識罪福斷衆生命求現前利今來至此爲覓我等今我等

身悉皆有肉是故今來我等定死大慧由人食肉能令衆生見者皆生如是驚怖大慧一切虛空地中衆生見食肉者皆生恐怖而起疑念我於今者爲死爲活如是惡人不修慈心亦如豺狼遊行世間常覓肉食如牛噉草蜣蜋逐糞不知飽足我身是肉正是其食不應逢見即捨逃走離之遠去如人畏懼羅刹無異第三明食肉之人壞他信心是故不應食肉如彼經云若食肉者衆生即失一切信心便言世間無可信者斷於信根是故大慧菩薩爲護衆生信心一切諸肉悉不應食何以故世間有人見食肉故謗毀三寶作如是言於佛法中何處當有眞實沙門婆羅門修梵行者捨於聖人本所應食食於衆生猶如羅刹斷我法輪絶滅聖種一切皆由食肉者過是故大慧我弟子者爲護惡人毀謗三寶乃至不應生念肉想何況食噉也第四明慈心少欲行人不應食肉如彼經說菩薩爲求出離生死應當專念慈悲之行少欲知足厭世間苦速求解脫若捨憒鬧就於空閑住屍

陀林阿蘭若處塚間樹下獨坐思惟觀諸世間無一可樂妻子眷屬如枷鎖想宮殿臺觀如牢獄想觀諸珍寶如糞聚想見諸飲食如膿血想受諸飲食如塗瘡瘡想趣得存命繫念聖道不為貪味酒肉葱韮蒜薤臭味悉捨不食若如是者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世間不生厭離貪著諸味酒肉葷辛皆便噉食不應受於世間信施也第五明食肉之人皆是過去曾作惡羅剎由習氣故今故貪肉是故不應食肉也如彼經說有諸衆生過去曾修無量因緣有微善根得聞我法信心出家在我法中過去曾作羅剎眷屬虎狼師子猫狸中生雖在我法食肉餘習見食肉者歡喜親近入諸城邑聚落塔寺飲酒噉肉以為歡樂諸天下觀猶如羅剎爭噉死屍等無有異而不自知已失我衆成羅剎眷屬雖服袈裟剃除鬚髮有命看見心生恐怖如畏羅剎此明食肉皆是過去曾作羅剎師子虎狼猫狸中來故應裁斷也第六明食肉之人學世呪術尚不得成況出世法何由可證

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世間邪見諸呪術師若其食肉呪術不成為成邪術尚不食肉況我弟子為求如來無上聖道出世解脫修大慈悲精勤苦行猶恐不得何處當有如是解脫為彼癡人食肉而得其報是故大慧我諸弟子為求出世解脫樂故不應食肉也第七明衆生皆受身命與己無別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能起色力貪味人多貪著應當諦觀一切世間有身命者各自寶重畏於死苦護惜己身人畜無別寧當樂存脩野干身不能捨命受諸天樂何以故畏死苦故以是觀察死為大苦是可畏法自身畏死云何當得而食他肉是故大慧欲食肉者先自念身次觀衆生不應食肉也第八明食肉之人諸天賢聖皆悉遠離惡神恐怖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夫食肉者諸天遠離何況聖人是故菩薩為見聖人當修慈悲不應食肉大慧食肉之人睡眠亦苦起時亦苦若於夢中見種種惡驚怖毛豎心常不安無慈心故乏諸善力若其獨在空閑之

處多爲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師子亦來伺求欲食其肉心常驚怖不得安隱也第九明食肉之人淨者尚不應食況不淨肉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我說凡夫爲求淨命尚於淨食尚應生心如子肉想何況聽食非聖人食聖人離著以肉能生無量諸過故失於出世一切功德云何言我聽諸弟子食諸肉血不淨等味言我聽者是則謗我故內律云食生肉血等得偷蘭遮罪第十明食肉之人死則還生惡羅剎等中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衆生依於過去食肉重故多生羅剎師子虎狼豺豹猫狸鵰梟鵰鷲鷹鵰等中有命之類各自護身不令得便受飢餓苦常生惡心念食他肉命終復墮惡道受生人身難得何況當有得涅槃道當知食肉有如是等無量諸過是故行者不食肉者即是無量功德之聚也

又鴦掘魔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

如仗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告文殊一切衆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肉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佛告文殊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草屣施持戒人爲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悲然不破戒以從展轉離殺因緣故也

又此經說衆生身內有八十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即斷八十萬戶蟲命若炙若煮若淹若暴皆有小蟲飛蛾蠅蛆而附近之如是展轉傍殺無量生命雖不自手而殺然著者不敢自食皆爲食肉之人殺之故知食肉之人即兼有殺業之罪或有出家僧尼躬在伽藍共諸白衣公然聚會飲酒食肉葷辛雜穢汙染伽藍不愧尊顏如斯渾雜豈勝外道

又尼羅浮陀地獄經云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由飲酒出家僧尼豈不深信經教心生重愧自棄正法同於外道若噉衆生父肉衆生亦噉父肉若噉衆生母肉衆生亦噉母肉如是姊兄弟妹男女六親並有相對

怨怨相酬未可得脫
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殺生慈愍群生如父母念子加哀蠕動猶如赤子何謂不殺護身口意身不殺人畜喘息之類手亦不爲亦不教人見殺不食聞殺不食疑殺不食爲我殺不食口不說言當殺當害報怨亦不得言死快殺快某肉肥某肉瘦某肉多好某肉少惡意亦不念哀念衆生如己骨髓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無差別普等一心常志大乘
又賢愚經云佛告波斯匿王曰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柰於時國王名波羅摩達王將四種兵入山獵戲王到澤上馳逐禽獸單隻一乘獨到深林王時疲極下馬小休爾時林中有狩師子懷欲心盛行求其偶不能得值於林間見王獨坐婬意轉盛思欲從王近到其邊舉尾背住王知其意而自思惟此是猛獸力能殺我若不從意儻見危害王以怖故即從師子成欲事已師子還去諸兵群從已復來到王與人衆即還宮城爾時師子從是懷胎日月滿足便生

一子形盡似人唯足斑斕師子憶識知是王有便銜擔來著於王前王亦思憶知是已兒即收取養以足斑駁字爲斑足養之漸大雄才志猛父王崩亡斑足繼治時斑足王有二夫人一是王種二是婆羅門種斑足出遊勸二夫人隨我後往誰先到者當與一日極相娛樂其墮後者吾不見之王去之後其二夫人極自莊飾嚴駕俱往到於道中見於天祠梵志種者下車作禮禮已後到王從本言而不前之於是夫人瞋怨天神由禮汝故使王見薄若有天力何不護我後壞天祠令平如地守天祠神悲惱至宮欲傷王宮天神遮不聽入有一仙人住止山中王恒供養日日食時飛來入宮不食餚饌粗食麤供偶值一日仙人不來天神知之化作其形坐於常處不肯就食欲得魚肉即如語辦食已還去明舊仙來爲設肉食仙人瞋王王言大仙先日勑作今何不食仙人語言昨日有患一日不來是誰語汝但相輕試令王是後十二年中恒食人肉作是語竟飛還山中是後廚監忘不

辦肉臨時無計出外求肉見死小兒肥白在地念日稱急即却頭足擔至廚中加諸美藥作食與王王得食之覺美倍常即問廚監由來食肉未有斯美此是何肉廚監惶怖腹拍王前若王原罪乃敢實說王答之言但實說之不問汝罪廚監白王具述前報王言此肉甚美自今已後如是求辦廚監白王前者偶值死兒更求叵得王又語言汝但密求設令有覺斷處由我廚監受教夜恒密捕得便殺之日日供王於時城中人民之類各各行哭云亡失兒展轉相問何由乃爾諸臣聚議當試微伺即於街里處處安人見王廚監拽他小兒伺捕得之縛將詣王具以前事白王王言是我所教諸臣懷恨各自外議王便是賊食我等子敢人之王云何共治當共除之去此禍害一切同心咸共齊謀一時同合即圍其王當取殺之王見兵集驚怖問言汝等何故而圍逼我諸臣答言夫為王者養民為事方駈子廚殺人為食不任苦酷故欲殺王王語諸臣自今已後更不復為唯見恕放當自

改勵諸臣語曰終不相放不須多云時王聞已自知必死即語諸臣雖當殺我小緩須臾聽我一言即自立誓我身由來所修善行爲王正治供養仙人合集衆德迴今今日我得變成飛行羅刹其語已訖尋語而成即飛虛空告諸臣曰汝等合力欲强殺我賴我大幸復能自救自今已後汝等好忍所愛妻兒我次第食語訖飛去止山林閒飛行搏人擔以爲食人民之類恐怖藏避如是之後殺噉多人諸羅刹輩附爲翼從徒衆漸多所害轉廣後諸羅刹白斑足王我等奉事爲王願爲一會王即許之當取諸王令滿五百與汝爲會許之已訖一一往取閉著深山已得四百九十九王殘少一人後捕得須陀素彌王大有高德從羅刹王乞得七日假假滿還來須陀素彌廣爲說法分別殺罪及其惡報復說慈心不殺之福斑足歡喜故戴爲禮承用其教無復害心即放諸王各還本國須陀素彌即佐兵衆還將斑足安置本國前仙人誓十二年滿自是已後更不敢人遂還霸王治民如

舊爾時須陀素彌王者今我身是斑足王者今鴦掘摩羅是爾時諸人十二年中為斑足王所食噉者今此諸人為鴦掘摩羅所殺者是此諸人等世世常為鴦掘所殺我亦世世降之以善鴦掘摩者指鬘比丘是時波斯匿王復白佛言指鬘比丘殺此多人食已得道當受報不佛告大王行必有報今此比丘在於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酸切叵言佛勑一比丘汝持戶排往指鬘房刺戶孔中比丘即往奉教為之非入戶內尋自融消比丘驚愕還來白佛佛告比丘行報如是王及衆會莫不信解頌曰

財色與酒　名為三惑　臣虧喪家　君重亡國
肉障大慈　辛遮淨德　懷道君子　斯穢不欲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音釋　福三　廿五

罝罘　罝子邪切罘縛尤切罝罘羅兔之網罟也　罟公戶切網也　顛顑　顛昨焦切顑苦感切顛顑憂瘠貌　黠胡八切慧也　豭色角切豕屬　虺許偉切毒蛇也　詭居洧切詐也　瘤似入切痛瘤瘤也　噦於月切唏也　瀆子智切瀆淚也　鵂鶹　鵂赤脂切鶹古堯切鵂鶹鴟也　蠕而充切蟲

勤北角切色貌駮交不純也　悋五各切鄙恡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感應緣（略引一十四驗）　綺四

漢洛子淵
新野庾紹之
沙門竺惠熾
周武帝
唐孫迴璞
叅軍鄭師辯
雍州謝氏
晉沙門法遇
宋蔣小德（一之一）
吳諸葛恪
隋趙文若
頓丘李氏
京兆韋知十
洛州任五娘

漢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至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臺南可無人家徙倚欲去忽見一老公問云何從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公云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令婢取酒須臾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遇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公送

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慇懃老公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崖對水綠波頃時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乃是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之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出洛下寺記錄

晉有荊州長沙寺僧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篤志墳典事道安爲師解悟非常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但止罰而不遣安公遥聞之以竹筒盛一荊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椎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學徒勵業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出高僧傳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晉湘東太守與南陽宋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卒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脚著械既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答云暫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略不甚諧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無啾物心協云五藏與肉乃復異耶答曰心者善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未復求酒協時時餌茱萸酒因爲設之酒至對杯不飲云有茱萸氣協曰爲惡之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爲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恒日有頃協兒遂之來紹閙屐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爲丘州刺史朱循時爲聽事監師少而信向勤謹過人循大喜之每有法事輒令典知其務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便穌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

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帝勑精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算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日將受天中快樂欣然小德嘉諾王曰君可且還家所欲屬寄及作功德可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難公於此屋前既素識具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旦就蘭公蘭公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遣人參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卧至夕而亡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奄然而卒朱循即免家丘戶蘭難二僧並居新寺難道行尤精不同餘僧

宋沙門竺慧斕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層寺永初二年卒弟子為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道賢沙門因往視斕弟子至房前忽曖曖若人形詳視乃慧斕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君旦食肉美不賢曰美斕曰我坐食肉

今生餓狗地獄道賢懼警未及得答熾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噉熾而復止賢駭怖悶絶良久乃蘇具說其事（右此三驗出冥祥記）

吳幼帝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為侍中大將（四）（四）寘恪強復傲物峻險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帝譽恪而殺之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不寐張幼騰猶以峻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為不過因酒食行酖毒耳將親信人以藥酒自隨恪將入畜犬追衝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捫犬頭曰怖那無苦也既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為恪所擊狂言常稱見恪遂死（出冤魂志）

周武帝好食鷄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扵虎常進御食有寵隋文帝即位猶復監膳進食開皇中暴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殯之三日乃蘇能語先云舉我見至尊為武帝傳說既現而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來喚隨至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纔到穴

口遥見西方有百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證我事耳汝身無罪言訖即入宮中使者亦引儀司令見宮門引入庭前見武帝與王同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曰汝為帝作食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不識白團顧左右左右教曰名鷄卵為白團也儀同即答帝食白團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須出之帝慘然不樂而起忽見庭前有鐵牀并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卧牀上獄卒用鐵梁壓之帝兩脇剖裂處鷄子全出俄與牀齊可十餘斛乃盡王命數之訖牀及獄卒忽然不見帝又已在王坐帝謂儀同云為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王帛亦我儲之我今身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吾作功德也於是文帝勑天下人出一錢為追福焉臨外祖齊公親見問時節歸家具說後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斂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

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其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地行十步至一墻孔令文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牆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衆多猪羊鷄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債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節節分張人各飲噉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拒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求與諸畜得活之時具修福善報謝諸畜諸畜見爲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過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處訖王付一楔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以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蘇具說此事極患頭痛及以手足久後修福痛漸得差從爾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疎並勸受持般若後因使至一驛廳

上暫時偃息似如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云汝不為吾欲救生不驛長答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殺牸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

唐殿中侍御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王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隣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人喚孫侍醫聲璞起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璞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怪訝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首着谷遥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循四)而還往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繁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走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内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七)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著

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覺身已卧牀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塵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勑馳驛往齊州療齊王祐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廻璞不璞曰是君何問為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為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為造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為太陽都録大監故令我召君廻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璞請曰我奉勑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則同宿遂至閿鄉鬼辭曰吾取過所度關待君璞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滋水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

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至今無恙矣迴璞自爲臨說

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無子孤老唯有奴婢兩人家鎮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氣斷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温然始穌活口云初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召出之有上符遣追使即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衣冠大袖憑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大有著枷鎖人防援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爲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即遣追婢須臾即至勘當元由婢即笞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爾得活復有人問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忤久而始穌腹背青腫蓋是四十杖迹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

六七十自從出家即頭陀乞食常一食齋未嘗輒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死之夜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答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屈鄉閭眷屬及隱禪師行道僧諸經生衆手寫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云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絶即死隱師見存道俗欽敬

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時暴為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為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皆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立亦去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圍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訊問至門外為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裹置淨處也仍

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裹帔置牀角上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欲起屍唯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夜相反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牀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臠是夜夢已化為羅刹爪噣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既曉覺口腥嗓出血使人視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而辯自五六年來臭常有大瘡洪爛然身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臨昔與辯同直東宮見其自說云爾右此五驗出冥報記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至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命割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肉中山郎餘令親聞說之

唐雍州萬年縣閻村即灞渭之間也有婦姓

謝適同縣元氏有女適廻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求徵未亡龍朔元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為生時酤酒小作升方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為牛近被責與法界寺夏侯師家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即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即憑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為阿娘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競施錢帛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為五娘立靈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汚牀席汝

可多將灰置牀上也第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大藍縷宜將布來我爲汝作衫及囊弟置布於雲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患涂遂殺一螃蠏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現有折刀七枚願姊慈流爲作功德救助知姊煎迫交不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間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可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應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吳興沈玄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 右此三驗出冥報拾遺

依宣律師感應記云四天王等告宣師曰佛在世時放大光明佛告天人龍鬼神等我之正法滅後多有諸比丘執我小乘教迹不解毗尼意遵我聽諸比丘食肉於是諸比丘等在僧伽藍內殺害衆生猶如獵師屠肆之處

復有比丘純著繒帛遊行婬女酒肆之舍不習三藏不持禁戒痛哉苦哉諸惡比丘謗讀我教舌何不落告諸比丘我於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或於飢饉世作大肉身施彼餓者或內外財施未曾悋惜從初發心乃至成佛（隋四）（十二）豈教弟子噉衆生肉耶我既涅槃諸惡比丘次補我處爲天人師開導衆生令得道果豈有天人之師口噉衆生肉耶我初成道時雖開毗尼中聽食三種淨肉亦非四生之類是諸禪定之肉是不思議肉非汝所知何故謗讀我教我於涅槃楞伽經中一切生命雜肉皆已斷訖不聽持戒之人食諸衆生身肉若有惡比丘導毗尼教中聽食魚肉聽著蠶衣者此是魔說我成道已來至於涅槃唯服麤布白氈三衣未著繒帛何爲謗我耶

穢濁篇第九十四（此有四部）

述意部　五辛部　嗢氣部

便利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五陰虛假四大浮危受斯僞質事等晝瓶

感此穢形又同垤器內外無實觸塗皆染加復闇浮穢質不淨充軀常飡酒肉恒食葷辛臭氣上衝諸天衣裂善神捨衛惡鬼交侵凡夫僧尼尚不樂近何況聖賢而不遠離兼復八苦煎逼九橫摧年念念遷流心心起滅徒染六情終墜三惡願各修身淨其心口也

五辛部第二

如楞伽經云佛言大慧如是一切葱韮薤蒜臭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

又涅槃經云乃至食葱韮蒜薤亦皆如是當生苦處穢汙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能障聖道能損善業能生諸過

又雜阿含經云不應食五辛何等為五一者木葱二者革葱三者蒜四者興渠五者蘭葱

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革葱葱葱蘭葱興渠是五種不得食

又五辛報應經云七衆等不得食肉葷辛讀誦經論得罪有病開在伽藍外白衣家服已

滿四十九日香湯澡浴竟然後許讀誦經論不犯

又僧祇十誦五分律等更無餘治開病比丘服蒜聽七日在一邊小房內不得卧僧牀縛衆大小便處講堂處皆不得到又不得受請及僧中食不得就佛禮拜得在下風處遥禮七日滿已澡浴熏衣方得入衆若有患瘡醫教須香治者佛令先供養佛已然後許塗身還在屏處一同前法出家性潔尚令作法如是況餘俗凡人輒開食耶

嚏氣部第三

如僧祇律云若在禪坊中嚏者不得放恣大嚏若嚏來時當忍以手掩鼻若不可忍者應手遮鼻而嚏勿涕唾汙比座若上座嚏者應言和南下座嚏默然

又四分律云時世尊嚏（第四）諸比丘呪（十四）願言長壽時有居士嚏及禮拜比丘佛令比丘呪願言長壽

又僧祇律云佛言若急下風來者當制若不可忍者當向下坐若得在前縱氣若氣來不

可忍者當下道在下風放之
又毗尼毋經云氣有二種一者上氣二者下氣上氣欲出時莫當人張口令出要廻面向無人處張口令出若下氣欲出時不聽衆中出要作方便出外至無人處令出然後來入衆莫使衆譏嫌汙賤入塔時不應放下氣安塔樹下大衆中皆不得令出氣師前大德上座前亦不得放下風出聲若腹中有病急者應出外莫令人生汙賤心
便利部第四

如優鉢祇王經云伽藍法界地漫大小行者五百身墮拔波地獄後經二十小劫常遣肘手抱此大小便處臭穢之地乃至黃泉
又毗尼毋經云諸比丘住處房前間處小便汙地臭氣皆不可行佛聞之告諸比丘從今已去不聽諸比丘僧伽藍處處小行當聚一畔猥處若瓦瓶若木筩埋地中就中小行已以物蓋頭莫令有臭氣
又毗尼毋經云若上厠去時應先取篲草至戶前三彈指作聲若人非人令得覺知若無

得大咽使面赤十二當直視前不得顧聽十三不得汙壁十四不得低頭視圓中十五不得視陰十六不得以手持陰十七不得草蓋地十八不得持草畫壁作字十九用水不得大費二十不得汙漏二十一用水不得使前手著後手二十二用土當三過二十三當用澡豆二十四三過用水二十五設見水草土盡當語直日主者若自手取為善

又僧祇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受用僧座具牀繩得罪

又十誦律云不洗大行處不得坐卧僧卧具上得罪

又摩德勒伽論云不洗大小行處不得禮拜餘無水處若為非人所瞋水神所瞋或為服藥等開不犯

又三千威儀經云不洗淨禮佛者設禮無功德也

又雜譬喻經云有一比丘不彈指來大小便濱汙中鬼面上魔鬼大恚欲殺沙門持戒魔鬼隨逐伺覓其短不能得便（既知此事上厠必須警噫作聲）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客除糞佛知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正值尼提擔糞出城而欲棄之瓶破汙身遥見世尊深生慚愧不忍見佛佛到其所廣為說法即生信心欲得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將詣祇洹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家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斯匿王即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提在祇洹門大石上坐縫補故衣七百諸天香華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佛尼提比丘身没石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到佛所先問此事向者比丘姓字何等佛告曰是王國中下賤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謗心即除到尼提所執足作禮懺悔辭謝王白佛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出家自在秉捉僧事身暫有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以是因緣流浪生死恒為下賤五百世中為人除糞由昔

出家持戒功德今得值佛出家得道以是義故不得房內便利具招前罪報見俗人淨忌不能自運置穢器在房便利令他日別將棄未來定墮地獄縱得出獄猶作豬狗蛣蚘厠蟲也

又佛說除災患經云佛告阿難乃前世過去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壽命

爾時有王者名曰善頸供養舍利起七寶塔高一由延一切衆生然燈燒香香華繒綵供養禮事時有衆女欲供養塔便共相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汙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撮除棄復有一人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嗤笑之曰汝手以汙不可復近彼女逆罵汝弊婬物水洗我手便可復淨佛天人師敬意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澡手遶塔求願令掃塔地汙穢得除令我世世勞垢消滅清淨無穢時諸女人掃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爾時掃地願滅塵勞服甘露味爾時以手除狗糞女者今柰女是爾時發願不與汙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不因胞胎臭穢之處每因華生以其爾時發一惡聲罵言婬女故今受是婬女之名以值佛聞法得須陀洹

又雜寶藏經云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必使早起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有長者女早起掃地會值如來於門前過見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旋促即終生天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由見佛歡喜善業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來供養佛佛為說法得須陀洹

又新婆沙論云昔怛叉尸羅國有一女人至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憂王所起靈廟見有狗糞在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汙穢其中以手捧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人遍體生香如栴檀樹口中常出青蓮華香若諸衆生由不護淨故因內煩惱感諸外穢故論須言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貪穢　能穢汙良田
穢汙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　穢汙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
如是諸瞋穢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癡穢　穢汙諸含識

又賢愚經云佛在世時羅閱城邊有一汪水

汙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蟲其形像蛇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沒或出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無量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丘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言不知佛言毗婆尸佛時有衆賈客入海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到選寶上者用施衆僧規俟僧食僧受其寶付授摩摩帝於後僧食向盡從其求索不與衆僧苦索摩帝瞋恚而語之言汝曹敢屎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身常宛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從獄出今墮此中自從七佛已來皆作其蟲至賢劫千佛各各皆爾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舍利弗大目揵連設欲食時先觀地獄畜生餓鬼然後方食目連見一餓鬼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喉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出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屎尿以爲飲食疲苦終日而不能得即問鬼言汝造何業受如是苦餓鬼答言有日之處

不煩燈燭如來世尊今現在世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能答汝爾時目連尋往佛所具問如來所造業行受如是苦具以上問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善聽吾為汝說此賢劫中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常令僕使壓甘蔗汁以輸大家有辟支佛甚患渴病良醫處藥教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時辟支佛往長者家乞甘蔗汁時彼長者見來歡喜勑其婦富那奇我有急緣定欲出去汝今在後取甘蔗汁施辟支佛時婦答言汝但出去我後自與時夫出已取辟支佛鉢於其屏處小便鉢中以甘蔗汁蓋覆鉢上與辟支佛辟支受已尋知非是投棄於地空鉢還歸其後命終墮餓鬼中常為飢渴所見逼切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爾時彼長者婦今富那奇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捨慳貪緣獲惡生死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頌曰

敢他身血肉　貪毒無慈忍　養茲身穢質

蟲寓内消融　不護僧淨罄　受此厠中蟲
後報入地獄　苦痛未知窮

感應緣 署引三驗

宋釋慧果　齊釋弘明

唐謝弘敬妻許氏

宋京師瓦官寺有釋慧果婆州人少以蔬食苦行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厠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為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厠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為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文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錢三千文為造法華一部并設齋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齊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華禮懺為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為給使也又感虎來入室伏牀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為盜僧廚食今墮厠中聞上人讀經故力來聽願助方便冀免斯累明為說法領解方隱後小精來惱

明乃捉取以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絶

右二驗出報高僧傳

唐吳王文學陳郡謝弘敬妻高陽許氏武德初年遇患死經四日而蘇說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見官府即聞喚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許問云語聲似是沈丈何因無頭南問人哼姑姨夫皆爲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頭置於膊上而語許曰汝且在此間勿向西院待吾爲汝造請即應得出遂於語處而住更不東西看其吉光捫遑似有經記凡經再宿吉光始來語許云汝今此來王欲令汝作其女伎儻引汝見不須道解絃管如其不爲所悉可引吾爲證也少間有吏抱案引入王果問之解絃管不許云不解復云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于時吉光欲發遣即共執案人等度不解其語執案人云娘子功德力雖強然爲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更別引入一大院其門極小亦大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主者曰生平

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盛食與親須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灌口非常苦毒比穌時口内皆爛光即云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曾未誦經穌後遂誦得經一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讀誦不闕其經見在文多不載穌活之後吉光尚存以後二年方始遇害凡諸親屬有欲死者三年以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仁則說之云爾右此一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録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病苦篇第九十五 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瞻病部
醫療部　安置部　斂念部

録五 一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遐曠六道繁興莫不皆依四大相資五根成體聚則爲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之理既難所以調和之乖爲易忽一大不調四大俱損如地大增則形體黯黑肌肉青瘀瘢痕結聚如鐵如石若地大虧則四肢損弱或失半體或偏枯殘戾或毀咽失聰若水大增則膚肉虛滿體無華色舉身萎黃神顏怛喪手脚黃腫膀胱脹急若水大損則瘦削骨立筋現脉沉脣舌乾燥耳鼻燋閉五臟內煎津液外竭六腑消耗不能自立若火大增則舉體煩燥燋熱如燒癰癤疽腫瘡瘍潰瀾膿血流溢臭穢競充若火大損則四體羸瘠腑臟如氷焦腸凝寒口若含霜夏暑重裘未嘗温慰食

不消化恒常嘔逆若風大增則氣滿胷塞腑胃痞陽手足緩弱四體疼痺若風大損則身形羸瘠氣裁如線動轉疲乏引息如抽咳嗽咽舌難急腹厥背膋心内若氷頸筋喉脉奮作皷脹如是種種皆是四大乍增乍損致有痾疾既一大嬰羸則三大皆苦展轉皆病俱生煎惱四大交反良由苦報無愧無恥無恩無義常隨四時資給所須晝夜將養未曾荷恩片失供承便招病苦既知無恩徒勞養育縱加美食華服終成糞穢但趣得支身以除飢寒終不爲汝踵前蓄積以勞我心廢求修道良由身爲苦器陰是坯瓶易損難持四大浮虚互相乖反五陰緣假多生惱患所以稟形人世逢穢濁之時受質僞身居怖畏之境幽冥無量鬼神恒沙種族尤多草蓐未辯或依房依廟附岳附丘凡有舍靈並皆祇響致使神爽冥昧識慮昏茫至於寤寐多有恐怖厥得臨危攝念無俟三稱在險逢安寧勞千遍願增益神道加足威光以善利生無相惱害誠言可録信驗有徵矣

引證部第二

如佛說醫經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地二水三火四風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從是四病起四百四病故土屬身水屬口火屬眼風屬耳火少寒多目冥春正月二月三月寒多夏四月五月六月風多（以西國夏中多風熱傷不同漢地也秋七月八月九月熱多（西國於此秋時熱始隆盛亦不同漢地也）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有風有寒何以故春寒多者以萬物皆生以寒出故寒多何以故夏風多者以萬物榮華陰陽合聚故風多何以故秋熱多者以萬物成熟故熱多何以故冬有風有寒者以萬物終亡熱去故有風寒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時得臥何以故以風多故身放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不時不得臥何以故以寒多身縮（譯五）春三月有寒故不得食麥豆宜食杭米醍醐諸熱物（以西國多冷杭米等熱也）夏三月風不得食芋豆麥宜食杭米乳酪秋三月有熱不得食杭米醍醐宜食細米麨蜜稻黍冬三月有風寒陽興陰合宜食杭米胡豆羹醍（三）

酬有時卧風起有時滅有時卧火起有時滅有時寒水起有時滅人得病有十因緣一久坐不卧二食無貪三憂愁四疲極五婬泆六嗔恚七忍大便八忍小便九制上風十制下風從是十因緣生病有九因緣命未當盡爲其橫死

又智度論云四百四病者四大爲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冷病有二百二水風起故熱病有二百二地火起故火熱相地堅相堅相故難消難消故能起熱病血肉筋骨脉髓等是地分除其業報者一切法皆和合因緣生也

瞻病部第三

夫四大難調六腑更反以有報身忽嬰疫疾或有捨俗出家孤遊獨宿或有貧病老弱無人侍衞若不互看命將安寄故四分律佛言自今已去應看病人應作瞻病人若欲供養我者應先供養病人及至路值五衆出家人病佛制七衆皆令住看若捨而不看皆結有罪故諸佛心者以大慈悲爲體隨順我語即

是佛心也
若僧祇律云若道逢出家五衆病人即應貪車乘馱載令如法供養乃至死時亦應闍維殯埋不得捨棄病人有九法成就必當橫死一知非饒益食而貪食二不知籌量三內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摘吐出五已消應出而強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瞻病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恒在牀縛云何爲五一瞻病之人不別良藥二懈怠無勇猛心三常喜瞋恚亦好睡眠四但貪衣食故瞻視病人五不以法供養故亦不與病人語談往反是謂瞻病之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又生經世尊以偈讚曰

人當瞻疾病　問訊諸危厄　善惡有報應
如種果獲實　世尊則爲父　經法以爲母
同學者兄弟　因是而得度
又彌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語阿難我本求道時勤苦無數乃得成佛其事非一佛言阿難

乃往過世時有太子號曰所現端正姝好從園觀出道見一人得病困篤見已有哀傷之心問於病人以何等藥得療卿病病者答曰唯王身血得療我病爾時太子即以利刀刺身出血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悔恨爾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升量我身施血不可稱限又往過世有王太子號曰蓮華王端正姝好從園觀道見一人身體病癩見已哀念問於病者以得何藥療於汝病病者答曰得王身髓以塗我身其病乃愈是時太子即破身骨以得其髓持與病者歡喜惠施心無悔恨爾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升量身髓布施不可稱計又往去世有王號曰月明端正姝好從宮而出道見盲者貧窮飢餓隨道乞丐往趣王所爾時月明王見此盲人哀之淚出謂於盲者有何等藥得療卿病盲者答曰唯得王眼能愈我病眼乃得視是時明王自取兩眼以施盲者其心清然無一悔意爾時月明王者即我身是須彌之山尚可稱知斤兩我眼布施不可稱計

佛語阿難彌勒菩薩本求道時不持耳鼻身命等施以成佛道但以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致無上正真之道阿難白佛以何善權得致佛道佛語阿難彌勒菩薩晝夜各三正衣束體叉手下膝著地向十方佛說此偈言

我悔一切過　勸助衆道德　歸命禮諸佛
令得無上慧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曰賢提時有長老比丘長病委頓羸瘦垢穢在賢提精舍中臥無瞻視者佛將五百比丘往到其所使諸比丘傳共視之爲作漿粥而諸比丘聞其臭處皆共賤之佛使帝釋取其陽水佛以金剛之手洗病比丘身體地尋震動豁然大明莫不驚肅國王臣民天龍鬼神無央數人往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佛爲世尊三界無比道德已備云何屈意洗病比丘佛告國王及衆會者言如來所以出現於世正爲此窮厄無護者耳供養病瘦沙門道人及諸貧窮孤獨老人其福無量所願如意會當得道王白佛言今此比丘宿有何罪困病積年療治不

差佛告王曰往昔有王名曰惡行治政嚴暴使一多力五百王令鞭此人五百假王威怒私作寒暑若欲鞭者賚其價數得物者鞭輕不得鞭重舉國患之有一賢者爲人所謀應當得鞭報五百言吾是佛弟子素無罪過爲人所枉願小垂恕五百聞是佛弟子輕手過鞭無著身者五百壽終墮地獄中拷掠萬毒罪滅復出墮畜生中恒被撾杖五百餘世罪畢爲人常嬰重病痛不離身爾時國王者今調達是五百者今此病比丘是時賢者今吾身是吾以前世爲其所怨鞭不著身是故世尊躬爲洗之人作善惡殃福隨人雖更生死不可得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撾杖良善　妄謗無罪　其殃十倍　災迅無赦
生受酷痛　形體毀折　自然惱病　失意恍惚
人所輕笑　或縣官厄　財產耗盡　親戚離別
舍宅所有　災火焚燒　死入地獄　如是爲十

時病比丘聞佛此偈及宿命事剋心自責所患除愈得阿羅漢道賢提國王沒命奉行得須陀洹道

又善生經云瞻病人不應生猒若自無物出外求之若不得貸三寶物看差已十倍還之五百問事云看病人將病人物爲病人供給所須不問病者或問起嫌並不得用若已取者應償不還犯重罪又四分律云看病得五功德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便與二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利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爲衣食故看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命終五能爲病人說法歡喜已身善法增長

醫療部第四

夫人有四肢五藏壹覺壹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之喘竭而爲焦故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濟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大患云何爲三一風爲大患二痰爲大患三

冷爲大患然有三良藥治若風患者酥爲良藥及酥所作飯食若痰患者蜜爲良藥及蜜所作飯食若冷患者油爲良藥及油所作飯食是謂三大患有此三藥治如是比丘亦有三大患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然有三良藥治一若貪欲起時以不淨往治及思惟不淨道二若瞋恚大患者以慈心往治及思惟慈心道三若愚癡大患者以智慧往治及因緣所起道是謂比丘有此三大患有此三藥治又金光明經云佛在世時有持水長者善知醫方救諸病苦持水長者有子名曰流水端正第一威德具足受性聰敏善解諸論見諸衆生受諸苦惱時長者子即至父所說偈問言

云何當知　四大諸根　衰損代謝　而得諸病
云何當知　飲食時節　若食食已　身火不滅
云何當知　治風及熱　水過肺病　及以等分
何時動風　何時動熱　何時動水　以害衆生
時父長者　即以偈頌　解說醫方　而答其子
三月是夏　三月是秋　三月是冬　三月是春

是十二月三三而說從如是數一歲四時若二二說足滿六時三三本攝二二現時隨是時節消息飲食是能益身醫方所說隨時歲中諸根四大代謝增損令身得病有善醫師隨順四時三月將養調和六大隨病飲食及以湯藥（緣五）多風病者（九）夏則發動其熱病者秋則發動等分病者冬則發動其肺病者春則增劇有風病者夏則應服肥膩醯酢及以熱食有熱病者秋服冷甜等分冬服甜酢肥膩肺病春服肥膩辛熱飽食然後則發肺病於食消時則發熱病食消已後則發風病如是四大隨三時發病風羸損補以酥膩熱病下藥服呵梨勒等病應服三種妙藥所謂甜辛及以酥膩肺病應服隨時吐藥若風熱病肺病等分違時而發應當住師籌量隨病飲食湯藥又智度論云般若波羅蜜能除八萬四千病根本此之八萬四千皆從四病起一貪二瞋三癡四三毒等分此之四病各分二萬一千以不淨觀除貪欲二萬一千煩惱以慈悲觀

除瞋恚二萬一千煩惱以因緣觀除愚癡二萬一千煩惱總用上藥除等分病二萬一千煩惱譬如寶珠能除黑暗般若波羅蜜亦能除三毒煩惱病

安置部第五

蓋聞三界之宅寔四大之器六塵之境是五陰所居良由妄想虛搆惑倒交興致使萬苦爭纏百憂總萃今既報熟命臨風燭然衆生貪著至死不覺恐在舊所戀愛資財深著眷屬佛教移處令生歡離知無常將至使興心念也

如僧祇律云若是大德病者應在露現處上好房中擬道俗問訊生善瞻病人每須燒香然燈香汁塗地供待人客依西域祇洹寺圖云寺西北角日光沒處爲無常院若有病者安置在中堂號（梵五）無常多生歡喜（十）去者極衆還唯一二其堂內安一立像金色塗香面向東方當置病人在像前坐若無力者令病人卧面向西方觀佛相好其像手中繫一五色綵旛令病人手執旛脚作往生淨土之意坐處

雖有便利世尊不以為惡原其此土本是雜穢之處猶降靈俯接下類群生況今將命投佛寧相棄捨隨病人所樂何境或作彌陀彌勒阿閦觀音等形如前安置燒香散華供養不絕生病者善心

敘念部第六

夫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沉於苦海迷途遂遠弱喪亡歸形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終自空談靡依靡救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返無期所以撫心自測臨危安泰也故十誦律云看病人應隨病者先所習學而讚歎之不得毀呰退本善心又四分律云為病人說法令其歡喜又毗尼母論云病人不用看病人語看病人違病者意並得罪又華嚴經臨終為病人說偈云（十一）

又放光明名見佛　彼光覺悟命終者
念佛三昧必見佛　命終之後生佛前
念彼臨終勸念善　又示尊像令瞻敬
又復勸念歸依佛　因是得成見佛光

往生論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成就者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何等為五一者禮拜二者讚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迴向又隨願往生經云佛告普廣菩薩若四輩男子女人臨終之日願生十方佛刹土者當先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燒衆名香懸繒旛蓋歌讚三寶讀誦尊經為病者說因緣喻善巧言詞微妙經義苦空非實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當歸壞敗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

述曰如前教已復將經像至病人所題其經名像名告語示之使開目覩見令其惺悟兼請有德智人讀誦大乘明揚讚唄旛華亂墜宛轉目前香氣氛氳當注鼻根恒與善語勿傳惡言以臨終時多有惡業相現不能立志排除是故瞻病之人特須方便善巧誘誡使心心相續剎那不駐乘此福力作往生淨土之意故智度論云從生作善臨終惡念便生惡道從生作惡臨終善念而生天上又維摩

經云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於破戒病人不求恩惠心不疲厭供養病人命終生普觀天五欲縱逸不知厭足頌曰

紫紈未可得　漳濱徒再離　一逢犬馬病　復聞萬金奇
貫肯罷驅馳　既無九轉術　不肯授鹽掌　唯夢蓮華池

感應緣（略引一十四部）

晉歐議曹掾　陳國袁無忌
沙門康法朗　沙門安惠則
沙門竺法義　宋羅璵妻費氏
江安令王文明　吳興李清
沙門曇穎　魏王長豫
齊釋慧進　隋釋僧善
唐薛孤訓　沙門徹師

晉南郡議曹掾姓歐得病經年骨消肉盡巫醫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得睡眠夢見數沙門來視其父明旦便往詣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爲何神沙門爲說事狀便將諸道人歸請讀經再宿病人自覺病如輕晝得小眠如

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綵衣手中有持旛仗者刀矛者於門走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簾前忽便還走語後衆人小住小住屋中經是道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右此一驗出靈鬼志）

晉陳國袁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疫癘家百餘口死亡垂盡徙避大宅權住田舍有一小屋凡弟共寢板牀薦席數重夜眠失曉牀出在戶外宿昔如此兄弟悚怖皆不眠後見一婦人來在戶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戶外時未署明月朗見之綵衣白莊頭上有范鑑及銀釵象牙梳忌等便逐之初繞屋走四倒頭髮及范鑑之屬皆墮落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臨道有井遂入井中忌還眠天曉視范鑑及釵牙梳並是眞物掘壞井得一揪棺三分井水所清忌便易棺器衣服還其物於高燥處葬之遂斷（右此一驗出志怪集）

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永嘉中與四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沒人法朗等下瞻禮拜

見有二僧各居其一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汙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側然興念留為煮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容色光悅痛狀休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冥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覲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慧此居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中山為大法師道俗宗之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洛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晉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大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別可識凡十

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毋氏供養胡毋過江賚經自隨後為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靖首尼處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矣

晉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為治之剖出腸胃湔洗腑臟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衆患豁然尋得復常案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義公所夢其是乎義以太元七年亡自竺長舒至義六事並宋尚書令傅亮所撰亮自云其先君與義遊處義每說其事輒懍然增肅焉（十五）

宋羅璵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宋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苦心痛守命闔門遑懼屬纊待時費氏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於此遂致

死也既而睡卧食頃如寤如夢見佛於窓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瑩徹從妹即琰外族曾祖尚書中兵郎費愔之夫人也于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戒至終奉以此瑞

進化子姪焉

宋時王文明宋泰始末作江安令妻久病女於外爲母作粥將熟變而爲血棄之更作亦復如初如此者再母尋亡沒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卧靈牀上貌如平生諸兒號

感奄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手下婢妊身將産殛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詣墓所部伍始發妻便現形入戸打婢其後諸女爲父辦食殺鷄剖洗已竟鷄忽跳起軒首長鳴文明尋卒諸男相繼喪亡 右此三驗出迷異記

宋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温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久穌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旛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温召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

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何時來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異惡敬便雨淚言知吾子孫如何答云具可我今令卿得脫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能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言僧達道人是官師甚被敬禮當苦告之還內良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層寺官所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求哀清徃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歸邪當受大罪今可改悔和尚明出當相佐助清還先與中夜寒噤凍至曉門開僧達果出至寺清便隨逐稽顙僧達云汝當華心爲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得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遇沙門長跪請曰此人僧乎宿世弟子忘正失法方將受苦先緣所追今得歸命願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當易救濟耳便還向朱門俄遣人出云李參軍可去敬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枝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鄉親塞堂欲入不得會買材還家人及

客赴監視之唯屍在地清入至屍前閱其屍
晁自念悔還但外人逼突不覺入屍時於是
而活即營理敬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三寶
勤信法教遂作佳流弟子（右此一驗出宋祥記）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
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
（出冥祥記）
獨絕穎嘗患癬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
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
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墮
地涎涶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似活即取竹刮
除涎涶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行取涎
涶以傅癬上所傅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
瘡瘢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
是君王所重名播遐迩後卒所住年八十一
（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魏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至所珍愛
遇疾轉篤丞相憂念特至政在牀上坐不食
已積日忽為現一人形狀甚壯著鎧執刀王
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
為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命求

食食遂至數升內外咸未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

右此一驗見幽明錄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迺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慙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

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也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及疾篤將極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粮粒既斷嫺徃追求啜小石子用充日夕因覺為病死後破腸看之果如所言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甕中埋之以大業初年卒于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絳州僧襲比丘承習善公不虧化法善師終日他行不見後尋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振

裂響發林谷見地分涌甕出于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舌骨兩以為塔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為行軍倉曹參軍及屠龜茲城後乃於精舍剥佛面取金旬日之間眉毛總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所得金者皆迴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

唐鋒州南孤山陷泉寺沙門徹禪師曾行遇癩人在穴中徹引出山中為鑿穴給食令誦法華經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麁漸覺愈一部既了鬚眉平復膚色如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言驗矣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十九

音釋

皶於敢切黑皰也瘕陟里切瘕公遐切瘕瘕並腹內病也膀胱步光切胱古黃切燰胡郭切熱也腸音羊智切腸也咳欬口嗽也欬口咳切嗽先奏切咳逆氣也噫正作乃代切氣逆也軀力主切曲也瘤力求切贅之芮切瘤贅結肉也閨少也鍰余昭切鍰秋

且留切梓屬劄苦胡切剖也瀏子田切滌也懍力荏切危懼也璵以諸切璠璵寶玉也屬纊屬狩玉切纊苦謗切屬纊附新綿於口鼻上以候氣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録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捨身篇第九十六（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色性無象觸（限大）必歸空三世若假（一）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會歸摩滅齊寇楚組之麗靡救埃壤所以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塵不同風火恒異析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爲譬菩薩利生方窮其旨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横指呼空名之爲有養已傷命號之爲毒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己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肥嗛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溢廐充庖無始迄今供此幻我亦未猒足靜思此事豈不罪歟今既覺過徒畜坏瓶物我俱空寶惜何在是以體知幻僞大士常心捨妄求真菩薩恒願證知三界爲晨夜之宅悟四生爲夢幻之境外云生則以身命爲逆旅死當以天地爲棺槨内云王子投

身功逾九劫刳肌貿鴿骸震三千將今類古冀望同爾欲使白牛有長路之能寶舟有彼岸之力也

引證部第二

如金光明經云佛告大衆過去有王名摩訶羅陀常行善法無有怨敵時有三子殊特第一第一太子名摩訶波那羅次子名摩訶提婆小子名摩訶薩埵是三王子於園遊戲漸到竹林態駕止息第一王子作如是言我於今日心甚怖懅於是林中將無衰損第二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不自惜身但離所愛心憂愁耳第三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獨無怖懼亦無愁惱山中空寂神仙所讚是處閑靜能令行人安隱受樂轉復前行見有一虎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圍繞周帀飢餓窮悴身體羸損命將欲絶（缺大）第一王子見是虎已作如是言悋哉此虎產來七日七子圍繞不得求食若爲飢逼必還噉子第三王子言君等誰能與此虎食第二王子言此虎飢餓餘命無幾不容餘處爲其求食命必不濟誰能爲

此不惜身命第一王子言一切難捨不過己身第二王子言我等今者以貪惜故於此身命不能放捨智慧薄少故於是事而生驚怖若諸大士欲利益他生大悲心不足為難時諸王子心大愁憂久住視之目未曾捨作是觀已尋便離去爾時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今捨身時已到矣何以故我從昔來多棄是身都無所為隨時將養令無所乏而不知恩反生怨害然復不免無常敗壞今捨此身作無上業於生死海中作大橋梁永離憂患無常變異智慧功德具足成就即便語言兄等今者可與眷屬還其所止爾時王子摩訶薩墮還至虎所脫身衣裳置竹枝上作是誓言我今為利諸衆生故證於最勝無上道故欲度三有諸衆生故是時王子作是誓已即自放身卧餓虎前以大悲力虎無能為王子念言虎今羸瘦身無勢力不能得我身血肉食即起求刀了不能得即以乾竹刺頸出血是時大地六種震動日無精光又雨雜華種種妙香時虛空中有諸天見心生歡喜歎未曾

有善哉大士眞大悲者爲衆生故能捨難捨不久當證清淨涅槃是虎見血汙王子身即便舐血噉食其肉唯留餘骨爾時兩兄見地大動日無精光雨諸華香必是我弟捨所愛身時二王子心大愁怖涕泣悲歎容貌顦顇復共相將還至虎所見弟所著衣裳皆悉在一竹枝之上骸骨髮爪布散狼藉流血處處遍汙其地見已悶絕不自勝持投身骨上良久乃悟即起舉首呼天而哭我弟幼稚才能過人父母所愛奄忽捨身以飼餓虎我今還宮父母設問當云何答我寧在此併命一處不忍還見父母眷屬時小王子所將侍從各散諸方互相謂言今者我天爲何所在爾時王妃於睡眠中夢乳被割牙齒墮落得三鴿雛一爲鷹食爾時王妃大地動時即便驚寤心大愁怖而說偈言

今日何故　大地大水　一切皆動　物不安所
日無精光　如有覆蔽　我心憂苦　目瞤瞤動
如我今者　所見瑞相　必有災異　不祥苦惱
於是王妃說是偈已時有青衣在外已聞王

子消息心驚惶怖尋即入內啓白王妃作如是言向者在外聞諸侍從推覓王子不知所在王妃聞已生大憂惱至大王所具傳此事王聞悶絶悲哽苦惱扶淚而言如何今日失我心中所愛重者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校六
四

我於往昔　無量劫中　捨所重身　以求菩提
若為國王　及作王子　常捨難捨　以求菩提
我念宿命　有大國王　其王名曰　摩訶羅陀
是王有子　能大布施　其子名曰　摩訶薩埵
復有二兒　長者名曰　大波那羅　次名大天
三人同遊　至一空山　見新產虎　飢窮無食
時勝大王　生大悲心　我今當捨　所重之身
此虎或為　飢餓所逼　儻能還食　自所生子
即上高山　自投虎前　為令虎子　得全性命
是時大地　及諸大山　皆悉震動　驚諸蟲獸
虎狼師子　四散馳走　世間皆暗　無有光明
是時二兄　故在竹林　心懷憂惱　愁苦涕泣
漸漸推求　遂至虎所　見虎虎子　血汙其口
又見骸骨　髮毛爪齒　處處斑血　狼藉在地

是二王子　見是事已　心更悶絶　自躃於地
以灰塵土　自塗坌身　忘失正念　生狂癡心
所將侍從　覩見是事　亦生悲慟　失聲號哭
互以冷水　共相噴灑　然後穌息　而復得起
是時王子　當捨身時　正值後宮　妃后婇女
眷屬五百　共相娛樂　王妃是時　兩乳汁出
一切肢節　痛如針刺　心生愁惱　似喪愛子
於是王妃　疾至王所　其聲微細　悲泣而言
大王今當　諦聽諦聽　憂愁盛火　今來燒我
我今二乳　俱時汁出　身體苦切　如被針刺
我見如是　不祥瑞相　恐更不復　見所愛子
今以身命　奉上大王　願速遣人　求覓我子
夢三鴿鵂　在我懷抱　其最小者　可適我心
有鷹飛來　奪我而去　夢是事已　即生憂惱
我今愁怖　恐命不濟　願速遣人　推求我子
是時王妃　說是語已　即時悶絶　而復躃地
王聞是語　復生憂惱　以不得見　所愛子故
其王大臣　及諸眷屬　悉皆聚集　在王左右
哀哭悲號　聲動天地　爾時城內　所有人民
聞是聲已　驚愕而出　各相謂言　今是王子

即出其城　覓所愛子　爾時亦有　無量諸人
哀號動地　尋從王後　是時大王　既出城已
四向顧望　求覓其子　煩惋心亂　靡知所在
最後遥見　有一信來　頭蒙塵土　血汙其衣
灰糞塗身　悲號而至　爾時大王　摩訶羅陀
見是使已　倍生懊惱　舉首號咷　仰天而哭
先所遣臣　尋復來至　既至王所　作如是言
願王莫愁　諸子猶在　不久當至　令王得見
須臾之頃　復有臣來　見王愁苦　顏貌憔悴
身所著衣　垢膩塵汙　大王當知　一子已終
二子雖在　哀悴無賴　第三王子　見虎新產
飢窮七日　恐還食子　見是虎已　生大悲心
發大誓願　當度衆生　於未來世　證成菩提
即上高處　投身虎前　虎飢所逼　便起噉食
一切血肉　已爲都盡　唯有骸骨　狼藉在地
是時大王　聞臣語已（緣六）　轉復悶絶（七）　失念躃地
憂愁盛火　熾然其身　諸臣眷屬　亦復如是
以水灑王　良久乃蘇　復起舉首　號天而哭
復有臣來　而白王言　向於林中　見二王子
愁憂苦毒　悲號涕泣　迷悶失志　自投於地

臣即求水　灑其身上　良久之頃　乃還蘇息
望見四方　大火熾然　扶持暫起　尋復躃地
舉首悲哀　號天而哭　乍復讚歎　其弟功德
是時大王　以離愛子　其心迷悶　氣力憊然
憂惱涕泣　並復思惟　是最小子　我所愛重
無常大鬼　奄便吞食　其餘二子　今雖存在
而為憂火　之所焚燒　或能為是　喪失命根
我宜速往　至彼林中　迎載諸子　急還宮殿
其母在後　憂苦逼切　心肝分裂　或能失命
若見二子　慰喻其心　可使終保　餘年壽命

爾時大王　駕乘名象　與諸侍從　欲至彼林
即於中路　見其二子　號天扣地　稱弟名字
時王即前　抱持二子　悲號涕泣　隨路還宮
速令二子　覲見其母　佛告樹神　汝今當知
爾時王子　摩訶薩埵　捨身飼虎　今我身是
爾時大王　摩訶羅陀　於今父王　輸頭檀是
爾時王妃　今摩耶是　第一王子　今彌勒是
第二王子　今調達是　爾時虎者　今瞿夷是
時虎七子　今五比丘　及舍利弗　目揵連是
爾時大王摩訶羅陀及其妃后悲號涕泣悉

皆脫身御服瓔珞與諸大衆往竹林中收其舍利即以此處起七寶塔是時王子摩訶薩埵臨捨命時作是誓願願我舍利於未來世過算數劫常爲衆生而作佛事

又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略要云爾時佛告宿王華菩薩乃往過去無量恒河沙劫有佛號日月淨明德如來爾時彼佛爲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及衆菩薩諸聲聞衆說法華經是喜見菩薩樂習苦行於日月淨明德佛法中精進經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而自念言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不如以身供養即服諸香油千二百歲已香油塗身於日月淨明德佛前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通力而自然身光明遍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其身火然千二百歲過是已後其身乃盡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已命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於淨德王家結跏趺坐忽然化生而白父言日月淨明德佛今故現在我先供養佛已得

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復問是法華經我今當還供養此佛乃至彼佛入涅槃已收佛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即於八萬四千塔前然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而以供養令無數求聲聞衆無量阿僧祇人發阿耨菩提心

(校六)

爾時諸菩薩天人阿脩羅等見其無臂憂惱

(九)

悲哀喜見菩薩是我等師教化我者而今燒臂身不具足于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於大衆中立此誓言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自然還復當爾之時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天雨寶華一切人天得未曾有佛告宿王華菩薩於汝意云何一切衆生喜見菩薩豈異人乎今藥王菩薩是也若有發心欲得阿耨菩提者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珍寶而供養者○問曰菩薩捨身得自殺罪不答曰依律未捨命前得方便小罪偷蘭遮若捨命已無者可屬所以不得殺人大罪若依大乘菩薩猷離生死爲供養佛及爲一切衆生興大悲心

無害他意反招其禍何容得罪故文殊師利問經云佛言若殺自身無有罪報何以故如菩薩殺身唯得功德我身由我故若身由我得罪果者剪爪傷指便當得罪何以故自傷身故菩薩捨身非是無記唯得福德是煩惱滅故身滅故得清淨身譬如垢衣以灰汁淖濯垢滅衣在（自外經明菩薩捨身非唯一二如月光捨頭尸毘割刻或作師子象王捨身與虎或作鹿身禽王濟厄樵人或作大龜大鼈救人水難或作大魚肉山施飢救苦如是具列非一並散配別篇恐以文繁不可重述）頌曰

龔勝無遺生　季業有窮盡　秘叟理既迫　霍子命亦殞　屢屢厚霜指　納納銜風菌　邂逅竟既時　脩短非所愍　恨我君子志　不得嚴上泯　送心正覺前　斯痛久已忍　既知人我空　何愁心不謹　唯願乘來生　怨親同誠朕

感應緣（略引九驗）　第十

黃帝時簿封子　宋沙門釋慧紹
宋沙門釋僧瑜　宋沙門釋慧益
梁沙門釋道度　周沙門釋僧崖
周沙門釋靜藹　隋沙門釋大志

唐沙門釋會通

窴封于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視其炭燼猶有其骨時人共塋之窴北山中故謂之窴封子焉（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宋臨川招提寺有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第子精勤稟厲苦行摽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乃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已身乃還寺辭要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齋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及賫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積所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絶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天則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

燒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

宋廬山招提寺有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嘗以為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蹤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為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也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乃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晦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樹根枝豐茂巨細相如貫壤直聳遂成奇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為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為平南長史親覩其

事具爲傳贊曰
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入生死孰爲妙寶（其一）
自昔藥王殊化絶倫往聞其說今覩斯人（其二）
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其三）
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或颺髣髴（其四）

宋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報六）
建中出都愍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十二）
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
餌麻麥到六年又絶麥等但食酥油有頃又
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
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慇懃遣大宰江夏王義
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
八日將就焚燒乃於鍾山之南置鏤瓣油其
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
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
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就捨身
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囑帝聞改容即躬出
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
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
衣藥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鏤據一小牀以吉

具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大宰至鏤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乃答曰微軀賤命何足上留天心聖慈同已者願度世人出家降勑即許益乃自手執燭以然帽帽熾藥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抆淚火至明旦乃盡帝於千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始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

爲設齋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叙徵祥燒身之處謂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梁普通年小莊嚴寺有道度禪師戒行淳直善明摩訶衍梁帝欽重齊同四果禪師每猷此身將同毒樹若身命無常棄屍陀林施以鳥獸於檀度成滿亦爲善業八萬戶蟲不可燒盡非所勸也乃積薪柴漸就減食至普通七年十一月三日鍾自虛鳴寺衆驚恐莫測何相其月八日鍾復自鳴乃與大衆共結善緣爾後不復更食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飲

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衆同往見瓶發五色光曜雜彩氛氳至二十九日旦寺主僧全等數人共登禪室遥見龕中紫光外照其日將暮忽有群鳥五六百頭同集一樹俄頃西飛是夜二更初竟寺有雜色光映燭房宇至五更中聞山頂上火聲振烈驚走往觀見禪師合掌火中春秋六十有六刺史武陵王乃遣灑掃收斂於其處而建塔焉後時聞山頂有石磬之聲聲甚清徹先燒身之處有大樹枯死十有餘年禪師入山恒坐樹下後春遂生枝葉右北一驗出梁高僧傳

周益州沙門釋僧崖奴牟氏而幼年少言不雜徘戲每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諦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答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剛正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裸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獵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衆重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一尺許頭尾皆赤（十四）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獵衆奔散

蛇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久乃滅尋爾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隄防決壞遂即出家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號以爲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爲空答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孝愛寺允法師者有大見解承崖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禮敬解衣施之顧大衆曰眞解般若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滅火焰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煙焰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令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語切詞要義則頷頭微笑時或心急私有言志崖顧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

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我者則空燒此手何異燋頭耶於是大衆慄然莫不專肅其後復告衆曰末劫輕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今爲寫大乘經教故燒身手欲令信重佛法也闍境士女聞者皆來遶數萬帀崖怡然澄靜容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殆將沾漬便斂心入定即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枝如殘燭燼忽然各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嚙新生五骨拔而折之吐施大衆曰可爲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或見犬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驚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愛寺道禪師戒行精苦耆年大德捨六度錫杖幷及紫被贈崖入大捷爲僧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諠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陀曰汝往取道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爲吾著之便往造

焚身所于時道俗十餘萬衆擁擧而哭崖曰但守善提心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爲衆說法時時舉目視於薪積欣然獨笑有頃右脅而寢都無氣息狀若木石偶忽起問曰時將欲下足先白衆僧曰佛法難值宜共護持先所積柴壘以爲樓高數十丈上作乾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樓遶旋三帀禮拜四門便登其上凭欄下望令念般若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乃大福

也促命下火皆懼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時身面已自焦坼重復一禮時身踣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如本導法師乃命收取塔于塔下初未燒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不可壞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然崖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

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興者偏嗜飲噉流俗落度隨崖舉後私發願曰今值聖人誓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肉大是好事汝若食一衆生肉即食一切衆生肉若有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蟲蟲即肉也又曰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見其言詞眞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滅於是佛興翹心精進遶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有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久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善薩受燒都無痛想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云代衆生受苦爲實得不答曰既爲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

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乃謂侍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坐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病乃至畜生下類檀越慎之勿妄輕也及將動火皆覩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見炭樸之上如日出形幷雨諸華大者如兩斛墣許小者如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根觸皆消及崖滅後鄆縣人於鄆江邊見空中有油絡舉崖在其上身服斑納黃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百僧皆單竹繖乘空西沒又潼州靈果寺僧慧榮者承崖滅度乃爲設大齋於故市中至於食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蔭會仍雨龍毛五色分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華旛香煙滿空繽紛大衆通見又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華叢含盛光榮庭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

勝者抱病在牀不見焚身心懷悵恨夢崖將一沙彌來忙裹三斛許香并檀屑分爲四聚以遶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煨燼既盡即覺爽健又請現瑞答曰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眞名光明遍照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在外村爲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即應聲二百人許悉見天華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華形漸大如七寸槃皆作金色明淨曜目四衆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平論時屬二更忽聞門外喚擅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曰愼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後走趁似近而遠忽失所在（指六）又焚身後十九八月中獵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獵捌箭弓弩舉眼望庶忽見崖騎一青麟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

力作田矣便爾別去又至冬閒崖兄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萬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鷄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爲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長房三寶録并益部集異記

周終南山釋靜謐姓鄭氏滎陽人也風標俗譽以温潤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咎高跡可爭遂心口相吊擯影嵩岳尋括經論用忘寤寐復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則西達咸陽永道情通掩抑十年後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亡返山本無水須便澗飲當於昏夕覺人侍立忽降虎來前跑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濕使人淘掘飛泉通涌從是已來遂省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跑泉是也後周武

滅法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禍旣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部於所治府與諸左右彷徉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虛空在於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小如十斛甕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類旛無脚爾日天晴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冬官府道經圓土比見重牆上有黃書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荅云從天而下飛揚墜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

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絨篋笥初武帝知藹志烈欣欲見之乃勑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氈衣道人朕將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藹居山幽隱追尋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潛遁睹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報纏無力毗贊告第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捨身故先詰衆初不慕從藹且廣集大小乘三寶集記二十餘卷藏諸巖穴使後代興興後歎身情迫獨據別巖告第子下山明當早至藹乃跏坐磐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

掛于松枝不傷臟腑自餘筋肉手足頭面臠
祈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
心驚通夜失寐明晨走赴猶覩合掌捧心身
面西向跏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
白乳滂流凝于石山遂壘石封外就而殮焉
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廿六）春秋四十有
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門慧
宣者內外博通奇有志力痛山頹之莫仰悲
梁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
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險乃見鵠書遺偈
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爲白
色即是菩薩之慈血也遂以墨書其文曰諸
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
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
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
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叙之
無益之身　惡煩人功　解形窮石　散體崖松
天人脩羅　山神樹神　有求道者　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　見我骸骨　煩惱大船　皆爲覆沒
願令衆生　聞我捨命　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

願令衆生　憶念我時　具足念力　多聞總持
此報一罷　四大彫零　泉林遥絶　巖室無聲
普施禽獸　乃至蜎蟲　食肉飲血　善根内充
願我未來　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　要相救濟
此身不淨　氏下臭穢　九孔常流　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　不可瞻觀　薄皮裹血　垢汙塗漫
此身臭穢　猶如死狗　六六合成　不從化有
觀此臭身　無常所囚　進退無免　會遭蟻螻
此身難保　有命必輸　豺狼所啖　終成蟲蛆
天人男女　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　暫見如電
死法侵人　怨中之怨　吾以爲讎　誓斷根源
此身無樂　毒蛇之篋　四大圍逸　百病交涉
有名苦聚　老病死藪　身心熱惱　多諸過咎
此身無我　以不自在　無實横計　凡夫所宰
久遠迷惑　妄倒所使　喪失善根　畜生同死
畜捨百千　血乳成海　骨積大山　當來兼倍
未曾爲利　虚受勤苦　衆生無益　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　功用無邊　誓不退轉　出離四顛
捨此穢形　願生淨土　一念華開　彌陀佛所
速見十方　諸佛聖賢　長辭三塗　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　自在飛行　實捌飡法　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　不斷三有　殄除魔道　護法為首
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　德備四勝　號稱法王
願捨此身　早令得通　法身自在　在諸趣中
隨有利處　護法救緣　後業應盡　有為皆然
三界無常　來不由已　他殺及死　終歸如是
智者不樂　應當是思　衆緣既湊　業盡今時
隋廬山甘露峯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
師事天台智者大師伏膺日久顒覩其容知
其神志故見者眄睞測非凡器後於蓮華山
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頭陀為業介爾一身
不避虓虎聞有惡獸輒往投之皆避不敢經
于七載禪業無絕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
屏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變服
毀形麤布為衣在佛堂內高聲慟哭三日三
夕初不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
此耶要盡此骸申明正教遂往東都上表曰
願陛下與顯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
恩帝乃許之勑設大齋七衆通集志不食三
日登大棚上燒鐵鑪赤用烙其臂並令焦黑

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蠟灌下火然之光曜巖岫于時大衆見其苦行皆痛心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故或誦法句歎佛爲德或爲衆說法言談苦切臂燒既盡如先下捌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矣

唐終南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雍州萬年檠宿川人少欣儉素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本志投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便欣猷捨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爲窟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焰發煙火俱盛卓爾跏坐聲誦如故尋爾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收其骨爲起塔銘又貞觀之初荊州有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華深猷形器俱欲捨身節約衣食欽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食後頻絕味唯食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三年二月八日於荊州大衢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唯出面目衆聚如山歌贊雲會誦法

華經至藥王燒處其姊先以火拄妹頂訖妹又以火拄姊頂清夜兩炬一時同曜焰下至眼聲相轉鳴漸下鼻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坐洞舉一時火化骸骨摧朽唯二舌俱存舉衆欣嗟爲起高塔又近并州城西有一書生年可二十四五誦法華經誓燒供養乃集數束蒿乾籠積之人問其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死又貞觀年中西京弘福寺有僧名玄覽趙州房子人常樂禪誦禮懺爲業每語法屬曰雖同恒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服總作一幞付本寺僧唯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渭陰洪陂坊側旦臨渭水稱念禮訖投身波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矣意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遮而妨其業衆悟意盛故乃從之又即入水合掌稱佛廣發願已便投旋渦於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取爲起塔銘本寺恠其不歸便開衣幞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雖沾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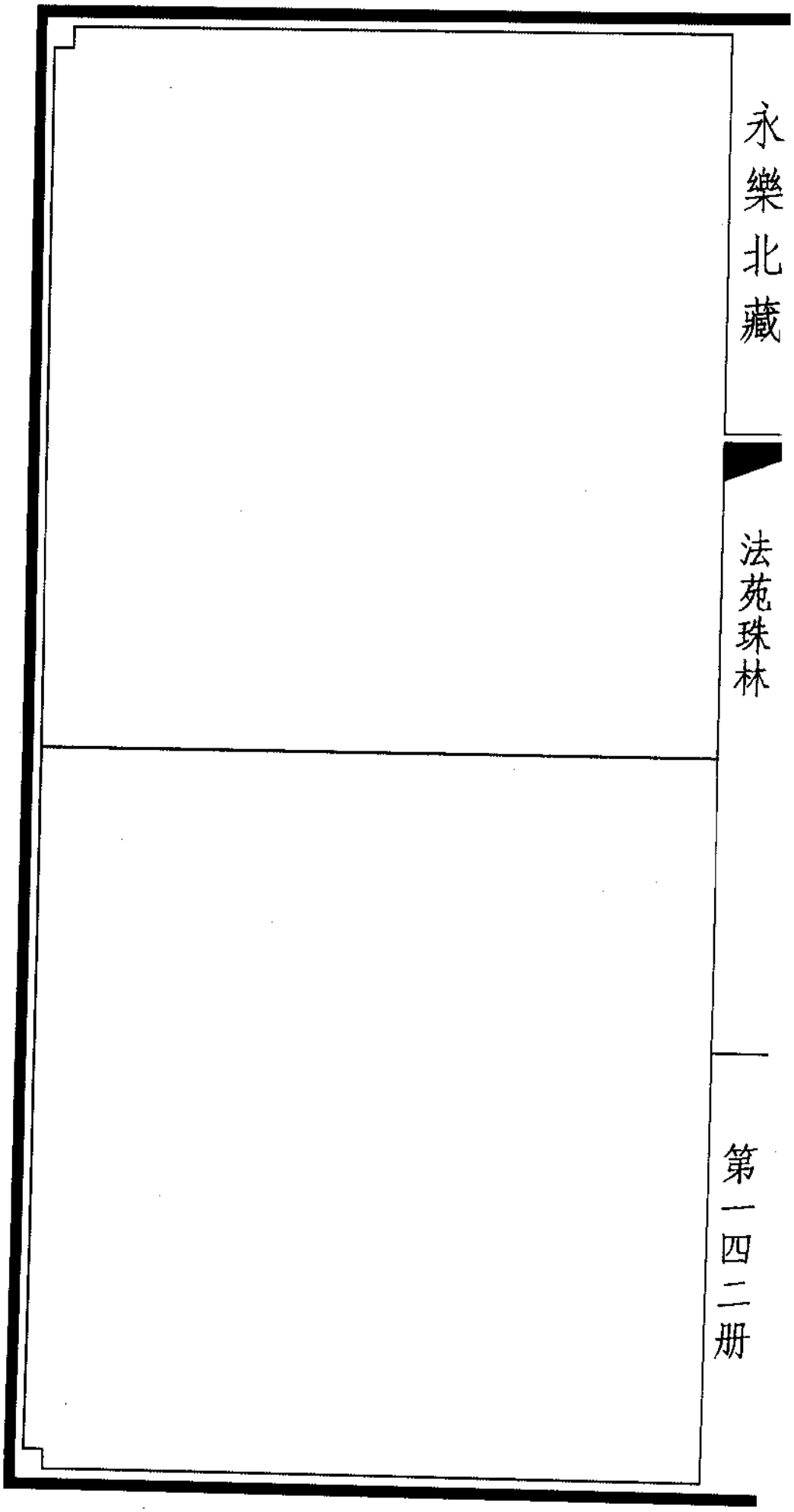
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蜜行如薩埵捨身尸毗割股魚王肉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敢附後塵衣物衆具任從佛教臨終之日人多不委同學見書方往尋究知死符同遺文不異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廿五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音釋

祈先擊切分也　俎壯所切俎豆也　羸力追切瘦弱也　鵡仕于切鳥子也　睽苦圭切目動也　慢莫諫切慢疲也　蹴子六切蹈也　毅魚既切果敢有決志也　獷汝陽切戾很也　倚於綺切偏也　跛彼義切偏也　翹渠遙切舉也　趺甫無切足上也　跗胡谷切與趺同　振直庚切與搌同　鄙薄宜切陋也　呸普駕切罵也　帕同幔也　瞭落代切明眼瞭也　虓許交切虎怒也　幔防玉切帕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祿七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送終篇第九十七（此有四部）

述意部　捨命部　遣送部

受生部

祿七　七

述意部第一

惟四大毒器有穢斯充六賊狂主是境皆著無復逆流之期唯有循環之勢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悋而弗為撤一飡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淪滯生死封執有為諸佛為其斂眉菩薩於茲泣血竊見俗徒貴勝父母喪亡多造塋儀廣殺生命聚集親族供待賓客苟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譏不循內典所以父亡於斯重苦母終偏墳湯炭是以宛轉三界綿歷六道四趣易歸萬劫難啓痛慈母之幽靈愍逆子之酬毒但亢陽如久必思甘雨之澤災癘若多尅待良醫之藥惟斯考妣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滅苦報難排若不憑諸福樂果何容得證庶使臨終發願令入冕陀塋具資身並脩功德冀濟飛走之飢得

免將來之債也
捨命部第二
如十二品生死經云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死者謂阿羅漢無所著也二曰度於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含往而還也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洹見道迹也五曰無欺死者謂八等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心也七曰數數死者謂惡戒人也八曰悔死者謂凡夫也九曰橫死者謂孤獨苦也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燒灼死者謂地獄也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比丘當曉知是勿為放逸也
又淨土三昧經云若人造善惡業生天墮獄臨命終時各有迎人病欲死時眼自見來迎應生天上者天神持天衣伎樂來迎(有七)應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為說妙言若為惡墮地獄者眼見兵士持刀矟矛戟索圍遶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各隨所作得其果報天無枉濫平直無二隨其所作天網治之

又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見中陰相若行惡業者見三惡受苦或見閻羅持諸兵杖囚執將去或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伎女莊嚴遊戲快樂如是勝事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祇洹精舍爲天人說法有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正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爲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華婦欲得華無人取與夫爲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兒所呼天號哭斷絶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啼不止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爲其哭泣懊惱斷絶亦復難勝竟爲誰子何者爲親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華果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從初樂愛欲　可望入胞影
受形命如電　晝夜流難止　是身爲死物
精神無形法　作命死復生　罪福不敗亡

終始非一世　從癡愛長久　自作受苦樂
身死神不喪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
何罪畢盛美之壽而便中夭唯願解說本所
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
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
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
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
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
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
海中爲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
者前生天上爲天作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
爲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
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
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於是世尊即說偈
言
識神造三界　善不善三處　陰行而黙至
所往如響應　色欲不色有　一切因宿行
如種隨本像　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須陀洹

道又四分律爾時世尊為利益衆生王命終說偈云

一切要歸盡　高者會當墮　生者無不死
有命皆無常　衆生墮有數　一切皆有為
一切諸世間　無有不老死　衆生是常法

探七

生生皆歸死　隨其所造業　罪福有果報
惡業墮地獄　善業生天上　高行生善道

四

得無漏涅槃

遣送部第三

述曰生死連環不離俗諦雖復出家志求勝道分段未捨變易未除仍依三界隨俗遷流至於存亡皆依內外臨終之日安置得所遂送威儀具存下說且論亡屍安置南北鬼鬼不同今此略述○禮記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郊特生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魂也者鬼之盛○左傳昭二曰子產對趙景子曰人生死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

憑依於人以爲淫癘況良宵乎○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魂曰以無有形乎魄曰有形也若也無有何而問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問曰既知魂與魄別今時俗亡何故以衣喚魂不云喚魄答曰魂是靈魄是屍故禮以初亡之時以己所著之衣將向屍魄之上以魂外出故將衣喚魂魂識己衣尋衣歸魄若魂歸於魄則屍口纊動若魂不歸於魄則口纊不動以理而言故云招魂不言喚魄○故簡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伯桃伯桃荆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屍愍魂神之寒故改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于衣被何用衣爲問曰何須旛上書其姓名答曰旛招魂置其乾地以魂識其名尋名入於閻室亦投之於魄或入於重室直龍切重者也重去聲以重之內具安祭食以存亡各別明闇不同故鬼神闇食生人明食故重用蔆蓐裹其

食具以安重內置其坤地也○依如西域塋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悉火塋餘人通前四塋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王法不許施身復恐燒殺蟲故令埋之自外無難水林亦得）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種出家人塚塔大於已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

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吊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手默慰吊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妄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伯尊親亡靈口云我既受戒彼為鬼神故不合禮恐破戒故此不合教反招無知之罪伏惟師僧等長養我法身父母叔伯等長養我生身依斯乳哺長大成人恩此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謝不存敬恩反起慢惰繼踵鄙夫何成孝

子故世尊極聖尚自躬扶亡父屍送況下凡愚輒生怠慢故涅槃經云知恩者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於畜生

又淨飯王泥洹經云白淨王在舍夷國病篤將終思見世尊及難陀等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父思憶聲即共阿難等乘空而至以手摩王頭上慰勞王已爲王說摩訶波羅本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說法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至闍維時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在喪足後阿難陀長跪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雲復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來世人皆兇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爲是不孝衆生設化法故如來躬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衆山嶺峨涌沒如水上船爾時一切諸天龍神皆來赴喪舉聲啼哭四天王將鬼神億百千衆皆共舉喪白佛言佛爲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親

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法得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佛聽四王擔父王棺皆變爲人一切人民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執香鑪前行詣於墓所令千羅漢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以火焚之佛言苦空無常猶如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爾時諸王各持五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競共收骨藏置金剛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旛蓋供養塔廟佛告衆會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

又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比丘尼即是佛姨母不忍見佛後當滅度欲先滅度與除饉女五百人即是比丘尼也康僧會法鏡經云凡夫貪涂六塵猶餓夫食飯不知歇足今聖人斷貪除六情餓饉故號出家尼爲除饉女也以手摩佛足遶佛三帀稽首而去現神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來在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光明以照諸冥上曜諸天五百除饉變化俱然同時泥洹佛勸理家作五百擎牀麻油香華樟栴梓材事各五百具伎正音當以

供養一切凡聖覩之莫不哀泣闍維畢捧舍利詣佛所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真神足飛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皆就坐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難如命告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穢身兇愚急暴嫉妒陰謀敗道壞德今母能抜興丈夫行獲應真道遷靈卒無何其健哉勑令興廟供養

（祿七）（八）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陀羅雲汝等輩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爾時釋提桓因四天王等前白佛言唯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言止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哺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諸佛皆自供養耶維舍利也時毗沙門天王使諸鬼神往栴檀林取栴檀薪至曠野之間佛躬自舉牀一脚阿難舉一脚飛在虛空往至塚間爾時佛自取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四人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盡阿羅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十善化物故爾時

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養依雜阿含經竟道姨母即是難陀親母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四部弟子中略取前後者且列八人比丘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隣比丘善能勸化不失威儀最後得道者如須跋陀羅臨得道日入般涅槃比丘尼中最初得道者如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如陀羅俱夷國尼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男最後得道者如俱夷那摩羅優婆夷中最初得道者如難婆女最後得道者如藍優婆夷

受生部第四

夫生則八識扶持死則四大離散迅矣百齡終歸摩滅巡環三界運轉靡停故經曰有始必終既生則滅聖教不虛目覩交臂所以於此緣中略述六門

第一門中臨命終時檢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故瑜伽論云此有情者非色非心假為命者大小皆同死通漸頓諸師相傳造善之人從下冷觸至膺以上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者

第二受生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為行至應生道處故起此中陰衆生由宿業勢力所生眼雖住最遠處能見應生處於中見父母變異事若變成男於母即起男人欲心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瞋此中有衆生由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屬已是時不淨已至胎處即生歡喜仍託彼生從此刹那是衆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方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面向母背蹲坐若胎是女依母右脇向母腹而住若胎非男非女隨欲類託生住亦皆如此無有中有異於男女皆具根故是故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在胎中增長或作黃門若託胎卵二生道理如此若衆生欲受濕生愛樂香故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隨宿業故若是化生受樂處所故至生處若爾地獄衆生云何生樂處所由心顛倒故此衆生見寒風冷雨觸惱身見地獄火猛熾盛可愛欲得暖觸故往入彼復見身為熱風光及火焰等所炙苦痛難忍見寒地獄清涼愛樂

冷觸故往入彼胎卵二生於父母變異事生愛濕化二生不由託赤白爲身故無此變濕生但愛著香故至所生處隨業善惡所愛之香自有淨穢化生但愛所依之處地獄雖是苦處然罪人樂亦得愛處於中受生何以故非愛不受生故論云如往昔造作能感如此生樂見身是如此位見彼衆生亦爾是故往彼先舊諸師作如此說若衆生年三十時行殺生業網捕衆生行此事時必有伴類此業能感地獄生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年三十行網捕時故言位又見昔伴與昔不差見地獄時如昔見江湖諸伴類等相牽共入其中緣此起戀即於中受生後解昔造所業雖多必以一業牽地獄生或於年二十時作此業或三十時作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作業時少老見地獄衆生並如已年時年時既相似於此衆生起戀即往就彼由此愛故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

又瑜伽論云若居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妄

見入於叢林竹葦蘆荻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爾時便自聞有寂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妄見升宮殿等可意相見又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邪見心是人以先不善為緣故墮地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此不善之餘生畜生餓鬼中又婬業盛故墮畜生中如婬欲盛故生於鴿雀鴛鴦之中瞋恚盛故生於蚖蝮蛇蠆中愚癡盛故生猪羊蚌蛤中憍慢盛故生於師子虎狼中掉戲盛故生獼猴中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分施善餘福雖生在畜生於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心為主然其口業受報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獼猴即生猴中若言貪悋如烏語如狗吠駾如猪羊聲如驢鳴行如駱駝自高如象惡如逸牛婬如鳥雀怯如猫狸諂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然由三毒為本三毒之中貪愛為重如捉布一頭餘則盡隨故智論云若不斷愛愛則潤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欲生鳥雀中多貪味故厠中受生又愛欲故卵生貪香味故受濕生隨其所愛

故起殺重業則受化生若殺重心樂行罪業死時妄見地獄受其化生若殺重愛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根不拔苦樹常在又瑜伽論云云何生我愛無間已生故無始樂著戲論因已熏習故淨不淨業因已熏習故彼所依體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種子即於是處中有異熟無間得生死時如稱兩頭低昂時等而此中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得中有如黑鬘光或陰暗夜作善業者如白衣光或晴明夜俱舍論云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蟇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蟲舉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鐵令熱破之見蟲

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生處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譬如牛於夏時欲事偏多狗於秋時熊於冬時馬於春時野干等欲事無時是時此衆生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生野干中若應生狗中非時則生野干中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一說極促時死

已即受陰生二說得住七七日滿已處中有不限時節三說得住四十九日生緣未具死已更受亦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劫住不命終第五依瑜伽論云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復生乃至七七日受死生自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前四皆不同也

第四通力遲速者俱舍論云此中陰遊空而去如人捨命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即到二乘通力未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縱佛神力亦不能遮令不往生得住餘道以業力定故論業通勝者據勝凡夫二乘神通婆沙論云神足勝者據佛神通速也

第五互見不同者依俱舍論云若同生道中陰定互相見若人有天眼最清淨是一道慧類此人亦得見彼生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以最細故薩婆多部云若同於人道中受生（十四）同是人道中陰互得相見此義為定不能見餘道中陰若人脩得天眼此天眼則是道類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中陰色中陰色細餘色故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陰備（十七）

能見五道中陰色人道中陰能見四道除天道中陰非其所能見如是次第除前乃至地獄道中陰除前四道中陰非其所見唯見地獄道中陰

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六七歲小兒而識解聰利若菩薩在中陰如圓滿少病人具大小相是故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能遍照萬俱胝劫浮洲頌曰

高堂信逆旅　壞業理常牽　玉匣方委觀
金臺不復延　挽聲隨逕遠　轜影帶松懸

詎能留十念　唯應逐四緣　幻工作同異
變弄作多身　愚俗諍人我　誰復非謂真
謬者疑久固　達者知幻賓　親疎既無定
何勞非蒼旻

感應緣略引一十六驗

漢山陽有女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十五）朔方有牧女趙病春死棺殮六日出（十七）棺

李妖死十四日後生

陳留史姁臨死遺囑有徵

馮貴人亡死將百歲賊發塚顏色如故

遼西人見遼水中浮棺內人語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

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

武帝幸李夫人後辛哀帝見之帳中

杜暇家塋而婢誤不得出經十年開塚而婢尚生

洛陽沙門達多發墓得生人死來十二年

晉唐遵暴死經夕見有靈徵可驗

沙門訶羅竭存亡皆有靈徵神異難測

沙門竺法慧存亡亦有靈徵神化難測

宋沙門慧遠有弟子名黃遷存亡有驗復出二驗

有一人忘其姓寢起魂復在被中眠有兒將死遠方魂歸報父母

隋沙門玄景存亡亦有徵祥可驗
唐裴則男暴死而穌說冥道可驗復出
一驗
崔軌卒後於妻家請立靈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有女子田無
壹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標七）（十六）
上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掘養之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病
春死棺殮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死夫乃曰
年二十七沒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
爲陽下人爲上其後王莽篡位
漢建安中李妖死十四日復生其語具作鬼
神獻帝初平中長沙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
中有聲發之遂生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嘗得病臨
死謂其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我
塚上若林枝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
日往視之林果拔出即掘屍出活走至井上
浴已平復如故復與隣人乘船至下邳賣鋤
不時售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信之

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不相信作書得報以爲驗實其一宿便還果得報書具知消息考城令江夏鄳賈和聞之妙病在鄉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遥三千毋宿報書具知委曲

漢馮貴人亡死（報七）將百歳盜賊發塚（十七）顔色如故但肉微冷群賊幸之致相妬忌然後事覺

漢令支縣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爲人懼不敢斫因爲立廟祀祠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何而死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可卿往見之若聞哭聲疾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制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哭音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戸時奄閉其衣裾戸間擊絶而去至後歳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

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漢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後卒帝哀思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帳明燈燭帝遥望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而不得就視之
漢杜墩家塋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塋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問之自謂當一寐宿耳初婢埋時年至十五及開塚後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右此九驗出搜神記言）
漢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墓取塼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漢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已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答曰臣姓崔名滔字子洪（校七）（十八）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埠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辯了后即遣門下録事張儁詣

埠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姓魏僊問暢曰卿有死兒不暢曰有息子洪年十五而亡僊曰為人所發今日穌活在華林園主上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僊還具以實聞啓后后遣僊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巷內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內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栢棺勿以桑木為穰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栢棺應免兵主吏曰你雖栢棺桑木為穰遂不免兵京師仰聞此栢木勇貴人擬賣棺者貨涵故發此言

（見洛陽寺記）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穌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

遵答違離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錄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檀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得復生今為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為殊慶在世無幾儻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覩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為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長受楚毒燋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為善當何得耶悉我所具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

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驗遵既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並奉大法初遵姑嫡南郡徐漢長姊嫡江夏樂瑜于小姊嫡吳興嚴晚途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既差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兒道文驗後棺動墮車皆如叔言（梁七）既聞遵說道文橫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為製服（二十）（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洛陽有釋訶羅竭者本楚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祝者皆愈至晉惠帝元康元年遁入上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濶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蹠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已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未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宇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覩視見屍儼然平坐亡

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晉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
事佛圖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年至襄陽止羊
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
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遇雨以油帔自覆
兩止唯見繩牀（第七）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廿二）
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
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
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
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曰慧從乞
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
之慧牽牛祝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爲少
日而亡後征西庾移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
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
宿對尋至誡勸眷屬令勤修福善恭後二日
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
猶枉刑吾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
注城門外深一丈恭眷屬居民等並皆沒死
右此二驗出梁高僧傳也
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慧印善

禪法號曰禪師遠本印蒼頭名黃遷年二十時印每入定輒見遷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為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揚道產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爾遂頗有感變或一日之中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黃遷在焉衆稍敬異之以為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謂道產曰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日道產設八關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遷猶豫衆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卧顏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為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乏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衆僧有聞見不衆自不覺異也珣曰空中有奏樂聲馨煙甚異黃遷之契今其至矣衆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夫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

吏奴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牀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閒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便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牀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悅怖如此少時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 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大夜作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其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頃比鷄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主人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 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廿三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也統解玄微純講大乘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曰玄景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寶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迎耳爾後異香 淨七

充戶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爲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云沉骸水中及沒後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澄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反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泓道俗異其雅瑞

傳迹于今（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也）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日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許云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劒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其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犁地不覺犁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爲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

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唐瑯琊王之弘貞觀年中為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軌語聲初時傾家驚恐（續七廿四）其後乃以為常聞語云軌是女壻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以苦無所依但為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雖令下其素食恒勸禮佛不聽辭怠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為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三兩部兼舊功德如獲羅漢自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歲云軌此子必有仕宦願善養畜自此已後不復更來（右此一驗見王之弘自說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音釋

猶食尹切兵器　篠遼求於切篠直魚切遼篠竹帚也　栉音南同即里切　梓木名　羺如侯切胡羊也　姁香句切　㬥古下於例切頻脂切埋也　邳地名　隓正作隳承呪切賣物去手也　鄆合切鄆城下設子峻切縣名　紇下没切　僂子峻切　攗所追切揣也　儵式竹切急　癈音秘又疾也　憊音憨　珣相倫切　瀙烏定切汀瀙小水也　支巨飢切又音之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録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　道世撰

法滅篇第九十八（此有九部）

述意部　五濁部　時節部
度女部　佛鉢部　訛替部
破戒部（缺八）　諍訟部　損法部

述意部第一

竊惟正像推移教流末代人有邪正法有訛替或憑真以構僞或飾虚以亂真假託之文詞意淺雜玉石朱紫無所逃形復由世漸澆浮人心改變妄想居懷專崇業福增長三毒彌招四惡所以懷瞋巨夜了無思旦之心欣慕六塵不覺五力隨後名利既侵我人逾盛致使兇黨之徒輕舉邪風淳正之輩時遭佞讒所以教流震旦六百餘年惡王虐法三被殘屏禍不旋踵畢顧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嗚呼來業深可痛歟良由寡學所纏故得師心獨斷法隨潛隱災患集身若元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之迷解者則五翳有除昏之期三明有逾光之日也

五濁部第二

如地持論云所謂五濁者一曰命濁二曰衆生濁三曰煩惱濁四曰見濁五曰劫濁謂今世短壽人極百歲是名命濁若諸衆生不識父母不識沙門婆羅門及宗族尊長不脩義理不作所作不畏今世後世惡業果報不修惠施不作功德不修齋法不持禁戒是名衆生濁若此衆生增非法貪刀劒布施器仗布施諍訟鬪亂諂曲虛誑妄語攝受邪法及餘惡不善法生是名煩惱濁若於今世法壞法沒像法漸起邪法轉生是名見濁若飢饉劫起疾病劫起刀兵劫起是名劫濁又俱舍論云何者爲五濁一命濁二劫濁三惑濁四見濁五衆生濁下劫將來命等五濁最麤最下已成滓故說名爲濁由前二濁次第損減壽命及損減樂具復由二濁損減助善何以故因此二濁有諸衆生多習欲塵樂行及自苦行能損在家出家助善由後一濁減自身量色無病力智念正勤不動此德壞故

又持人菩薩經云如來今興在五濁世何謂五濁一人多弊惡不識義理二六十二疑邪見强盛不受道教三人多愛欲塵勞興隆不知去就四人壽命短往古世時八萬四千歲以爲甚損今壽百歲或長或短五小劫轉盡三災當起無不被害若有在此五濁惡世能信樂佛正眞慧是爲甚難

又依順正理論云此五濁但爲次第顯五衰相極增盛時何等名爲五種衰相一壽命衰損時極短故二資具衰損少光澤故三善品衰損欣惡行故四寂靜衰損展轉相違成諠諍故五自體衰損非出世間功德器故爲欲次第顯此五種衰損不同故分五濁

又薩遮尼乾子經云佛告文殊師利諸佛如來有十二種勝妙功德猶如醍醐於諸味中最爲勝上清淨第一能淨一切諸佛國土如來於中成阿耨菩提何等十二一示現劫濁二示現時濁三示現衆生濁四示現煩惱濁五示現命濁六示現三乘差別濁七示現不淨佛國土濁八示現難化衆生濁九示現說

種種煩惱濁十示現外道亂濁十一示現魔濁十二示現魔業濁善男子一切諸佛國土皆是出世功德莊嚴具足清淨無有諸濁如此過者皆是諸佛方便力爲利衆生汝等應知

又大五濁經云佛涅槃後當有五亂一者當來比丘從白衣學法世之一亂二者白衣上坐比丘處下世之二亂三者比丘說法不行承受白衣說法以爲無上世之三亂四者魔家比丘自生現在於世間以爲真道誹佛法正典自爲不明詐僞爲信世之四亂五者當來比丘畜養妻子奴僕治生但共諍訟不承佛教世之五亂今時屢見無識白衣觸事不開詐爲知法房室不捨然爲師範愚癡俗人以用指南虛棄功夫終勤無益未來生世猶不免獄故智度論云有其盲人自不見道妄言見道引他五百盲人並墮糞坑自處長津焉能救溺

時節部第三

如阿難七夢經云阿難有七種夢來問於佛

一陂池火焰滔天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三夢出家比丘轉在於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而出四夢群猪來觝突栴檀林悋之五夢頭戴須彌山不以爲重六夢大象棄出小象七夢師子王名華薩頭上有七毫毛在地而死一切禽獸見故怖畏後見身中蟲出(四)然後食之以此惡夢來問於佛佛告阿難汝於夢者皆爲當來五濁惡世不損汝也何爲憂色第一夢陂池火焰滔天者當來比丘善心轉少惡逆熾盛共相殺害不可稱計第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者佛泥洹後一切聲聞隨佛泥洹不在世間衆生眼滅第三夢出家比丘轉在於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出者當來比丘懷毒嫉妬至相殺害道士斬頭白衣親之死入地獄白衣精進死生天上第四夢者群猪來觝突栴檀林悋之者當來白衣來入塔寺誹謗衆僧求其長短破塔害僧第五夢者頭戴須彌山不以爲重者佛泥洹後阿難當爲千阿羅漢出經之師一句不忘受悟亦多不以爲重第六夢大象棄小象

者將來邪見熾盛壞我佛法有德之人皆隱不見第七夢師子死者佛泥洹後一千四百七十歲四部諸弟子修德之心一切惡魔不得嬈亂七毫者此是七百年後事

又摩耶經云摩耶問阿難言汝於往昔已來(隋人)聞世尊說如來正法幾時當滅阿難垂淚而(五)便答言我於往昔曾聞世尊說於當來法滅之後事云佛涅槃後摩訶迦葉共阿難結集法藏事悉畢已摩訶迦葉於狼迹山中入滅盡定我亦當得果證次第隨後入般涅槃當

以正法付囑優波掬多優波掬多善說法要如富樓那廣說度人又復勸化阿輸迦王令於佛法堅固正信以舍利廣起八萬四千諸塔更經二百歲已有尸羅難陀比丘善說法要於閻浮提度十二億人三百歲已有青蓮華眼比丘善說法要度得半億人四百歲已有牛口比丘善說法要度得一萬人五百歲已有實天比丘善說法要度得二萬人八部衆生發阿耨菩提心正法於此便就滅盡六百歲已九十六種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

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燈八百歲後諸比丘等樂好衣服縱逸嬉戲百千萬人中有一兩得道果者九百歲已奴爲比丘婢爲比丘尼一千歲已諸比丘等聞不淨觀阿那波那瞋恚不欲無量比丘若一若兩思惟正受千一百歲已諸比丘等如世俗人媒嫁行媒於大衆中毀謗毗尼千二百歲已是諸比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爲比丘女爲比丘尼千三百歲已袈裟變白不受染色千四百歲已時諸四衆猶如獵師樂好殺生貪賣三寶物千五百歲已俱睒彌國有三藏比丘善說法要從於十五日布薩已時羅漢比丘升於高座說清淨戒云此所應作此不應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羅漢言汝今身口不清淨云何而乃說是麤言羅漢答言我久清淨身口意業無諸過患三藏弟子聞此語已倍更怨忿即於座上殺彼羅漢時羅漢弟子而作是言我師所說合於法理云何汝等殺

我和上即以利刀殺彼三藏天龍八部莫不憂惱惡魔波旬及外道衆踊躍歡喜競破塔寺殺害比丘一切經藏皆悉流移至鳩尸那竭阿耨達龍王悉持入海於是佛法而滅盡也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號哭懊惱即向阿難而說偈言

一切皆歸滅　無有常安者
劫盡亦消竭　世間諸豪強
我子於往昔　會必還衰朽
爲衆說法藏　勤苦集衆行
如何於爾時　故得成正覺
皆悉潛沒盡　皆悉潛沒盡

度女部第四

如善見論云由度女人出家正法唯得五百歲住由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教正法還得千年問千年已正法爲都滅耶答不都滅於千年中得三達智復千年中得愛盡羅漢無三達智復千年中得阿那含復千年中得斯陀含復千年中得須陀洹總得一萬年初五千歲得道後五千歲學而不得道於萬歲後一切經書文字滅盡但現剃頭袈裟法服而已

又毗尼母經云尊者迦葉責阿難爲女人求出家中彼有十事謫阿難一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各各器盛食在道側跪授與沙門二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與衣服卧具逆於道中求沙門受用三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乘象馬車乘在於道側以五體投地求沙門跪而過四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在於路中以髮布地求沙門蹈而過五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恭心請諸沙門到舍供養六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見諸沙門常應恭心淨掃其地脫體上衣布地令沙門坐七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脫體上衣拂比丘足上塵八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舒髮拂比丘足上塵九者若女人不出家者沙門威德過於日月況諸外道豈能正視於沙門首十者若女人不出家者佛之正法應住千歲今減五百年一百年中得堅固解脫一百年中得堅固定一百年中得堅固持戒一百年中得堅固

多聞一百年中得堅固布施初百歲中有解脫堅固法　多聞及布施　第二百歲中持戒亦不毀　第三百歲中有能多聞者　第四百歲中安住於此中　第五百歲中復有堅固定　悉能達解義　復有能布施　從是如來法如車輪轉已隨轉時有盡　念念中漸減阿難之憍答為女人出家正法應住世滿足於千年正法所以隱餘者悉如本是故五百歲五百已損減勸請調御師五百與於世

解脫定持戒

佛鉢部第五

如蓮華面經云佛告阿難於未來世罽賓國土當作大法之會有金毗羅等五天子滅度之後有富蘭那外道弟子名蓮華面聰明智慧身如金色此大癡人已曾供養四阿羅漢當供養時作如是誓願我未來破壞佛法以其供養阿羅漢故世世受於端正之身於最後身生國王家身為國王名寐吱曷羅俱邏而滅我法此大癡人破碎我鉢既破鉢已生

於阿鼻大地獄中此大癡人命終之後有七天子次第捨身生罽賓國復更建立如來正法大設供養阿難以破鉢故我諸弟子漸汙淨戒樂作不善智慧之人悉皆滅度有諸國王不依王法其國人民多行十不善業以惡業故此閻浮提五穀失味所謂酥油鹽石蜜故佛破鉢當至北方爾時北方諸衆生等見佛破鉢大設供養有發三乘心者以衆生善根力感故我此碎鉢自然還復如本不異於後不久我鉢即於閻浮提沒現婆伽龍王宮中當沒之時此閻浮提七日七夜皆大黑暗日月威光悉不復現地大震動天人等衆皆大號哭淚下如雨初沒之時如來法律亦沒不現爾時魔王見法律滅心大歡喜以教衆生廣作惡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爾時婆伽羅龍王見鉢供養至于七日禮拜右遶有發三乘心者如是我鉢於龍宮沒四天王宮出至于七日大設供養各發三乘心過七日已於四天宮沒三十三天宮出佛母摩耶夫人見佛鉢已憂愁苦惱如箭入心難可堪忍宛

轉于地猶如圓木作如是言如來涅槃一何疾哉脩伽陀滅何其太速世間眼滅佛樹傾倒佛須彌山崩佛燈亦滅法泉枯竭無常魔日萎佛蓮華爾時夫人以手捧鉢告於天衆此是我釋迦如來常受用鉢今來至此爾時帝釋七日七夜大設供養有發三乘心者過七日已於三十三天沒炎摩天中出爾時炎摩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發三乘心者過七日已於炎摩天沒兜率陀天出爾時兜率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過七日已於兜率天沒化樂天出爾時化樂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發三乘心者爾時天王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以前諸天各說偈歎以文繁故不具錄出

希有大導師　悲愍於衆生　爲利衆生故
使鉢來於此

佛告阿難此閻浮提及餘十方所有佛鉢及佛舍利皆在娑伽羅龍王宮中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於未來世於此地沒直過八萬由旬住金剛際未來之世諸衆生等壽命八萬四

千歲時彌勒如來其聲猶如大梵天鼓迦陵伽音爾時我鉢及我舍利從金剛際出至閻浮提彌勒佛所住虛空中放五色光所謂青黃赤白頗梨雜色彼五色光復至其餘一切天處到彼天已於其光中出聲說偈

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及寂滅涅槃
此三是法印

其光復至一切地獄亦說此偈所放光明復至十方世界於其光中亦說此偈佛告阿難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所放光明十方世界作佛事已還至本處於虛空中成大光明雲蓋而住舍利及鉢現此神通時八十百億衆生得阿羅漢果千億衆生剃髮出家信心清淨一萬衆生發阿耨菩提心皆不退轉彌勒以手捧鉢及佛舍利告諸天人一切大衆汝等當知此鉢舍利乃是釋迦牟尼如來雄猛大士能令無量百千那由他億諸衆生等住涅槃城出優曇華百千億倍鉢及舍利故來至此爾時彌勒佛為我此鉢及我舍利起四寶塔以舍利鉢置此塔中大設供養恭敬禮拜

依道宣律師住持感應云問天人持鉢因緣天人答曰如來成道已至第三十八年於祇洹精舍重閣講堂上佛告文殊師利菩薩汝往戒壇所鳴鐘召十方天龍及比丘諸大菩薩衆等普集祇洹文殊依教召集皆來祇洹世尊以神通力化祇洹精舍如妙樂國眉間放光遍照十方地皆六種震動有百億釋迦同來集會十億妙光佛亦集祇洹世尊踴跃坐入金剛三昧地又大動從三昧起出大音聲普告三千界一切諸來大衆我初踰城至瓶沙王國入山修道天魔迷我道路山神示我道處即語我言我曾於往古迦葉佛般涅槃時留一故瓦鉢囑我護持待如來下生令我付世尊世尊成道先須受我此鉢次及四天王鉢我語山神若得成佛當如汝言我後入河澡浴受二女乳糜時爾時山神即奉我鉢我時受用將盛乳糜食地便六種震動我持此鉢來經三十八年未曾損失我入王舍城受彼國王請我既食訖即命羅睺先將我鉢還於彼龍池洗之羅睺洗鉢便損破為五

斤我即以鉢錫綴彼破鉢此非羅睺過失欲表示未來世諸惡比丘比丘尼等輕毀法器於初五百年分我眦尼藏遂有五部分我修多羅為十八部至正法滅盡分我三藏復為五百部彼無智比丘本無慈心不發弘誓救度衆生但起諍論我慢幢速滅正法至于千歲正法皆滅諸惡比丘滿閻浮提及餘天下不持禁戒諸惡比丘尼猶如婬女不行八敬將我應量之器遊行酒肆或入婬舍貯酒盛肉痛哉苦哉法豈不滅也○爾時諸比丘同聲白佛言我於今朝入城乞食還所居方各洗應量器同時皆破各分五段方欲問佛向聞世尊已說未來表法將滅心生大怖○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留菩薩僧合有八十億人不取涅槃後惡世中護持聖教各以通力化惡比丘令敬佛鉢爾時世尊即從座起往至戒壇所從比面升壇諸比丘奉鉢世尊自受又告羅睺將我破鉢來佛受鉢已即擲于空上至有頂如是次第同名牟尼各擲相次猶如貫珠上至色界頂已次第還下直至飛

壇百億諸來佛亦命侍者取鉢各施牟尼佛共相住持使來世惡僧尼等令生慚愧世尊受已還擲上界相次重疊還至壇所爾時世尊化彼破瓦鉢狀如諸天金幢放大光明照十方國○又佛在世時告天帝釋言汝施我真珠并天工匠又告天魔汝施我七寶又告娑竭龍王汝施我摩尼珠帝釋天龍等即奉珠寶於三七日中並集戒壇所造作珠塔用七寶莊嚴上安摩尼珠以佛神力故於三七日中一時皆成合得八百億真珠七寶塔以盛如來瓦鉢爾時魔王白佛言我自造珠塔用盛世尊鉢我雖是天魔敬順佛語故於未來世不令惡人損壞聖教化惡比丘令生慚愧佛即聽許純用摩尼以成一大塔高四十由旬以盛佛鉢世尊涅槃時付囑魔王造塔令付帝釋及四天王并大魔王汝自守護我涅槃後正法滅盡已將我鉢塔安置戒壇南十二年中住汝等四天王日夜常自供養守護勿令損失過十二年已將付娑竭龍王安置彼宮中毗尼大藏所又勑龍王當造十六

塔爲鉢塔眷屬還經十二年後付囑帝釋四天王將往須彌頂帝釋歡喜園中金砂池南住佛告揵闥婆王八部神等汝於四十年中作天音樂供養寶塔爲彼惡世中持戒弟子守護應器如護眼睛○佛告帝釋四天王等汝於須彌山金剛窟中取彼黃砂石多造石鉢置新塔中大小形量如我破鉢皆作五綴形安置彼塔中汝等守護勿令損失後經一百年至阿育王造塔竟汝將我塔遍大千國至十億家或縱廣萬里當安兩鉢塔於彼國土中周匝名山古聖住處於彼安置又告北天王汝至楞伽山採取牛頭栴檀香於日三時中當至彼塔所燒香供養勿令斷絶我令自在天安置諸鉢塔又遣四天王及揵闥婆王燒香奏樂常爲供養汝等天人龍神等未解我意此爲未來非法比丘比丘尼（十四）令其改惡生善故使安置如是

訛替部第六

如付法藏經云阿難比丘化諸衆生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聞有比丘誦法句經

偈云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老鶴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悚然而歎世間眼滅何其速哉煩
惱諸惡如何便起違反聖教自生妄想此非
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知二人謗佛一雖多
聞而生邪見二不解深義顛倒妄說有此二
法為自毀傷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諦聽
我演佛偈
若人生百歲　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爾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
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
但當如前而誦阿難後時聞彼比丘在竹林
下猶誦前偈即問其意答言尊者吾師告我
阿難老朽言多虛妄汝今但當依前誦習阿
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即入三昧推求
勝德不見有人能迴彼意便作是言異哉無
常甚大雄猛散壞如是無量賢聖令諸世間
皆悉空曠常處黑暗怖畏中行邪見熾盛不

善增長誹謗如來斷絶正教永當沉沒生死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於無量劫受諸苦惱我於今日宜入涅槃

又新婆沙論問齊何當言正法住答若時行法者住齊何當言正法滅答若時行法者滅問何故復作此論答為欲分別契經義故如契經說迦葉波當知如來所覺所說法毗柰耶非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所能滅沒然有一類補特伽羅當出於世惡欲惡行成就惡法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毗柰耶說毗柰耶於毗柰耶說非毗柰耶彼能滅我三無數劫所集正法令無有餘契經雖作是說而不分別齊何當言正法住齊何當言正法滅彼經是此論所依根本彼所不分別者今應分別故作斯論此中有二種正法一世俗正法二勝義正法世俗正法謂名句文身即素怛纜毗柰耶阿毗達磨勝義正法謂聖道即無漏根力覺支道支行法者亦有二種一持教法二持證法持教法者謂讀誦解說素怛纜等持證法者謂能修證無漏聖道若持教者相續

不滅能令世俗正法久住若持證者相續不滅能令勝義正法久住彼若滅時正法則滅故契經說我之正法不依墻壁柱等而住但依行法有情相續而住問何故世尊不決定說法住時分耶答欲顯正法隨行法者住久近故謂行法者若行正法恒如佛在世時及如來滅度未久時者則佛正法常住於世無有滅沒若無如是行正法者則彼正法速疾滅沒若度女人出家不令行八尊重法者則佛正法應滅五百歲住由佛令彼行八尊重法故正法住世還滿千年

又迦旃延說法滅盡偈云

尊者迦旃延　體道修律護　見諸卒暴者
以偈開法路　正法垂欲沒　人年纔壽百
正法之光明　在世不久沒　正法已滅盡
比丘衆迷惑　當捨諸經法　聖覺之所講
釋置經義理　更互相求短　吾身所聞傳
獨步無儔伴　持中以著下　舉下著於中
不復識次第　所說貴不窮　證據設乖謬
反說無本末　聞受皆浮漫　講論無清詁

各各共諍訟　用生毒害心　貪得利供養
隨俗共浮沉　喜樂於憒擾　不慕處靜默
展轉相侵欺　以自養妻息　或時有比丘
客從遠方來　寺主先自安　閑居乃聽之
見遠方比丘　顏色不悅和　得其捨之去
於心乃為快　常念瞋恚惡　憍慢為自大
所求無猒足　恣意隨塵穢　毒事相續行
不欲誦受經　終日笑歌儛　宴暮寢不醒
斯等共聚會　言不及經理　但說縣官賊
流俗行來事　假使有學者　衆人所供養
羨者求出處　自從利養起　其心懷諍亂
墮落於邪見　亦不樂法會　遂乃結讎怨
諸天龍鬼神　但更聞諍訟　行來共講言
故來欲受法　言學比丘法　其年既幼少
不能究所學　苟且無羞恥　汲汲著利養
諸魔及官屬　來欲聽經教　諸天人懷恨
佛法欲滅盡　不得聞正法　法如行不教
多畜衆弟子　莫能謹慎戒　不能修慎行
用斯得人便　傾企逕聞戒　不可比丘行
吾等捨天樂　不如棄之去

其有尊鬼神　心樂佛法者　不念諸比丘
不復行擁護　於是蔽鬼神　兇暴行毒害
取比丘精氣　令命無有餘　偷狗無羞恥
懈怠懷毒意　斯等將來世　反當見敬事
有仁賢比丘　具足知廉恥　於彼失法時
乃更不見待　譬如師子王　處在林樹間
豺狼及犬狐　不敢食其肉　命過身出蟲
還自噉其肉　晝夜共噉食　毀滅其形體
正法在於世　終不自沒盡　因有像法故
正法則滅盡　譬如海中船　貪重故沉沒

佛法斯亦然　利養故滅盡　諸比丘遭患
如人喪二親　今日最末世　佛正法滅盡
從今日以往　無復說經典　法律及禁戒
當何從聞聽　諸天樹木鬼　贓野屠神明
悲感心憂惱　宛轉不自寧　法燈爲已沒
正學已毀滅　今世最崩頹　法鼓不復鳴
諸魔設歡喜　聚會相慶賀　舉手而讚言
今是佛末世　知後將來世　當有是患難
益當加精進　勉力求度脫
破戒部第七

如蓮華面經佛告阿難我今當說未來之時有諸破戒比丘身著袈裟遊行城邑往來聚落往親里家彼非比丘又非白衣畜養婦妾產育男女復有比丘往婬女家婬比丘尼貯畜金銀造作生業以自活命復有通致使驛以自活命復有專行醫藥以自活命復有圍碁六博以自活命復有為他卜筮以自活命復有為他誦呪驅遣鬼神多取財物以自活命復有專行殺生以自活命復有私自賣用佛法僧物以自活命復有內實犯戒外示護持受人信施復有祕悋僧物不與客僧復有悋惜僧房牀座不與客僧復有比丘實非羅漢而詐稱羅漢欲令人知多受供養但為活命不為修道復有興利商賈以自養活復有專行盜偷以自養活復有畜養雜畜乃至賣買以自養活復有販賣奴婢（注八）以自養活復有（十九）屠殺牛羊以自養活復有受募入陣征戰討伐多殺衆人以求勳賞復有專行劫奪攻破城邑及與聚落以自活命如是無量地獄因緣捨命之後皆墮地獄譬如師子身肉所有

衆生不敢食彼唯師子身自生諸蟲還自噉食師子之肉佛告阿難我之佛法非餘能壞是我法中諸惡比丘猶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積行勤苦所集佛法爾時阿難聞此事已心大怖畏身毛皆豎即白佛言如來速入涅槃今正是時何用見此未來之世如是惡事佛言阿難未來之世多有在家白衣得生天上多有出家之人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善惡之業終不敗亡我於過去曾作商人入於大海活多人故手殺一人以是業緣乃至成佛猶尚身受金鎚之報

又當來變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將來之世當有比丘因有一法不從法化令法毀滅不得長益何謂爲一謂不護禁戒不能守心不修智慧放逸其意唯求善名不順道教不肯勤募度世之業是爲一事令法毀滅復有二事令法毀滅何謂爲二一不護禁戒不攝其心不脩智慧畜妻養子於心恣意貫作治生以共相活二伴黨相著憍奉法者欲令陷墮故爲言義謂之諛諂私記惡行外揚清白

是為二事令法毀滅復有三事令法毀滅何謂為三一既不護禁戒不能攝心不修智慧二自讀文字不諦句讀以上著下以下著上頭尾顛倒不能明了義之所歸自以為是三明者呵之不從其教反懷瞋恨謂相嫉妬議識者少多不別理咸云為是是為三事令法毀滅復有四事令法毀滅何謂為四一將來比丘捨空閑處修道之業二喜遊人間憒鬧之中行來比丘談言求好袈裟五色之服三高望遠視以為綺雅自以高德無能及者雜碎之智比日月之明而已四不攝三事不護根門行婦女間宣文飾詞多言合偶以動人心使清變濁身行荒亂正法廢遲是為四事令法毀滅若有比丘欲諦學道棄捐綺飾不求名聞質朴守真宣傳正經佛之雅典深法之化不用多言按本說經不捨正句希言麤中不失佛意麤衣趣食得美不甘得麤不惡衣食好醜隨施者意守諸根門不違佛教勤修佛法猶救頭然雖不值佛出世出家為道學不唐捐平其本心愍念一切

又十誦律云正法滅於像法時有五非法一比丘小得心止便謂已得聖法二白衣生天出家墮地獄三有人捨世間業出家破戒四破戒人多人佐助持戒者無人佐助五乃至羅漢亦被罵辱更有五怖畏未來有應知一自身不修身戒心慧復度他出家亦不能令他修身戒心慧二畜沙彌三與他依止四如是人與淨人沙彌近住不知三相掘地斬草用水澆灌五雖誦持三藏前後雜亂

（綵八　廿一）

諍訟部第八

如雜阿含經云佛言此摩偷羅國將來之世我之正法千歲不滅過千歲後有非法出閻浮提中惡風暴雨多諸災患人民飢饉觸物摩滅飲食失味珍寶沉沒西方有王名鉢羅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王名非釋迦東方有王名兒沙羅此之四王皆多眷屬殺害比丘破壞塔寺四方盡亂時諸比丘來集中國拘睒彌國王名摩因陀羅西那生子手似血塗身似甲冑有大勇力及五百大臣同日生子皆血手冑身時拘睒彌國一日兩血

王見惡相即大恐怖請問相師相師答王今生子當王閻浮提多殺害人即因為名難當年漸長大四惡王從四方來王大憂怖有天神言大王且立難當為王足能降伏彼四惡王便依神言捨位與子以善中明珠寇其子首梟五百大臣香水灌頂令往征伐諸臣之子身被甲冑從王俱征與四惡王共戰殺之都盡王閻浮提治在拘睒彌國後有三藏羅漢出現為王說法王聞法已憂惱即止於佛法中大生敬信而發聲唱言自今以後我施諸比丘無恐畏事適意為樂而問比丘言前四惡王毀滅佛法有幾年歲諸比丘答云經十二年王心念言作師子吼我當十二年中供養五衆種種豐足供施之日天當降雨香澤之雨遍閻浮提一切實種皆得增長後經不久三藏門徒（校八）弟子共諸比丘（廿二）不和有惡比丘遂殺阿羅漢及三藏法師心生懊惱諸邪見輩競破塔廟及害比丘從是佛法索然頓滅爾時人天聞佛所說莫不揮淚

又法滅盡經云佛告阿難吾般泥洹法欲滅

時五逆濁世魔道興盛諸魔沙門壞亂吾道著俗衣裳樂好袈裟五色之服飲酒食肉殺生貪味無有慈心更相憎嫉時有菩薩精進修德者衆魔比丘咸共嫉之誹謗揚惡擯黜驅遣不令得住自共於後不修道德寺廟空荒不復修理展轉毀壞但貪財物積聚不散不作福業販賣奴婢耕田種殖焚燒山林傷害衆生無有慈心奴為比丘婢為比丘尼無有道德婬嫉濁亂男女不別令道薄淡皆由斯輩或避縣官依倚吾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半月盡雖名誦戒猒倦懈怠不欲聽聞不樂讀誦經律設有讀者不識字句為强言是不諮明者貢高求名虛無雅步以為榮貴望人供養諸魔比丘命終死後精神當墮無擇地獄五逆罪中餓鬼畜生靡不更歷於無邊恒沙劫受罪竟乃出生在邊國無三寶處法欲滅時女人精勤恒作功德男子懈怠不用法語眼見沙門如視糞土無有信心法輪殄沒當爾之時諸天泣淚水旱不調五穀不熟災疫流行死亡者衆人民勤苦縣官侵尅

不循道理皆思樂亂惡人轉多善者甚少日月轉促人命轉短菩薩比丘衆魔駈逐不預衆會菩薩入山福德之處淡泊自守以爲領快壽命延長諸天衛護一切十二部經尋復化滅不見文字沙門袈裟自然變白聖王去後吾法滅盡譬如油燈臨欲滅時光更猛盛於是便滅吾法盡時亦如燈滅自此之後難可覩縷如是久後彌勒當下世間作佛天下太平毒氣消除雨潤和適五穀滋茂草木榮敷大人長八丈皆壽八萬四千歲衆生得度不可稱計

損法部第九

如仁王經云後五濁世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子天龍八部一切神王國王大臣太子王子也恃高貴滅破吾法明作制法制我弟子比丘比丘尼不聽出家行道亦復不聽造作佛像形佛塔形立統官制衆案籍記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座兵奴爲比丘受別請法知識比丘共爲一心親善比丘爲作齋會求福如外道法都非吾法當知爾時正法將滅不久大

王法末世時有諸比丘四部弟子國王大臣各作非法之行橫與佛法衆僧作大法制作諸罪過非法非律繫縛比丘如獄囚法當爾之時法滅不久大王我滅度後未來世中四部弟子諸小國王太子王子乃是住持護三寶者轉更滅破三寶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非外道也各壞我佛法得大罪過正教衰薄民無正行以漸爲惡其壽日減至若千百歲人壞佛教無復孝子六親不和天神不祐疾疫惡鬼日來侵害災怪首尾連禍縱橫死入地獄餓鬼畜生若出爲人兵奴果報如響如影如人夜書火滅字存三界果報亦復如是大王未來世中一切國王太子王子四部弟子橫與佛弟子書記制戒如白衣法如兵奴法若我弟子比丘比丘尼立籍爲官所使都非我弟子是兵奴法立統官攝僧與主僧籍大小僧統共相攝縛如獄囚法兵奴之法當爾之時佛法不久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告舍利弗我尋泥洹大迦葉等當共分別爲比丘比丘尼作大依止

如我不異迦葉傳付阿難阿難復付末田地末田地復付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傳付優波笈多優波笈多後孔雀輪柯王世弘經律其孫名曰弗沙蜜多羅嗣正王位顧問群臣云何令我名事不滅時有臣言唯有二事何等爲二猶如先王造八萬四千塔（標八）捨（世五）傾國物供養三寶此其一也若其不爾便應反之毀塔滅法殘害息心四衆此其二也名雖好惡俱不朽也王曰我無威德以及先王當建次業以成名行即御四兵攻鷄雀寺寺有二石師子號吼動地王大驚悔退走入城人民看者嗟泣盈路王益忿怒自不敢入驅逼兵將誅行死害就令勤與呼攝七衆一切集會問曰壞塔好不壞房好不答曰願皆勿壞如不得已壞房可耳王大忿勵曰云何不可因遂害之無問少長血流成川壞諸塔寺八百餘所諸清信士舉聲號叫悲哭懊惱王取囚繫加其鞭罰五百羅漢登南山獲兒山谷隱竄軍甲不能至王恐不洗賞募諸國若得一首即賞金錢三千時有君徒鉢歎阿羅漢及佛所

囑累流通一人化作無量人捉無量比丘比丘尼頭處處受金王諸庫藏一切空竭王益忿怒君徒鉢歎阿羅漢現身入滅盡定王自加害定力所持初無傷損次燒經臺火始就然颱焰及經彌勒菩薩以神通力接我經律上兜率天次至身齒塔塔神曰有蟲行神先索我女我薄不與今誓令護法以女與之使王心伏蟲行神喜手捧大山用以壓王及四部兵衆一時皆死王家子孫於斯頓盡其後有王性甚良善彌勒菩薩化作三百童子下於人間以求佛道從五百羅漢諮受法教國土男女復共出家還復滋繁羅漢上天接取經律還於人間時有比丘名曰總聞諮諸羅漢及與國土分我經律多立臺館為求學來難王玄策行傳云摩伽陀國菩提寺主達磨師問漢物使知此佛法盛行達磨師云佛法當今盛在四方也昔有迦羯王夢大海水中心濁四邊清請迦葉佛解云後釋迦末代佛法中天竺無所以中濁也總向四方所以四邊清也

述曰自佛法東流已來震旦已三度爲諸惡王廢損佛法第一赫連勃勃號爲夏國被破長安遇僧皆殺第二魏太武帝崔皓言夷滅三寶後悔皓加五刑第三周武帝但令還俗此之三君爲滅佛法皆不得久身患癩瘡死入地獄有人暴死見入地獄受大極苦具如別傳唐臨冥報記述頌曰

聖迹隱顯隨人廢興至誠即感匪信難矜冀存敬學教被眞宗迷斯厥理寧解困窮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音釋

瞋莫定切綜子宋切塹七豔切坑也呿去劫切詰利切也綴陟衛切連也舞文甫切鋪七羊切與鏞同黜丑律切貶也醜力戈切纍力主切醜線委曲也颱火怪切颱風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録九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雜要篇第九十九此有十部

述意部　四依部　四果部
四食部　淨口部　鳴鐘部
入衆部　求法部　衰相部
雜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理無聲因言詞以寫意言詞無迹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爲言第言爲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迹繁翰墨而理契乎神但以經論浩博具録難周記傳紛綸事有廣略所以導達羣方開示後學設教緣迹煥然備悉訓俗事源鬱爾咸在搜檢條章討撮樞要緝綴紙筆具列前篇其餘雜務汲引濟俗現可行者疏之於後冀令昏昧漸除法燈遐照也

四依部第二

夫根鈍時澆信堅難具行淺德劣智正易述要須機教相符文理洞備故經曰雖誦千章

不行何益今立正義須憑宗意教有權實行有昏明故得月而指自忘得意而言自息豈意得道門猶行封滯故經說四依區分三位一是人四依即是四依開士謂從初賢至於極聖人資無漏法體性空據此依承聖無邪倒二是行四依即是乞食著糞掃衣頭陀蘭若樹下而坐三是法四依如下具述立此三法成末代之龜鏡信是衆行之宗師大聖致詞終無虛設准教行事畢正非邪初二四依非今俗用附在別章具述法依驗知邪正惟以無相好佛尚惑魔形況有識凡夫能無受亂故立法依顯成楷定也第一依法不依人者人惟情有法乃軌模性空正理體離非妄即用此法為正法依涅槃經極教盛明斯轍今行事者隨情妄述多棄法逐人從人起則致乖遺寄陷溺身心若能反彼俗心憑准教量隱心行務知非性空乘持此心以為道路一分知非明順空理一分猷觀明違有事如此安心分名修趣法性眞道第二依義不依語者語是言說正是張筌義為遠理化物之

道證解已後慮絶杜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故經有捨筏之喻人懷目擊之談不意言筌意表得意息言月喻妙指無宜不曉今謂得義乃是誦言眞行道者常觀常破常觀依語常破隨義謂言隨義還是誦言但無始妄習執見鏗然靜退詳研方知此過不爾奔飛追聲不及又何思惟第三依智不依識者謂識現行隨塵分別眼色耳聲躭迷不覺與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大聖示教境是自心下愚氷執塵爲識外所以化導無由捨之是知滯歸凡識倒遣聖心愚迷履歷常淪三倒勇勵特達念動即知名爲依識知流須返名隨分智如是加功漸增明大後見塵境知非外來境非心外是自心相安有愚迷妄生憎愛思擇不已解異牛羊有人問卿立如此論

（第九）

明智愚顛如何達觀猶稱凡識答聖智無涯積空顯德豈惟一述即爲清升此但得語隨言還執深知此執無始習熏三祇無間方能傾盡雜血之乳不可漏言起伏之相於是乎在如經說初地行施餘隨分修高軌立儀令

（三）

人修學何言一解剩能窮智必智可窮未曰高勝令人口誦其空心未忘有騰空不起入火逾難俱是心相封迷故爾後得通達隨心轉用豈不鳥之遊空自常如布之火浣不足怪也第四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此之兩經並聖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曉之則無事不通有疑皆決但羣生性識深淺利鈍不同致令大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界上下法義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心也又云如如與真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佛說唯心量此據出界法體以明心也終窮至實畢到斯源隨流計感還宗了義故加以法約定權機也

如大集經云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有四依法亦不可盡何等爲四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法不依人云何依義不依語語者若入世法而有可說義者解出世法無文字相語者若說布施戒忍進禪智慧調伏擁護義者知施戒忍進禪智慧入於平等語者稱說生死義者知生

死性語者說涅槃味義者知涅槃無性語者若說諸乘隨所安止義者善知諸乘入一相智門語者若說諸捨義者三種清淨語者說身口意受持淨戒功德威儀義者了身口意皆無所作而能護持一切淨戒語者若說忍辱斷除恚怒貢高憍慢義者了達諸法得無生忍語者若說勤行一切善根義者安住精進無有始終語者若說諸禪解脫三昧三摩跋提義者知滅盡定語者悉能聞持一切文字智慧根本義者知是慧義不可宣說語者說三十七助道之法義者正知修行諸助道法能證於果語者說苦集道諦義者證於滅諦語者說無明根本乃至生緣老死義者知無明滅乃至老死滅語者說助定慧法義者明解脫智語者說貪恚癡義者解不善根即是解脫語者說障礙法義者得無礙解脫語者稱說三寶無量功德義者三寶功德離欲法性同無爲相語者說從發心至坐道場修集莊嚴菩提功德義者以一念慧覺一切法舍利弗舉要言之能說八萬四千法聚是名

爲語知諸文字不可宣說是名爲義云何依智不依於識識者四識住處何等爲四色識住處受想行識住處智者解了四識性無所住識者若識地大水火風大智者識住四大法性無別識者眼識色住耳鼻舌身意識法住智者內性寂滅外無所行了知識法無有憶想識者專取所緣思惟分別智者心無所緣不取相貌於諸法中無所悕求識者行有爲法智者知無所行無爲法性無有識知識者生住滅相智者無生住滅相舍利弗是名

續九
五之一

依智不依於識云何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不了義經者分別修道了義經者不分別果不了義經者所作何業信有果報了義經者盡諸煩惱不了義經者呵諸煩惱了義經者讚白淨法不了義經者說生死苦惱了義經者生死涅槃一相無二不了義經者讚說種種莊嚴文字了義經者說甚深經難持難了不了義經者多爲衆生說罪福相令聞法者心生欣慼了義經者凡所演說必令聽者心得調伏不了義經者若說我人衆生等無

續九
五之二

有施受者而爲他說有施受了義經者說空無相無願無作無有我人衆生作者受者常說無量諸解脫門是名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云何依法不依於人人者攝取人見作者受者法者解脫無人見作者受者人者凡夫善人信行人八人四果人辟支佛人菩薩人一人出世多所利益多人受樂憐愍世間生大悲心於人天中多所饒潤所謂諸佛等依世諦故爲化衆生故作是說若有攝取如是見者是謂依人如來爲化攝人見者故說依法不依於人一切平等無別異性猶如虛空若有依止是法性者終不復離一相之法同一法性是故言依一切法不依於人舍利弗是名菩薩摩訶薩四依無盡

四果部第三

綺九　六

如修行道地經云其修行者已得初果道迹知諸五欲皆歸無常不能盡除所以者何由見色聲香味細滑之念故起愛欲未能斷除譬如梵志淨潔自喜詣下舍後卒汙於指行語金師指汙不淨以火燒之金師諫曰勿發

是心有餘方便除此不淨以灰土拭之用水洗之設吾火燒卿不能忍火熱毒痛自觸其身更甚千前梵志子聞即懷瞋恚便罵金師莫以已心量度他人自不能忍謂人不堪吾無所求爲手有垢不敢行路畏人觸我吾儻近之失吾道德世所道術天文地理一切典籍無不知之曷因不淨著五手指勿得停久當隨我言除其指穢也金師聞之燒鉆正赤以搦彼指梵志得熱痛不能忍掣指著口金師大笑謂年少言卿自稱譽聰明博學採古知今無不開通清淨無瑕於今無耐持不淨指舍著口中當知輕躁未足爲師梵志報曰不遭痛時見指不淨遭遇火毒即忘指穢求道如是長夜修習離於愛欲顛見好色婬意還動所以者何諸根未制諸漏未盡邪根未除正定未發宿愛不除染欲還起（經九）於是頌曰

以見色欲求所習　雖便解義至道迹
頭戴想華纓聞香　如江諸海志欲然

第二道迹斯陀含人自念我身不宜習此婬欲如餘凡夫說情欲穢樂於無欲晝夜觀察（七）

修習惡露婬怒癡斷得往來道一反還世斷勤苦原以得往還於諸愛欲無起清淨婬怒癡薄心常未斷固有惱患譬如男子有婦端正面目無瑕以諸瓔珞莊嚴其身夫甚愛敬雖有是色然是婬鬼非是眞人須人肉血以爲飲食有人語夫卿婦羅剎肉血爲食夫不信人數數語之夫心遂疑意欲試之夜卧揚出鼾聲如眠婦謂定眠竊起出城詣於塚間夫尋逐後見婦脫衣及諸寶飾却著一面面色變惡口出長牙頭上焰然眼赤如火甚爲可畏前近死人手斷其肉口齩食之夫見如是爾乃知之非人是鬼便急還卧於牀上婦即尋還來趣夫牀復卧如故其夫見婦莊嚴瓔珞面色端正乃還親近假使念之在於塚間噉死人肉心雖穢獸又懷恐怖迴心觀婦還起欲心得往還道斯陀含人若見外形端正姝好婬意還動若說惡露瑕穢不淨婬意即滅於是頌曰

變化人身如脫鎧　作婬鬼形詣塚間
便噉死屍如食飲　夫爾乃知是羅剎

第三道迹阿那含人得不還者見前得往還者心自念言吾於欲界三結已薄其餘尠耳還觀聖諦見欲愛之瑕多苦少安不宜習欲如凡衆庶志在情欲如蒼蠅著屍吾何不除令婬怒癡得滅無餘得盡漏禪然後安隱譬如有人在於盛暑不能堪熱求扇自扇慕水洗浴往來如意見婬怒癡以爲甚熱念求不還於是修行作惡露觀永脫色欲及諸怒癡諦見五陰所起從滅滅盡爲定知見如是便斷五結而無陰蓋得不還道阿那含果不退還世以脫愛欲無有諸礙婬鬼之患即獲清涼無有衆熱若觀色欲常見不淨則知瑕穢譬如遠方有估客來各當疲極值二十九日夜冥無月至於半夜來到城門門閉不開繞至南墻有汪水天雨之池死屍鷄狗雜類之蟲或活或死或沉或浮百千萬億跳踉戲中并至城中掃除糞穢髮毛便利悉棄水中衆人遠客初未曾至不識是非疲極飢渴恣意飲之并患熱乏脫衣沐浴身覺止疲安隱喜卧至於天明疲解寤已更詣池所欲取水用

見水不淨非常汙惡或有捨走或有閉目或有塞鼻或有嘔吐於是須臾譬如城傍水　種種居不淨　遠來值門閉衆共止此池　初來不覺知　飢渴而取飲并洗除熱乏　疲極得卧寐　天曉至水邊審覩知不淨（第九）　衆人共猒惡　各各懷嘔吐（九之一）以得第三道　見欲樂不安　入禪定無患觀欲如瘕水

爾時那含修行道時樂於禪定省於愛欲如彼佉客惡不淨水亦如嬰兒癡弄不淨年漸長大捨前所戲更樂餘喜三於老萬悉捨前法以法自娛已得不還之道亦復如是見諸生死五道所樂猶如小兒戲轉更精進欲脫始終不樂求生於是須臾譬如有小兒　在地弄不淨　年遂向長大捨戲轉樂餘（第九）　修行亦如是　求護度三界（九之二）爾時遂精進　具足成四道

第四無學羅漢修行道時以在學地不樂始終都無所樂弗貪三界斷一切結三毒永亡志念根力及諸覺意見滅爲寂譬如王放醉

象牙利兇惡遇者皆死亦如毒龍常吐毒氣值者悉亡亦如蚖蝮常懷螫毒觸者並害三毒煩惱亦復如是興觸皆害墜墮三界唯有十力覺意解脫而能除斷修行自念當如今時已成羅漢得無所著諸漏永盡修潔梵行所作已辦棄捨重擔逮得己利生死已斷獲平等慧成無學法以度彼此於是頌曰

其王放醉象　兇害牙甚利　諸龍蛇懷毒
遇者皆當死　皆化令調伏　還得善攝心
衆患盡無餘　三界無所畏　修行住學地
不動成聖道　已逮得己利　度苦常獲安
已絶於五品　具足成六通　蠲除諸塵勞
如水浣衣垢　是謂爲正士　隨順佛聖教
最上無塵垢　故說無學地

四食部第四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衆生之類有四種食長養衆生何等爲四所謂段食或大或小更樂食念食識食是謂四食彼云何段食謂今人中所食諸入口之物可食噉者是謂段食云何更樂食謂衣裳繒蓋雜

香華熏火及香油與婦人集聚諸餘身體所更樂者是謂更樂食云何念食謂意中所念所想所思惟者或以口說或以體觸及諸所持之法是謂念食云何識食謂意之所知梵天爲首乃至有想無想天以識爲食是謂識食以此四食流轉生死○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阿那律曰一切諸法由食而存眼以眠爲食耳以聲爲食鼻以香爲食舌以味爲食身以細滑爲食意以法爲食涅槃以無放逸爲食爾時佛告諸比丘如此妙法夫觀食有九事人間有四食一段食二更樂食三念食四識食復有五種是出世間食一禪悅食二願食三念食四八解脫食五喜食是出世間之食當共專念捨除四種之食求辦出世之食○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信心悲心（十一之二 綺九）以種種食施人命終生貧多羅天受種種樂命終得受人身大富饒財常行正法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諸病人施其湯藥令離病苦命終生欲境天受五欲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大富多財若見病人臨終渴

病以石蜜漿若氷水施此人命終生清涼天受天快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常離飢渴又五分律云若月直監食人欲知生熟鹹酢得貯掌中舌舐嘗之（齋法經不許口嘗者為無好之貪心嘗故犯也）

淨口部第五　（綺九）

如十誦律云云何漱口佛言以水著口中三迴轉之是名淨口法　（十一之二）

又僧祇律云爾時世尊大會說法有比丘口臭在下風而住佛知而故問是比丘何故獨坐答言世尊制戒不聽嚼木所以口臭恐熏汙人故在下風佛言聽用嚼木極長六指極短四指以上嚼時當在屏處先淨洗手嚼已水洗棄之嚼時不得咽之若醫言為差病須咽者聽若無齒者當用灰滷土塼礓石草木洗口已食若食上欲行水嘗淨水先洗手器然後行水若手汙者當以葉承取若口飲時不得沒脣使器著額當拄脣而飲飲時不得盡飲當留少許淘蕩已從口處棄之行水人當好護淨器若見沒著額者當放置一處以草作識令人知不淨若行非時聽飲亦如前

法

又僧祇律云比丘晨起應淨洗手不得麤洗五指復不得齊至腕當齊手腕以前令淨不得粗魯洗不得指令血出當以巨摩草木若灰土澡豆皂莢洗手指令作聲淨洗手已更相揩者便名不淨應更洗手比丘食前當度手若摩頭捉衣等更須洗北丘尚爾白衣亦然讀經受食等唯用行水手淨尚爾何況手殺生命飲血噉肉以汙身口縱欲傳法心亦不淨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患屋內臭佛言應灑掃若故臭以香泥泥若復臭應屋四角懸香

又十誦律云時有比丘不嚼楊枝口中氣臭白佛佛言聽嚼楊枝有五利益一口不苦二口不臭三除風四除熱病五除痰癊復有五事利益一除風二除熱三口味四能食五眼明又四分律云不嚼楊枝有五過失一口氣臭二不善別味三熱癊病不消四不引食五眼不明又五分律云嚼已應洗棄之以恐蟲食故死

又三千威義云用楊枝有五事一斷當如度

二破當如法三嚼頭不得過三分四楖齒當中三齒五當汁澡自用刮舌有五事一不得過三反二舌上血出當止三不得大振手汙僧伽梨若足四棄楊枝莫當人道五當著屏處

鳴鐘部第六　綺九　十三之一

如付法藏經云時有國王名罽昵吒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猒足欲王四海成備邊境親戚分離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瘡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絶由聽馬鳴比丘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劒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更斬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爲僧維那王即白言今此劒輪聞揵椎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愍若鳴揵椎延令長久羅漢愍念爲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傳長打揵椎至於今日猶故如本述曰既知經意鳴鐘濟苦兼以集衆即須維　綺九　十三之二

那將欲打鐘斂容合掌發願利生之意因鐘
念善便受苦畢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鐘時願一切惡道諸
苦並皆停止若聞鐘聲兼說偈讚得除五百
億劫生死重罪
降伏魔力怨　除結盡無餘　露地擊揵椎
比丘聞當集　諸欲問法人　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　善當來集此　依別經偈云
聞鐘卧不起　護塔善神瞋　現在緣果薄
來報受蛇身　所在聞鐘聲　卧者必須起
合掌發善心　賢聖皆歡喜
洪鐘震響覺群生　聲過十方無量土
舍識群生普聞知　拔除衆生長夜苦
六識常昏終夜苦　無明被覆久迷情
晝夜聞鐘開覺悟　怡神淨刹得神通
依宣律師住持感應記云祇桓戒律院內有
銅鐘重三十萬斤四天王共造欲集大千聖
衆目連以通力擊之聲震遠聞臺高七十丈
鐘形如吳地者四面多有日月星辰山川河
海之像兼斗斛秤尺之形目連所擊隨事所

表聲出告知凡僧打者但聲出而已其戒場（綺九）（十四之二）
院内復有大鐘臺高四百尺上有金鐘重十萬斤形如盂器上有千輪王像亦有千子各各具足復有九龍八功德水種種諸相莊嚴此之大鐘劫初之時輪王所造聖人受戒已得通者擊之聲震三千一切聖人聞皆證果惡趣聞者得宿命通祇桓別有論師院有一銅鐘形如腰鼓是乾闥婆王之所造也上有梵王帝釋魔王四王八部男子等像若有異學外道欲來擊論則使神通羅漢擊之聲震三千諸外道等將欲擊揚聞此鐘聲諸根訥鈍無敢發言若有好心請決疑者聞此鐘聲開發菩提得不退轉○復有別院名修多羅院有一石鐘形如吳樣如青碧玉可受十斛鼻上有三十三天像四面以金銀隱起東西兩面有大寶珠（綺九）陷在腹中大如五升（十五之一）八角分曜狀若華形周市作十方諸佛初成道像至初日出時鍾上有諸化佛說十二部經舍衛城童男童女悉來聽之聞法證聖犯欲之者則不聞法摩尼大將以金剛杵擊之百億世

界中聲聞於光明中悉聞百千釋迦佛說修多羅經此鐘是拘樓秦佛所造彼佛滅度後娑竭龍王收去至釋迦佛興龍復將來至佛滅度已鐘先唱言却後三月當般涅槃鐘鼻諸天聞皆涕泣龍後將去○又阿難房前有一鐘磬可受五升磬子四邊悉黃金鏤作過去佛教弟子文鼻上以紫磨金爲九龍形背上立天人像執椎擊之聲震三千音中亦說諸佛教誡弟子法此磬梵天王造及佛滅後娑竭龍王亦收入海宮中

綺九　十五之二

入衆部第七

如四分律云凡欲入衆當具五法一應以慈心二應自卑下如拭塵巾三應知坐起法若見上座不應安坐若見下座不應起立四彼至僧中不爲雜說談世俗事若自說若請他說五若見僧中不可事心不安忍應作默然住之故智度論云佛聖弟子住和合故有二種法一賢聖語二賢聖默今見齋會之處從生前到已得上好之處若見上座老師來都不起迎逆遊讓尘處滅法之深寔猶年少復見向他貴勝之家或經新喪重孝或爲考妣遠忌設齋僧衆故蕩情歡喧席亂衆豈免俗談高僧之類

綺九　十六之一

三千威儀經云凡欲上牀當具七法一庠踞牀二不得匍匐上三不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牀有聲五不得大吒歎息思惟世事六不得狗群卧七以時節早起地持論云若見衆生當慰問歡顏先語平視和色正念在前若菩薩知他衆生有實功德以嫌恨心不向人說亦不讚歎有讚歎者不唱善哉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故衆攝論云菩薩若見衆生當歡笑先言然後共語故五分律云不忍辱人有五過失一兇惡不忍二後悔恨三

多人不愛四惡聲流布五死墮惡道

求法部第八

如增一阿含經云若不成就六法則不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何等爲六一不樂聞法二雖聞法不攝耳聽三不爲知解四未得法不方便勤求五所得法不善守護六不成就順忍反此六種則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又薩婆多論云無有白衣得佛道者要有三十二相出家著法衣威儀具足雜心論云知足現在處起少欲於未來世處起現在不取一錢

難未來轉輪王易又涅槃經云於未得之財不生貪名少欲於已得之財不生貪名知足知足是現在少欲是未來

衰相部第九

如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云世尊告曰老有（綺九）（十七之二）五種衰損一者鬚髮衰損以彼鬚髮色變壞故二者身相衰損形色膚力皆衰損故三者作業衰損發言氣上喘息逾急身戰掉故住便僂曲以其腰脊皆無力故坐即低屈身羸弱故行必按杖身虛劣故凡所思惟智識愚鈍念憎亂故四者受用衰損於現資具受用劣故於戲樂具一切不能現受用故於諸色根所行境界不能速疾明利而行或不行故五者命根衰損壽量將盡隣近死故遇少死緣不堪忍故阿含經云頭白有四因緣一者（綺九）（十七之二）火多二者憂多三者病多四者種早白人病瘦有四因緣一少食二有憂三多愁四有病不調有四事先不語人一頭白二老三病四死是四事亦不可避亦不可却一切味不過八種一苦二澁三辛四鹹五淡六甜七酢八

不了味
雜行部第十
四分律云跋難陀比丘在道行持大圓蓋諸居士遥見謂是王若大臣恐怖避道諦視乃知比丘白佛佛言比丘不應時蓋在道行亦不應懸爲天雨時聽在寺內樹皮若葉若竹作蓋亦不應捉王大扇若行患熱應以樹葉雜物作扇時諸比丘患蟲草塵露墮身上佛言聽作拂若以草樹皮葉或以縷線裁碎繒帛作時有比丘得尾拂佛言聽畜時有年少

比丘不解時事數相涉聽用算子記記數
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自作伎若吹唄供養佛言不應爾彼畏慎不敢令白衣作伎供養佛言聽又佛言彼不知供養塔飲食誰當應食佛言比丘若沙彌若優婆塞若經營作者應食
又薩婆多論云凡出家人市買之法不得下價索他物得突吉羅罪衆僧衣未三唱得益價三唱已不應益衆僧亦不應與衣已屬他故比丘三唱得衣不應悔設悔莫還衆僧亦

莫還

又新婆沙論問異生聖者誰有怖耶有作是說異生有怖（異生舊名凡夫）聖者無怖所以者何聖者已離五怖畏故五怖畏者一不活畏二惡名畏三怯衆畏四命終畏五惡趣畏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此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萬里此珠名曰金剛堅也有第一力耐使一切被毒之人見悉消滅又見光觸身亦復消毒第二力者熱病之人見則除愈光觸其身亦復得差第三力者人有無量百千怨家捉此珠者悉得親善諸天一爪甲價值一閻浮提人物

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患蛇入屋未離欲比丘恐怖佛言聽驚若以筒盛棄之若以繩繫置地解放有鼠（綺九）入屋作檻盛出棄之患蝎蜈蚣蚰蜒入屋若以弊物若泥團（十九）掃帚盛裹棄之在外解放若房舍夜患蝙蝠晝患鵂鶹入佛言聽織作籠踈障若作向檻子遮時有老病比丘拾虱棄地佛言不應爾聽以器盛若綿拾著中若虱走出應作筒盛若虱出筒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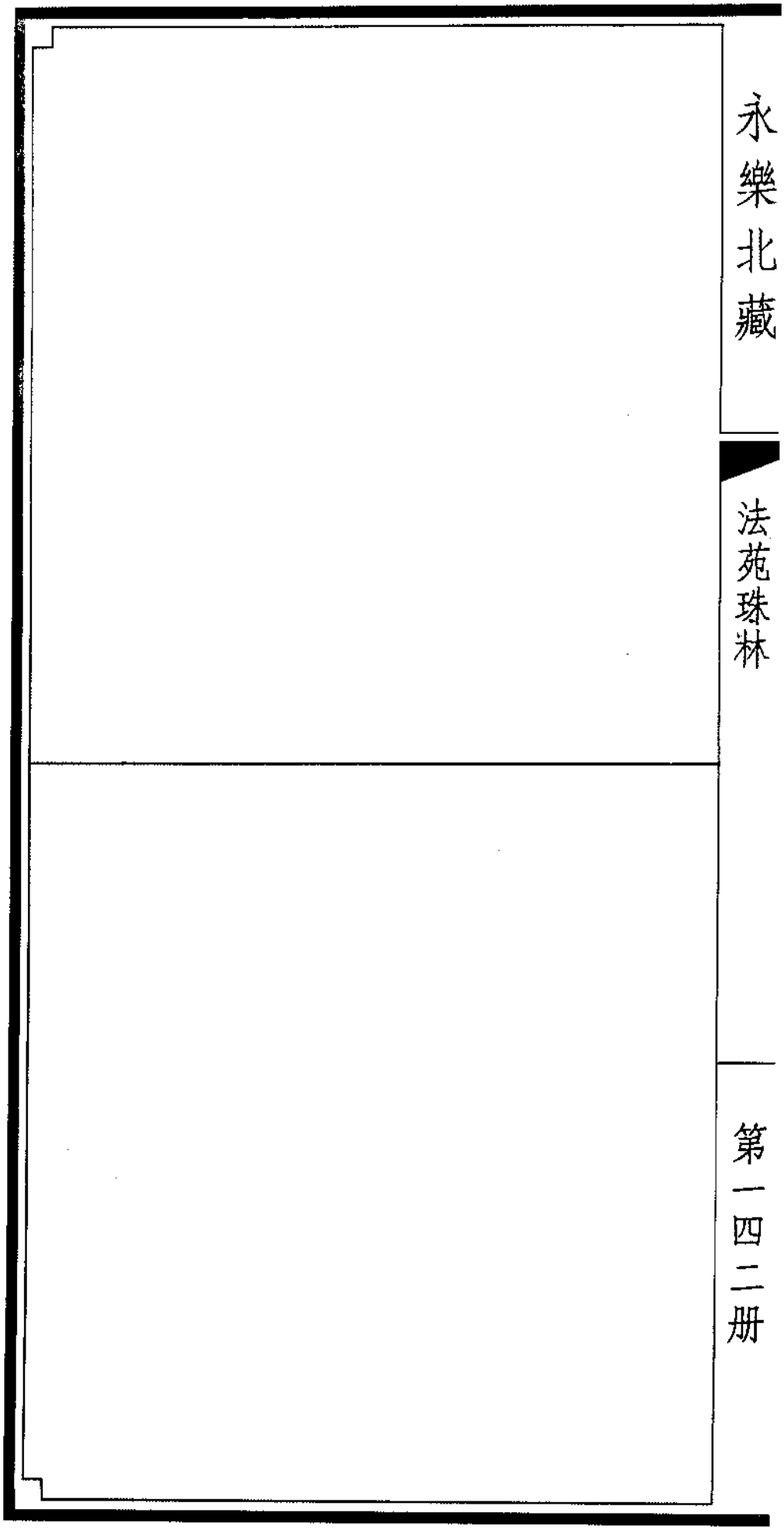
作蓋塞隨其寒暑加以減食將養之也
又四分律云時六群比丘誦外道安置舍宅吉凶符書呪枝節呪剎利呪知人生死吉凶呪解諸音聲呪佛言不應爾彼教他彼以活命佛言皆不應爾爾時世尊在毘舍離國時諸離奢乘象馬車乘聲聲捉持刀劒來欲見世尊彼留刀杖在寺外入內問訊世尊時諸白衣持刀劒來寄諸比丘藏畏慎不敢受佛言為檀越牢堅固藏舉者聽
又五百問事云不得口吹經上塵像塵准之雖非正經然須慎之亦不得燒故經得重罪如燒父母不知有罪者輕
又僧祇律云然火向有七事無利益一壞眼二壞色三身羸四衣垢壞五卧具壞六生犯戒緣七增世俗話看病法者僧祇律云病人有九法成就必當横死一知非饒益食貪食二不知籌量三內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嘔吐出五已消應出而强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
又月上女經云維摩詰妻名曰無垢其妻九

月生女名爲月上
又佛說離垢施女經云波斯匿王有女名曰
維摩羅達晉言離垢施厥年十二端正殊妙
極有聰慧
又轉女身經云須達長者妻名曰淨日有女
名無垢光頌曰　綖九　二十
拾遺簡要　冀捨危險　萬行貞固　六塵方掩
烈烈霜心　昭昭玉臉　如彼瓊珪　皎無瑕點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音釋

憲陟降切愚也　剌賓謁切干也　鼾呼干切睡中氣激聲也　㕮居縛切裂也　齒五結切噬也　跳跟跳跟跳田聊切龍張切　虯渠幽切龍子也　蝮官玩切蛇也　蝮方六切虺也　礨居良切礨石也　罽居例切毛布也　匍薄胡切匍匐行也　僂力主切背傴也　蝙蝠蝙卑連切蝠方六切蝙蝠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録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傳記篇第一百此有六部

述意部　翻譯部　雜集部

般若部　興福部　歷算部

録十一

述意部第一

蓋聞九河流跡策緝靈丘四徹中繩書藏群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緑檢黄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秘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尼園八藏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龍宮寶篋亦未能算良由吾師釋迦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總法界而爲智竟虚空以作身寧惟氣稟二儀道周萬物而已哉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爲用絶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冉及左元放葛先子河上公柱下史並駈駈於方内何足道

哉自我合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慈雲消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弟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教無墜特恃斯乎但正像侵移群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乎季運旣當徂北稍後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佇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六百餘年矣自後唐僧會竺法維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倡慧嚴慧觀之徒並能銷聲柱冠翕然歸向爰至皇唐玄奘法師德隆終古聲高宇宙涉歷諸國百有五十翻譯經論千有五百盡善盡美可稱可讚前後寶軸幾向五千法門弘闡綱門繁熾道俗蒙益焉可勝言吾少習周孔之文典晚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群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沉泥本號離欲之逸人摧邪之大將吾欣儔黨其謂此乎今列前

後翻譯總有一十八代所出衆經五千餘卷佛法東流三度滅法失譯經本三百一十部五百三十八卷今此所列總述帝王年代大小乘經部袠綱要具録人法寄在大命兼述古今道俗英賢博學依傍佛經所出百家諸子向有三千餘卷又列帝王前後興福多少又列佛降閻浮隱顯年代略算時節如是要用並附其後庶將來哲同鑒博記矣

翻譯部第二

竊觀上代有經已來賢德筆受每至度語無不稱云譯胡爲漢且東夏九州名西域爲天竺者是總名也或云身毒如梵稱此方爲脂那或云真丹或作震旦此蓋承聲有楚夏耳若當稱漢漢止劉氏兩代一號已後禪讓魏晉不同須依帝王稱謂甄別今爲此録悉改正之又胡之雜戎乃是西方邊俗（三）類此互有羌蠻夷之屬何得經書乃云胡語佛生天竺彼土士族婆羅門者總稱爲梵梵者清淨也承佩光音色天其光音天梵世最爲下劫初來此食地肥者身重不去因即爲人仍其本

名故稱爲梵語言及書既象於天是以彼云梵書梵語如舊日僧悉稱俗姓云釋迦者起自秦代有沙門釋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乃云既存剃染紹繼釋迦子雖異父而姓無殊今者出家宜悉稱釋及翻四含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衆咸歎服其四姓者一刹帝利此是王種二婆羅門是高行人三名毗舍如此土民四名首陀最爲卑下如此土皂隸而安正當晉秦之時刊定目録刪注群經自號彌天揩模季葉猶言譯胡爲秦此亦崑山之一礫未盡美焉但上來有胡言處並以梵字替之庶後哲善談得其正眞者也

後漢朝譯傳道俗一十二人所出經律等三百三十四部 四百一十六卷失譯經一百二十五部一百四十八卷也

前魏朝傳譯僧六人所出經律等一十三部二十四卷

南吳孫氏傳譯道俗四人所出經傳等一百四十八部 一百八十五卷失譯經一百一十部二百九十一卷

西晉朝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戒等四百五十一部 七百一十七卷失譯經八部一十五卷

東晉朝傳譯道俗二十七人所出經傳等二百六十三部五百八十五卷失譯經五十三部五十六卷

前秦符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等四十部二百三十八卷

西秦乞伏氏傳譯僧一人所出經十四部二十四卷失譯經一卷

後秦姚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一百二十四部六百六十二卷

北涼沮渠氏傳譯道俗八人所出經傳三十二部二百二十四卷失譯經五部一十七卷

宋朝傳譯道俗二十三人所出經傳二百一十部四百九十卷

前齊朝傳譯道俗一十九人所出經傳四十七部三百四十六卷

梁朝傳譯道俗二十一人所出經律傳等九十部七百八十卷

後魏元氏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論傳錄八十七部三百二卷

後齊高氏傳譯道俗二人所出經論七部十五卷

後周宇文氏傳譯道俗一十一人所出經論天文等三十部一百四卷
陳朝傳譯道俗三人所出經論傳疏等四十部三百四十七卷
隋朝傳譯道俗二十餘人所出經論等九十餘部五百一十餘卷
皇朝傳譯僧等十有一人所出經論等二百餘部一千五百餘卷　衆經律論傳合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五萬六千六百七十紙　三百二十六秩除新翻經　大乘經一譯二百四部六百八十五卷一萬四十三紙　六十六秩　大乘經重翻二百二部四百九十七卷七千二百九十紙　四十九秩　小乘經一譯一百八部四百三十五卷六千三百九十紙　四十九秩　小乘經重翻九十六部一百一十四卷九百七十七紙　六秩　小乘律三十五部二百七十四卷五千八百一十三紙　二十八秩　大乘論七十四部五百二卷九千一百四十紙　五十二秩　小乘論三十三部六百七十六卷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七紙　六十八秩　賢聖集傳四十九部一百八十四卷二千八百八紙　一十八秩

雜集部第三

自仙苑告成金河靜濟敷宇群品汲引塵朦隨機候而設謀猷逐性欲而陳聲教網羅一化統括大千受其道者難訾傳其宗者易曉遂能流被東夏時經六百翻譯方言卷數五千英俊道俗依傍聖宗所出文記三千餘卷莊嚴佛法顯揚聖教文華旨奧殊妙可觀歷代隱顯部袟散落雖有大數不足者多尋訪長安滅向千卷唯聞廬山東林之寺即是晉時慧遠法師所造伽藍綱維住持一切諸經及以雜集各造別藏安置並足知事守固禁掌極牢更相替代傳受領數慮後法滅知教全焉今隨所見聞者具列如左

耆闍崛山解見僧祐録　衆經目此二本西晉沙門竺法護出　即色遊玄論　辯三乘論　釋勝論　聖不辯知論　道行指歸　本業四諦序　本起四諦序

右七部七卷東晉哀帝時沙門支遁撰

字遁林

毗曇指歸一卷哀帝時沙門竺僧度撰　歷遊天竺記傳一卷東晉平陽沙門釋法顯撰

法性論　明報應論　釋三報論　辯心識論　不敬王者論　沙門袒服論　佛影讚　妙法蓮華經序　修行方便禪經序　三法度論序　大智度論序　大智度論要略鈔二十卷　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 并開什法師答

右十三部總有三十五卷晉孝武及安帝時廬山沙門釋慧遠撰

神無形論一卷東晉帝時揚都瓦官寺沙門釋僧敷撰

維摩經子注五卷　窮通論

右二部六卷晉孝武帝時廬山東林寺沙門釋曇說撰是遠法師弟子

人物始義論一卷晉成帝時沙門釋法暢撰

高逸沙門傳一卷晉孝武帝時剡東仰山沙門釋法濟撰 缺十七

立本論九篇　六識指歸十二首

右二卷晉孝武帝時荊州上明寺沙門釋曇微撰

馬鳴菩薩傳　龍樹菩薩傳　提婆菩薩傳

實相論　什法師注
右四卷至後秦晉安帝時天竺國鳩摩羅什法師譯撰
般若無知論　不真空論　物不遷論　涅槃無名論
右四卷晉安帝時京地沙門釋僧肇撰
釋駮論一卷晉安帝時沙門釋道恒撰
善不受報論　佛無淨土論　應有緣論
頓悟成佛論　佛性當有論　法身無色論
二諦論
右七卷宋朝初龍光寺沙門釋竺道生撰
三寶記二十卷　淨住子二十卷　宣明驗三卷　雜義記二十卷
右四部六十三卷齊司徒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撰
承天達性論　冤魂志一卷　誡殺訓一卷
右三部齊光禄大夫顏之推撰
述僧中食論一卷南齊沈休文撰
冥祥記一部十卷齊王琰撰

出三藏集記十六卷　法苑集一十五卷
弘明集一十四卷　世界記一十卷　薩婆
多師資傳五卷　釋迦譜四卷　大集等三
經記　賢愚經記　集三藏因緣記　律分
五部記　經來漢地四部記　律分十八部
記　十誦律五百羅漢記　善見律毗婆沙
記

右十四部七十二卷至梁朝揚州建安
寺沙門釋僧祐撰

衆經要覽法偈二十一首一卷梁武帝時沙
門釋道歡撰 _{悉信論疏二卷梁太清四年真諦法師出}

衆經要抄一部并目録十八卷梁帝勑莊嚴
寺沙門釋僧旻等於定林上寺撰出

華林佛殿衆經目録四卷梁帝勑安樂寺沙
門釋僧紹撰

經律異相一部并目録五十五卷　名僧傳
并序目三十一卷　衆經供聖僧法五卷

衆經目録四卷　衆經護國鬼神名録三卷

衆經諸佛名三卷 _{十六年出}　衆經擁護國土
龍王名録一卷　衆經懺悔滅罪三卷　出

要律儀二十卷
右此九部一百二十二卷梁帝勑莊嚴
寺沙門釋寶唱等撰集
大般涅槃經子注一部七十卷梁朝建安寺
沙門釋慧朗注
義林一部八十卷梁簡文帝勑開善寺沙門
釋智藏等二十大德撰
内典博要一部四十卷湘東王記室虞孝敬
撰頗同皇覽類苑之流後得出家改名惠命
高僧傳一部十四卷并目録梁朝會稽嘉祥
寺沙門釋慧皎撰
伐魔詔一卷梁朝僧會撰
轉法輪論一部一百八十卷梁朝勑大德并
學士撰
婆羅門天文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年摩
勒國沙門釋達流支法師譯出
大品經子注一部五十卷或百卷梁武帝注
法寶連璧一部二百卷梁簡文帝蕭綱在儲
宫日躬覽内經指撝科域令諸學士編寫連
成有同華林遍略

京師塔寺記一部二十卷梁朝尚書兵部郎中兼史學士臣劉璆奉勅撰
神不滅論一卷梁朝鄭道子撰
婆藪槃豆傳一卷　翻外國語七卷　衆經通序二卷

右三部十卷陳朝西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羅陳翻云真諦譯出
洛陽地伽藍記一部五卷元魏鄴都期城郡守楊衒之撰
五明論　一聲論　二醫方論　三工巧論　四咒術論　五因明論

右此五論至魏明帝時波頭摩國三藏律師攘那跋陀羅共闍那耶舍於長安舊城譯
周衆經要二十二卷　一百二十法門一卷

右此二部魏丞相王宇文黑泰沙門釋曇顯等撰
釋老子化胡傳一卷　十八條難道章一卷

右二卷周朝新州願果寺沙門釋僧勔撰

散華論一部八卷周朝揚州栖玄寺沙門釋慧善撰
至道論　淳德論　遣執論　不殺論　去是非論　修空論　影喻論　法界實人銘　斷食想文　僧崖菩薩傳　韶法師傳　驗善知識傳
右十二卷周朝武帝時沙門釋亡名著
三寶集一部十一卷周朝武帝時沙門釋靜藹依諸經撰
二依論一卷周朝武帝時沙門釋道安撰
笑道論一部三卷周武帝勑前司隸毋極伯甄鸞銓衡佛道二教作
周高祖問難佛法一部二卷周武帝共前僧鄴都任道林論議武帝勑撰
王氏破邪論一卷周武帝時相州前沙門王明廣對衛元嵩破佛法事　録十
安民論十二卷　陶神論十卷　因果論二卷　聖迹記一卷　十二
右四部二十五卷隋朝相州大慈寺沙門釋靈裕撰

對根起行雜録集三十六卷　三階位別録集四卷

右二部四十卷隋初西京真寂寺沙門釋信行撰

衆經目録集七卷隋朝開皇十四年大興善寺沙門釋法經等二十大德奉勅撰揚化寺沙門明穆日嚴寺沙門彦琮區域條分靡縷緝維

十種大乘論一卷隋大興善寺沙門釋僧粲撰

論場一部三十一卷隋大興善寺沙門成都釋僧琨集

凡聖六行法二十卷亦有十卷七卷五卷三卷一卷成者

右此六部凡四十六卷隋滄州逸沙門釋道正撰

達磨笈多傳四卷　通極論一卷　辯教論一卷　辯正論一卷　通學論一卷　善財童子諸知識録　新譯經序　福田論一卷　僧官論一卷　西域玄志一卷

右此十部二十二卷隋朝日嚴寺沙門

釋彥琮撰
述釋道安智度論解二十四卷　存廢論一卷　傷學論一卷　獻脩論一卷
右四部二十七卷隋朝長安舍衛寺沙門釋慧影撰
旌異傳一部二十卷（録十）隋朝相州秀才儒林郎（卜二）侯君素奉文皇帝勑撰
通命論二卷隋朝晉王府祭酒徐同卿撰
内外傍通比校數法一卷隋朝翻經學士涇陽劉憑撰
開皇三寶録一部一十五卷隋朝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撰
衆經法戒一部十卷隋開皇十五年文帝勑令有司撰
翻經法式論十卷　諸寺碑銘三卷
右此二部十三卷後隋翻經沙門釋明則所撰
序内法一卷　内訓一卷
右此二卷後隋翻經沙門釋行炬撰
香城甘露一部五百卷後隋勑慧日道場沙

門釋智果并有司共撰
三德論一卷　入道方便門二卷　鏡喻論一卷　無礙緣起一卷　十種讀經儀一卷　無盡藏儀一卷　發戒緣起二卷　法界圖一卷　十不論一卷　禮佛儀式一卷
右此十部一十二卷大唐西京延興寺（禅十）（十三）沙門釋玄琬撰
破邪論一卷　辯正論八卷
右此兩部九卷皇朝終南山龍田寺沙門釋法琳撰
折疑論一卷　續詩苑英華十卷　注金剛般若經一卷　諸經講序一卷
右此四部十三卷皇朝西京紀國寺沙門釋慧淨撰
内德論一卷皇朝門下典儀李師政撰
辯量三教論三卷　禪觀四詮論十卷
右此二部十三卷皇朝京師西明寺沙門釋法雲撰
注僧尼戒本二卷（疏記四卷）　注羯磨二卷（疏記四卷）
行事刪補律儀三卷　釋門正行懺悔儀三

卷　釋門亡物輕重儀一卷　釋門章服儀一卷　釋門歸敬儀一卷　釋門護法儀一卷　釋氏譜略一卷　聖迹見在圖贊一卷　佛化東漸圖贊三卷　釋迦方志二卷　古今佛道論衡四卷　大唐内典録十卷　續高僧傳三十卷　後集續高僧傳十卷　廣弘明集三十卷　東夏三寶感通記三卷　西明寺録一卷　感通記一卷　祇洹圖二卷　遺法住持感應七卷

右此二十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皇朝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禪林抄記一部三十卷西京弘福寺沙門會隱西明寺沙門玄則等十人皇朝麟德二年奉勅比門西龍門修書所於一切經略出

注金剛般若舍衛國二卷皇朝麟德二年西明寺沙門玄則注　十四

大唐西域傳一部十三卷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門玄奘奉勅撰

法苑珠林一百卷　善惡業報論二十卷

大小乘禪門觀十卷　受戒儀式四卷　禮

佛儀式二卷　大乘十觀一卷　敬福論三卷　四　津討要五卷　四分律尼鈔五卷　金剛般若集註三卷

右此十部一百五十三卷皇朝西京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大唐衆經音義一部二十卷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門釋玄應撰

注新翻能斷金剛般若一卷　注二帝三藏聖教序一卷

右二卷皇朝西京普光寺沙門釋玄範注　法

西京寺記二十卷　沙門法琳別傳三卷　沙門不敬録六卷

右三部二十九卷皇朝西京弘福寺沙門釋彦琮撰

注般若多心經一卷皇朝武侍極字愍之注　録十

注涅槃經四十卷皇朝辯州刺史李玄霙注　十五　是英公第

中天竺行記十卷皇朝朝散大夫王玄策撰

西域志六十卷　畫圖四十卷

右此二部合成一百卷皇朝麟德三年奉勑令百官撰

冥報記二卷皇朝永徽年內吏部尚書唐臨撰

冥報拾遺二卷皇朝中山郎餘令字元休龍朔年中撰

六道論十卷皇朝左衛長史兼弘文館學士楊尚善撰

顯常論二卷皇朝李玄冀撰

辯真論一卷皇朝元萬頃撰

歸心錄三十卷右威衛錄事蕭宣慈撰

般若部第四

大般若經梵本二十萬頌翻成六百卷合有四處一十六會慈恩寺玄奘法師譯

第一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一十三萬二千六百頌

右翻成四百卷七十九品單譯

第二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二萬五千頌

右翻成七十八卷八十五品重譯當大

品放光光讚三本總八十卷今翻成七十八卷依梵本同

第三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一萬八千頌

右翻成五十九卷三十一品單譯

第四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八千頌

右翻成一十八卷二十九品重譯當小品道行新道行明度四本今翻成一十八卷依梵本同

第五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四千頌

右翻成一十卷二十四品單譯

第六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二千五百頌

右翻成八卷一十七品重譯當勝天王般若

第七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重譯當文殊般若

第八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四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九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三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重譯當金剛般若

第十會在他化自在天王宮未尼寶藏殿上（祿十十七）說梵本三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十一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施波羅蜜多梵本二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單譯

第十二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戒波羅蜜多梵本二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單譯

第十三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忍波羅蜜多梵本四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十四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勤波羅蜜多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單譯

第十五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定波羅蜜多

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單譯
第十六會在王舍城竹林園白鷺池側說慧波羅蜜多梵本二千五百頌
右翻成八卷無品單譯
此十六會序長安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與福部第五
自釋教之來震旦開濟極焉發悟疎通廓清塵染其中瑞應具編前聞具述數條用呈後學昔士行尋教意在大乘將發西域乃有留難遂化經投火經身不灰火爲之滅遂東達此土即放光經是也又曇無讖獲涅槃經至於涼土盜者夜竊舉而不起稽首謝焉周武之凌法也像毀經焚咸見藏經相從騰上奄入空際如斯衆矣不可具書然弘教在人有國爲本度人立寺圖像譯經時約相求故叙由來昌明佛教而漢魏以往固無德而稱聞晉宋迄今輒略銓序
晉世祖武皇帝大弘佛事廣樹伽藍晉惠帝洛下造興勝寺常供僧百晉敏帝於長安造通靈白馬二寺

右西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譯經一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人

晉中宗元帝江左造元官龍宮二寺供丹陽千僧晉肅宗明帝造皇興道場工二寺集義學百僧晉顯宗成帝造中興鹿野二寺集義學千僧晉太宗簡文帝造像度僧立寺長干寺起木塔晉烈宗武帝造皇太初立本起寺晉安帝於育王塔立大石寺

右東晉一百四戴立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譯經二十七人二百六十三部僧尼度二萬四千人

宋高祖武帝口誦梵本手寫成經造塵旃法王等四寺常供千僧宋太宗明帝造大八金像解齋感佛舍利造弘普中寺召諸名僧宋太祖文帝奉齋不殺造禪寂寺常供千僧

右宋時合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譯經二百二十部僧尼三萬六千人

齊太祖高帝手寫法華口誦般若四月八日常鑄金像七月十五日普寺造盆供僧三百造招玄遊賢二陟屺正觀二寺齊世祖武帝造三百名僧三教格量四年教定齊高宗明帝寫一切經造千佛像口誦般若常持法華造歸依寺召集禪僧常持六齋

右齊時合寺二千一十五所譯經七十二部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

梁高祖武帝制五時論傳四方等造光宅同泰五寺常供千僧國內普持六齋八戒梁太宗簡文帝造茲敬報恩二寺剌血自寫般若十部願忌日不食而齋撰集記二百餘卷法寶連璧亦二百餘卷梁中宗元帝造天居天宮二寺供有千僧自講法華成實

右梁時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譯經二百四十八部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人

梁宣帝　梁明帝

右二主中興社稷荊州造天皇陟屺大明等諸寺治在江陵一州佛寺一百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

陳高祖武帝揚州造東安興皇天居四寺寫一切經一十二藏造金銅像一百軀度二萬人寫五十藏經治故寺三十一所陳世祖文帝寫五十藏經度僧尼二千人治故寺六十所也陳高宗宣帝揚州禁中造太皇寺剎高十五丈下安佛爪造金像二萬餘軀治故寺五十所故像一百三十萬軀寫十二藏經一萬人度

右陳時五主四十四年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國家新寺一千七百官造者六十八所郭內大寺三百餘所僧尼三萬二千人譯經十一部輿地圖云梁武都下舊有七百餘寺屬侯景作亂焚燒蕩

盡有陳既統國及下人衆皆脩葺表塔相望星羅揚輦經像之富不可殫言

魏太祖武皇帝（元氏）於窮地造十五級塔又立開泰定國二寺寫一切藏經造千金像三百名僧每月法集　魏高宗文成帝（重復佛教更開釋門凡度僧尼三萬人）　魏顯祖獻文帝（造招隱寺召坐禪僧魏高祖十二十）於鄴造安養寺名四方僧六宮舍女皆持年三長月六齋月別造像放人出家手不釋卷須便爲誦爲先皇弗治大行俱施度僧尼一萬四千　魏世宗宣武帝於式乾殿自講維摩造普通太定四寺常供千僧　魏肅宗孝明帝於鄴下大覺寺造　魏敬宗孝莊帝造五精舍一萬石像　西魏武帝長安造陟屺寺供二百僧　魏文帝造般若寺用給貧者口誦法華

身持佛戒

右元魏君臨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國家大寺四十七所北臺恒安鐫石置龕東三十里王公等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所造寺者三萬餘所總度僧尼二百餘萬譯經四十九部佛教東流此焉爲盛惟太武時信用司徒崔皓佞說凌廢正教潛隱七年後知詐佞戮誅崔氏還復佛教光闡於前

齊高祖文宣皇帝（登祚受禪於僧朗禪師受菩薩戒畿內禁酒放鷹

除網又斷天下屠宰年三月六勑民齋戒公私葷辛亦除滅之度人八千齊肅宗八千四十七卷度三千許僧齊世祖武成帝造寶塔轉大品經

右高齊六君二十八載皇家立寺四十三所譯經一十四部度人與魏相接

周孝明帝爲先皇造織成像高二丈六尺（廿一）等身檀像一十二躯幷諸侍衛（綠十）周太祖文帝至長安造追遠陟岵大乘等六寺度僧千人又造五寺供養寶禪師周孝宣帝重隆佛日造素像四龕一萬餘躯寫般若經二千卷六齋八戒常弘不絕

右周時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合寺九百三十一所譯經一十六部孝愍皇帝創基未久佛法不開高祖神武皇帝不信三寶現報重惠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三年周朝廢寺成乃與立之名山之下各爲立寺一百餘州立舍利塔度僧凡二十三萬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寫經四十六藏一十三萬二千八十六卷修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躯自餘別造不可具知之隋煬帝爲孝文皇帝獻皇后長安造二所官供十年修故經六百一十二藏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像十萬一千躯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度僧六千二百人矣

右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

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
人譯經八十二部
唐高祖太武皇帝纂堯居晉契武基周雲起
龍騰撫期今世叶一匡以興運因九合而樂
推發自參墟克定京室子俗之規已布約法
之教使申并集五星化覃四表地網還正天
維更張自東徂西遠安迩肅而義旗初指經
途華陰望祀靈壇以求多祉神祠之右式構
伽藍寔曰靈仙妙同神製金碧交映藺藻相
輝畫觀嶢嵂斜臨貝闕華臺森聳近對蓮峯
寫像書經備修禔福又於京内造會昌勝業
慈悲證果四寺及集仙尼寺又捨舊第爲興
聖寺并州造義興寺並堂宇輪奐像設雕華
武德元年於朱雀門南通衢之上普建道場
設無遮會說說法侶若驚嶺之初開濟濟名
賓似鶴林之始集車馬傾側士女軵填競庇
禪枝如爭楔飲又爲太祖元皇帝元貞皇后
造栴檀等身像三軀圖九五之神儀摸四八
之靈相剞劂之飾豈有劣於優塡鎏金之華
實無慚於斯匿又於其年仲春之月命沙門

四十九人入內行道遂使天宮梵說再流響於紫微王城祕典復揚音於黃屋爾後崇信不墜於時太宗文皇帝稟太易太初之氣資天皇天帝之靈幽房啓高陽之基姚墟構重華之業赤光流戶紫氣衝天龍顏鳳臆之形日角月懸之兆河目海口之異豐上兌下之奇聰聖玄覽知來藏往探幽入微窮神盡性凡厥天授其體自然往潛初德經綸天下屬隋氏版蕩宇內分崩火燎崐峯水飛滄海皆爲逐鹿之意各開僭號之儀河右以來龍蛇等鬻中原之地玉石俱焚遂使地表天垂競有來蘇之歎上京要服人興杼軸之悲我皇居帝子之親膺天策之命龔行九伐總統六軍莫不瓦解氷銷風從草偃凱歌獻捷無與論功既而氣浸廓清區宇平一高祖凝神毓聖馳想烟霞之外往以萬方昏墊百神愆祀屈顓陽之高風拯率土之沉溺黔黎蒙再造之德庶類荷戴成之恩不以黃屋爲心俯以蒼生爲念脫屣之懷無忘於靈府釋負之志有形於明發喜棣郊之可託祈宗祀之有主

考時練日傳大寶於少陽矣自光膺監撫作貳春宮聿遵三善爰貞萬國及天下重啓寶曆惟新臨赤縣而大誓莊嚴撫黔黎而廣興利益開四等之日遍燭堯雲揚六度之風橫流舜雨貞觀元年獻春之月受詔合京衆僧德行之者並令入內殿行道各滿七日有司供備務在精華至三年帝恐年穀不登憂矜在慮爰發綸旨簡精誠宿德幷侍者二七人於天門街析雨七日聖力冥扶稼苗重秤家豐萬箱之歛國富九年之資自爾已來常豐不絕往以初建義旗神兵剋殄矢石之下恐結冤魂其年冬令京城僧尼七日行道所有衣服悉用檀那藉此勝因竭誠懺盪戰場之處並置伽藍昭仁覺等十有餘寺至三年春又奉詔令僧尼每月二七日行道轉仁王等經官給齋供用爲常法又勑波頗三藏兼開三教備舉十科釋慧乘等一十九人與菩翻譯又爲太武皇帝於終南山造龍田寺幷送武帝等身像六軀永充供養又爲穆太后造弘福寺寺成之後帝親幸焉自點佛睛極隆

覩施因喚大德十人親對言論于時寺主道意語言及太后悲不自勝掩淚吞聲久而言曰朕以早喪慈親無由反哺風樹之痛有切于懷庶憑景福上資冥祐朕比以老子居左師等不有怨乎意曰僧等此者安心行道何敢忘焉帝曰佛道大小朕以久知釋李尊卑通人自鑒豈以一時在上即爲勝也朕以宗承柱下且將老子居先植福歸心投誠自別比來擅捨僉向釋門凡所葺修俱爲佛寺諸法師等知朕意焉又爲穆皇后於慶善館側造慈德寺沙門玄奘振錫五天搜揚正法旋鑣八水思闡微言十有九年奉詔翻譯前後褒賞格顯常倫中使相望無空旬日躬留神思爲製序文控引經宗褒揚佛理所度僧衆三萬餘人至於金銀等身眞珠像等動過萬計差難備舉今上皇帝乃聖乃神多能多藝無爲之政遠嗣驪連有道之風寔方炎昊閑田息訟比屋可封山瀆効靈中外禔福棟梁三寶荷負四生宿植善根久修勝業崇信之道發自天資孝敬之心率由眞性昔在儲貳

明發永懷爰遣有司奉為文德皇太后造慈恩寺考茲形勝襟帶市朝爰命匠人開基締構甫移銀牓即此金園法侶摩肩朝貴延首其地高墉負廓百雉紆餘層城結隅九重延袤於是廣開寶坊備諸輪奐瞻星測景置臬衡繩玉扈垂輝金鋪耀彩長廊中宿反宇千霄浮柱繡栭上圖雲氣飛軒鏤檻下帶虹蜺影塔儼其相望經臺鬱其並架聲丹青之鉅麗殫藻繢之瑰奇寶鐸鏘風金槃承露踈鐘夜徹清梵朝聞定慧之所依憑靈興之所栖宅又叙文帝序經意為述聖記文多不載略乎恭膺寶位慶祚惟新思罔極於先皇濡恋津於群品鼎湖之駕遼矣不追長陵之魂悠然滋永聿興淨業摽樹福田先帝所幸之宮翠微玉華並捨為寺供施殷厚像設雕華每至武王穆后之諱盡京僧尼七日行道太宗及文德皇太后忌日普及僧尼三七日行道造像書經度僧設供備諸聞見可略言焉顯慶之際常令玄奘法師入内翻譯及慈恩大德更代行道不替於時又出詔為皇太子西

京造西明寺因幸東都即於洛下又造敬愛寺寺別用錢各過二十萬貫寺宇堂殿尊像旛華妙極天仙巧窮神鬼又爲諸王公主於西京造資戒崇敬招福福壽二十餘寺爰勑內宮式摸遺影造繡像一格舉高十有二丈萬目駭聽絶後光前五色相宣六文交映託修揚於素手寫滿月於雙針麗越燕緹絢逾蜀錦布護列九華之彩紛綸含七曜之光送在慈恩長充供養萬機餘暇八正爲心親紆聖思躬操神筆製大慈恩寺隆國寺碑文及書湛露凝華縟緹流韻刋乎貞石傳之不朽

擊揚至理藻鏡玄沖屢詔綱黃考窮名教每論之席躬自覽焉銓定是非事詳論集既告成天地登岱勒封讓德上玄推功大聖乃發明詔頒示黎元天下諸州各營一寺咸度七僧隨有嘉祥用題厥目遂聽圖史修覽帝王道被寰區仁霑動植警目觀以崇祀昭明堂以闡化宇籠眞俗囊括古今未有我皇之盛也總章元年下詔西京更置明堂乾封二縣用旌厥德傳諸後昆

右三代已來一國寺有四千餘所僧尼六萬餘人經像莫知億載譯經一千五百餘卷

曆算部等六

唐貞觀十三年冬十月勑遣刑部尚書劉德威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韋悰雍州司功毛明素等問法琳法師曰依辯正論第五卷云姚長謙曆言佛是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申之歲始滅度因何法顯傳云聖殷王時生推於像正之記言佛周平王時出依道安作論云確執桓王費長房爲録固言莊王何故傳述乖紊無的可依仰具顯先後不同遐迩所以法師對曰琳聞大聖應生本期利物有感斯現無機不矚故經云一音所暢各隨類解論聲既爾語體亦然而傳記所明非無片理琳今正據（裕十）取彼多家先列其真（廿七）後陳其妄謹依魏國曇謨最法師及脩曆博士姚長謙等據周穆王天子傳周書異記前漢劉向列仙傳序并古舊二録後漢法本内傳及傳教法王本記吳尚書令闞澤等衆書准阿含

經等委細推究冀得依實佛是姬周第五主昭王瑕即位二十三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現白象形降自兜率託淨飯宮摩耶受胎故後漢法本內傳云明帝問摩騰法師曰佛生日月可知以不騰曰佛以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託陰摩耶即此年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於嵐毗園內波羅樹下右脇而誕故普曜經云普放大光照三千界即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即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之色昭王即問太史蘇由是何祥耶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至一千年外聲教被此昭王即遣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佛生即當此年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四月八日夜半逾城出家故瑞應經云太子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天於窻中叉手白言時可去矣因命馬行即此年也周第六穆王滿二年癸未

二月八日佛年三十成道故普曜經云菩薩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即此年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佛年七十九方始滅度故涅槃經云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出種種光地大震動聲至有頂光遍三千即周（初十廿八）書異記云穆王即位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佛入涅槃即此年也○始自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誕應已來總算年月至今大唐咸亨二年辛未之歲正經一千六百九十九載又按王玄策西域行傳云摩伽陀國菩提寺大德僧賒那去線陀據經算出云釋迦菩薩年至十九四月十五日初夜出城至三十成道至七十九入般涅槃已來算至咸亨二年始有一千三百九十五年（為西國曆算共此不同故延促有異前出是後述非也）今按法顯傳云聖出設王時生者但法顯雖外遊諸國傳未

可依年月特乖殊俗實爲河漢又異二安乙丑尚統甲寅諸無所據未足乃驗又像正之記窣見依憑安云爲論據羅什記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安世高者以漢桓帝時在洛陽翻譯信執筆者據桓帝時但羅什秦時始來世高漢時先至二師相去垂隔三百年信彼相承依而爲記非是安論造次謬陳並由當時傳者之過又循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莊王時生者房以二莊同世周莊十年即魯莊七年也但據恒星爲驗而云佛生未悟恒星別

由他事又按文殊師利般若經云佛滅度後二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化五百仙人訖還歸本土放大光明遍照世界入於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也長房言二月八日生者乃是四月非二月也然長房所判未究事根長房云周以十一月爲正言四月者今二月也雖云二月終是四月按春秋一部年用魯侯之年月取周王之月星本瑞於周世須據周之日月長房乃云佛以莊王十年二月八日生者太爲孟浪若是二月不應論星長房又

佛以四月八日下託胎者託胎既用周月現生還是周辰今言二月是亦非也若周十一月爲正如來不容十一月生凡人正月胎即十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佛俯同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王邵齋誌云周四月者夏之六月以此却推四月生者是七月胎今言六月取其節氣雖授七日終屬六日信知王邵所說不善又長房言佛以周惠王十九癸亥二月明星出時成道者亦有大過何者按劉向古舊二録云周惠王時已漸佛教一百五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若以惠王之時始成佛者不應經教已傳洛京又計惠王即莊王孫也以癸亥年推其相去唯三十年不應始得成佛經已來此尋如來化世四十九年迦葉結集在佛没後法門東漸正是周時劉向之言誠非謬矣長房之録定不可依（自十三十）詳夫聖應無方理難窺測況乃東西夐遠年代遐遥復遭六國縱横秦焚五典爲年紀者不少序帝曆者多家而互有差違增減出没皆師已意各謂指南琳今粗述見聞詳諸史牒略有遐

述揚確先後

感應緣 略引三驗

叙三寶感通靈應嘉祥意

叙後漢明帝感通初意

叙宋沙門求那感通換頭意

夫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表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顯化導之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没法爲滅障之候常臨所以捨身偈句恒列於懸崖遺法文言總集在於龍殿良是三聖敬重藉顧復之劬勞幽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誦必降徵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天竺往事固顯常談震旦見緣紛綸恒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焰滅而不焦賊徒盜菜於客堂既重而不舉或合藏騰於天府或單瑞於王臣或七難由之獲銷或二求因之果遂斯徒衆矣不述難聞敢隨傳録用程諸後故經不云乎爲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石開天人心決致然水流冰度情疑類斷斯等尚爲士俗常傳況慧捷重空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之業若影隨

形祥瑞之徒有合符契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閱前事事出傳紀志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衆矣備可覽之恐難信其文故重勸其敬也烏仗那國舊都達麗羅川中有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像高百餘尺金容晃曜靈鑑潛通有阿羅漢名末田底迦攜挈匠人昇覩史多天親觀妙色三返畢功有此像來法流東漸逮于

炎漢明帝內記云永平七年歲在甲子九月晝星西見帝夢神人身長丈六面作真金色項有日月光明飛行自在出沒無礙曉問臣吏莫不咸慶太子舍人燉煌傅毅奏稱臣聞外國淨飯王太子號悉達多捨轉輪王位出家成道名釋迦文陛下夢驚將無感也即勑便西尋過四十餘國屆舍衛都僧云佛久滅度遂抄聖教六十萬五千言以白馬馱還所經檢隘餘畜皆死白馬轉强嘉其神異洛陽立白馬寺焉貝葉真文西流爲始佛光背日東照爲初於是聲教霑洽馳騖福林風猷鼓扇載驅上國源派樞要寔建此晨周書亦云

丈六身似赤銅色以爲別爾誠感未純教來流及
宋京師中興寺有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幼學五明諸論陰陽呪術靡不該博落髮之後專精志學博通三藏爲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講誦弘宣莫能酬抗至宋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韋朗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太祖交言欣

若傾蓋初住祇洹寺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王欲請譯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劒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憂即以劒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寤心神喜悅旦起言義倘領宋語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怔夢跋陀答曰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凶搆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

陀顏容憂悴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之懇切乃流涕而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屢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至梁山之敗大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笻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渡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衲衣欲賞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祝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

頌曰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罔或尤譏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檝攸希
異執乖競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　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同捨異辯　深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除羈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契成大道　孰敢毀誹　謬謬崇德　唯唯侵衷
惟願留德　慶有發揮　望矜悃悃　垂誨慈悲
採集聖教　慕要承暉　十周方成　三業勞疲
冀傳末代　簡略知機　八邪息諍　四句殄非
法惑存信　重成智微　含生同感　願各轉依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音釋

筌畢　筌此緣切取魚器也　畢必至切掩兔弶也　甄居延切明也　楷模　楷口駭切模莫胡切楷模法式也　秩褒　秩直質切常也褒博毛切書衣也　劍　劍時漸切利也　摛　摛許為切舒也　璨　璨其鴈切美玉名也　勠　勠力救切并也　殫　殫都寒切盡也　鐫　鐫子全切刻也　闡　闡齒善切開顯也　籥　籥子管切細也　簫　簫方矩切簫與簫同　說　說所臻切喜也　剖　剖舉綺切判也　劂　劂居月切剞劂曲刀也　鑒　鑒古衘切照也　燎　燎力照切放火也　杼　杼直呂切機杼也　寖　寖子心切漸也　穅　穅苦岡切米皮也　秬　秬其炬切黑黍也　鑣　鑣悲驕切馬銜外飾也　鐵　鐵丁計切鐵結也　締　締特計切結也　臬　臬魚列切射的也　鵰　鵰都僚切鷲屬　繢　繢胡對切畫繪也　緹　緹杜兮切黃色帛也　楯　楯食尹切欄檻也　契　契胡計切契約也　楔　楔先結切木出也　音十四

大唐內典錄序

唐　沙門釋道宣　撰

修一

原夫正法稱寶誠有其由良是出俗之津途入真之軌轍所以歷劫英聖仰之如父母遂古沿今隆之如日月豈不以喪我倒之筌蹄證無生之寶位者也自仙苑告成金河靜濟數字群品汲引塵蒙隨機候而設謀猷逐性欲而陳聲教網羅一化統括大千受其道者難豈傳其宗者易曉故尊者迦葉集四篋於崛山大智文殊結八藏於圍表遂能流被來際終七萬之脩齡餘波東漸距六百之嘉運詳夫爰始梵文負之億計香象冷譯從於方言大約五千餘卷遷貿更襲澆薄互陳卷部單重疑僞凡聖致使集録奔競三十餘家舉統各有憲章徵覈不無繁雜今總會群作以類區分合成一部開為十卷依例條顯無相奪倫文雖重張義絶煩亂若夫大聖彝訓其流曰經述經叙聖其流曰論莫非徙滯之方略會正之格言珍重則超生可期疑謗則効尤斯及故試銓廣餘隨更陳序之云爾

歷代衆經傳譯所從錄第一（謂代別出經及人述作無非通法並入經收故隨經出）

歷代翻本單重人代存亡錄第二（謂前後異出人代不同又遭離亂道俗波迸今總計會故有重單緣叙莫知致傳失譯）

歷代衆經總攝入藏錄第三（謂經部繁多綱要備列從帙入藏以類相從故分大小二乘顯單重兩譯）

歷代衆經舉要轉讀錄第四（謂轉誦尋尋博繁文重義非曰被時故隨部撮舉簡取通道自餘重本存而未覩）

歷代衆經有目闕本錄第五（謂統檢羣錄校本則無隨方別出未能通編故別顯目訪之）

歷代道俗述作注解錄第六（謂註述聖言用通未悟前已雜顯未足申明今別題錄使尋覽易曉）

歷代諸經支流陳化錄第七（謂別生諸經曲順時俗未通廣本但接初心一四句須不可輕削故也）

歷代所出疑僞經論錄第八（謂正法深遠凡愚未達隨俗下化有悖真宗若不標顯玉石斯濫）

歷代衆經錄目終始序第九（謂經錄代出須識其源）

歷代衆經應感興敬錄第十

謂經翻東夏應感微祥而有蒙祐增信故使傳持惟遠

大唐內典錄卷第一

唐沙門釋道宣撰

歷代衆經傳譯所從錄第一之初

自教流東夏代涉帝朝必假時君弘傳聲略然後玄素依緒方開基構明后重其義方情存鑒護闇君順其倫軌相從而已故始自後漢爰洎維唐世變澆淳宗猷莫二皆欽承至訓爲滅結之元標體解玄圖鏡死生之本據故能傳度梵網代代滋彰斯即法施奔流時時不絕然則西蕃五竺祖尚天言東夏九州聿遵鳥跡故天書(修一)天語海縣之所絕思(三)八體六文大夏由來罕覿致令昔聞重譯方見於斯然夫國史之與禮經質文互舉佛言之與俗典詞理天分何以知耶故佛之布教說導爲先開蒙解撲決疑去滯不在文華無存卷

軸意在啓情理之昏明達神思之機敏斯其致也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斯聖言也善哉善哉願樂欲聞唯願世尊分別解說斯受法也言重意得不慮煩擧但論正悟莫叙文對斯本經也譯從方俗隨俗所傳多陷浮訛所失多矣所以道安著論五失易從彦琮屬詞八例難及斯誠證也諸餘俗習不足涉言今録彼帝世翻譯賢明并顯時君信毀偏競以爲初録且夫漢晉隋唐之運天下大同正朔所臨法門一統魏宋齊梁等朝地分圮裂華夷參政翻傳並出至於廣部傳俗絶後起前即見敷揚聯輝惟遠今則隨其時代即而編之仍述道俗所撰附之於後庶將來同覩其若面焉都合一十八代所出衆經總有二千二百三十二部七千二百卷失譯經三百一十部五百三十八卷

後漢朝傳譯道俗一十二人所出經律等三百三十四部四百一十六卷失譯經一百二十五部一百四十八卷

前魏朝傳譯僧六人所出經律等一十三部二十四卷

南吳孫氏傳譯道俗四人所出經律傳等一百四十八部一百八十五卷失譯經一百一十部二百九十一卷

西晉朝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戒等四百五十一部七百一十七卷失譯經八部一十五卷

東晉朝傳譯道俗二十七人所出經傳等二百六十三部五百八十四卷失譯五十三部五十六卷

前秦符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等四十部二百三十八卷

西秦乞伏氏傳譯僧一人所出經十四部二十一卷并失譯經八部十一卷

後秦姚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一百二十四部六百六十二卷

北涼沮渠氏傳譯道俗八人所出經傳四十二部二百二十四卷并失譯經五部一十七卷

宋朝傳譯道俗二十三人所出經傳二百一十部四百九十卷

前齊朝傳譯道俗一十九人所出經傳四十七部三百四十六卷

梁朝傳譯道俗二十一人所出經律傳等九十部七百八十卷

後魏元氏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論傳録八十七部三百二卷

後齊高氏傳譯道俗二人所出經論七部五十三卷

後周宇文氏傳譯道俗一十一人所出經論天文等二十二部一百四卷

陳朝傳譯道俗三人所出經論傳疏等四十部三百四十七卷

隋朝傳譯道俗二十餘人所出經論等九十餘部五百一十餘卷

宋朝傳譯僧等十有一人所出經論等二百餘部一千五百餘卷

自教被神州時移九代朝分真僞士雜華夷所以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之居褊隘晉宋之據江陰經部翻傳隨方而出上列兼正之國取其傳譯所由自餘不言以無通法故也庶後之覽者知其致焉

後漢傳譯佛經録第一

序曰教流源起寔本姬周秦政殄之遺蹤間出劉向校書天閣往往見有佛經依此據量不止漢明之世餘如別顯今叙其先俗中興

之始故摩列之言經出起於後漢孝明帝者帝諱莊廟號顯宗光武皇帝之第四子也神用沖簡雅爲聖則於永平七年夜夢金人身長丈六項佩日輪飛空而至光明赫奕照於殿庭旦集羣臣令占所夢通人傅毅進奏對曰臣聞昔西方有神其名爲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欣感靈瑞詔遣使者羽林中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四人往適天竺於月氏國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寫得經像載以白馬還達雒陽依漢法本內傳云于時五岳十八山館諸道士上表不許帝乃設行殿於京西任其捔力道士等設壇列莫以道經諸子置於壇上以火燒經不灰爲驗及陳祝訖經從火化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自感而死諸餘道士六百餘人並歸佛法求從出家帝許之由是廣度僧尼(六)初立十寺即於茲地立白馬寺諸州競立報白馬恩長安舊城青門道左二百餘步中興寺右即是白馬寺之餘基也竺法蘭於即便譯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自爾釋教相繼雲興沙

門信士接踵傳譯孝桓帝時以金銀作佛形像孝靈帝時光和三年遣中大夫於雒陽佛塔寺中飯諸沙門懸繒燒香散華然燈至光和七年因張角等謀誅其逆黨內外姻屬諸事老子妖巫醫卜並皆廢之其有奉佛五戒者勿坐以斯事證佛教正真涅而不淄磨而不磷妖詐塵染於我浮雲誠可重哉自秦世沙門釋利防前漢劉子政已來雖聞佛經莫知其目至於後漢方有定録經則四十二章爲首僧則迦葉摩騰最初迄於獻帝建安末齡則經一百五十二年歷一十一主華梵道俗十有二人兼撫舊遺更補先闕并古失譯合出經律三百三十四部四百一十六卷爲後漢經録運乎斯軸庶通鑒者識古今經典散聚待期明揚盛化法寶之光被矣

後漢沙門迦葉摩騰（傳一）一部一卷經

沙門竺法蘭五部一十三卷經

沙門安清字世高一百七十六部一百九十七卷經

沙門支婁迦讖二十一部六十三卷

優婆塞都尉安玄二部三卷經

沙門竺佛朔二部三卷經
沙門支曜十一部十二卷經
沙門康巨一部一卷經
清信士嚴佛調七部九卷經
沙門康孟詳六部九卷經
沙門釋曇果一部三卷經
沙門竺大力一部二卷經
諸失譯經一百二十五部一百四十八卷雜於經呪
四十二章經一卷

右一經後漢明帝世中天竺國婆羅門沙門迦葉摩騰所譯或云竺攝摩騰群錄互存未詳孰是元來不譯故備叙之以永平十年隨漢使蔡愔東返至雒已於白馬寺翻出此經依錄而編即是漢地之經祖也舊錄云其經本是天竺經抄元出大部撮引要者似孝經十八章也道安錄無出在舊錄及士行漢錄僧祐出三藏集記又載但大法初傳人少歸信使摩騰蘊其深解不復多翻後卒

雒陽載其委曲備朱士行錄及高僧傳諸雜錄等寶唱錄云竺法蘭所出者此或據其同來時耳

佛本行經五卷

十地斷結經四卷或八卷見朱士行錄後一

二百六十戒合異二卷見別錄

法海藏經一卷一本無藏字　佛本生經一卷

右五部合一十三卷是中天竺國沙門竺法蘭與迦葉摩騰同來蘭行後至在明帝世翻之初共騰出四十二章騰卒蘭自譯訖普漢武穿昆明池底值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梵人法蘭既至追以問之蘭云此乃劫燒之遺灰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又秦景使還於月支國得優填王栴檀像師第四畫像樣來至雒陽帝勅圖之於西陽城門及顯節陵上供養自爾丹素流演于今又以佛法初至異道乖競遂叙時事著漢法本內傳五卷未詳作者今見存焉

修行道地經 六卷出支敏度錄製序及寶唱錄別錄一云順道行經

大僧威儀經 四卷見別錄新附異出不同祐錄失譯分兩部部二卷此別錄合者是

法句經 四卷與威儀同見別錄分二部

禪行三十七品經 一卷見寶唱錄

十報法經 二卷祐錄云一名多增九道(修一)章經舊錄云出長阿含

陰持入經 二卷別錄云道安注解見朱士行漢錄及祐錄

大安般守意經 二卷道安云小安般見士行僧祐李廓錄

大安般經 一卷道安注見僧祐錄

雜四十四篇經 二卷或云雜經四十四篇既不題名未知何經道安出增一祐錄

大道地經 二卷初出道安注是修行經抄元中國略本或無大字出長阿含見備載

道意發行經 二卷出長阿含或一卷見道安及祐錄

禪經 二卷初出見別錄

無量壽經 二卷初出見別錄沙門曇鸞著論注解

百六十品經 一卷舊錄云增一阿含百六十章經見祐錄

大十二門經 一卷別錄云二卷出長阿含道安注見唱祐二錄

小十二門經 一卷出長阿含見唱祐二錄

七法經 一卷舊錄云阿毗曇七法行經出長阿含或直云七法行見祐錄

十四意經一卷舊錄云菩薩十四意經見祐錄
阿毗曇九十八結經一卷見祐錄
明度五十校計經二卷
難提迦羅越經一卷見祐錄
獨富長者經一卷一云獨富長者財物無付經一云無子付物經出雜阿含
長者夭惱二處經一云長者懊惱二處經一云二處惱經已下並單卷
由起長者悔過經一云申越長者悔過供佛經由起申越未詳何者
佛為那拘說根熟經一云為那拘羅長者說根熟經
長者兄弟詣佛經一云長者利師達多兄弟二人往佛所經出中阿含

四十六卷

佛神力救長者子經
阿那邠祁化七子經出增一阿含
十支居士八城人經出中阿含第六十卷
無畏離車白阿難經出雜阿含二十一卷
受呪願經一云最勝長者受呪願經
長者子制經一名制經
都伽居士見佛聞法醒悟經一云修伽陀居士佛為說法得醒悟經出雜阿含
得非常觀經一伽長者夜輸宇
舍頭諫經初出見舊錄一云舍頭諫太子明二十八宿經一云太子明星二十

出家因緣經（八宿經一云虎耳經一名佛說宇但云出家緣經）
佛度栴陀羅兒出家經
純陀沙彌經（或作沙門宇出雜阿含二十四卷）
外道出家經
精勤四念處經（出雜阿含二十九卷）
父母恩難報經（一云難報經出中阿含）
禪思滿足經（出阿含）
數息事經
禪法經
禪祕要經（出禪要祕治病經或無祕字）

世間言美色經（出雜阿含二十四卷）
一切行不恒安住經（出雜阿含三十四卷）
人受身入陰經（出修行道地經初卷）
多倒見衆生經（一無多字出出曜經第十六卷）
人身四百四病經（出修行道地經初卷）
人病醫不能治經（出修行道地經）
分別善惡所起經
斫毒樹復生經（出出曜經）
禪定方便次第法經
阿練若習禪法經（出菩薩禪法第一）
四百三昧名經

自誓三昧經 內題云獨證品第四出比丘淨行中初出與諸師出者小異
流離王經 初出增一阿含　罵意經
佛為頻頭婆羅門說像類經 出雜阿含 十一卷
婆羅門問佛布施得福經
佛為調馬聚落主說法經 出雜阿含 三十二卷
婆羅門行經 出中阿含 三十九卷
豆遮婆羅門論義出家經 出雜阿含 四十二卷
佛為事火婆羅門說法悟道經 出雜阿含
婆羅門虛偽經 出雜阿含 三十二卷
佛化大興婆羅門出家經 出雜阿含 一作火字
佛為呵支羅迦葉說自他作苦經
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 出增一阿含
四吒婆羅門出家得道經 出雜阿含 四十四卷
佛為憍慢婆羅門說偈經 出雜阿含
婆羅門服白經 出雜阿含 二十八卷
婆羅門問佛將來有幾佛經 出雜阿含
婆羅門避死經 出增一阿含
佛為婆羅門說耕田經 出雜阿含 一無田字
七老婆羅門請為弟子經
婆羅門通達經論經 出雜阿含 二十五卷

佛覆裸形子經 出生經一名審裸形子經
婆羅門解知衆術經 出雜阿含
佛為婆羅門說四法經 出雜阿含第二卷
佛為年少婆羅門說善不善經
如幻三昧經 或二卷 安般經
內藏經 元嘉二年十月第二譯一名內百品一名百寶見朱士行漢錄
五門禪要用法經 初出 水喻經 出增一阿含
浮木譬喻經 鷿喻經 出六度集
提婆達生身入地獄經 出出曜經
摩那祇女人誹謗佛生身入地獄經
尸迦羅越六向拜經 一名大六向拜經與法護出少異
人本欲生經 出長阿含道安注見祐錄
鬼問目連經 地獄罪人衆苦經
目連見衆生身毛如箭經 出雜阿含十九卷
摩訶衍精進度中罪報品經
尊者薄拘羅經 出中阿含第八卷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一云阿難問事經一云事佛吉凶經
迦旃延無常經 出生經第二卷
當來變滅經
堅心正意經 一名堅心經一名堅意經

分明罪福經
多增道章經舊錄無道字出長阿含一名異出十報法
金色女經
承事勝已經
舍利弗悔過經
小般泥洹經見修行道地經別錄
阿難同學經出增一一十八卷
商人脫賊難經
過去彈琴人經出雜阿含四十八卷
世間強盜布施經出增阿含
前世爭女經出生經
悔過法經
太子夢經
慈仁不殺經十三
商人子作佛事經出長含
呪賊經
梵天詣婆羅門講堂經出增一
五陰成敗經出修行道地經
五戰鬪人經出增一
五行經
良時難遇經
蓮華女經
昔有二人相愛敬經出出曜經
住陰持入經或二卷
卒逢賊結衣帶呪經
八光經
五法經見僧祐錄
三妻經
求離牢獄經
孤母喪一子經
鏡面王經出六度集

子命過經出生經
歎寶女經一云舍利弗歎寶女說不思議經
大迦葉遇尼揵子經出長阿含
正齋經
阿那律思惟目連神力經
舍利弗問寶女經
月燈三昧經出大月燈三昧經
阿難惑經出人本欲生經
迦葉詰阿難經一云迦葉責阿難雙度羅漢喻經初出
大乘方等要慧經

佛印三昧經

空淨天感應三昧經舊云空淨三昧經
情離有罪經世注為疑
義決律一卷一云義決律法行或云經者道安云出阿含見祐録
四諦經與孟詳出小異道安云出長含經已前見祐録三十四部四十卷餘雜出附見
寶積三昧文殊問法身經一名遺日王（十一）三昧寶積經
法受塵經見祐録
阿含正行經一名佛說正意經
揵陀國王經或無國字
十八泥犁經一名十八地獄經

藥王藥上菩薩觀經

禪行法想經見唱祐二録

佛說處處經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一名地獄報應經
犯戒罪報輕重經一名犯罪經
閻成十二因緣經一名十二因緣經見祐錄
本相倚致經出中含吳錄云大相倚致經見祐錄與緣本致經同見士行漢錄
普法義經一名具法行經出長含見士行及祐錄
摩鄧女經一名摩登女經一名阿難爲蠱道女惑經
漏分布經道安云出長含見士行祐二錄
是法非法經出中含見士行祐二錄
一切流攝守因緣經舊錄流攝經一云一切流攝守經吳錄無一切

七處三觀經道安云出雜阿含祐錄同出朱士行錄
九橫經出雜阿含
八正道經出雜阿含見行祐二錄
五陰譬喻經一名水沫所漂經出雜阿含見行祐二錄
轉法輪經一名法輪經出阿含見安祐二錄
思惟要略經一名思惟經
請賓頭盧法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一云斷十二因緣一云阿含口解經者一云安侯口解經或云安玄譯據題不介
阿毗曇五法行經或云阿毗曇五法經出長阿含

右並後漢桓帝元嘉元年有安息國太子名清字世高次當嗣王讓位與叔既而捨國出家懷道遊方弘化為務以桓帝建和二年振錫來儀届于雒邑少時習語大通華言慨法化猶微廣事宣譯至靈帝世二十餘年凡譯一百七十餘部合一百九十餘卷其釋道安録僧祐録三藏記慧皎高僧傳等止云高出經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然而不倦焉余廣詢求究檢群録紀述世高互有出没將知權迹隱顯多在見機隨便開譯致有他所闕而未傳者又其傳録之未果云古舊二録所載之者此並出高刪正前譯不必全翻然世高從西至於中原巡歷江南嶺表東越方始現隱周行顯迹是聖不凡今總群篇備搜雜紀有題注者多是河西江南道路隨逐因緣從大部出録目分散未足致疑彼見故存此寧不續敢依諸集緝而編之

散在諸分詳覈可委冀廣法流知本源
注欲識其迹具諸僧傳任具鏡也

大集經二十七卷初出見李廓録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十卷初出名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或八卷一名波若道行品經出支敏度及祐録

首楞嚴經二卷後漢中平三年二月八日初出見士行祐二録吳録云三卷修一

無量清淨經二卷見吳録與帛延出者異本一云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阿閦佛國經二卷一云阿閦佛剎菩薩學成經一名阿閦佛經一卷見士行祐録

孛本經二卷初出見僧祐録

屯真陀羅所問經二卷初出舊録云屯真陀羅尼王經見士行及祐録

阿闍世王經二卷初出道安云長舍具僧祐集記

佛遺日摩尼寶經一卷出方等部一名摩訶衍寶藏經一名大寶積經古品云遺日般若經見祐録

大寶積經余尋此經與前略同以光和二年初出道安云摩尼寶經或二卷見舊録及士行漢録僧祐録

文殊師利問署經一名問署經道安云出方等部見吳録及祐録

內藏百寶經一名內藏百品經第二出與世高譯少異道安云出方等部偏校羣録並云百寶故知即此經也

胡般泥洹經初出或二卷見朱士行漢録及三藏記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一云阿闍世王經
大方便報恩經見吳錄
光明三昧經安錄無見吳錄及三藏記
禪經見別錄
雜譬喻經凡十事祐云失譯今檢見別錄故載之
阿育王太子壞目因緣經此佛滅後一百三十七年育王方出故非佛說一本無經字祐錄明之
咒沙經一云見別錄及三藏記

右二十一部六十三卷是月支國沙門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以漢桓帝世建和歲至中平年於雒陽譯河南清信士孟福張蓮等筆受檢僧祐錄有二十四部今案經目止獲如前其中有胡般泥洹等經者未詳胡字之本也竊觀上代有經已來賢德筆受每至度語無不稱云譯胡為漢且東夏九州名西域為天竺者是總名也或云身毒如梵稱此方為脂那或云真丹或作震旦此蓋承聲有楚夏耳若當稱漢漢止劉氏兩代一號已後禪讓魏晉不同須依帝王稱謂

甄別今爲此録悉改正之又胡之雜戎乃是西方邊俗類此並氐羌蠻夷之屬何得經書乃云胡語佛生天竺彼土士族娑羅門者總稱爲梵梵者清淨也承胤光音色天其光音天梵世最下劫初來此食地肥者身重不去因即爲人仍其本名故稱爲梵語言及書既象於天是以彼云梵書梵語如舊日僧悉稱俗姓云釋迦者起自秦世有沙門釋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乃云既存剃染紹繼釋迦子而異父豈曰承襲今者出家宜悉稱釋及翻四含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衆咸歎服四姓一刹帝利此是王種二婆羅門是高行人三名毗舍如此士民四名首陀最爲卑下如此皁隸而安正當晉秦之世刊定録目删注群經自號彌天楷模季葉猶言譯胡爲秦（後一）此亦崑山之一礫未盡美焉但上來有胡言處並以梵字替之庶後哲善談得其正真者也（十八）

法鏡經二卷或一卷康僧會注見僧祐録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一云斷十二因緣經一云安侯口解經
右二部三卷是安息國優婆塞都尉安玄於後漢靈帝光和四年遊賓雒陽因遇經至又逢佛調即共翻譯佛調筆受亦世號爲安侯騎都尉云

般舟三昧經二卷舊録云大般舟三昧經一卷第二出見高僧傳
道行經嘉平元年譯見朱士行漢録及三藏記道安云是般若抄外國高明者所撰安爲之注并製序

右二部合三卷天竺沙門竺佛朔以靈帝之世賫道行經來適雒陽轉梵爲漢

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其音句棄文存質深得經意光和中更譯般舟識爲傳語孟福張蓮筆受文少勝前事在識傳

小本起經二卷或云修行本起或云宿行近來加小字見舊録及高僧傳
成具光明定意經一云成具光明經一云成具光明三昧經見朱士行支敏度僧祐慧皎等四録

馬有八態譬人經一馬有八弊經一八態經一名馬有惡態經
賴吒和羅經初出道安云出方等部
首至問佛十四事經或無佛字
聞成十二因緣經第二出與世高十二因緣經少異

墮落優婆塞經　小道地經
阿那律八念經或直云八念經見舊録　馬有三相經
大摩耶經或無大字
右一十一部西域沙門支曜以靈帝世於雒陽譯
問地獄事經一卷見朱士行漢録
右一經一卷中國沙門康巨以靈帝中平四年於雒陽譯並言直理詣不加潤飾
古維摩詰經二卷初出見古録及朱士行漢録
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二卷一名決了諸法如幻三昧經
思意經亦云益意經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或無菩薩字亦二卷者
内六波羅蜜經亦云内外者安云出方等經
十慧經佛調自撰出并注序亦云沙彌十慧見僧祐寶唱及高僧傳等三録
迦葉詰阿難經第二出見本號及寶唱二録與世高出迦葉責阿難處度羅漢喻經大同小異
右七部一十卷臨淮清信士嚴佛調當靈帝世於雒陽譯並理得音正盡經微

盲郢匠之美見述後代焉

梵網經二卷初出　報福經一卷或云福報經見吳錄

中本起經二卷初出一名瑞應本起見三藏記

興起行經二卷一名十二緣見吳錄

四諦經與世高譯小異見竺道祖漢錄

右六部九卷中天竺國沙門康孟詳獻

帝時於雒陽譯

修行本起經二卷

右一經二卷建安二年二月沙門釋曇果與竺大力康孟詳於迦維羅衛國賫梵本來於雒陽譯孟詳度爲漢文釋道安云孟詳所翻爽爽流便足騰玄趣矣又釋道安錄云中本起經二卷一云太子中本起經亦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此梵本於雒陽以建安十二年翻孟詳度語見始興錄及長房錄余以詳公所譯與前無異故兩別來由耳

梵本經四卷似長安中出今應言梵本

泥洹後千歲中變記經四卷一名千歲變經

合道神足經一名道神足無極變化經

諸經佛名二卷　崔皇譬喻經二卷
觀無量壽佛經一卷已後並單卷
龍種尊國變化經
過去香蓮華佛世界經
佛見牧牛者示道經　三千佛名經
五十三佛名經（後一）　十方佛名經（廿一）
賢劫千佛名經一惟有佛名與曇無闍所出四諦經千佛名異
稱揚百七十佛名經亦直名百七十佛名
南方佛名經一名治城寺經　滅罪得福佛名經是呪經
觀世音所說行法經

彌勒為女身經
寂調意所問經一名如來所說清淨調伏經與前經所出異
薩陀波崙菩薩求深般若圖像經
菩薩生地經　菩薩所生地經
菩薩受戒法經異出本　受菩薩戒次第十法
菩薩懺悔法
初發意菩薩常晝夜六時行五事
六菩薩名　善唄比丘經
僧名數事行　比丘諸禁律
摩訶僧祇律比丘要集一名摩訶僧祇部比丘隨用要集法

比丘尼十戒經　受十善戒經
四天王經（後有呪似後人所附出雜阿含）
行檀波羅蜜經（或云一切施主行檀波羅蜜經）
功德莊嚴王八萬四千歲請佛經
摩調王經（異出）　誨子經
教子經（一名須達教子經舊錄云須達訓子經）
福子經　小兒聞法即解經
菩薩修行經（一名長者威施所問菩薩行經或云長者修行經）
長者賢首經
長者命終無子付囑經

質多長者請比丘經
善德婆羅門求舍利經
外道誘質多長者經　無害梵志執志經
梵志避死經　梵志喪女經
梵志觀無常得解脫經
貧子得財發狂經（卅一）　獼狗齧王經（卅二）（舊錄云獼狗經）
居士物故為婦鼻虫經
鐵城泥犁經　勤苦泥犁經
地獄經　積骨經
苦陰經　持齋經

人弘法經
觀世樓炭經
惟日雜難經
摩訶刹頭經 與舊灌頂經同少異
清淨法行經
十住毗婆沙經
轉女身菩薩經 一名樂瓔珞莊嚴方便經一出
受持佛名不墮惡經
十二因緣章經 舊録云十二因緣經
七寶經
華嚴瓔珞經一卷
波若得經
內身觀章經
摩訶衍寶嚴經
佛遺日摩尼寶經
沙門爲十二頭陀經
三十二相因緣經 與安公失源所出三十二相大同小異
三十七品經 異出本
般舟三昧念佛童經
度伽三摩斯經 譯云修行略一名達摩多羅禪法一云達摩多羅菩薩撰禪要集修一
禪要呵欲經
法句譬喻經
胡音偈本 今應云梵音
恒怒尼百句
五言詠頌本起一百四十首
恒河譬經 卅三異本
譬喻經
阿彌陀佛偈
讚七佛偈

道行品諸經梵音解舊云胡音
般若波羅蜜神呪異本　七佛所結麻油術呪
幻師陂陀神呪　五龍呪毒經
取血氣神呪舊云血呪　呪齲齒呪一名虫齒一名呪齒
呪牙痛呪異本　呪眼痛呪異本
呪賊呪法異本
七佛安宅神呪又安宅呪諸別行
安宅呪法

右一百二十五部合一百四十八卷並是僧祐律師出三藏記撰古舊二録及道安失源并新舊所得失譯諸經卷部甚廣難校群目無藏者衆出入相交實難詮定未覩經卷空閱名題有入有源無入無譯詳其初始非不有由既涉遠年故附此末冀後博識脫覩本流希還正收以爲有據澄澄法海使靜濤波焉余又勘入藏見録止得二十五卷如別舒之餘闕本未獲

大唐內典録卷第一

大唐內典錄卷第二

唐沙門釋道宣撰

歷代衆經傳譯所從錄第一之二　修二

前魏　南吳　西晉

前魏朝曹氏傳譯佛經錄第二

序曰自漢已來（修二）天下一統建安之始鼎峙而分秦曹競逐於中原劉孫分鑣於江峽五岳塵擁九牧雲屯或二紀而啓於帝圖或三分而陳於霸業故使魏祖挾天子而令諸侯劉宗憑劒閣而規雍蜀孫氏英略高枕長江橫武爪牙卧龍威力別據一域吞噬為心各跨壇場互嚴關塞廣延俊乂以佐股肱厚禮賢能實為國寶良匠妙法復此徂來僧會適吳舍利耀靈於江左迦羅遊魏禁律創啓於洛都歸戒自此大行圖塔由斯特立譯人隨俗仍彼方言出經逐時便題名目致有吳品蜀普曜焉重疊再翻因斯而始派流失譯良在於茲既三國峙居而西蜀一都獨無代錄者豈非佛日麗天而無緣者弗覩法雷震地而比屋者弗聞哉且舊錄雖注蜀普曜首楞嚴

等經而復闕於經本譯人年代設欲紀述罔測所依推入失翻故亡別録今叙曹魏中原所傳文帝諱丕字子桓沛郡譙人漢丞相王㦷之世子也初生之日有青雲大如車蓋當於其上竟日翠然望氣者爲至貴之證非人臣象八歲善屬文初嗣相位爲魏王受後漢禪改稱爲魏初居相在洛魏公都鄴王基在譙又許受禪於繁昌後都洛邑自文帝黄初元年庚子至元帝咸熙元年甲申其中五主四十五年僧有六人所出經律羯磨一十三部合二十五卷以爲魏朝一代經録其有失譯諸經總結吴録之末備之于彼

魏朝沙門曇柯迦羅　一部一卷　戒本

沙門康僧鎧　二部四卷　經

沙門曇諦　一部一卷　羯磨

沙門白延　六部八卷　經

沙門支彊梁樓　一部六卷

沙門安法賢　二部五卷　經

僧祇戒本　一卷　初出見竺道祖魏世録

右戒本一卷中天竺國沙門曇柯迦羅

魏言法時幼而才聰質像瓌偉讀書一覽文義悉通善四圍陀風雲星月圖讖運變靡所不該自謂世間畢已心目年二十五入一僧坊遇見法勝阿毗曇心聊取觀之茫然不解慇懃慙重省更增愕漠乃歎曰佛法鉤深備論三世乃棄俗出家誦大小乘經及諸律藏遊化至洛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止以翦落爲殊俗耳設復齋懺事同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諸僧請出毗尼迦羅以律藏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以嘉平年於白馬寺出此戒本一卷且備朝夕中夏戒法始自此焉

郁伽長者所問經二卷第二譯一名郁伽羅越問菩薩行經見竺道祖魏錄

無量壽經二卷第二譯與世高出者小異見竺道祖及寶唱等錄

右二部合四卷天竺國沙門康僧鎧齊王世嘉平年於洛陽白馬寺譯高僧傳載直云郁伽長者等四經檢道祖魏晉

錄及僧祐出三藏記并寶唱梁代錄等所列如前自外二部並不顯名披閱群錄未見

曇無德羯磨一卷初出見竺道祖魏錄

右一卷曇無德者魏云法藏藏師地梨茶猶是阿瑜闍第九世弟子藏承其後即四分律主也自斯異部興焉此當佛後二百年中後安息國沙門曇諦以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届于洛陽妙善律學於白馬寺衆請譯出

首楞嚴經二卷第二出漢支讖所出本同文少異見道祖晉錄及三藏記

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第三出與世高僧少異見道祖晉世雜錄

又須賴經一本無又字見道祖又僧祐錄

除災患經見三藏集記

平等覺經見道祖魏吳錄

菩薩修行經一名長者戚施所問菩薩修行經一名長者修行經見始興及寶唱等錄

右六部合八卷高貴鄉公世西域沙門帛延懷道遊化甘露年中來届洛陽止白馬寺衆請譯焉

法華三昧經 六卷一本有加正字
右一部六卷高貴鄉公世甘露元年七月外國沙門支彊梁樓魏言正無畏於交州譯沙門道馨筆受祐云失譯房撿及見竺道祖魏世録及始興録若依交州及始興地應入吳録今據年及魏録收附於此 四

羅摩伽經 三卷見道祖寶唱法上僧祐等四録
大般涅槃經 二卷大本前數品爲此二卷初出見道祖魏録
右二部合五卷外國沙門安法賢譯群録並云魏世不辯何帝年今依編于魏録之末又別録亦載故不敢削之

南吳孫氏傳譯佛經録第三
序曰自漢永平已來至吳赤烏之歲將二百載教流中原不達江表及僧會初適設像置齋時爲矯異以問尚書令闞澤曰佛之化被乃在漢明流漸既久如何始至江東澤曰自摩騰入洛之初五岳十八山館道士與騰抗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等自感而死弟子舁屍歸葬南岳無人流布今方至

此餘如後列吳大皇帝孫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世仕於吳其家東塚上數有神光雲氣又權父堅初在孕其母夢腸引出繞吳昌門衆咸稱爲孫氏興矣及權生眼有異光方顧大口其父奇之應霸王也跨躡閩越都邑皆平封授諸侯建立年號朝宗海岳南面君臨稱大吳也初都鄂武昌次遷秣陵又遷建鄴魏承漢後二年權立稱元黃武四主五十九年皓立二年晉受魏禪經一十五年平吳若以年分則皓一十四年應入晉代今別結取集爲吳録道俗四人所譯諸經一百四十八部一百九十卷并魏吳兩代諸失譯經都合以爲吳録云

吳沙門維祇難　二部六卷

沙門竺律炎　三部三卷

優婆塞支謙　一百二十九部百五十二卷經

沙門康僧會　一十四部二十九卷及注

諸失譯經一百一十部百九十二卷

阿差末菩薩經四卷見吳別録初出

法句經二卷初出吳録云五卷見三藏記

右二部合六卷魏文帝世天竺沙門維祇難吳言障礙學通三藏妙善四含歷國遊方以行化爲業發趾西域同伴竺律炎到自江左黃武三年於武昌郡譯爲吳文而維祇難既未善方音翻梵之際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句朴質如文可知

三摩竭經見始興錄與分惣持王經大同小異

梵志經見始興錄與五百梵志經同本異出

佛醫經共支越出非全典從大經略見寶唱錄或云佛醫王經

右三經合三卷魏明帝世天竺沙門竺律炎維祇難卒後爲孫權於揚都譯群錄不同或云將炎或云持炎或云律炎未詳孰是故備舉之

明度經四卷一云大明度無極經或六卷見道祖魏吳等三錄

撰集百緣經十卷見唐錄

阿差末菩薩經四卷見吳錄第二出與前維祇所出本文小異

菩薩本緣經四卷傳云天竺沙門僧伽斯那撰或三卷

維摩詰所說不思議法門經三卷一云普入道門經或二卷與後漢佛調譯者少異見道祖魏吳錄及出三藏集記

修行方便經　二卷或有禪字見吳録

大般泥洹經　二卷此略大本序分哀歎品後之一紙少異見吳祖録道安云出長阿含祐云與長阿含異第二譯

瑞應本起經　二卷黄武年譯第二出亦云太子本起瑞應與康孟詳出者小異陳郡謝鏘吳郡張詵等筆受魏東阿王植詳定見始興録及三藏記

法鏡經　二卷道安録無僧祐云見別録僧會注并製序

小阿差末經　二卷見別録及三藏記

阿彌陀經　二卷第四譯與漢世高魏僧鎧出者小異内題云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檀過度人道經一名無量壽經見竺祖吳録

義足經　二卷見竺道祖吳録及寶唱録

方等首楞嚴經　二卷黄武年譯第二出與後漢支識出少異見道祖吳録安録無佑云見別録

慧印經　二卷一云慧印三昧經一云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一云寶田慧印三昧經與如來智印經同本見祖吳録及三藏記

法句經　二卷第二出見別録及三藏記

本業經　一名菩薩本業經見祐録

須賴經　第二出與白延出者同本別出一名須賴菩薩經見祖吳録及三藏記

梵摩喻經　見竺道祖吳録及三藏記

私阿末經　一名私阿昧道安云即菩薩道樹經同本見道安及支敏度三藏記

等三錄

微密持經一云無量門微密持經見三藏記及二泰錄及一藏記

阿難四事經見三藏記及別錄

月明童子經一云月明童男經或云月明菩薩三昧經見三藏記

差摩竭經一云菩薩生地經見道祖吳錄

優多羅母經一本無母字

七女經安云出阿毗曇一云七女本經初出吳錄或二卷第二出見道祖

郁伽長者經吳錄

八師經見道祖吳錄

釋摩男本經出中阿含見道祖吳錄

孛抄經初出耶孛經見三藏記及別錄

老女人經出阿毗曇吳錄直云老女經或老母經見三藏記

持齋經初出一云持齋經見別錄

悔過法經一云序禮十方佛禮拜悔過文或無經字

賢者德經

佛從上所行三十三偈經或無經字

了本生死經安云出生經祐云今五卷生經無名一名稻芊同本異出譙自注并製序

唯明二十偈經或無經字

龍施女經安錄無祐云見別錄

鹿子經安錄無祐云見別錄及竺道祖吳錄

十二門大方等經安錄無祐云見別錄
賴吒和羅經第一出與支曜出者小異或云加羅漢字安錄無祐云見別錄
凡三十經四十八卷除郁伽長者經並見祐錄
四十二章經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小異文義允正詞句可觀見別錄
難龍王經一本無王字
不自守意經或云自守或云不自守
五陰事經已前四十四經
七知經一本作智出中阿含第十
人民求願經
佛開解阿拔梵志經一梵志阿颰經長阿含出
寶海梵志成就大悲經
梵志子死稻敗經
降千梵志經出阿含
度梵志經
梵志結淨經
梵志問佛世間增減經
佛為外道須深說離欲經
梵網六十二見經見別錄初出
阿質國王經
國王成就五法久存於世經
惟婁五師子憧譬喻經一本無譬喻字
梵志問佛師經
梵志經第二出
外道仙尼說度經
梵摩王經出六度集

諸法本經
五母子經
是我所經出生經
不淨觀經出長阿含
恒水戒經見舊錄或無戒字修二
護口意經
法施勝經
諸漏盡經出雜阿含或云諸結盡
修行慈經
須摩提長者經
枯樹經見道安錄一本上有大字
戒消伏災經見舊錄
甘露道經出出曜經
水上泡經
色無常經出阿含
壽命促經出雜阿含九
四願經見道祖吳錄及三藏記
摩調王經初出一本無王字
淨行品經出華嚴一名菩薩本業經
金剛清淨經一云金剛清淨本性清淨不壞不滅經
惟越雜難經
佛爲訶利曠野鬼說法經
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初出
勸進學道經一本無勸字
具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第二出
堅意經或作心字
三品弟子經
摩訶精進經亦云大精進經
菩薩修行經見寶唱錄
普廣菩薩經見別錄

陀羅尼句呪經一云持句呪經
華積陀羅尼呪經見寶唱錄
八吉祥經見古錄亦有呪字初出
摩訶般若波羅蜜呪經見寶唱錄或無摩訶字
七佛神呪經一本無經字
大慈無滅經
寶女明三十二相經一云問慧經一云三十二事經一云寶女問經凡四名
長者音悅經一云長者音悅不蘭事迦葉經一云音悅經
三魚失水經
孫多耶致經或云加梵志字或云出中阿含
演道俗業經見舊錄或無業字
不莊校女經見寶唱錄
黑氏梵志經見別錄
出家功德經見吳錄
弊魔試目連經見舊錄出阿毗曇
七漏經見別錄
藍達王經一云目連因緣功德經或云目連功德經見吳錄
魔女聞佛說法得男身經出大集見別錄
魔化作比丘經
未生怨經
申日經道安云出中阿含
法律經一云法律三昧經
佛以三車喚經出法華

弗加沙王經一名淨沙王五願經道安云出中阿含
須摩提女經　百喻經
雪山獼猴經　度脫狗子經
猘狗經　三種良馬經
鵄鳥事經　河中草龜經
瞎鼈經　四種良馬經
鷹鵄獵經出增阿含
法滅盡經初出或云法沒盡經或云空寂菩薩所問經
無母子經

右魏文帝世月支國優婆塞支謙所譯

合有一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並如位別所列謙字恭明一名越漢末遊洛受業於支亮亮字紀明受業於支讖讖見漢録世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謙該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技藝多所綜習(修二)編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十一)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末分亂避地歸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與相見意甚悅之即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

諸人共盡臣猥甚有裨益但謙生自西域故吴誌不載任其力而不録其功此史家過豈帝者之心夫爲天下之君感得天下之才士堪世務則爵之於朝垂名竹帛何華戎之限隔而爲代典不述乎且葉公子高性愛於龍天龍遂爲之降既不禮待戎夷之民而望其君附化難矣然市死馬之骨以要駿驥置九九之術用俟賢才斯蓋上帝括囊包羅吞納刊之自古今獨制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語未盡翻譯之美自既妙善方言乃更廣收衆經舊本譯爲吴言從黄武首歲迄建興末年其間首尾三十餘載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經等僧祐三藏集記唯有三十六部慧皎高僧傳止云四十九經余廣檢括衆家雜録自四十二章已下並是別記所顯雜經以附今録如後所述量前傳録三十六部或四十九經似謙自譯在後所獲或正前翻多梵語者然紀述聞

見意體少同錄目廣狹出沒多異各存二家致或取捨兼法海淵曠事方聚滴既博搜見故備列之而謙譯經典得聖義詞旨文雅甚有碩才又依無量壽經及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七聲（卄二）于今江淮間尚行兼注了本生死等經并序餘諸行狀並附高僧傳及三寶紀見焉（十二）

六度集經九卷一云六度無極經一云度無極經一云雜無極經見竺道祖錄及三藏記

吳品經五卷即小品般若見三藏集記

菩薩淨行經二卷赤烏年譯出大集寶髻品或直云淨律經見竺道祖吳錄

舊雜譬喻集經二卷或無集字見祐集錄

阿難念彌經二卷亦云法阿難念經見祐錄

鏡面王經見三藏記

察微王經見祐錄

梵皇王經見祐錄及高僧傳

權方便經見吳錄及別記

坐禪經見吳別錄一錄

菩薩二百五十法經或二卷以此代大僧二百五十戒呈皓者是

法鏡經解子注二卷并製序

道樹經注解并製序

安般經注解并製序

右經一十四部合二十九卷魏齊王世正始年中天竺沙門康僧會學通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善屬文翰于時孫權跨有江表威武所被爰備三吳先有清信士支謙宣譯經典既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淮興立圖寺及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年達于建業即構茅茨設像行道時未有僧疑其矯異有司奏權召而詰問佛何靈驗爾獨改形會曰如來遷跡已越千年遺骨世間名爲舍利在所應現神曜無方昔阿育王統閻浮提乃起八萬四千寶塔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孚誕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會乃以瓶盛水燒香禮請三七日暮猶無所覩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鏘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燄照曜瓶中權自執瓶寫銅槃上舍利所衝槃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瑞也會進

口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此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之上使有力者用槌擊之槌砧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會之力也至孫皓時制令苛虐廢棄淫祀及佛伽藍並欲毀壞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靈太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殃皓意未然乃遣張昱詣寺詰會自旦之夕昱不能摧乃請退還會送門外于時寺側有淫祀者昱又折云玄化既孚此輩何緣近而不革會曰雷霆震擊聾者不聞豈聲之微貴在理會理而有會萬里斯通苟非其人比屋胡越昱還謂皓歎會才明非臣所測伏願天鑒親檢察之皓大集朝賢以車馬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乎會對

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湧嘉苗出生善既有徵惡亦可驗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人得而戮之詩詠求福不回易稱積善餘慶雖儒典之格訓即佛教之明謨也皓曰若然則周孔已行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說略示世間釋教幽微廣明因果故行惡則有永劫地獄苦酸修善則有長受天宮安樂舉茲以明勸勵不亦大哉皓不能折詰問罪福之理會爲敷析詞甚精要皓不覺欣然大悅求看僧戒會以戒秘不可輕宣乃取菩薩本業百二十五願分爲二百五十事持擬大僧二百五十戒用以呈皓皓覩諸佛行住坐卧皆願衆生令得安樂倍加歡喜即請會受五戒乃於會寺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信奉會在吳朝亟說王法爲衆析請於建初寺譯出衆經衆經多有失本如別所顯又注述諸經并爲序製並妙得正體文義允

洽其所注經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備見於錄又傳梵唄聲甚清靡哀亮囀韻于今則之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于晉九月會終見諸傳錄費長房三寶紀

雜譬喻經八十卷　雜數經二十卷　蜀普曜經八卷

阿惟越致轉經十八卷上三經並見舊錄

摩訶衍優波提舍經五卷　梵王請問經五卷

摩訶乘經十四卷

三昧王經五卷

不退轉輪經四卷

佛從兜率降中陰經四卷出王宗錄

四天王經四卷疑一部四本　魔王請問經四卷

那先譬喻經四卷見舊錄　度無極譬經四卷或三卷

釋提桓因所問經三卷

大梵天王請轉法輪經三卷

法華光瑞菩薩現壽經三卷

善賢菩薩荅難二千經三卷

輭首菩薩經二卷疑即是濡首菩薩分衛經

太子試藝本起經二卷　小本起經二卷見舊錄

不思議功德經二卷或作功德經

蜀首楞嚴經二卷見舊錄
似蜀土所出
後出首楞嚴經二卷見舊錄
云有千偈
梵天王請佛千首經二卷又大梵
天王經似此
深斷連經二
卷
甘露味阿毗曇經二卷或云
甘露味
七佛父母姓字經一卷舊錄云十六
紙二
七佛姓字經
阿惟越致菩薩戒經一卷舊錄
無菩薩字
菩薩常行經見舊
錄
摩訶目連與佛捔能經見舊
錄
阿難得道經見舊
錄
阿難般泥洹經見舊
錄
阿那律念復生經見舊
錄
沙門分衛見怪異經見舊
錄
人詐名爲道經見舊
錄
大戒經見舊
錄
衣服制經見舊
錄
沙彌離威儀經見舊
錄
弟子本行經見舊
錄
道本五戒經見舊
錄
威儀經見舊
錄
爲壽盡天子說法經舊錄云命
盡天子經
魔試佛經見舊
錄
阿須倫問佛八事經舊錄云阿須
所問八事經
摩竭王經舊錄云摩
竭國王經
薩波達王經見舊
錄

尸呵徧王經舊錄云尸呵徧王經
年少王經見舊錄
太子法慧經舊錄云太子法經
是光太子經見舊錄
長者子誓經見舊錄修二
五百婆羅門問有無經見舊錄
女利行經見舊錄
貧女聽經蛇齧命終經古錄加生天二字
國王癡夫人經見舊錄
婬人曳踵行經見舊錄

長者難提經見舊錄
四婦因緣經見舊錄

十七

須多羅經舊錄云須多羅入胎經
墮迦經見舊錄晉言堅强
牛來自供養經舊錄無養字
行牧食牛王經見舊錄
法嚴經見舊錄疑即是等入法嚴經
璧四經見錄
初受道經見舊錄
止寺中經見舊錄
無端底持經舊錄無端底總持經
安般行道經見舊錄

槃達龍王經見舊錄
隋釋迦牧牛經見舊錄
實智慧經見舊錄
學經福經見舊錄
解慧微妙經見舊錄

失道得道經（見舊錄）
檢意向正經（見舊錄）
父子因緣經（見舊錄）
螢火六度經（舊錄云有明度經一卷云一名螢火明度經）
小觀世樓炭經（見舊錄）
內禪波羅蜜經（見舊錄）
四輩經（舊錄云四輩弟子經或云四輩學經）
大四諦經（見舊錄）
五淮越難名解脫經（見舊錄）
五陰經（見舊錄）
心情心識經（見舊錄云有注）
道德果證經（見舊錄）
雜阿含經（見舊錄）
五方便經（見舊錄）
中五濁世經（見舊錄）

六波羅蜜經（見舊錄）
八正邪經（見舊錄）
八輩經（見舊錄）
大十二因緣經（見舊錄）
五十二章經（見舊錄別有孝明四十二章經）
百八愛經（見舊錄以抄修二五蓋疑結經）
建慧三昧經（見舊錄一名文殊師利問菩薩十事行經）
小安般舟三昧經（見舊錄）
禪行敘意經（舊錄云禪行檢音經）
禪數經（見舊錄）
大七車經（見舊錄）
八總持經（見舊錄）
八部僧行名經（見舊錄）
十八難經（見舊錄）
化譬經（見舊錄亦云化喻經）

羣生偈經 見舊錄
大總持神呪經 見舊錄一云無大字
薩和菩薩經 見舊錄亦云國王薩和菩薩
慧定普徧神通菩薩經 見舊錄一云慧定普徧國土神通菩薩經
貧女人經 見舊錄亦云貧女難陀經
阿秋那經 見舊錄亦云阿秋那三昧經

右一百一十部合二百九十二卷並是古舊兩錄失譯諸經今結附此以彰遠年之所依據其名附本並入見科有錄關文訪得後附

西晉朝傳譯佛經錄第四

教流漸漬漢魏雖聞至於弘義方開於晉且晉雖不文文才實盛故使翻傳終由人顯所以禮樂衣冠晉朝始備信源智海相從遂興可不然歟西晉錄者司馬炎字安世河內溫人魏大將軍侍中錄尚書相國晉王昭之太子也昭薨炎嗣爲王元帝知曆數有歸使太保鄭沖奉璽致位炎垂拱受禪是爲武帝稱晉都洛及長安舊東西京也晉武在馭十有五年到咸寧中命司馬伷平吳得皓封歸命

侯自後漢永安二十四年至晉泰康庚寅元庚子歲首於是九州還一統矣又吳黃武初陸績有言曰從今已後更六十年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至是果如績言蜀平吳滅將六十年二十載後至乎惠帝永寧之初正道虧頹群雄岳峙趙王創基構逆篡立於朝張軌繼迹弗臣擅牧涼土内外縻沸仍漸亂階劉淵所以平陽李雄因茲并絡懷帝蒙塵函谷愍帝播越長安既道藉時興而兩都版蕩法由人顯屬二主栖遑萬姓崩離歸信靡託百官失守釋種無依時有沙門竺法護及亹梁婁至等忘身利物誓志弘宣匪憚苦辛闡法為務護於晉世出經最多弘護法綱由其而起其法欽羅又聶遠父子竺叔蘭等相繼度述所以五十年間華戎道俗十有三人并前失譯諸經戒等合四百五十一部七百一十七卷集為西晉二京四主五十二年世録云爾

西晉沙門竺法護二百一十部三百九十四卷經戒

沙門亹良婁至一部一卷經

沙門安法欽五部一十二卷經

沙門無羅叉一部二十卷
清信士聶承遠三部四卷經
沙門竺叔蘭二部五卷經
清信士聶道真五十四部六十六卷經録曰
沙門白法祖二十三部二十五卷經
沙門釋法立四部二十二卷經
優婆塞衛士度一部二卷經
沙門支敏度二部十三卷經
沙門釋法炬一百三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經
沙門支法度四部五卷經

諸失譯經八部一十五卷經
西晉雜譬喻三百五十首經二十五卷見別録
光讚般若經十卷見道安録
新道行經十卷一名小品出光讚般若
漸備一切智德經十卷見道安録或云聶道真録
閑居經十卷
普曜經八卷見道真及古録
修行經七卷見竺叔蘭譯與世高者少異亦云道地經
大哀經七卷見道祇晉世雜録
正法華經十卷見道真録
慨陀劫三昧經七卷
賢劫經七卷見道真録或十三卷

小品經七卷第二出太始四年三月四日譯見舊真二錄或八卷與舊道行經本同文少異

薩云分陀利經六卷見舊錄雜錄太始元年譯

持心經六卷見舊錄及道真錄有四名度世品經六卷見真錄

樓炭經五卷或云八卷是長阿含世說分文少異見道真錄安云出方等部（缺二）

密迹金剛力士經五卷太康元年出見支敏度竺道祖晉世雜錄（缺一）

生經五卷見真錄

如來興顯經四卷見真錄

阿差末經四卷見真別二錄或七卷見唐錄

無盡意經四卷見真錄

寶女經四卷或三卷亦云寶女三昧經亦云寶女問慧經出大集見聶道真錄

普超經四卷見道祖錄一加三昧字

海龍王經四卷太康六年七月出或三卷見真錄

阿惟越致經四卷見真錄或三卷

持人菩薩所問經三卷或四卷與持世經同本別譯

等集衆德三昧經三卷一云集一切福德三昧經或二卷見道真錄

超日明三昧經三卷見道真錄

菩薩藏經三卷

諸神呪經三卷

寶髻菩薩所問經二卷見舊真二錄一名淨行經

阿耨達龍王經二卷見唐錄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二卷見道祖晉錄

須真天子經二卷見道相晉錄或四卷
弘道廣顯三昧經二卷見真錄
大般泥洹經二卷見真錄一云佛般泥洹經
無量壽經二卷見道祖雜錄
首楞嚴經二卷別有異出首楞嚴云阿難言
寶藏經二卷太始六年出　要集經二卷一名諸佛要集
般舟三昧經二卷道安云出般舟三昧經
大善權經二卷凡五名見道真錄一加惠上菩薩字
順權方便經二卷舊錄云順權安經見道真錄
隨權女經二卷見別錄安錄無　如幻三昧經二卷或三卷
等目菩薩經二卷或三卷加等目所問經
勇伏定經二卷元康元年四月九日出第四譯與支謙支謙白延等出首楞嚴同本小異見道真錄
更出阿闍世王經二卷第二出
賈客經二卷
文殊師利現寶藏經二卷一云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廿二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二卷太始年出一云佛昇忉利天品經見冊道真錄
仁王般若經一卷見晉世雜錄已後單經
普門品經太康七年正月出見再道真錄

月光童子經與申日三經同本小異

金剛藏菩薩行經元康七年於長安市西寺譯出華嚴第二十二卷

大淨法門經建興元年十二月二六日出見真録

離垢施女經太康十年二月二日出見道真録

須摩提菩薩經一云須摩經見道真録道祖等録

龍施女經舊録云龍施本經第二出

大方等頂王經初出一云頂王經一云維摩詰子問經一云善思童子經四名見支敏度録

無所希望經一云象步一云象腋見真録

魔逆經太康十年十二月一日出見道真録

濟諸方等學經或無學字見竺道祖録

菩薩行五十緣身經凡二名見竺道祖録

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太康二年五月十七日譯凡三名見道真祖録

文殊師利淨律經太康十年出見道真道祖録

無極寶三昧經永嘉元年三月三日出見道真録及別録

寶網童子經一云寶網經見道真録

文殊師利悔過經初出三云文殊五體悔過經

普法義經一云普義經第二譯與漢世高出者小異見道真録

滅十方冥經光熙元年八月十四日出一本無滅字見晉道真録

菩薩十地經一云十地經一云大方廣經出華嚴十地品

溫室洗浴衆僧經見聶道真錄

賴吒和羅所問光德太子經太始六年九月三十日出見竺道祖錄

當來變經見道真錄

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太安二年五月譯見舊真二錄

師子月佛生經太安年譯見道真錄

迦葉結集傳經或云結集戒經見道真錄

柰女耆域經太安年出一名耆域經見道真錄

胞胎經太安二年八月一日譯一云胞胎受身經見道真錄

維摩詰所說法門經太安二年四月一日譯第三譯與漢佛調吳支謙出者大同小別見真錄

郁伽羅越問菩薩行經或云郁伽長者經即大郁伽經或二卷第二出與僧鎧支謙出小異見道安及支敏度錄

幻士仁賢經見道真錄

決總持經一云決定總持經

首意女經一云梵女首意經

舍頭諫經一云太子二十八宿經一云虎耳意經與摩登伽經同第二譯與世高出者少異見道安錄

十二因緣經第三出與世高出少異一云貝多樹下思惟十二緣經見唐錄

六十二見經一加梵網字見道祖錄

四自侵經
無言童子經或二卷一云無言菩薩經出大集見道真錄
聖法印經元康四年十一月五日出於酒泉郡譯竺法首筆受一云聖印經一云慧印經道安云出雜阿含見真唱等錄
移山經舊錄云力士移山經
無思議孩童菩薩經一云不思議光所問經一云不思議光經
彌勒成佛經太安二年出一名彌勒當來下生經見道真錄
舍利弗目連遊諸國經一云舍利弗摩訶目犍連遊四衢經
流離王經
寶施女經一云須摩提法律三昧經見道真錄
佛為菩薩五夢經太安二年五月譯一名佛五夢一名太子五夢一名仙人五夢見舊錄及道真錄
摩訶目犍連本經一本無犍字
太子慕魄經第一出
四不可得經見道真及正度等錄
菩薩悔過法經或無經字下注云龍樹十住論
乳光經與犢子經同本別譯
心明女梵志婦飯汁施經一云心明經
大六向拜經太安元年譯或云尸迦六向拜或云六向拜經見支敏度及寶唱錄

鴦掘魔經一名指鬘經或云央掘摩羅經見道真録
菩薩十住經與菩薩十地經大同小異
摩調王經第二出與支謙出者小異出六度集
照明三昧經
所欲致惠經太安三年正月譯見道真及王宗録
法沒盡經或作滅字或云空寂菩薩所問經第二譯與支謙出者同廿五
菩薩齋法經或無經字一名正齋一名持齋一名賢首菩薩齋法經
獨證自誓三昧經一名如來自誓三昧經
過去佛分衛經或云過世見舊録
五蓋疑結失行經永寧二年四月十二日出見道真録

總持經出生經或云佛心總持經
五福施經一云清淨毗尼方等經見唐録
嚴淨定經
大迦葉本經
光世音大勢至受決經元康年出或觀音受記經見真録
諸方佛名功德經
目連上淨居天經一本無天字出佛本行集
普首童真經見道真録
三品修行經或三品悔過經道安云近代人所集合大修行經
金益長者子經
聚祐經
無憂施經阿闍世王女名

觀行不移四事經
四婦喻經
盧羅王經
龍施經
鹿母經
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辯經與離垢施女經同見唐錄
給孤獨明德經或給孤獨氏經
龍王兄弟陀達誠王經
勸化王經
殖衆德本經
小法沒盡經
盧夷亘經
檀若經
馬王經
百佛名經初出
沙門果證經
佛悔過經
解無常經
離垢蓋經
小郁伽經與郁伽長者經不同
阿闍世王女經建武元年第二譯與支謙譯小異或云阿述達或云阿闍世王女或云阿述達多大菩薩經見真度等錄
人所從來經亦云所從來
鴈王經
鴈王五百鴈俱經
決道俗經
三轉月明經
胎藏經
戒羅云經
十等藏經
誠具經
猛施經或云猛施道地經見唐錄

城喻經　戒王經
菩薩齋經或賢首菩薩齋經已上一百六十一部三百四十五卷並見舊錄及三藏記
多聞經已下四十八部四十八卷並見吳錄別錄及晉世雜錄
彌勒菩薩爲女身經一本無菩薩字　文殊師利菩薩經
離睡眠經
寤意經
寶月光明菩薩經或寶月光明菩薩問遵華國相貌經
樂想經　尊上經
身觀經　醫王經

法觀經　意經
降龍經　應法經
邪法經　何苦經
受歲經　貧窮經
灌臘經或般涅槃後四輩灌臘經　蜜具經出生經
悔過經或舍利弗多二悔過經　犯罪經
法社經世法爲疑　雜讚經
盂蘭經　分別經
腹使經出生經　苦應經
閑居經出生經　四種人經

七寶經
八陽經
三十二相因緣經或菩薩三十二相經見道安錄
慈仁問八十種好經或八十種好經見道安錄
夫那羅經
隨藍本經見別錄云是異出維藍經
貧女爲國王夫人經
寶女問慧經第二譯與支謙出者同出四卷寶女經
七女本經第二譯與支謙譯同
女人欲熾荒迷經出出曜
四未曾有經或四未有經
四自在神通經
悉鞞梨天子詣佛說偈經出雜阿含
梵王變身經
惟明二十偈第二出與支謙譯者同
光世音經出正法華
三品悔過經
比丘尼戒十誦本或有經字與曇摩持所出少異
耆闍崛山解經見祐錄

衆經目錄一卷

右二百一十部合三百九十四卷月支國沙門曇摩羅察晉言法護本姓支歷遊西域解三十六國語及書從天竺國大賫梵本婆羅門經來達王門因居敦

煌遂稱竺氏後到洛陽及往江左起武帝世太始元年至懷帝世永嘉二年其間在所遇緣便譯淸信士聶承遠執筆助翻卷軸最多而高僧傳惟云護出一百六十五部僧祐出三藏集記止録一百五十四部三百九卷其中釋道安録又闕四部祐足安云遭值亂世録目星散更相錯涉信有是焉所以雜録及諸別記多注竺法護出故知今之所獲審是護公翻譯不疑故聶承遠子道真與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等前後並是筆受之人已見別傳不復委載又李廓及雜別衆録悉云支菩薩譯經六部一十六卷僧祐録云天竺菩薩譯經數同群録惟名不同而祐下注支菩薩共竺法護譯檢上翻名曇無羅察晉言即是法護然支菩薩六部經目並入法護録中支竺姓乖始末異耳言菩薩者蓋美其號究檢群録其支菩薩即竺法護無別兩人出三藏記便成二舉小非審

譯
十二遊經一卷
右上一經武帝世外國沙門彊梁婁至晉言真喜太始二年於廣州譯見始興及寶唱録
大阿育王經五卷光熙年出見道祖録 修二
道神足無極變化經二卷第二譯或三卷即法護出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同本別譯文小不同見竺祖録 廿九
文殊師利現寶藏經二卷太安二年出或三卷一云示現寶藏經見道祖録
阿闍世王經二卷太康年譯見道祖録
阿難目佉經一卷與微密持經本同譯見道祖録有本作目法字
右五部合一十二卷惠帝世安息國沙門安法欽太康年於洛陽譯
放光般若經二十卷第三出與漢世廿二佛朔所譯道行及小品並同本異譯別名耳
右一部二十卷此經元是潁川朱士行覩其別本行在洛陽嘗講道行披覽竊覺文句隱質諸未盡善者每嗟嘆曰此經實是大乘之要而文未周譯理不盡

誓志捐身發心尋取行以魏末甘露五年發迹雍州遂遊西域於于闐國得前梵本九十章減六十萬言遣弟子弗如檀晉言法饒從于闐送還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沙門欲以梵書惑亂正典王爲地主若不禁之將斷正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賚經出境士行懊惱深懷痛心乃請乞求燒經爲證王即許焉於是積薪聚置殿前欲以焚之士行至誠臨火誓曰若當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不獲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即爲滅皮牒如本更覺光鮮大衆駭服咸稱神異遂得送來達到陳留還遇于闐僧無羅叉竺叔蘭等當惠帝世元康元年五月十日於陳留倉垣水南寺譯之（卷二）（三十）而竺道祖僧祐王宗實唱李廓法上靈裕等諸録述著衆經並云朱士行翻此蓋據其元尋之人推功歸之耳長房云余審詳校勘支敏度録及高僧傳出經後記

諸雜別目等乃是無羅叉竺叔蘭等三人詳譯朱士行身留停於于闐仍於彼化唯遣弟子奉經來到于晉地斯豈得稱士行出耶

超日明三昧經二卷第二譯或超日明經與竺法護前出三卷大同小異

迦葉詰阿難經第二出與漢佛調出小異見始興寶唱錄

越難經第出

右三部合四卷惠帝世清信優婆塞聶承遠以此經等雖並先出文義隱質理句未圓遂更重整文倡刪改勝前見今所行於世者是也

異毗摩羅詰經三卷元康元年第五出與漢佛調吳支謙及竺法護羅什等出大同小異或二卷見道祖錄

首楞嚴經二卷元康元年出是第五譯與二支一白一竺出文是本同見道真錄

右二部合五卷惠帝世西域沙門竺叔蘭並於洛陽出之

十住經十二卷　諸佛要集經二卷

觀世音授記經一卷第二出

寂音菩薩願經

大光明菩薩百四十八願經
文殊師利般涅槃經
師子步雷菩薩問發心經或問文殊師利成佛發心經
大雲密藏問大海三昧經
溥首童真經　寂音菩薩問五濁經
無言菩薩流通法經出集天
菩薩戒要義經出菩薩戒經
菩薩呵睡眠經　菩薩呵家過經
菩薩如意神通經　菩薩苦行經
菩薩宿命經　菩薩受齋經
菩薩導示行經　菩薩求佛本業經
菩薩奉施詣塔作願念經
菩薩本願行品經　菩薩求五眼法經
菩薩出要行無礙法門經
菩薩初發心時經
大方廣菩薩十地經第二出與法護譯大同小異
菩薩戒身自在經或自在王菩薩問如來警戒經
菩薩三法經　無言菩薩經第二出
菩薩道行六法經
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即異出離垢施經亦云應辯經

無垢施菩薩分別報應經
菩薩初地經
菩薩十道地經
光昧菩薩造七寶梯經出大集
菩薩緣身五十事經與五十緣行經大同小異卅二
菩薩戒自在經
菩薩十法住經
波斯匿王欲伐鴦掘魔羅經
轉輪聖王七寶具足經
轉輪聖王發心求淨土經
文殊師利與離意女論議極似維摩經
儒童菩薩經出六度集

文殊師利淨律經第二出與法護譯少異
初發意菩薩行易行法出十住論
菩薩布施懺悔法出決定毗尼
菩薩戒獨受壇文
菩薩雜行法
菩薩五法行經
異出菩薩本起經或無起字
菩薩懺悔法異出本
菩薩所行四法
菩薩六法行經

衆經目録一卷

右五十四部合六十六卷聶承遠字道真惠帝之世始太康年迄於永嘉末其

惟逮菩薩經見高僧傳及三藏記

右二十三部合二十五卷惠帝世河內沙門白法祖出高僧傳止云祖出一經然其所出諸經遭世擾攘名錄罕存莫紀其實費長房廣搜檢諸雜記錄見此二十二經並注祖出今依所覩備而載之

樓炭經六卷第二出見別錄與法護出五卷者少異出長阿含安錄無法句本末經五卷第二出或法句譬喻經或云法喻經或四卷六卷

大方等如來藏經見三藏記舊錄云佛藏方等經

諸德福田經亦直云福田經

右四部合一十三卷惠帝世沙門釋法立共法炬等於洛陽出之

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二卷第二出或云道行經與漢佛朔所譯出者文質互見道祖晉世新錄

右一部二卷惠帝世優婆塞衛士度略出從舊道行中刪改亦是小品及放光等要別名耳未詳士度是何許人傳錄弗載緣起莫尋

合首楞嚴經五本八卷第六出合兩支兩竺一白合五本為一部見支敏度

錄

合維摩詰經三本五卷第四出合一支兩竺三本爲一部見支敏度録

右兩部合一十三卷惠帝世沙門支敏度撰集衆譯共合爲部

樓炭經八卷第三出長阿含世記一分竺法護法立出五卷大同略廣異先共法立出以意未悉故廣之見敏度唱竿二録

法白喻集四卷一名法句本末或五卷見唐録

遺教法律經三卷一云遺教法律三昧經一云遺教三昧經見始興録

諸經菩薩名經二卷

佛爲比丘說燒頭喻經一卷出雜録

波斯匿王祖母命殁經一後例卷

魔女聞佛說法得男身經第二譯與先出弊魔試目連經本同名異見始興及三藏記

無懼經

普施經出阿含修二

慢法經

名稱經

忍辱經

灌經一云四月八日灌經

福田經一名諸德福田第二出與法立出小異見道地晉録

衰利經

無常經

數經出雜阿含卅五

受持經

時非時經或直云時經

福行經出阿含
正意經第一出
危脆經
要意經出阿含或云惡意
舉鉢經
海法經
放逸經
群牛譬經出阿含
毒草喻經出生經
須阿喻經
柔輭經
伏婬經
息耆經
求欲經出阿含
惡道經出阿含
曉食經出修行道地經
灰河經
鑄金喻經
恒河喻經
木杵喻經出阿含
調達喻經
大蛇譬喻經亦云大蛇經見舊錄
爪甲擎土譬喻經一云爪甲取土經見舊錄
塵灰河譬喻經與灰河經小異
毒喻經與毒草喻小異出生經
飛鳥喻經出阿含
群羊喻經
馬喻經
韋提希子月夜問夫人經
頂生王故事經
嬰兒喻經
譬喻六人經出罵意經
田夫喻經出阿含

波斯匿王詣佛有五威儀經出阿含
波斯匿王喪妹經　淨飯王般泥洹經
阿闍世王受決經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
轉輪聖王七寶現世間經
頻婆娑羅王詣佛供養經
流離王攻釋子經仍二卅六
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坌身經
優填王經
阿闍世王問瞋恨從何生經
波斯匿王女命過詣佛經出阿含

羅漢遇洴沙王經出阿含
明帝釋施經　和難經出生經
鴦掘魔婦死經或云婦化經
阿梵和利比丘無常經
波利比丘謗梵行經　摩訶比丘經
拘提比丘經
調達教人為惡經出六度集
調達問佛顏色經
尊者瞿低迦獨一思惟經出阿含
差摩比丘喻重病經出雜阿含

贍波比丘經
鴦掘髻經第二出與法護指髻經小異
比丘分衛經出生經
佛看病比丘不受長者請經出出曜經
佛為諸比丘說莫思惟世間經或莫思惟世間思惟經出十一
比丘求證人經
比丘問佛多優婆塞命終經出中阿含經
佛為比丘說大力經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
聰明比丘經
大悲比丘本願經

羅漢迦留陀夷經
和難釋經出生經與和難經小異
羅旬喻經
佛降鴦掘魔人民歡喜經
優陀夷坐樹下寂靜調伏經出阿含
金師精舍尊者病經
浮彌經出增一阿含經
比丘疾病經
佛為比丘說三法經
坐禪比丘命過生天經
難提釋經
比丘各言志經出生經
比丘於色厭離經

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
比丘問佛何故捨世學道經出曜經
佛為比丘說極深險難處經
沙曷比丘功德經見舊錄
深淺學比丘經　栴應相可經
比方世利經　前世三轉經
少多制戒經　欲求說法經
衆生身穢經　信能渡河經
苦陰因事經出中阿含經　葉喻多少經
異信異欲經　向邪違法經

說法難值經　增壹阿含經出增一阿含經
積木燒然經與枯樹經大同小異
恒水流澍經　邪業自活法經出生經
梅檀塗塔經　眼色相繫經
處中行道經出雜阿含經二　無始本際經
往古造行經　捨諸世務經卅八
衆生未然三界經　有衆生三世作惡經
人民疾疫受三歸經出阿含　
信人者生五種過患經
四大色身生厭離經

以金貢太山贖罪經 世注入經
右一百三十二部合一百四十二卷惠
帝世沙門釋法炬出初炬共法立同出
立歿後炬又自出多出大部與立所出
每相參合廣略異耳僧祐錄全不載既
見舊別諸錄依聚結之庶知有據以考
正僞焉

文殊師利寶藏經 二卷第二出與安法欽出三卷者小異見竺道祖錄
十善十惡經 見竺道祖晉錄
逝童子經 第二出一長者制經二云制經三名善薩逝經四逝經五本大同別
善生子經 第三出與竺護竺難提尸迦羅六向拜大同小異見支度及竺祖錄
右四部合五卷惠帝永寧年中沙門支法度出總見寶唱錄
度世品經 六卷
如來秘密藏經 二卷一名方廣如來性起微密藏經一直云如來性起經
阿耨達龍王經 二卷
方等陀羅尼經
寶嚴經
五福德經 亦直云五福經
明相續解脫地波羅蜜經
弟子學有三輩經 或云三品弟子經

右八部合一十五卷吳別二錄並直單注元康年中出不顯譯人詳覽群錄未見指的所以別件猶殊失譯

大唐内典錄卷第二

大唐內典錄卷第三上　修三

唐　沙門釋道宣撰

歷代衆經傳譯所從錄第一之三

東晉　前秦　後秦

西秦　北涼

東晉朝傳譯佛經錄第五　修三　一

序曰經云三界無常有為非久晉氏之基魏室遠係高標誅曹爽而絕其宗設帝策而陳其績及金承土運曆數在躬平蜀而降大吳昇平而曰寬政文既允備武亦戢戈百六奄臻王官失守天下大亂莫匪斯焉于時道俗崩離朝不謀夕寄政江表法隨政興沙門信士於是攸集故就錄之東晉錄者宣帝曾孫瑯琊武王後恭王謹之子名睿字景文初生之辰內有神光一室盡明白毛生於日角之左眼有精曜睇眄煒如也累官使持節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左丞相懷愍敗後百官分離或走江南或為曜戮長安失據帝幽平陽江東于時忽見五日羣下勸睿宜稱晉王統攝萬機以臨億兆愍帝崩後遂即居尊

號建武年因都建業避愍帝諱改爲建康先
太康二年吳舊將管恭作亂于時建業五振
筮曰恭已滅矣然更三十八年揚州當有天
子至是果如其言又秦始皇世望氣者云吳
金陵山五百年後當出天子始皇忌焉發丘
因鑿金陵山斷改稱秣陵冀絶其王自子正
至睿五百二十六年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
陵之瑞其在於斯時又謠云五馬浮渡江一
馬化爲龍永嘉喪亂天下淪覆唯瑯琊西陽
汝南南頓彭城等五王獲濟江表而睿首基
爲元帝矣將知受命上感天靈欲跨輿圖下
資地勢地負其勢始皇鑿之弗亡天降其靈
劉曜殲而莫盡自元皇建武元年丁丑創都
至恭帝元熙元年己未禪宋其間一百四載
華梵道俗二十七人而所出經并舊失譯合
二百六十三部五百八十五卷集爲東晉一
十二王建康録云
東晉帛尸利蜜多羅　三部一十一卷經
沙門支道根　三部七卷經
沙門康法邃　一部十卷經

沙門竺曇無蘭一百一十部一百一十二卷經呪戒
沙門支道林七部七卷論指歸
沙門竺僧度一部一卷指歸
沙門康道和一部三卷經
沙門加留陀伽一部一卷經
沙門僧伽提婆五部一百一十七卷經論
沙門畢摩羅叉一部五卷律雜事
沙門曇摩一部二卷律要
沙門佛馱跋陀羅一十五部一百十五卷經戒論
沙門釋法顯六部二十四卷經戒論傳
沙門祇多蜜二十五部四十六卷經
外國居士竺難提三部三卷經
沙門釋法力一部一卷經
沙門釋嵩公三部三卷經
沙門釋退公一部一卷經
沙門釋法勇（修三）一部一卷經
沙門釋慧遠一十四部三十五卷論讚
沙門釋僧敷一部一卷論
沙門釋曇詵二部六卷法論
沙門釋道祖四部四卷目錄

沙門支敏度一部一卷都錄
沙門康法暢一部一卷論
沙門竺法濟一部一卷傳
沙門釋曇微二部一卷論指歸
諸失譯經五十三部五十六卷經呪
東晉灌頂經九卷雜錄見
大孔雀王神呪經一卷見道祖及三藏記
孔雀王雜神呪經一卷見道祖及三藏記俱譯未盡
右三部合一十一卷元帝世西域沙門帛尸梨蜜多羅晉言吉友國王之子當承世位以國讓弟暗執太伯悟心內啓遂為沙門天姿高朗風神俊邁直爾對之便已卓然出於物表況其聰辯言晤者乎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顯名導嘗謂蜜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而曰若使貧道如檀越為今日豈得歷遊至此時人以為佳對善持呪術所向皆驗盛行建康時人呼為高座法師又授弟子竟歷高聲梵唄傳響迄今

方等法華經 五卷咸康元年譯
阿閦佛刹諸菩薩學成品經 二卷太康年出第二譯與支識譯大同小異
右二部合七卷成帝世沙門支道根出
並見竺道祖晉世雜錄
譬喻經 十卷舊錄云 仍三出譬喻經 四
右一部合十卷成帝世沙門康法邃類集衆經撰出此部事甚要好
即色遊玄論
辯三乘論
聖不辯知論
釋矇論

本業經序
道行指歸
右七部合七卷哀帝世沙門支遁撰遁字道林幼而才拔善談名理謝安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每以山居爲得性之所頻被勑召後出帝京郗超與親友書云道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者一

本起四諦序

人而已餘如傳述有集十卷盛行於世

毗曇指歸一卷

右一卷哀帝世沙門竺僧度撰餘如高僧傳

義足經二卷見吳錄亦云異出

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二卷太元六年六月二十日於謝鎮西寺合僧譯重校見舊唱二錄

三十七品經一卷太元二十年譯道安云出律經後列一卷

賢劫千佛名經上二經見祐錄

王耶經或云王耶女經

八師經

荷鵂阿那含經舊錄何鵂或作呵宇

戒德經或云戒德香經

水沫所漂經

治禪法經

暴象經

拘薩國鳥王經或有羅字出生經

夫婦經出生經

野鷄經出生經

蠱狐鳥經或作烏出生經

五苦經或淨除罪蓋娛樂佛經或五道章句經或五苦章句經凡四名

七夢經舊錄阿難七夢經

比丘聽經

蛇行法經出阿含

群羊千頭經

犢牛經或作子

驢駝經

孔雀經出生經

十善十惡經第二譯吳錄云異出
自愛經或自愛不自愛經見舊錄
阿難念彌經或作禰字
國王不犁先尼十夢經
摩天國王經出六度集
彌蓮經見舊錄或彌蘭或彌蓮出六度集
梵志頻波羅延問種尊經
寂志果經
羅婆鳥爲鷹所捉經此言牛雉
見水世界經出大集
佛見梵天頂經
驚猴經出生經
無吾我經
阿耨風經此言依次
阿育王供養道場樹經
揉蓮華王經或揉蓮華王上佛授決號妙華經
四天王案行世間經帝釋慈心戰勝經六
三十三天園觀經出增一阿含
比丘問佛釋提桓因因緣經出雜阿含
天於修羅欲鬪戰經天帝受戒經
釋提桓因詣目連放光經
赤觜烏喻經
戒相應經
阿難多恒羅云女經

梵天策數經（舊錄云諸天事經）
諸天地經（異本出）
比丘浴遇天子放光經
諸天問如來警戒不可思議經（出大集經）
天神禁寶經（一卷出義足經）　罪業報應經
救護身命經　集修士行經
勸行有果經（出雜阿含）　禪思滿足經（出阿含第二譯）
忠心正行經（出六度集或忠心經舊錄大忠心經小忠心經）
見正經
四大泥犂經（別錄載三藏記云失譯無大字）

佛爲比丘說大熱地獄經
地獄衆生相害經
十法成就惡業入地獄經
衆生頂有鐵磨盛火熾然經（出雜阿含）
見一衆生舉體糞穢塗身經（出雜阿含）
鐵城泥犂經（修三）　泥犂經（或中阿含泥犂經）
目連見大身衆生然鐵纏身經（出雜阿含）
比丘成就五法入地獄經（出阿含）
學人意亂經　洴沙王五願經
般泥洹時大迦葉赴佛經（或云摩訶迦葉）

五眼文經
孔雀王呪經 與前吉友出者
龍王結願五龍神呪經
摩尼羅亶神呪經
大神將軍呪經
大龍王神呪經
摩尼羅亶神呪案摩經藥呪經
大神女結誓呪經
持句神呪經
檀持羅麻油術神呪經
弟子命過經
龍王呪水浴經
伊洹法願神呪經
呪妻經
麻油術呪經

七佛所結麻油術呪經
解日厄神呪經
嚫水經
止雨呪經
幻師跋陀羅神呪經 亦云波陀
陀隣鉢呪經
呪小兒經
呪眼痛經
六神名神呪經
醫王惟婁延神呪經 或加阿難所問餘如上列
呪水經
請雨呪經
呪時氣病經
呪齒經
呪牙痛經
幻師阿鄒夷神呪經

十誦比丘戒本 太元六年合僧純曇摩持竺寶唱僧舒三家本以爲此一卷見錄

離欲優婆塞優婆夷戒文 亦云具行十二戒文

右一百一十部合一百一十二卷孝武帝世西域沙門竺曇無蘭晉言法正於揚都謝鎮西寺簡取世要略大部出唯二經是僧祐錄載自餘雜經並見別錄雖並有正本既復別行故悉列之示有所據

益意經三卷

右一部合三卷孝武帝世沙門康道和太元末譯見竺道祖晉世雜錄朱士行漢錄云二卷不顯譯人

十二遊經第二出與晉良譯者小異

右一卷孝武帝世外國沙門迦留陀晉言時水太元十七年譯見竺道祖晉世雜錄及寶唱錄

中阿含經六十卷隆安元年十一月於東亭寺出至二年六月訖道祖筆受第二譯與曇摩難提出不同見祖錄

增一阿含經五十卷隆安元年正月出是第二譯與雜提本小異道祖筆受

阿毗曇心論 卷或三十二三十三無定見道祖寶唱録
四卷太元十六年在廬山爲慧遠出道慈筆受
三法度論二卷太元六年於廬山出別録云一卷與泰曇摩難提出者小異或云三法度無論字或注經者
教授比丘尼法 見別録亦云在廬山出 沙三

右五部合一百一十七卷孝武及安帝 九
世罽賓國三藏法師瞿曇僧伽提婆晉言衆天後秦姚世度江先是廬山釋慧遠翹心妙典聞提婆至止即請入廬岳出之去華存實今見所傳蓋其文也隆安末年春遊建康晉朝王公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至冬爲衛軍將軍東亭侯王珣重出中增阿含等集京都名德釋慧持等四十沙門詳共翻譯來夏方訖其在江洛前後所出經論百餘萬言皆妙得深旨

毗尼誦 三卷是十誦後善誦
雜問律事 二卷衆律要用並見二泰録

右二部合五卷安帝世罽賓國三藏律師卑摩羅叉晉言無垢眼姚秦弘始八

年至長安羅什去世乃適壽春止石澗寺律徒雲聚盛闡毗尼先弗若多羅共羅什所譯十誦有五十八卷羅又後開爲六十一卷改善誦爲毗尼誦故今有兩名後之江陵出律雜事道場慧觀筆受盛行於世相傳迄今

雜問律事兩卷人處不同文亦不異見別錄

右一部合二卷安帝世隆安四年三月三日沙門釋僧遵等二十餘德於揚州尚書令王法度精舍請三藏律師曇摩

晉言法譯出序具卷首明佛法僧物互相交涉分齊差殊甚要須善防護

華嚴經五十卷義熙十四年於道場寺出至宋初二年方訖或六十卷見竺道祖晉世雜錄

觀佛三昧經八卷一加海字見道祖晉世錄或云宋世出十卷見別錄

過去因果經四卷見別錄

新無量壽經二卷永初二年道場寺出見唱錄

達摩多羅禪經二卷一名不淨觀經名修行道地經立出者小異

大方等如來藏經元熙二年於道場寺出是第二譯見道祖晉錄與法

文殊師利發願偈經　元熙二年於道場寺出經後記其歲庚申或無偈字見唱録

出生無量門持經　一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經於廬山譯見竺道祖録

本業經

新微密持經　隆安二年第二出與支謙出小異見祖録

淨六波羅蜜經　菩薩十住經第三出

僧祇律　四十卷義熙十二年十一月共法顯譯見道祖及別録或三十卷

僧祇大比丘戒本　於道場寺譯第二出見寶唱録

方便心論　共法業出見高僧傳

右一十五部合一百一十五卷安帝世

北天竺國三藏禪師佛陀跋陀羅晉言覺賢於揚都及廬山二處譯沙門法業慧義慧嚴等詳共筆受高僧傳云賢出泥洹及修行等一十五部凡一百一十七卷依寶唱録足無量壽及戒本部數雖滿尚少兩卷未詳何經來哲博尋或希續繼冀補遺漏庶滿法流焉　修三　十一　余檢別録云方等泥洹經二卷與顯公共譯疑入顯傳是

大般泥洹經　六卷義熙六年於謝司空謝石道場寺出舊録云覺賢出寶雲筆受是大本前分十卷大衆問品見祖録或十卷

雜藏經 與鬼問目連餓鬼報應目連說地獄餓鬼因緣等四本同體異名別譯見寶唱錄

僧祇尼戒本 共覺賢譯第二出與魏曇柯迦羅出小異

雜阿毗曇心論 十三卷共覺賢譯第二出與秦僧伽跋澄出者大同

方等泥洹經 二卷見竺道祖錄

歷遊天竺記傳

右六部二十四卷平陽沙門釋法顯以安帝隆安三年發趾長安遊歷天竺遠尋靈跡求晉所無衆經律論經涉諸國學梵書語自手抄寫前件梵本從北之南次師子國中有佛齒每年三月彼之國王預前十日莊嚴白象遣一貴重辯說智臣著王衣冠象上擊鼓大聲唱言如來在世四十九年說法度人無量億數衆生緣盡乃般泥洹自爾已來一千四百九十七載世間長昏衆生可愍却後十日佛齒當出無畏精舍可辦香花各來供養時正當晉義熙元年顯還汎海達到揚都於道場寺譯經戒論別傳備委所履歷云計從義熙元年太歲乙

已至開皇十七年歲次丁巳便成一千六百八十一載矣

瓔珞經十二卷或十四卷　維摩詰經四卷第三出

禪經四卷

大智度經四卷已上四部二十四卷見南來新録

如幻三昧經二卷第二出與漢支譖出般若三昧二卷小異見道祖晉録

阿術達經一卷已下例單卷　無所希望經

普賢觀經或云普賢菩薩見道慧録

無極寶三昧經第一出

五蓋疑結失行經第二出

所欲致患經第二出

如來獨證自誓三昧經第二出

法沒盡經第二出　菩薩齋經第二出

照明三昧經第二出　分衛經

威華長者六向拜經一作威華字

菩薩十住經第二出　摩調王經

指髻經或作指髻　浮光經或作光經

彌勒所問本願經　十地經

寶女所問經

普門品經第二出與法護出者大同小異見道祖及三藏記

右二十五部合四十六卷西域沙門祇多蜜晉言訶支譯諸録盡言祇多蜜晉世出譯名多同計不應虚名若非涇洛應是江南未詳何帝一部見僧祐出三藏記已外並彰雜別諸録所載

大乘方便經（卷元熙二年譯是第三出與法護僧伽陀譯小異與慧上菩薩所問經同本別譯見始興録）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第二出見法上録）

威華長者六向拜經（晉宋間廣州譯第三出與法護多蜜六向拜同見始興録及賢唱録）

右三部合四卷外國居士竺難提晉言喜法上録云晉世譯未詳何帝代唐録云宋時

無量壽至真等正覺經（一名樂佛土樂經一名極樂佛土經）

右一經一卷恭帝元熙元年二月外國沙門竺法力譯是第六出與支謙康僧鎧白延竺法護鳩摩羅什等所出本大同文名少異見釋正度録

迦葉結集戒經

并沙王五願經一名弗沙王經
日難經即是越難經後說事小異
右三部三卷群錄並云晉末不知何帝年沙門釋嵩公出或云高公見趙錄及始興錄載
迦葉禁戒經一名摩訶比丘經一名真偽沙門經
右一經一卷晉末未詳何帝云沙門釋退公出見始興錄
佛開解梵志厭經
右一經一卷晉末未詳何帝云沙門釋法勇出見趙錄
大智論要略二十卷亦云釋論要鈔
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合三卷并雖什答
阿毗曇心序
修行方便禪經序佛三
法性論
釋三報論
不敬王者論
大智論序秦主姚興遣請述
右十四部合三十五卷孝武及安帝世
妙法蓮華經序
三法度序
明報應論十二
辯心識論
沙門袒服論
佛影讚

廬山沙門釋慧遠述製遠鴈門人姓賈氏年二十一遇釋道安以為真吾師也聽安講波若經乃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投簪落髮即以綱維大法特為己任聞羅什入關便致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日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頃承懷寶來遊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增其勞佇夫栴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且滿願不專美於絶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為著之什答曰鳩摩羅耆婆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詞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圮絶傳譯來說粗述風德比如何必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言通好因譯傳心豈其能盡粗

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鍮石雙口澡罐可以備法物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既已捨涂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答以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想更相示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餘爲什欽重姚主致書桓玄雅歎靈運崇服文多如傳遠有詩書等集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

神無形論

右論一卷元帝世揚都瓦官寺沙門竺僧敷撰于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耳隨其能言更相摧壓邪正莫辯取捨靡從僧敷緣茲故著斯論

其論略云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時伏辯之徒見理愜服

維摩詰子注經五卷　窮通論一卷

右二部六卷廬山東林寺沙門釋曇詵撰詵即慧遠弟子甚有才學

魏世録目　吳世録目

晉世雜録　河西録目

右四録經目合四卷廬山東林寺遠公弟子釋道流創撰未就而卒同學竺道祖成之行世

經論都録

右録一卷成帝世豫章山沙門支敏度總校群經合古今目撰此都録

人物始義論

右論成帝世沙門康法暢作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餘如傳

高逸沙門傳

右傳孝武帝世剡東仰山沙門竺法濟撰

立本論 九篇　六識指歸 十二首

右二卷孝武帝世荊州上明寺沙門釋曇徹作本安公弟子圖形禮拜講利為業故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叩手菩薩云

遺教三昧經 二卷或遺教三昧法律經 三卷

未曾有因緣經 二卷或未曾有經

阿那含經 一卷　那先經 二卷或三卷

觀無量壽佛經

三世三千佛名經 餘例一卷

千佛因緣經

八部佛名經　五十三佛名經

賢劫千佛名經 唯有佛名與曇無蘭所出四諦經千佛名異　十方佛名經

稱揚百七十佛名經 或直云百七十佛名

南方佛名經　滅罪得福佛名經

比丘諸禁律經 或無經字

摩訶僧祇律比丘要集 或云僧祇部隨用要集法

優波離問佛經　沙彌威儀 一卷

比丘尼十戒經　受十善戒法

沙彌尼戒經　賢者五福經

賢者五戒經（或云賢者威儀經）
優婆塞五戒經
波若得經
本行六波羅蜜經
般舟三昧念佛章經
庾伽三磨斯經（隋言修行略一名達磨多羅禪法一名磨多羅菩薩撰禪法要集）
禪定方便次第法經
七萬三千神王護比丘呪經
十二萬神王護比丘呪經
優婆塞威儀經
觀世樓炭經
定意三昧經
禪要呵欲經

三歸五戒帶佩護身呪經
百結神王護身呪經
宮宅神王守鎮左右呪經
塚墓因緣四方神呪經
伏魔封印大神呪經
摩尼羅亶大神呪經
召五方龍王攝疫毒神呪經（卷三有灌頂字今總爲大灌頂經）自十八萬三千神王已下至此並
梵天神策經
七佛所結麻油述呪（出異本）
普廣經
七佛神呪（有結縷法異出本）
陀羅尼章句經

摩尼羅亶神王呪按摩經或無王字
五龍呪毒經
齲齒呪經或云呪虫齒或云呪齒經
七佛安宅神呪經　安宅呪
三歸五戒神王名一卷道安法護經目有神呪三卷此神王名既入中即非失譯

右五十三經合五十七卷並是僧祐三藏集記新録失譯見有經本者八百四十六部合八百九十五卷已外散入諸代世録所餘附此爲晉下失源

大唐内典録卷第三上

大唐内典録卷第三下

唐沙門釋道宣撰

前後二秦傳譯佛經録第六

自晉氏失御天下分崩匈奴焚洛伊瀍涇渭非曰帝京夫子有云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其在斯乎然則天無二日有道則可君人十六國中二秦爲覇得矣符氏富有八州意在兼弁區宇姚主情存三寶志在弘護法城故使萬里追風異人間出翻傳大部盛集于今是則棟幹由茲增隆匡救不爽高稱言前秦符氏録者其先蒲健本氏武都人也因二趙亂據有關西子孫乘機繼立稱帝號秦都長安至第三主諱堅字永固生有神光從天屬地銘見其背曰草付臣遂改蒲爲符氏堅立後十有六年時太史奏有德星見外國分野當有聖人輔中國得之者王堅乃使將呂光求龜茲國鳩摩羅什又使將符丕攻取襄陽彌天釋道安弁習鑿齒等堅既獲之欣然謂僕射權翼曰朕不以珠玉爲珍但用賢哲爲寶今以十萬之師攻襄陽獲一人有半翼曰誰

堅曰安公一人鑿齒半也每與安同輦言及東征安極諫曰東南土卑氣厲非曰中華且舜禹遊而不返秦皇適而不歸今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未敢聞也餘云云不載自爾詢安政術兼敷釋典征西得什而堅已没六主四十四年依甲子推符健皇始元年當晉穆帝永和六年庚戌之歲至堅建元二十一年當晉孝武太元十年乙酉之歲華梵道俗凡八人所出戒論集志解傳四十部合二百三十九卷結為前秦之録

符秦沙門曇摩持二部二卷 成本壇文
沙門釋慧常一部一卷 戒本
沙門曇摩蜱一部五卷 經
沙門鳩摩羅弗提一部一卷 經
沙門曇摩難提五部一百一十四卷 經集論
沙門僧伽跋澄三部二十七卷 經
沙門僧伽提婆三部六十卷 阿毗曇
沙門釋道安二十四部二十八卷 注解志録

十誦比丘戒本

教授比丘尼二歲壇文 僧純於龜茲國得來 弗念執文譯語瑟詳

右二部合二卷晉簡文世西域三藏律師曇摩持秦言法慧共竺佛念等於長安譯慧詳筆受　筆受見寶唱錄

比丘尼大戒本

右一卷晉簡文帝世律師釋慧常共曇摩持竺佛念等於長安譯錄乃不載所出部名計應多是十誦戒本

摩訶鉢羅般若波羅蜜經建元十八年釋或七卷見僧叡三秦錄

右一經五卷晉孝武帝世天竺三藏沙門曇摩蜱秦言法愛執大品梵本竺佛念譯爲秦文亦云長安品從所出處爲名是外國經鈔

四阿含暮鈔經修四年出之建元十四

右一經二卷晉孝武世西域三藏沙門鳩摩羅佛提秦言童壽於鄴寺譯佛提執梵本竺佛念佛護等譯爲秦文沙門僧導曇究僧叡等筆受

中阿含經五十九卷建元二十年出是第一譯竺佛念筆受見竺道祖晉世雜

餘

增一阿含經 五十卷建元二十年四月一日爲秦武威太守趙業出第一譯慧嵩佛念筆受見僧叡二秦錄祐唱錄錄並載

阿育太子懷目因緣經 亦云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建初二年六月八日於安定城爲尚書令姚旻出見二秦錄一本無經字此應入後秦從多附此

僧伽羅刹集 二卷佛滅後七百年僧伽羅察造見唱錄

三法度 二卷與晉世僧伽提婆出者小異

右五部合一百一十四卷晉孝武帝世

兜佉勒國三藏法師曇摩難提秦言法喜以建元初至長安誦四阿含梵本口授竺佛念寫爲梵文到二十年爲符主譯作五十九卷時屬慕容冲及姚萇反亂關中危阻未遑委悉難提西出不知所之弘法也多艱遇緣也勤就可重可悲

婆須蜜經 十卷建元二十年出或云是集論

阿毗曇毗婆沙 十四卷建元十九年出或十一卷

僧伽羅刹集經 三卷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出

右三部合二十七卷晉孝武帝世罽賓

三藏法師僧伽跋澄秦言衆現舊譯婆羅門梵本甚熟利難提先録爲梵文佛圖羅刹傳譯沙門慧嵩智敏秘書郎趙文業等受爲秦文

阿毗曇八犍度三十卷建元十九年出亦名迦旃延阿毗曇竺佛念傳沙門慧力僧茂等筆受佛滅後三百餘年迦旃延阿羅漢造或二十卷

阿毗曇心一十六卷建元末於洛陽出見僧叡二秦録

毗婆沙阿毗曇一十四卷亦云廣説同洛陽出見二秦録

右三部六十卷罽賓三藏法師僧伽提婆或云提和此蓋梵之楚夏耳秦言衆天晉簡文帝世符氏建元年中入乎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譯中增二舍及三法度等時屬戎難譯未詳悉道安去世未及改正後山東清帖提婆乃與道安同學釋法和俱適洛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久轉洞秦言方知先出多有乖失法和慨難遭之法出而未善乃更屈提婆重譯前經如是少時後姚興法事甚盛

法和西歸提婆南度故前後本文有小不同
般若析疑略二卷
陰持入注解二卷
光讚析中解
般若析疑准
道行集異注
了本生死注解
賢劫諸度無極解
安般守意解
大十二門注解二卷
答法汰難二卷
光讚抄解
起盡解
小十二門注解
密迹持心二經亂解
人本欲生注撰解
大道地注解
衆經十法連雜解
九十八結連幻通解
三界混然諸雜僞錄
西域志
右二十四件合二十八卷晉孝武帝太元中前秦沙門釋道安撰安本常山扶柳人俗姓衛氏家世英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隣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執勞作役曾
義指注解
三十三相解
答法將難
綜理衆經目錄

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賫經入田因息就覽暮還以經歸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安答已誦訖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萬言賫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大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學亹懷愍世避難西東初遇佛圖澄澄見嗟歎與語終日衆方敬伏後至襄陽大宣佛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諺致使深義隱而未通安每至講說惟叙大意轉讀而已安乃窮覽經典鉤深致遠注述前件二十餘部叙致淵富妙盡與旨條貫既叙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

抑習鄶以彌天分梨盡衆答鄶超之遺（修四）

來有待為繁又以漢魏至晉經來稍多（六）

其傳述經人名字弗說後生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目名表其時世詮品新舊撰為經目衆經有據實由有功符主

遠承故命符堅將十萬衆攻取襄陽獲安既返長安住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弘法化符主嘗出命安昇輦同載有譏者帝曰朕以天下不易而治輦輿之榮豈稱其德安諫不聽南征帝不從果敗之安每稱譯梵爲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梵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梵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梵經委悉至於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具繁而今

截斥三失本也四者梵有義說正似亂詞尋說向語文無以異或一千或一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

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羅漢乃競競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梵爲秦詎可不愼乎正當以不關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於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又云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審得梵本難繼者也又羅叉越斷鑒之巧者也夫聖賢道達正可勗勵龜鏡以書諸紳永爲鑒誡但稱梵爲胡言小傷本據竊所未承耳依檢安公

出家之始西晉愍帝建興之末年德王道震乃居東晉孝武太元之晚紀令取注述之時故在斯列

後秦傳譯佛經錄第七

覇主承統隨方利見各有司存正朔接運知之久矣故因時而王事通爽夏符堂前古繼踵相從後秦姚萇西戎羌也因符堅征亂即而締構仍都雍關改長安爲常安登位八年符堅領鬼兵白日入宮刺其陰出血一石計論怨結難可淪亡可不鏡諸既崩其子興立

弘始三年春有樹連理生於廟庭逍遥一園葱變爲莚咸稱嘉祥應有智人來入國瑞冬什到雍興加禮遇待以國師崇敬甚隆大闡經論震旦宣譯盛在此朝四方沙門雲奔湊集先是長安自前漢廢到符秦興其間三百三十一載曠絶朝市民俗荒蕪雖數伽藍歸信尠寡三千德僧同止一處共受姚秦天王供養世稱大寺非是本名中構一堂權以草苫即於其内及逍遥園二處翻譯法寶遠被瑞驗若茲因立僧官俸侍中袠置兩都録緝

五部僧昭玄之興始自此起魏末周初衢術稍整大寺因爾成四伽藍草堂本名即爲一寺草堂東常住寺常住南京兆王寺京兆後改安定國寺安定國西爲大乘寺邊安定左天街東畔入隅大井舊大寺之東厨供三千僧之甘泉也子孫三主三十二年爲晉所滅始於姚萇初元元年歲在丙戌即晉太元之十一年終於姚泓永和二年太歲丙辰即晉安義熙之十二年也身死建康國入元魏沙門譯傳凡有八人所出經律戒論一百二十

四部合五百六十五卷為後秦姚氏錄云

沙門竺佛念十三部八十六卷經論

沙門曇摩耶舍二部二十一卷阿毗曇

沙門弗若多羅一部五十八卷律

沙門鳩摩羅什九十八部四百二十五卷經論傳修四

沙門佛馱耶舍四部六十九九卷經律戒

沙門釋僧肇四部四卷論

沙門釋僧敭一部一卷錄目

沙門釋道恒一部一卷論

出曜經一十九卷建元十年出見二秦錄及高僧傳寶唱錄或云論

菩薩瓔珞經十四卷建元十二年七月出見二秦錄及高僧傳或十二卷

十住斷結經一十二卷第二出與漢法蘭出八卷小異見二秦錄高僧傳或十卷

鼻奈耶律一十卷或云戒因緣經沙門曇景筆受見釋道安經序

十地斷結經一十卷第二出

菩薩處胎經五卷亦直云胎經見秦錄高僧傳

大方等無相經五卷或四卷亦云大雲經

持人菩薩經三卷

菩薩普敬經三卷

瓔珞本業經二卷

中陰經二卷見二秦錄高僧傳

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第二出與曇摩難提譯者小異或云阿育

十誦比丘尼戒所出本末 王息壞目因緣經 僧祐於拘夷國得本佛念譯文煩後竺法汰刪改正見唱錄

右一十三部合八十六卷晉孝武帝世涼州沙門竺佛念譯朗通敏少好遊方家世西河洞華梵語前秦符氏建元年初來入長安時秘書郎趙正請僧伽跋澄及曇摩難提等出衆經論當世名僧莫能傳譯衆咸推念二含文顯念之譯功自漢末來安高支謙之後莫踰於念故符姚二代爲譯人之宗關內名僧咸共嘉尚其後自出所作如前高僧傳中唯載五部其外八部彰別雜錄故備列之

舍利弗阿毗曇 三十卷或二十卷祐云毗婆沙出長房錄檢傳乃是耶舍 修四故改正之見寶唱錄 十

差摩經 一卷晉隆安年達廣州在白沙寺爲清信女張普明出此應入晉世隨人附秦

右二部合三十一卷晉安帝世罽賓三藏法師曇摩耶舍秦言法稱耶舍是名

稱而高僧傳乃云法明從聲爲字於理小僻義熙中入長安共天竺沙門曇摩掘多秦言法藏以弘始九年初爲姚興書出梵文至十六年秋譯訖秦太子泓親管理味沙門釋道標制序

十誦律五十八卷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於中寺出見二秦録

右晉安帝世罽賓三藏律師弗若多羅秦言功德華以戒節見稱歷遊行化羅既至止姚興即召常安名德六百餘僧延請多羅憩於中寺誦出十誦梵本羅什度爲秦文三分獲二未竟而多羅卒衆咸痛惜什後又共曇摩流支秦言法希續譯都訖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三十卷或四十卷舊二十七卷僧叡二秦録云姚執舊本什執梵文念傳叡肇筆并制序故知先譯今第二出多四

大方等大集經三十卷第二出與支讖出二十七卷小異見李廓録今別録及二秦録並題新字如舊明矣今六十卷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二十卷第二出見別録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十卷弘始十年重出或七卷叡筆見二秦録與七卷菩提經同本別名異出叡制序

華首經一十卷一名攝善根經弘始八年出見二秦錄

檢諸罪福經一十卷見別錄

妙法蓮華經七卷弘始八年於大寺出叡筆制序第二出與護正法華同本相去垂百年見二秦錄

賢劫經十卷弘始四年三月五日出與護譯小異曇恭筆見二秦錄一名賢劫三昧經一名賢定意經三名什共佛陀耶舍

十住經五卷譯或四卷見二秦錄

思益經四卷一云思益梵天所問經弘始四年十月一日逍遙園出第二譯與護出勝思惟經本同異出見二秦錄叡制序

大樹緊那羅經四卷第二出與支讖佗羅同本文又廣略

持世經四卷第二出與法護持人菩薩所問經同本小異廣見二秦錄

維摩結經三卷弘始八年於大寺出第四譯與佛調支謙法護出小異生筆什法叡序見二秦錄

佛藏經三卷亦名選擇諸法經或四卷見二秦錄弘始七年六月十二日出

菩薩藏經三卷一名富樓那問經一名大悲經或二卷弘始七年出見二秦錄

稱揚諸佛功德經三卷弘始七年出見二秦錄一名集華經

禪經三卷弘始四年正月五日出見二秦及唱錄一名菩薩禪法經與坐禪三昧經同

禪祕要經三卷見別錄或無經字

禪法要三卷

阿闍世經二卷見別錄

阿蘭若習禪法經　二卷見別錄或無經字與坐禪三昧經本同異

禪要經　二卷一名禪法要解見別錄

發菩提心經　二卷見李廓錄

自在王經　二卷弘始九年，於尚書令常山公姚顯第出叡筆制序與大集自在品不同長五紙文句出沒互多見二秦錄

善信摩訶神呪經　二卷見李廓錄

首楞嚴經　二卷第七出與譙謙白延法護蘭公及勇伏定二經等本同別譯又蜀及後出二本合九譯文各異

梵網經　二卷弘始八年於草堂寺三千學士一品譯訖融影等三百人一時受菩薩十戒見經前叙肇筆受最後出此一品梵本一十二卷六十

大善權經　二卷見李廓錄

諸法無行經　二卷見二秦錄或一卷

無量壽經　一卷一名阿彌陀經弘始四年二月八日出第五譯與支謙僧鎧白延法護出兩卷小異見二秦錄

彌勒下生經　亦云彌勒受決經見二秦錄

彌勒成佛經　亦云彌勒受決經見二秦錄

金剛般若經　佛在舍衛國者二秦錄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　見別錄第二出與晉法護出者文小異

菩提經　一名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一名伽耶頂經一名菩提無行經

遺教經一名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十二因緣觀經　菩薩訶色欲經
雜譬喻經弘始七年十月出道略集
須摩提菩薩經　文殊悔過經
比丘應法行經長阿含中拈注入疑錄
無思議光孩童菩薩經一云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
大方等頂王經第二出與法護譯大頂王經同文少異
大金色孔雀王經在逍遙園并結界場法悉備具
莊嚴菩提心經第二出與護譯菩提十地同本異出
佛弟子化魔子偈頌經出大集

太白魔王堅信經出大集
開化魔經　魔業經
過魔法界經出大集
佛問阿須輪大海有減經出長阿含
魔王變身經
東方善華世界佛座震動經
陀羅尼法門六種動經
佛跡見千輻輪相經　佛齊化出菩薩經
往古生弘佛國願行法典經
佛聲欬徹十方經出大集

過去無邊光淨佛土經
佛變時會身經　無量樂佛土經
王后爲蜣蜋經
佛心總持經與生經所出心總持少異
獼猴與婢共戲致變經
水牛王經出生經　崔王經出六度集
兔王經出生經
菩薩身爲鴿王經出六度集
佛昔爲鹿王經　牧牛經
虛空藏菩薩問持經　得幾功德經

觀世音經出新妙法蓮經
彌勒菩薩本願待時成佛經已上三十二經並見別録云什重譯
燈指因緣經　觀普賢菩薩經
睒本起經亦直云睒經修四　觀佛三昧經十四
寶網經　樂瓔珞莊嚴經
請觀世音經已上七經見李廓録云什譯
思惟要略法經或無經字　持地經
菩薩戒本
十誦比丘戒本第二出與曇摩持出者小異

大智度論一百卷龍樹造弘始六年五月逍遙園出叡筆制序見二秦録什云具翻千卷秦人識弱略之十分存一

般若經論集二十卷見吳録

十住毗婆沙一十二卷龍樹菩薩造

成實論二十卷或十六卷弘始八年出曇略筆見二秦録佛滅後八百餘年訶梨跋摩造叡製序

大莊嚴論一十卷龍樹造弘始年譯未訖鳩摩菩薩造十卷馬

十住論一卷末似六度集經見二秦録

中論八卷或四卷龍樹造弘始年出見二秦叡序録

百論二卷提婆菩薩造弘始六年出見二秦録

十二門論龍樹造見寶唱録叡公序

馬鳴菩薩傳　龍樹菩薩傳

提婆菩薩傳　實相論什自著

右九十八部合四百二十五卷晉安帝世天竺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婆秦言童壽弘始三年冬到常安秦主姚興厚加禮遇乃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別館安置勑令僧䂮集諸沙門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出大品使什持梵本與自執舊經以相讎校新文異舊義悉圓通衆

心愜伏故二秦録稱什所定者爲新大品即知有舊明矣諸此例有二十餘部並標新部字在於題首後人年遠多省新字今並悉無然後秦之世大盛宣譯卑萬乘之心尊三寶之教興既虛襟崇仰佛法恒於大寺草堂之中供三千僧與什參定新舊諸經莫不精究洞其深旨時有僧叡法師甚爲興知什所譯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至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應聲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乎什大喜曰實然故相開發皆此類也什又爲著實相論及注維摩什雅好大乘志存敷演嘗歎曰吾操筆著摩訶衍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以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嘗聽秦僧道融講新法華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伏師子國婆羅門事在別傳云

長阿含經二十二卷弘始十五年佛舍筆受二秦録

虛空藏經後反覆實得此經寄與涼部諸僧見道慧宋齊錄
曇無德律四十五卷泰言法藏此是人名即四分律主今六十卷
曇無德戒本上二律戒見晉世雜錄

右四部合六十九卷晉安帝世罽賓三藏法師佛馱耶舍泰言覺明家世外道不信奉佛沙門從乞父怒打之父因遂寧問巫坐犯賢聖乃請所打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剃落為其弟子至年十五日誦經得二三萬言有羅漢乞食供之年十九諷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頗以簡傲年及進戒莫為臨壇乃從舅學五明世術至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讀誦披尋為務晝曉勤劬手不釋卷每思惟義尚不覺虛過良時其精專例此後與羅什於沙勒國相見什待以師禮什便前至常安耶舍後來姑臧什令興請別立新省逍遥園四事供養並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舍為人赤髭善毗婆沙人因號之既奉什師為大毗婆沙四事滿三間屋不以關心興

爲貨造寺先常誦四分律疑其遺謬乃
試誦差籍藥方可五萬言二日覆之不
誤一字衆咸揖服弘始十二年譯四分
等十五年解座興施耶舍萬疋悉不受
沙門道舍竺佛念二人筆受各施千疋
已外名德五百沙門皆重覩施後還西
域不知所終

般若無知論　不真空論
物不遷論　涅槃無名論

右四部四卷晉安帝世京兆沙門釋僧
肇作其行狀精理具如本傳

一秦衆經録目

右沙門釋僧叡撰叡魏郡人少出家年
二十二博通經論聽僧朗法師講放光
屢有譏難朗謂其師僧賢曰叡比格難
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賢弟子也後與
羅什相遇衆預翻譯又爲姚萇所重興
又賞歎什後出成實命叡講之文迂義
伏者皆釋滯懸會什歎曰吾傳譯值子
真無恨矣後常以西方爲任臨終合掌

瑞光出云

釋駁論

右沙門道恒撰恒京兆人年九歲爲隱士張忠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俗有輔政之功道有光顯佛法恒少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手自畫績供奉二十遊刃佛理學該內外遇羅什譯經並助詳定有同學道標雅有才力姚興以恒標二人有經國之量下書逼令罷道云云恒標答詔云興又致書於什碁什碁又答之云興後頻復下書闔境救免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遂緬述人外故著論及百行箴云

西秦乞伏氏傳譯佛經錄第八

若夫乘時拯俗開化利生有國之歸宗華夷所同志有乞伏國仁者隴右鮮卑人也代居苑川爲南單于前秦敗後接統創業都於子城號爲西秦尊事沙門時聖堅大德行化達彼國仁崇敬恩遇其禮彌隆即播釋風因事

陳譯相承五主四十四年爲夏赫連所滅夏又爲魏所吞一云仁弟乞伏乾歸稱王建號南涼太初元年當晉孝武太元十三年戊子之歲至太初十二年降於李高經於九年乾歸又立稱元更始至暮末立二年當宋元嘉七年爲夏勃所擒其實合三十七年矣今總會之所出經及失譯等如別所顯不繁標列

方等王虛空藏經八卷又云虛空藏所問經或五卷第二出與法賢譯羅摩伽同本見晉雜錄出大集

演道俗業經第二出與支謙出小異後例一卷

孛經第二出與吳支謙異譯

太子須大拏經於江陵辛寺出庾爽筆見始興寶唱錄應入晉世隨人附泰

睒子經一孝睒經一菩薩睒經一佛說睒經一睒本經一孝子隱經凡六名第一出與羅什譯者小異見始興錄

無涯際持法門經一名無際經見始興錄一上金光首女所問經多四

除恐災患經第二出與魏世白延出小異見始興寶唱二錄十九

婦人遇辜經見始興錄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一名阿難分別經一分別經與弟子優多者域述經同本見始興錄上九錄法上錄云出別錄

菩薩所生地經一摩竭所問經見趙錄未知前後趙逐人附西秦見始興錄

賢首經一名賢首夫人經見始興錄

童迦葉解難經第二出與什譯迦葉經同度筆見始興王宗寶唱支敏度四錄同載

灌佛經與別譯摩訶刹頭經大同小異見始興錄

七女本經第二出與支謙出大同小異亦名女本心明經

羅伽摩經三番入法界品見唐錄

右一十五經合二十四卷晉孝武世沙門聖堅於河南國為乞伏乾歸譯或云堅公或云法堅未詳孰是故備列之依檢群錄一經江陵出一經見趙錄十經見始興錄始興即南錄或竺道祖晉世雜錄或支敏度都錄或王宗或寶唱甚勘諸錄名人似遊涉諸處隨處出經既適無停所弗知附見何代世錄為正本依上總注入乞伏西秦世錄云

梵本經四秦似是長安中出　薩惒薩王經

阿多三昧經或作阿陀　陀賢王經

毱陀悔過經　沙彌羅經

方等決經　　比丘二事經

右八部合一十一卷並是沙門僧祐出三藏集錄釋道安所記關中異經今還附入三秦之錄總爲失譯時代處云

北涼沮渠氏傳譯佛經錄第九

序曰沮渠蒙遜（多四）臨松盧水胡也代爲北匈奴左大沮渠即官爲氏因藉前涼改業所基至晉安帝隆安五年歲在辛丑自號北涼改元承乳至十二年從於姑臧改元玄始遇曇無讖法師翻譯大部弘扇佛教即宋武之初運也初遜奉讖欽重難倫元魏聞讖道術將延東謁遜懼讖爲魏設計或反西圖執固不許讖知遜情便辭西出求經又知業期將及詐爲行調累以終事既爾果行遜忿之令刺客於路害讖古人誥曰知識相逢不吉則凶斯言可錄於後遜行虐已心愧其事白日見鬼以劒刺之遂崩二主四十二年爲魏所滅凡譯經道俗九人所出一十三部二百六十八卷并失譯經爲北涼之錄

沮渠北涼沙門釋道龔二部一十二卷

沙門釋法衆一部四卷經
沙門僧伽陀一部二卷經
沙門曇無讖二十四部一百五十一卷經或檀文
安陽侯沮渠京聲一部二卷禪法
沙門佛陀跋陀一部大十七卷論
沙門釋智猛一部二十卷經
沙門釋曇覺一部一十五卷
沙門釋道泰一部二卷論

諸失譯經五部一十七卷經佛名

悲華經十卷見古錄似是先譯襲更刪改

寶梁經二卷見竺道祖河西錄

右二部合一十二卷晉安帝世沙門釋道龔於張掖爲河西王沮渠氏出

大方等檀持陀羅尼經四卷亦云方等陀羅尼經

右晉安帝世高昌郡沙門釋法衆於張掖爲河西王沮渠氏譯見竺道祖晉世雜錄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二卷第二出與法護譯善權方便經同見始興錄一名大善權經一名大乘方便經一名慧上菩薩經凡五名本並同

右晉安帝世西域沙門僧伽陀涼言饒善於張掖爲河西王沮渠氏出見法上錄

大般涅槃經四十卷文始三年於姑臧出至十年訖此經凡三萬五千偈於涼滅百萬言今尚爲餘渴三分始一見道祖涼錄

大方等大集經三十一卷第三出與漢識出二十七卷什出三十卷廣略小殊或二十九或三十二由初未勘定即抄寫致本不同今翻驗矣見道祖錄

悲華經十卷第二出見道祖河西錄又古錄載此道龔已出雖歲年不同等是涼世出疑前譯未善故有兩分異似再翻實

菩薩地持經十卷或稱論亦八卷見道祖河西錄

優婆塞戒經十卷承玄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涼城內出道俗五百餘人同聽沙門道泰筆或六卷大小不定

菩薩戒經八卷

方等大雲經六卷一方等大雲無想一大雲密藏於涼內苑寺出見僧二錄及李廓吳錄又載

虛空藏菩薩經五卷第二出與西秦聖堅譯方等王虛空藏經同出大集

佛本行經五卷第二出

金光明經四卷第一出十八品見道祖河西錄

海龍王經四卷玄始七年出第二譯與法護出同本見道祖河西錄

楞伽經四卷
信善經二卷或云善信女經祐云疑
無爲道經二卷世注爲疑
勝鬘經一云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經
羅摩伽經一卷第二出與魏世安法賢出者三卷廣略異
須真天子經見吳録又云什出似再録
居士請僧福田經見別録祐云疑
文陀竭王經　功德寶一光菩薩經
腹中女聽經一名不決定罪福經世注爲疑
菩薩戒本第二出

菩薩戒壇文一云優婆塞壇文見唱録

右二十四部合一百五十一卷晉安帝世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曇摩讖或云無讖涼言法豐竺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等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夜有人牽讖墮地驚覺謂盜如此三夕乃聞空中聲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爲枕之讖乃漸悟別安高處果有盜者夜數舉竟不能勝明日讖持不以爲重盜謂聖人悉來拜謝沮渠蒙遜僭

據涼土稱河西王聞識德名呼與相見二面交言禮遇甚厚仍請宣譯涼土英俊沙門慧嵩親承筆受西州道俗將數百人欣覩明能縱橫問難識釋疑滯清辯若流仍出寶坊諸經等六十餘萬言涅槃三分之一前後首尾來往追尋涉歷八年凡經三度譯乃周訖雖四十卷所闕尚多冀弘法王咸令滿足一覩圓教再隆化哉涼譯經竟宋武永初二年

禪法要解二卷

右晉安帝世蒙遜從弟安陽侯京聲爲人博識涉獵書史因識弘經乃閱意內典奉持五禁守攝六情讀識譯經即能諷誦西至于闐從天竺三藏禪師佛馱斯那涼言佛將諮問道義斯那天才聰明誦半億偈經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爲人中師子安陽從學禪要諸術口誦梵本歸涼翻譯傳示流行復南度江事在別傳

阿毗曇毗婆沙六十卷

右佛滅度後六百餘年迦旃延羅漢弟子五百人造見寶唱録宋文帝世西域沙門浮陀跋摩或云佛陀涼言覺鎧於涼域内閑豫宫寺永和五年爲遜子虔譯沙門道泰筆受慧嵩道朗與名德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再周方訖凡一百軸沙門道挺製序屬魏滅涼經法被焚失四十卷至今應有六十卷是而王宗録云一百此據本耳今日見行有一百九卷當是近代後人分之

般泥洹經二十卷

右宋帝世雍州沙門釋智猛遊歷西域尋訪異經從天竺國賫梵本來道經王門於涼州譯元嘉十四年流至揚都與法顯同見宋齊録

賢愚經十五卷

右宋文帝世涼州沙門釋曇覺一云慧覺與僧威德於于闐得此經梵本來當元嘉二十二年於高昌國天安寺譯見宋齊録

大忍辱經十卷
不退轉經四卷一名不退轉法輪
金剛三昧經　金輪王經
賢劫五百佛名
右五部合一十七卷是沙門僧祐新集
釋道安涼土異經今還附入涼世目録（廿五）
爲失譯源底知時代顯譯有無卷部少
多出之處所
入大乘論二卷堅意菩薩撰
右一部北涼世釋道泰譯見唐舊録

大唐内典録卷第三丁（卷四）

大唐內典錄卷第四 上

唐 沙門 釋 道宣 撰

歷代衆經傳譯所從錄第一之四

宋朝　前齊
後魏　後齊
梁朝

宋朝傳譯佛經錄第十

佛經創云信爲道原功德之母智是出世解脫之基無信不可以登輕舟無智不可以斷深惑故生死大海浩汗無涯非夫六舟無以超越是以智士信六度爲超生之本故登舟

而大濟斯道顯然唯智能克自教開中土三被誅除晚移南服五代弘闡以事據量則文明之朝信智不言而自顯武猛之國仁慧不可以開壛可不然乎可不然乎然則晉宋兩朝斯文卓越揚扇釋道宗猷可觀今略叙之

用顯陳迹宋世録者劉裕字德輿彭城都鄉人初生之辰神光照室形長七尺六寸受東晉禪稱宋仍都建康至第三主元嘉年中有上事者云比寺塔修飾過興樂福之徒奢競日甚文帝以問何侍中曰范泰及謝靈運皆

稱六經本是濟俗性靈真要會以佛經爲指南此賢達正言實誠有讜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朕垂拱坐致太平尚之對曰中朝以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希超王謐等或號絶群或稱獨步略述數十人靡非英俊清信之士無乏於時慧遠法師云釋氏之化無施不可臣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穆傳此風教已徧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故佛圖澄入鄴石虎殺戮減半澠池寶塔放光符堅椎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末節改悟遂成善人法建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尼此豈非是內化之被哉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坐進曰臣竊恐秦趙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

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心志在吞噬亦無取於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大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使中書陸澄撰續法論百有餘卷讚述佛理有弘裕焉唯此而談可謂至矣法由人顯佛囑帝王自是宋朝釋教隆盛名僧智士鬱若稻麻寶剎金輪森如竹葦相承八主五十九年其諸譯人華梵道俗二十有四人合出修多羅毗尼戒本羯磨僊波提舍阿毗曇論傳録等凡二百一十部四百九十六卷結爲宋代建康録云

宋朝沙門佛馱什　三部三十六卷律戒羯磨

沙門釋智嚴　十四部二十六卷經

沙門釋寶雲　四部十五卷經

沙門釋慧嚴　一部三十六卷經

沙門伊葉波羅　一部十卷論

沙門求那跋摩　七部三十八卷經論

沙門僧伽跋摩　五部二十七卷論集

沙門求那跋陀羅　七十八部二百六十一卷經集

沙門曇摩蜜多　一十部十二卷經

沙門曇良耶舍二部三卷經
沙門曇無竭二部六卷經
安陽侯沮渠京聲三十五部三十六卷經
沙門功德直二部七卷經
沙門釋慧簡二十五部二十五卷經
沙門釋僧璩一部二卷戒法
沙門釋法韻三部二卷戒法
沙門竺法眷六部二十九卷經
沙門釋翔公一部二卷經
沙門釋道嚴二部三卷經
沙門釋勇公四部四卷經
沙門釋法海二部二卷經
沙門釋先公一部一卷經
沙門釋道儼一部二卷論
沙門竺道生七部七卷論
彌沙塞律三十四卷見道整宋齊錄別錄云二十四卷恐誤
彌沙塞戒本一卷見竺道祖錄
彌沙塞羯磨見竺道祖錄

右三部合三十六卷廢帝榮陽王世嗣賈三藏毗尼師佛馱什宋言覺壽少受

業於彌沙塞部專精律品兼達禪要壽
以景平元年七月到於揚都先是法顯
於師子國得彌沙塞梵本來未及翻譯
而顯還化京邑諸僧聞佛馱什既善此
學於是衆議請令出之即以其年冬十
一月集龍光寺譯爲三十四卷（俗五）什執梵
文于闐沙門智勝傳語龍光寺沙門竺
道生東安寺沙門慧嚴等更互筆受衆
正文理儀同侍中瑯琊王練爲檀越至
三年十二月方訖仍於大部抄出戒心
并羯磨等文並行於世

普曜經 八卷第三譯與竺法護出本同文異見宋齊録及祐敘傳記或六卷四卷

無盡意菩薩經 六卷亦云阿差末經見李廓録

生經 五卷見別録

廣博嚴淨經 四卷元嘉四年出一廣博嚴淨不退轉經一不退轉法輪與諸阿惟越致遮經同本文別

菩薩瓔珞本業經 二卷

毗羅三昧經 二卷明居士入定事見東録祐云疑

阿那含經 二卷

四天王經

善德婆羅門問提婆達多經
一音顯正法經或一音演王法經
調伏衆生業經　善德優婆塞經
法華三昧經　淨度三昧經
右一十四部合三十六卷文帝元嘉四
年涼州沙門釋智嚴弱冠出家遊方博
學遂於西域遇得前經梵本賫至楊都
於枳園寺共寶雲出嚴之神德備高僧
傳不復妄載
付法藏經六卷見李廓録

佛所行讚經五卷於六合山寺出見寶唱録
撰見一云佛本行七卷或云傳馬鳴
別録
新無量壽經二卷於道場寺出是第七譯與
支謙僧鎧白延法護羅什法力
出不同見道慧宋
齊録及高僧傳
淨度三昧經二卷法顯賫來
見道祖雜録

右四部一十五卷文帝世涼州沙門寶
雲少歷西方善梵書語天竺諸國字音
訓釋悉皆備解後還復至江左晚出諸
經多雲刊定華梵兼通言音允正衆咸
信服初時關中有竺佛念善於宣譯符

姚二代獨擅其名領會真文最爲稱首其江左翻傳譯梵爲宋莫踰於雲初與智嚴恒共同出嚴既遷化雲後獨宣故不多載

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見寶唱錄及高僧傳

右元曇無讖晉末於姑臧爲北涼沮渠氏譯本有四十卷語小朴質不甚流靡宋文帝世元嘉年初達于建康時豫州沙門范慧嚴清河沙門崔慧觀共陳郡處士謝靈運等以讖涅槃品數疎簡初學之者難以措懷乃依舊泥洹經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改治結爲三十六卷餘感神徵應廣如高僧傳云

雜阿毗曇心十一卷

右文帝世外國沙門伊葉波羅宋言自在於彭城（修五大）爲北徐州刺史王仲德譯至擇品緣礙遂輟

菩薩善戒經二十卷於祇桓寺第二出與支讖翻八卷小異見祖錄及高僧傳後弟子定林寺更出三品成三十卷

雜阿毗曇心十三卷初伊葉波羅出至擇品停及續譯都訖見高僧傳

四分尼羯磨　元嘉八年祇桓寺出第二譯與魏曇帝所出同見高僧傳別錄及寶唱錄

優婆塞五戒略論　元嘉八年祇桓寺出亦云五戒相亦云五戒略論見高僧傳及唱錄

善信二十二戒　亦云離欲優婆塞優婆夷具行二十二戒亦三歸優婆塞戒見高僧傳

沙彌威儀　經律分異記

右七部合三十八卷罽賓國三藏法師求那跋摩宋言功德鎧元嘉年來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問持齋不殺迫以身殉物不獲從志摩答以帝王匹夫所修各異帝乃撫几歎之事在高僧傳乃勅住祇桓供給隆厚譯前經論或有布花座下采更鮮榮摩後終於祇桓預作遺偈三十六行云證二果其文廣如傳

雜阿毗曇毗婆沙　十四卷元嘉十年於長干寺出第二譯與前本小異

摩德勒伽毗尼　十卷一云薩婆多毗尼元嘉十二年於秣陵平樂寺出見道慧宋齊錄

大勇菩薩分別業報集　一云略者見唐錄

龍樹菩薩勸發諸王要偈（一云求那跋摩出見唐錄）
請聖僧浴文（並見高僧傳及別錄）
右五部合二十七卷文帝世天竺三藏法師僧伽跋摩宋言衆鎧元嘉十年届自建業善律藏明雜心彭城王劉義康崇其戒範請以為師名重京邑道場慧觀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通利先三藏等雖復譯出未及繕寫更重請翻寶雲傳語觀自筆受一周乃訖其後相續出摩德伽等

雜阿含經（五十卷百官寺譯法顯賫持來見道慧宋齊錄）
衆事分阿毗曇（十二卷共菩提耶舍譯）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元嘉二十年道場寺譯慧觀筆受見道慧僧祐法上等錄）
央掘魔羅經（四卷道場寺出見道慧宋齊錄及祐上別錄等）
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荊州辛寺第二出與漢竺大力吳支謙出本起瑞應等同小異見始興祐廓等錄）
釋六十二見經（四卷見別錄祐云一卷）
大方廣寶篋經（三卷見李廓錄）
現在佛名經（三卷元嘉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荊州為南譙王劉義宣止

亦名華數現在佛名見始興錄及高僧傳

菩薩行方便神通變化經三卷見李廓錄

淨度三昧經三卷見李廓錄

相續解脫了義經二卷東安寺出見道慧僧祐李廓法上等四錄

大法鼓經二卷東安寺譯見道慧僧祐李廓及別錄等

阿蘭若習禪經二卷見李廓錄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經一卷丹陽郡出寶雲傳觀筆見道惠祐廓等錄

無量壽經孝建年出第八譯見道惠宋齊錄與僧鎧支謙白延法護羅什法力寶雲等出大同廣略異

寶頭盧突閣羅為優陀延王說法經

般泥洹經孝建元年辛寺出第二譯或無般字與法護卷泥洹大同小異見道惠宋齊錄

八吉祥經元嘉二十九年於荊州司空南譙王譯第二出與吳支謙出小異見祐唱二錄

無憂王經後例一卷於荊州辛寺譯見吳錄

出無量持門經見吳錄

三小劫經見別錄

食四經見別錄

十二遊經第二出與晉迦留陀伽譯小異見舊錄

十二頭陀經

三因緣經

異處七處三觀經（第二出出雜阿含或無異處字）
十一想思念如來經（或思惟經）
十二品生死經
罪福報應經
十二頭陀經
四人出現世間經（多五出雜阿含）
四品學法經
舅甥經（出生經）
日難經（一云越難）
鞞摩肅經
十報法三統略經
六齋八戒經
申兜本經（或申日）
那先經（異本出）
君臣經（出生經）
鸚鵡經（中阿含）
負債為牛經（生經）
二僑士經（出出曜經）
阿蘭那經
樹提伽經
大意經
阿難見伎啼哭無常經
舍利弗等比丘得身作證經
佛往慰迦葉病經
佛命阿難詣最勝長者經
目連弟布施望即報經
那賴經（生經）
釋摩男本經
老母經
阿遫達經
目連降龍王經
請般特比丘經（一云時）

舍利弗般泥洹經（生經）
阿那律七念章經
虚空藏菩薩經
阿彌陀經
貧子須賴經（見李廓録）
殺龍濟一國經（六度集）
墮珠著海中經（生經）
當來選擇諸惡世界經
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經
佛入甘露調正意經（出大十二門經）
摩訶迦葉度貧母經
雜藏經
菩薩訶欲經（第二出）
諸法無行經
無量義經（見李廓録）
無涯際持法門經
過去行檀波羅蜜經
本行六波羅蜜經（已上不注譯者並別録）
第一義五相略集（一卷東安寺譯見僧祐録）
三藏法師自述喻（一卷見雜録）

右七十八部合一百六十一卷文帝世

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求那跋陀羅（十五）宋言功德賢善大乘學時人亦稱為摩訶衍云衍元嘉十二年來至揚都帝深崇敬彭城王劉義康南譙王劉義宣並師事之勑住祇桓寺仍請令譯雜阿含等

寶雲傳語慧觀筆受後隨譙王鎮撫荊州復於辛寺復出無憂王等經凡百餘卷多是弟子法勇傳語譙王請講華嚴經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旦夕請觀世音遂夢易首明旦就講辯注若流餘有一在機悟領會具如高僧傳祐錄止云賢譯七十三卷今案衆錄悉具列之

禪祕要經三卷一云禪法要元嘉十八年於祇桓寺譯見祐錄

五門禪經要用法見祐唱錄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出深功德經一普賢觀經見祐錄

虛空藏觀經一觀虛空藏菩薩一無觀字見道慧僧祐等錄

諸法勇王經見李廓錄

佛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

轉女身經　象腋經

郁伽長者所問經

虛空藏菩薩神呪經已上六經並見李廓魏世錄 十一 卷五

右一十部一十二卷文帝世罽賓三藏禪師曇摩蜜多宋言法秀生而連眉爲人沉邃甚有慧鑒常爲善神潛形密護每之國境神必託夢告其王知去亦如

之誓以遊方教化爲志習性清修不拘名利初到燉煌即立禪閤於閑曠地植柰千株開園百畝禪衆濟濟趍者如雲元嘉年初來到建業屆止中寺脫憩祇桓即譯禪經及以神呪兼復傳畫迦毗羅神王像形迄至于今是其則也

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無量壽觀經上二經並見道慧宋齊錄及高僧傳

右文帝世西域沙門曇良耶舍宋言時稱性剛直寡嗜欲善三藏學多所諳知尤工禪思元嘉年初遠萃京邑帝深加賞敕住鍾山道林精舍以上二經是轉障之祕術淨土之洪因常受持諷誦故沙門僧含祈請譯出含躬筆受

觀世音菩薩受記經第二出與讖出少異

外國傳五卷竭自述遊西域事

右二部六卷武帝永初元年黃龍國沙門曇無竭宋言法勇招集同志釋僧猛等二十五人共遊西域二十餘年自外並化唯竭隻還於罽賓國寫得前件梵

本經來元嘉末年達于江左即於揚都
自譯見王宗僧祐惠皎李廓法上等錄
治禪病秘要法經二卷孝建二年竹園寺出或無經字見祖祐唱錄
淨飯王般涅槃經第二出
八關齋經異出本　普明王經
佛大僧大經二名修多羅見　生死變識經十二
分惙檀王經　長者音悅經
賢者律儀經一名威儀　進學經
優婆塞五戒經一名五相經
耶柢經　摩達經

五百梵志經　旃陀越經
五反覆大義經　迦葉禁戒經
弟子死復生經　弟子事佛吉凶經
五苦章句經
釋種問優婆塞經雜阿含經
波斯匿王喪母經　菩薩誓經
中陰經
佛母般泥洹經孝建二年鍾山定林寺出見祐錄亦云大愛道經
摩夷比丘經　梵摩皇經
優婆塞五法經　五恐怖世經

末羅王經
觀彌勒菩薩生兜率天經見道惠宋齊録及三藏記
觀世音觀經　諫王經
清信士阿夷扇經一云阿夷扇持父子經
弟子慢為耆域述經一云弟子為耆域述慢或明弟子戲誤經上來修五十三不注見處並出別録
右三十五部合三十六卷孝武帝世北涼河西王沮渠蒙遜從弟安陽侯京聲屬涼運終為元魏滅京聲竄竊南奔建康晦志卑身不交人世常遊止塔寺以居士自卑絶妻室淡榮利綴容法侶宣通正教是以黑白咸加敬焉所譯前件雜要衆經既諷習久對衆筆綴曾無滯礙丹陽尹孟顗善之賞贍隆厚見高僧傳

菩薩念佛三昧經六卷或念佛三昧經見道惠宋齊録
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或無量門見僧祐録
右二部七卷孝武帝世西域沙門功德直以大明六年於荆州為沙門釋玄暢譯暢刊正文義詞旨婉密而暢舒手出

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後適成都止大石寺即是阿育王塔所乃手自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傳至今焉

藥師瑠璃光經 大明元年出一拔除過罪生死得度一名灌頂出大灌頂經 枯録爲疑長房勘婆羅門今有梵本神言小異耳

商人求財經 僧王五天使經 疑僧字

善生王子經 亦異出六向拜經

懈怠耕者經 舊録懈怠耕經

釋迦畢罪經 一本作家字出生經

貧窮老公經 或貧老

殺身濟賈經 出六度集

舍衛城中人喪子發狂經 阿含譬喻經

請賓頭盧法經

阿難見水光瑞經 一云水光經

呪願經 瞿曇彌記果經

學人亂意經 一毋子作比丘比丘尼亂意經出增一含 修五 子四

窮爲沙門經

佛母般泥洹經 與安陽侯出小異

長者子六過出家經 出曜經出

獵師捨家學道事經 出曜經出

瞿曇彌經

旃闍摩暴志謗佛事經出生經
二老男子見佛出家得道經
真僞沙門經或真僞經　佛涅槃後諸比丘經
大力士出家得道經亦云力士跋陀經出雜阿含經自他無注並見別録

右二十五部合二十五卷孝武帝世沙門釋慧簡於鹿野寺出

十誦僧尼要事羯磨二卷

右廢帝世大明七年律師釋僧璩於揚都中興寺依律撰出亦云略要羯磨法見僧祐三藏記

十誦律比丘戒本大明年出
十誦律比丘尼戒本太始年出
十誦律羯磨比丘要用太始年出

右三經三卷明皇帝世律師釋法頴於揚都長干寺依律撰出見僧祐三藏記

及寶唱録修五十五

無盡意經十卷　海意經七卷
如來恩智不思議經五卷
寶頂經五卷
阿述達菩薩經太始年廣州譯第三出與晉法護所出者大同

二衆底耶經亦賢人用律經
右六部二十九卷明皇帝世天竺沙門竺法眷於廣州譯見始興僧祐出三藏記及寶唱等三録

輸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一卷一決了諸法如幻三昧經
右宋世不顯年未詳何帝譯群録直注云沙門翔公於南海郡出見道安始興祐録

瓔珞本業經二卷
佛藏大方等經或問明顯經
右宋世不顯年未詳何帝譯群録直注云沙門道嚴出見始興及法上録並載

空淨三昧經亦名空淨大慈應三昧經
車匿經或車匿本末經
勸進學道經與梁史共出亦名勸進經

梵女首意經一首意女經
右件四部宋世不顯年帝譯群録直云沙門釋勇公出見始興趙録法上録亦載

樂瓔珞莊嚴方便經一名大乘瓔珞莊嚴經一名轉女身菩薩經與

寂調音所問經 一名如來所說清淨調伏經與法護出文殊行律經同本 法護順權方便經同
右二卷宋世不顯帝年譯群録注云沙門釋法海出見始興法上録

月燈三昧經 一名文殊師利菩薩十事行經一名建慧三昧經 修五十六
右同前不顯帝年譯群録直注云沙門釋先公出見趙録法上録亦載

決正四部毗尼論 二卷
右昇明元年沙門釋道儼依諸律撰出

善不受報論　佛無淨土論　應有緣論　頓悟成佛論

佛性當有論　法身無色論

二諦論
右七部宋初龍光寺沙門竺道生思力天挺智不從師推佛性通於有心考性命窮於法座著論開化廣如本紀

前齊朝傳譯佛經録第十一
齊氏宋運交禪因循統御道俗有聲南服故不廣述其高帝蕭道成者臨沂人也因宋餘業仍都建康於建元年安成野火洞澤焚燼

惟文地草獨不然往視其中得一金像既感靈瑞聖化復隆帝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必令黄金與土同價不幸四載而崩子賾字宣遠嗣江海晏安有竟陵文宣王子良帝之次子輔政司徒之位變諧鼇革大偃澆風偏弘釋教多所製述弘護之美獨以見推廣搜髦彥翼贊玄理撰淨住子二十卷佛史十卷抄集群經增略刪廣有兼濟焉相承七主二十三年傳譯道俗二十人所出經律傳等四十七部合三百四十六卷爲齊朝録云

沙門曇摩伽陀耶舍一部一卷經
沙門摩訶乘二部二卷經律
沙門僧伽跋陀羅一部一十八卷律
沙門釋法意二部二卷經
沙門求那毗地三部一十二卷經
沙門釋法度二部二卷經律
沙門釋法願二部二卷經
沙門釋王宗二部七卷經及目録
沙門釋曇景二部四卷經
沙門釋法尼一部二卷經

沙門釋道正一部一卷經
沙門釋道備五部五卷經律
竟陵王蕭子良一十七部二百五十九卷經抄
常侍庾蔚一部一卷經
沙門釋超度一部七卷律例
沙門釋法化一部一卷經
沙門釋慧基一部一卷注經
沙門釋法瑗一部三卷注經
文宣王記室王巾一部十卷僧史
荆州隱士劉虬二部一十卷經注

齊無量義經見僧祐法上等録
右一經高帝世建元二年天竺沙門曇摩伽陀耶舍齊言法生稱於廣州朝亭寺手自譯出傳受人沙門慧表永明三年賫至楊都繕寫流布荆州隱士劉虬
在武當山注之出經序 俗五十八
五百本生經見三藏記
他毗利律他毗利齊言宿德見僧祐録
右二部武帝世外國沙門摩訶秉於廣州譯

善見毗婆沙律十八卷見道慧宋齊錄及三藏記

右一部一十八卷武帝世外國沙門僧伽跋陀羅齊言衆賢師資相傳云佛涅槃後優波離既結集律藏訖即於其年七月十五日受自恣竟以香花供養律藏便下一點置律藏前年年如是優波離欲涅槃時付弟子陀寫俱陀寫俱欲涅槃付弟子須俱須俱欲涅槃付弟子悉伽婆伽婆欲涅槃付弟子目揵連子帝須目揵連子帝須欲涅槃付弟子旃陀跋闍如是師師相付至今三藏法師三藏法師將律藏至廣州臨上船返還去以律藏付弟子僧伽跋陀羅羅以永明六年共沙門僧猗於廣州竹林寺譯出此善見毗婆沙因共安居以永明七年庚午歲（修五）七月半受自恣竟（十九）如前師法以香華供養律藏訖即下一點當其年計得九百七十五點點是一年趙伯休梁大同元年於廬山值苦行律師弘度得此佛涅槃後衆聖點記年月訖齊永

明七年伯休語弘度云自永明七年已後云何不復見黙弘度答云自此已前皆是得道聖人手自下黙貧道凡夫止可奉持頂戴而已不敢輒黙伯休因此舊黙下推至梁大同九年癸亥歲合得一千二十八年長房依伯休所推從大同九年至今開皇十七年丁巳歲合得一千八十二年若然則如來滅度始出千年去聖尚邇深可歡慶願共勵誠同宣遺法

觀世音懺悔除罪呪經永明八年十二月出法經見寶唱錄及三藏記亦名觀世音所說行

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沙門法獻於于闐國得此梵本來見道慧宋齊錄及三藏記

右二部合二卷武帝世外國三藏法師達摩摩提齎言法意永明年爲沙門法獻於揚州瓦官寺譯出獻時爲僧正獻初以宋元徽三年遊歷西域於于闐國得此經梵本來并佛牙經譯流行相傳至今佛牙到梁普通三年正月忽有數

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看因即隨語開閣主師至佛牙座前開函取牙作三禮以錦手巾盛牙繞山東而去令竟不測所在

百句譬喻集經（卅五）十卷外國僧伽斯那撰永明十年九月十日出此即第三譯或五卷見僧祐錄

十二因緣經第四出　須達長者經

右三部合一十二卷武帝世天竺國三藏法師求那毗地齎言德進永明年於揚州毗耶離寺譯出

灰河經見始興錄及高僧傳三藏記等

毗跋律見三藏記

右二部武帝世揚州沙門釋法度出見寶唱錄載

佛法有六義第一應知經

六通無礙六根淨業義門經

右二部武帝世沙門釋法願抄集衆經依義撰出雖弘經旨異於僞造既標名號則別成卷部世皆共列用為疑經故

復載傳後業識源幸同鑒勗
佛所制名數經五卷　衆經目錄二卷
右二部合七卷武帝世釋王宗抄集衆經論佽事類撰有似數林首題經名編預於錄懼亂名實故復委論既非正經
世所疑惑又撰大小乘經目並見出三藏記（參五）（廿一）
未曾有因緣經二卷亦直云未曾有經見始興錄
摩訶摩耶經二卷亦直云摩耶經並見王宗寶唱法上等三錄
右二部合四卷群錄直云齊世沙門釋曇景出既不顯年未詳何帝
益意經二卷祐云失譯見法上錄
右一部合二卷齊世沙門釋法尼出既不顯年未詳何帝
彌勒成佛經
右先是長安釋道標譯是第三出小異護什本齊世江州沙門道政更復刪改標所定者首尾亦名成佛又云下生而其經首有大智舍利弗者是既不顯年未詳何帝

九傷經（見錄別）　安墓呪經（見錄別）
菩提福藏法化三昧經（武帝世出見三藏記及寶唱錄）　深自知身偈（見吳錄）
七佛各說偈（見吳錄）
右五部合五卷齊世沙門釋道備出備後改名歡雖見衆錄然並注入疑經

注遺教經　注優婆塞戒（三卷）
抄妙法蓮華經（五十九卷）　抄維摩詰經（二十六卷）
抄阿毗曇毗婆沙（五十九卷）　抄地持經（一十二卷）
抄百喻經（三十八卷）
抄華嚴經（一十五卷）

抄菩薩決定要行經（十卷亦云淨行優婆塞經）　抄勝鬘經（七卷）
抄成實論（八卷）　抄摩訶摩耶經（三卷）
抄阿差末經（四卷）　抄方便報恩經（二卷）
抄胎經（三卷）　抄律頭陀事經（二卷）
抄鴦掘魔羅經（二卷）
三寶記（十卷亦云佛法傳僧錄）　撰淨住子（廿二卷）二十
雜義記（二十卷）
右子注及抄經合二十部凡三百四卷並齊司徒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愛好博尋躬自緝撰備忘擬歷不謂傳行後代

學人相踵抄讀世人眾雜惑亂正文故舉本綱庶知由委其外猶有二十餘經並是單卷文繁不復備錄但上題抄字者悉是其流類例抽尋始末自別見三藏記及實唱等錄

戒果嚴經或無經字有八章頌

右一部武帝世永明五年常侍庾蕴採經意撰

律例七卷

右一部武帝世永明七年沙門釋超度依律撰出

腹中女聽經第二出與先不同校女經本

右一部永元年中沙門釋法化誦出見祐錄衆錄相承並云誦出未詳誦意依而列之以有先譯故免疑失

勝鬘子注經三卷 俗玉廿三

右一部揚州靈根寺沙門釋法瑗述注解

遺教子注經

右一部山陰法華山沙門釋慧基述注

僧史十卷 解

右一部合十卷司徒竟陵文宣王府記室王巾撰

注華經十卷 注無量義經

右二部經一十一卷南郡武當山隱士劉虬撰并製序劉虬即梁祖布衣之友也其子之遴梁任為太常

大唐內典錄卷第四上